

五千年演义

春秋逐鹿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赵俄著



五千年演义

春秋逐鹿



ISBN 978-7-5315-5357-1

9 787531 553571 >

本册定价: 40.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春秋逐鹿

赵俄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赵俄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秋逐鹿 / 赵俄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57-1

I. ①春… II. ①赵…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217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许科甲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024 - 23284269

E-mail：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杨春青 冯雁明

美术编辑：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徐 鹤

封面设计：徐 鹤

封面绘画：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赵明钧 赵 戴 庄德英

黑白插图：隗 刚 曲 锋 屈登月 李鹤翔

版式设计：东 科 刘 俊

责任校对：李 爽

责任印制：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168mm×230mm

印 张：19.75 字数：257 千字

插 页：4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5357-1

本册定价：40.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0.69%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年9月27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第 一 回 太叔段背兄袭京都 郑庄公迎母掘地道	001
第 二 回 周桓王盛怒辞旧臣 卫州吁阴谋害新主	015
第 三 回 郑庄公决策退敌兵 石大夫设计除贼子	026
第 四 回 郑寤生矫命攻宋国 孔父嘉迁怒围戴城	038
第 五 回 周桓王出兵伐郑国 郑庄公摆阵抗王师	049
第 六 回 庄公称霸功亏一篑 雍纠逐利胸怀二心	062
第 七 回 郑厉公忌能害贤相 管夷吾保主射小白	073
第 八 回 齐桓公率众退鲁军 鲍叔牙为国荐管仲	086
第 九 回 兴齐邦管仲献大计 战长勺曹刿出奇兵	098

第 十 回	齐桓公登坛任盟主 管夷吾留书荐宁戚	110
第 十 一 回	盟主救燕兵发孤竹 师陷迷谷老马识途	124
第 十 二 回	晋骊姬设计害申生 百里奚别妻游列国	139
第 十 三 回	虞国君贪贿失社稷 秦穆公纳财赎逃奴	154
第 十 四 回	渭河上舳舻继千里 龙山下秦晋大兴兵	166
第 十 五 回	秦夫人誓死救夷吾 晋公子忍饥奔桓公	177
第 十 六 回	晋公子南去经宋国 楚成王出宫猎云梦	193
第 十 七 回	感故物狐偃劝故主 立新功勃鞮救新君	204
第 十 八 回	恃强力子玉再兴兵 展奇才先轸初上阵	216
第 十 九 回	晋重耳城濮战楚军 秦穆公争霸袭郑国	227
第二十回	晋襄公 缟墨战崤山 孟明视囚服渡黄河	239
第二十一回	楚庄王举行绝缨宴 齐晏婴谈笑战群儒	251

第二十二回	费无极设计骗伍尚 东皋公献策救子胥	262
第二十三回	孙武子演兵服阖闾 伍子胥报仇鞭死王	273
第二十四回	吴夫差沽名释勾践 鲁孔丘发愤著春秋	285



第一回

太叔段背兄袭京都
郑庄公迎母掘地道



本书上接《华夏上古志》，讲的是春秋战国五霸七雄纷争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221 年之间，也就是从周平王东迁时起，到秦始皇统一七雄割据的局面止，前后跨越了五百五十多年。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东迁洛邑。秦襄公听说平王东迁，亲自带领本国的兵马前来护送。平王来到洛邑，见六街三市十分齐整，宫殿楼阁很是壮观，心中着实高兴，就把洛邑定为京都。

周平王东迁定都，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四方诸侯都上表祝贺，并送来许多贵重的礼物。只有南方的楚国，不仅没送贡品来，连封贺表也没送来。

周平王对此十分生气，于是召集大臣一起商量，最后决定要发兵去讨伐楚国。经郑武公再三劝阻，才打消了南征的念头。

秦襄公见朝廷无事，要辞别回国。平王以他迁都护驾有功，想对他特别封赏。平王此时手中可用来封赏的地盘实在少得可怜，就对他说：“如今岐丰（在今陕西省）一带土地大半被戎兵占领，你能够把西戎的兵从这些地方赶走，收复的土地，我就把它全部赏赐给你。”秦襄公赶紧跪

下磕头谢恩。

秦襄公拜辞平王回到秦国，整顿本国的兵马，订了一个与西戎长期作战的计划。不到三年，就把西戎占据这一带的兵全部杀退。戎主带领本部逃到西方更远的地方，岐丰一带从此都归秦国所有。秦襄公辟地千里，遂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定都于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周平王因郑武公在迁都中出过力，迁都后又出过一些好的计策，就把京城洛邑以东的一些土地封给郑国，郑国也就强大起来。

诸侯国强大了，各自为政，又互相攻伐，从此就进入了英雄五霸闹春秋的纷争年代。此后，周王名义上是各诸侯国的共同首领，实际上也管不了各诸侯国的事，身份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君也差不多。

郑国在平王东迁后成了一个较强的诸侯国。郑武公和卫武公同为周平王的卿士。后来卫武公去世，郑武公独秉周朝的朝政。就他的条件看，他有可能争得霸主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有利的机会。

这两个儿子是怎样闹起来的呢？

原来郑武公的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名叫寤生，小儿名叫段。武姜有个偏心病——疼爱小儿，厌恶大儿。因为寤生降生时难产，姜夫人几乎送了命，所以一提起寤生她就讨厌。看到小儿长得可爱，能说会道，骑马射箭的武艺也很强，就格外喜欢。她一心想让小儿继承君位，就常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向武公的耳朵里吹风。她夸奖小儿如何聪明伶俐，说大儿如何木讷无能。劝武公立小儿段为世子，将来好把君位传给他。武公说：“这恐怕不行，按老规矩该是长子继位。如果按你说的办，废长立幼，怕要出乱子。”因此，武公没听姜氏的话，仍立寤生为世子。只把共城封给小儿段，从此人们就称段为共叔段。

姜氏对郑武公的这种做法不满意，可是武公在世，她也没有办法。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承袭了父位，当了郑国的国君，这就是郑庄公。在周王朝廷上，郑庄公也按老规矩接替了父亲的职位，继续为周王的卿士。姜氏见小儿段无权，心中很不高兴，就对寤生说：“你现在当了国君，全国都归你所有，可是你的弟弟只有共城那么一点点地方，你能忍心吗？”庄公不愿意违背母亲的心意，就说：“母亲说该怎么办好，我听母亲的。”姜氏说：“那好，听我的，就该把制邑（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封给他。”庄公想，制邑北临黄河，地势十分险要，是有名的军事必争的重地，分封出去很是不妥，就找了个借口，说：“制邑是我们郑国最险要的地方，父亲临去世时留下遗嘱，说这个地方不许分封。因此，我不敢违背父亲的遗命擅自分封。除此之外，母亲要我封他哪里，我都从命。”

姜氏见寤生拿父亲的遗命回绝，也无可奈何。可她心中更加不满，就没好气地说：“那就把京邑（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封给他！这，总可以了吧？”庄公听了，低着头好一会儿没说话。姜氏见寤生这个样子，更加生气，说道：“要是这也不答应的话，干脆把你弟弟赶出去算啦！”

庄公见母亲动了气，赶紧说道：“不敢，不敢。母亲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吧。”

第二天，郑庄公和大臣们说，要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大夫祭足劝阻说：“不能这么办。京邑是个大城，地广民众，和都城的建制规格是一样的。你这样做，就等于宣布一国有两个国都，一国有两个君主。常言说，一国无二主，千万不能这么办！谁都知道，共叔段受到太夫人的宠爱，若把京城封给他，他凭着太夫人的宠爱，扩大自己的势力，怕于国

不利。”其他大臣也都说：“不该这么办。主公一定要这么办的话，干脆我们都去听共叔段的算了！”庄公见众大臣对这事不满，赶紧解释说：“这是我母亲的意思，她老人家要这样安排，我怎么敢不遵从呢？”

举行完了分封仪式，共叔段进宫辞别母亲姜氏。姜氏把左右服侍的人支开，轻声对他说：“你哥哥待你太薄情了，全然没有兄弟的情义。今日把京城封给你，是我再三要求，他才勉强答应的。看样子，他的心中很不乐意。你到京城去，要留个心眼儿。不能只是贪玩儿，要积极招兵买马，加紧训练，做好一切准备。一旦有机会，我就派人去给你送信。你接到我的信，就立即起兵，我给你做内应。到那时，这郑国还是你的。你要是代替寤生做了国君，也就称了我的心愿了。”共叔段领了母亲的旨意，带着自己的亲信，就往京城去了。自此，人们对共叔段改了称呼，称呼他为京城太叔，也有人称他为太叔段。

太叔段来到京城，把城北部和西部本来不属于京城管的一些地方官也找来，对他们宣布：“从今以后，你们都归我管理，你们的一切贡税都要到我的封地京城来缴纳。兵马车辆也全都听我调遣，不得违误。”这些地方官吏知道太叔段受到太夫人的宠爱，他又是庄公的亲弟弟，才这般厉害，谁敢违抗他的命令？都一一答应照办。

就这样，西部、北部的一些地方都成了太叔段的地盘。

太叔段在京城招兵买马，积草囤粮，日夜训练军队。又借着出外打猎的名义，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了靠近卫国边境的廪延（在今河南省延津东北）等地。邑宰逃回郑国都城，把太叔段夺取廪延等地的事对郑庄公备细说了。庄公听完，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上卿公子吕却憋不住了，他高声说道：“太叔段这期间所行之事太

不应该了，应当出兵去问罪。”庄公却若无其事地说：“他这是去打猎，借以训练兵马，怎么好去兴师问罪呢？”公子吕说：“现在谁都看得出来，太叔段里面仗着太夫人对他的宠爱，外面仗恃着京城的坚固，为所欲为。他以打猎为名，日夜练兵，这是别有所图。我这就领一旅偏师，到京城去把他捉来，免得以后发生祸患。”庄公赶紧阻拦，说：“这可使不得。太叔段只是练兵，没有什么明显的大错，哪能那么办？”另一个大臣说：“前一段时间，京城西部、北部的一些地方被他收去。如今又袭取的廪延等地，这还不明显吗？国家的土地，哪能容许他今天割这块，明天割那块？”庄公笑着说：“段是我母亲最宠爱的娇子，又是我的亲弟弟，我还能说什么？我宁可失掉土地，也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

公子吕对郑国非常担心，他非常严肃地对庄公说：“我并不是忧虑失掉一点儿土地，我担心的是郑国从此要不安定。你看，如今弄得人心惶惶。大家见太叔段势力强大，到处横行，都不知该怎么办好了。”庄公安慰了他一番，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淡淡地说：“且不用去管他，让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一天，公子吕对祭足说：“我们主公只讲兄弟之情，忽略了社稷大计，很令人担心。”祭足说：“主公才智很高，对社稷之事不见得没有考虑。也许当着众人不方便明说。你是亲近大臣，还不了解主公的特点？我想他一定有一套处理这类事情的好办法。”公子吕对祭足的话将信将疑。

晚间，公子吕去见庄公，把自己对太叔段的看法细细说了。庄公说：“这事关系到我母亲，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公子吕说：“常言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事不可不早采取措施。”庄公说：“这事我反

复考虑过，太叔段所行之事虽然很是无理，但还不是叛乱，此时还不能兴师问罪。如现在就沉不住气，母亲出来一阻止，白白地惹得外人议论，还得担个不孝之名。我们现在且不去管他，让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去！我们多留些心就是了。他闹得越凶，越能暴露他的险恶用心。待到他公开背叛朝廷，那时再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也不为晚。”公子吕说：“主公考虑得周到，我是担心他势力越来越大，以后就怕不好收拾。试想，地上的蔓草爬得满地都是，清除起来就很困难，太叔段是主公的弟弟，再加上太夫人的宠爱，势力长成了，还能除得了吗？”庄公说：“这倒不用怕，一个人干坏事干多了，必然惹得更多的人反对。多数人反对，就必然会垮台。”

公子吕见庄公早有考虑，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庄公说：“主公既然知道他必然要举事，我看还不如现在就试验一下，让这股地下的火早日喷发出来安稳。”庄公听了，没有说话。公子吕又说：“主公明天就说要到周天子那里去办事。太叔段知道您不在国内，必然会乘机带兵来袭击国都。我事先率领军队在城外埋伏好。等他来时，我突然起来截击，您再带兵从外面攻打，这样内外夹攻，可以击败他。”庄公微微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试试也好”，可是没有明说。

公子吕摸透了庄公的心思，不再担心了。因此，他十分佩服祭足，自言自语地说：“祭足真是料事如神啊。”

第二天，朝廷的人都传说庄公要去朝见周王，还说这次要去好长时间，朝中的事由大夫祭足暂时代理。

姜氏巴不得庄公早日离开都城，她好约小儿太叔段来举事。如今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很是高兴。立刻写了一封密信，派了个可靠的人去给

太叔段送去，信中约好于五月初五举事。

这时，公子吕的伏兵早已在城外要道上埋伏好了。姜氏派去给太叔段送信的人被公子吕的伏兵截住了。公子吕把姜氏的密信送给郑庄公。庄公看过信，又重新封好，另派人假扮成姜氏的差役，把信送给太叔段。

太叔段接到密信，立即写了回信，约定五月初五兴兵袭击郑都。并要姜氏在城楼上立一面白旗，作为内应的暗号。送信人把这封回信带回来交给了庄公。庄公看过回信，心里说，我弟弟早就在暗算我，他的口供都招认在这里了，以后想赖也赖不掉。

庄公说是要到周王那里去办事，实际上却带领一部分军队往廪延一路开去。公子吕又调拨了二百多辆战车，到京城附近埋伏好，单等太叔段举事，便好动手。与此同时，公子吕又派了十辆兵车，装扮成商人的模样，偷偷地混进京城。说好只要太叔段的兵马一出城，就抢占城门，放火为号。城外伏兵看到信号，便好行动。

却说太叔段接到母亲姜氏派人送来的密信，十分高兴，以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就要实现了。于是亲自率领训练好的全部兵马出了京城，往郑国的都城进发。

太叔段的车马一出城，就见京城的四个城门上一齐着起火来。公子吕的伏兵见城头火起，一齐呐喊着攻城。这时城门大开，公子吕率领人马一拥而入，没费多大的劲儿，就把京城占领了。公子吕占了京城，立即出榜安民。榜中备说庄公如何仁义，又列举了太叔段如何背信弃义等事实。城中百姓看了榜文，又见公子吕的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的利益秋毫无犯，都拥护庄公，反对太叔段。

太叔段见京城失事，心中十分惊慌，想回转头来攻城，哪里攻得下！

就下令暂且在城外扎下营寨。不上两天的工夫，士兵中有不少人得到从城内家中捎来的信。他们纷纷耳语，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全军。士兵们从家信中了解到事实真相，都说：“我们再也不能糊里糊涂地为他卖命了。”不几天工夫，军队就散去了大半。

太叔段见军心已变，知道驻扎在这里无益，想攻城也毫无希望，就整点残军，想到前不久才扩展的廪延一带去，准备再积聚力量，重新计议。不料，廪延也攻不进去，就逃到鄢。在鄢地又打了败仗，就退到原来的封地共城（在今河南省辉县）。共城是个小城，百姓对太叔段的行为也很不满。公子吕和庄公的兵马一到，城内就有人开了城门，迎接庄公的军队入城。太叔段自知百姓不拥护，已没有力量整兵再起，就叹了口气，说：“我再也没有脸面见人了。”说着，拔出剑来，自杀身死。

庄公听说弟弟段自杀，长叹了一声，说：“你也太傻了，怎么能走这条路呢！”

入殓的时候，人们从太叔的行装中搜出了姜氏寄给他的那封密信，交给庄公。庄公把这封信连同太叔的那封回信放在一起，着人送回国都，让祭足把这些信转交给姜氏。庄公还命令祭足把姜氏送到颍地去安置。他埋怨姜氏不该教弟弟干这种不义之事，发誓说：“不到黄泉，决不再和她见面！”

姜氏见到她派人送去的密信和小儿段给她的回信，知道事情已败露了。又听说小儿举事失败，已自杀身死，愧悔交加，也觉得没脸再见人，就按照祭足的安排，离开后宫，到颍地去了。

庄公抚慰了共城的百姓，回到国都荥阳。他心中很乱，见不到母亲，觉得心中很是难过，就仰天叹了口气，说：“为了社稷之事，我不得不

这样做。弟弟已自杀了，我是追悔莫及，哪里还忍心和母亲别离！”他又是国君，办事不能不有些手段，话已说出口，就不能再随便更改。要是说了话不算数，那还有什么威信？如今已经对天设了誓，表明自己不到黄泉，不再和母亲见面。为了维护国君的尊严，只能狠着心，割舍对母亲的孝顺之情。

到底该顺从孝母之心，不顾国君的威信呢？还是该维护国君的尊严，违背孝顺之心呢？庄公的心情十分矛盾。

颍谷地方有一个管理土地疆界的官吏，名叫颍考叔。他为人正直，没有私心，又非常孝敬老人，这一带的人们都很尊重他。他听说庄公把母亲姜氏安置到颍地，还起下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誓言，又听说庄公此时也有些后悔，只是鸭子吞了根筷子——回不过脖子来，就决心想法去劝谏庄公。

用什么方式去劝谏效果会更好呢？颍考叔费了不少心思。

一天，他打了几只猫头鹰，以向主公进献野味为名，来见庄公。庄公命人收下礼品，问道：“你进献的是什么鸟？”颍考叔行了礼，说道：“这鸟名叫鶢。它白天连高大的泰山都看不到，到夜间却连细微的秋毫都能辨别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事清楚，大事糊涂’，‘只看眼前，不顾长远’。这种鸟，小时候它的母亲捕食喂它，长大之后，反倒啄食它母亲的肉。这是一种不孝的鸟，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总是捕捉来煮着吃。”庄公听了，脸红了一阵，心中似乎有些感触，但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厨师送来一块羊肉。庄公命人赐羊肉给颍考叔吃。颍考叔行了礼，接过羊肉，拣羊大腿的好肉包起来，恭恭敬敬地放在一旁。

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颍考叔说：“我家有老母亲，因为我家贫穷，买不起肉，只有弄点儿野味给她老人家吃。老母已经八十多岁了，还从来没吃到过这样好的羊肉。主公赐我这样好的肉，老母吃不到，我哪里咽得下去呢？我想把主公赏赐的肉带回去给老母亲尝尝，想来主公是不会怪罪的。”庄公听了，长吁了一口气，说：“你真是个孝子啊！”说着，两眼止不住地落泪。颍考叔装着吃惊的样子，给庄公磕了个头，问道：“主公为什么长吁短叹？臣有何冒渎主公之处，情愿领罪。”庄公摇摇头，说：“咳，你有母亲奉养，能够尽人子的孝顺之心，我却不能。”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对别人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为子不能尽孝，为臣不能尽职，何以立于天地之间！”说着脸上表现出十分悲戚的样子。

颍考叔仍装成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样子，问道：“主公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太后姜夫人不是还健在吗？大家都知道主公十分贤孝，对姜夫人的话唯命是听。”庄公又叹了口气，说：“你哪里知道，这事一言难尽。”他就把姜氏如何怂恿太叔段袭击国都，太叔段如何背叛朝廷被击败，以及如何安置母亲姜氏等事，详细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又懊悔地说：“当时这事处理得过急，有些事也做得不够恰当，现在想来很是难过。无奈当时已经起过誓，说过‘不到黄泉誓不相见’的话，现在追悔也来不及了。”

颍考叔知道，庄公此时的心情很矛盾。他当时起过誓，不遵守誓言，怕受到上天的惩罚。更主要的还是怕因此而丧失威信。他是一国之君，试想，如果让人们知道他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那以后谁还信他的话？

颍考叔听完庄公的话，就说：“大家都说主公至孝，我知道主公非常想念太夫人。如果觉得因为曾发过黄泉的誓，见面感到为难的话，我

倒有个办法。这办法很简便，可以使主公既不违背誓言，又可以与太夫人见面，不知主公可愿意采用吗？”庄公听说，赶紧问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请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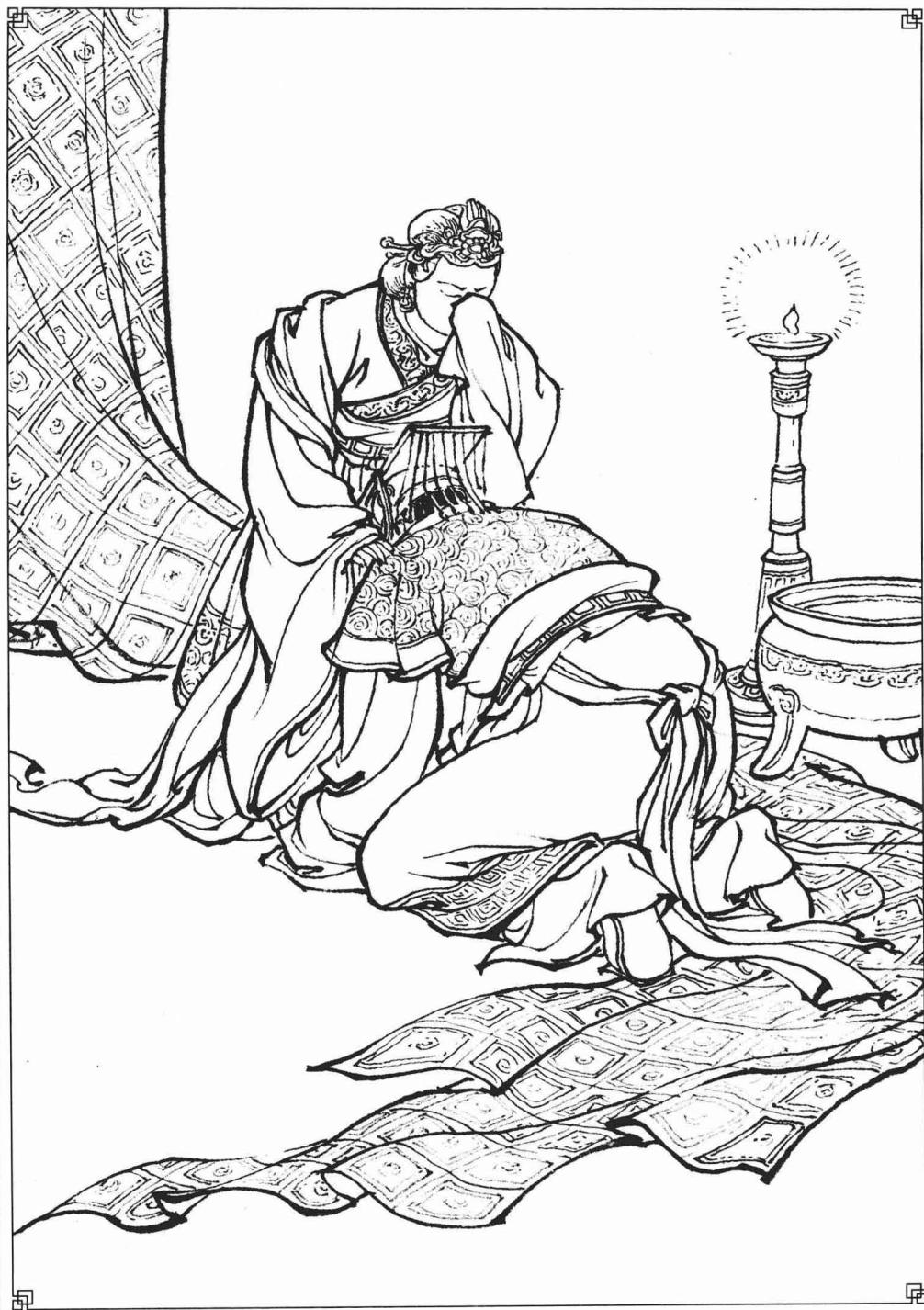
颍考叔见庄公是诚心诚意地询问，就说道：“这事不难。黄泉不就是地下的泉水吗？人们常常用来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也就是地下的意思。其实也不一定只有死人才能到黄泉啊。如果让人挖个地道，挖到见泉水的深度，筑一个地下宫，先请太夫人住在里面。你到那里去见她，再把她请出来，这岂不是既实现了主公孝亲的心愿，又不违背当初的誓言吗？”

庄公听说，非常高兴，他既称赞颍考叔的忠心和孝心，又夸奖他聪明机智。然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颍考叔办。颍考叔立即领了五百多壮士，在曲洧山下挖掘地道。不几天，地道挖成了，地下宫也筑好了。颍考叔就先去见姜氏，述说了庄公想念母亲的心情，遂把姜氏接到地下宫内。然后又请庄公到地下宫去拜见母亲，并迎接她回宫。

庄公来到地下宫，见了母亲，跪在地上，说：“孩儿不孝，这样长时间没能伺候母亲，请母亲恕罪。”姜氏又惭愧又感动地说：“我也有不是，不能怪你。”说着，伸出双手搀起庄公，母子抱头痛哭一场。庄公吩咐一声升梯，母子一起出了地道。庄公亲手扶着母亲上了车，然后跟随母亲的车驾随行。

人们说：“颍考叔真是纯孝啊，爱其母，施及庄公。”

庄公感谢颍考叔给他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又见众人都尊敬颍考叔，就拜他为大夫，让他和公子吕、公孙阏等人一同管理郑国的军政大事。



共叔段的儿子叫公孙滑。他在庄公和公子吕攻打共城时，就去卫国请求救兵去了。听说父亲自杀身死，就哀求卫国发兵为他父亲报仇。

庄公听说公孙滑借了兵来攻打郑国，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公子吕说：“公孙滑的父亲背叛朝廷，袭取郑国的都城是有罪的。公孙滑于父亲自杀后逃到国外，主公没有加罪于他，就算宽恕他了。他如今却借来别国的军队攻打郑国，这是罪上加罪，不能再宽恕了。”公孙阙说：“斩草留根，逢春再发，不如趁此机会把他除掉，以免后患。”颍考叔等大臣都说：“卫侯不知共叔段袭取郑都的罪行，所以公孙滑去借兵。他才答应。如果他明了真相，也不会发兵帮助公孙滑的。我们应当写封信给卫侯，说明情况。卫侯接到信，必然抽兵回去。那时只剩下公孙滑，势单力孤，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把他擒获。”

郑庄公觉得颍考叔等人的话有道理，就立即给卫侯写了一封信。卫侯接到信，看过之后，说：“公叔段不仁不义，这是他自取灭亡。我糊里糊涂地借兵给公孙滑，这不是帮助坏人干坏事吗？”立即下令撤回本国的兵马。公孙滑见卫国的兵都撤回去了，只好带领本部人马去攻打廪延。郑庄公命大将高渠弥去截击公孙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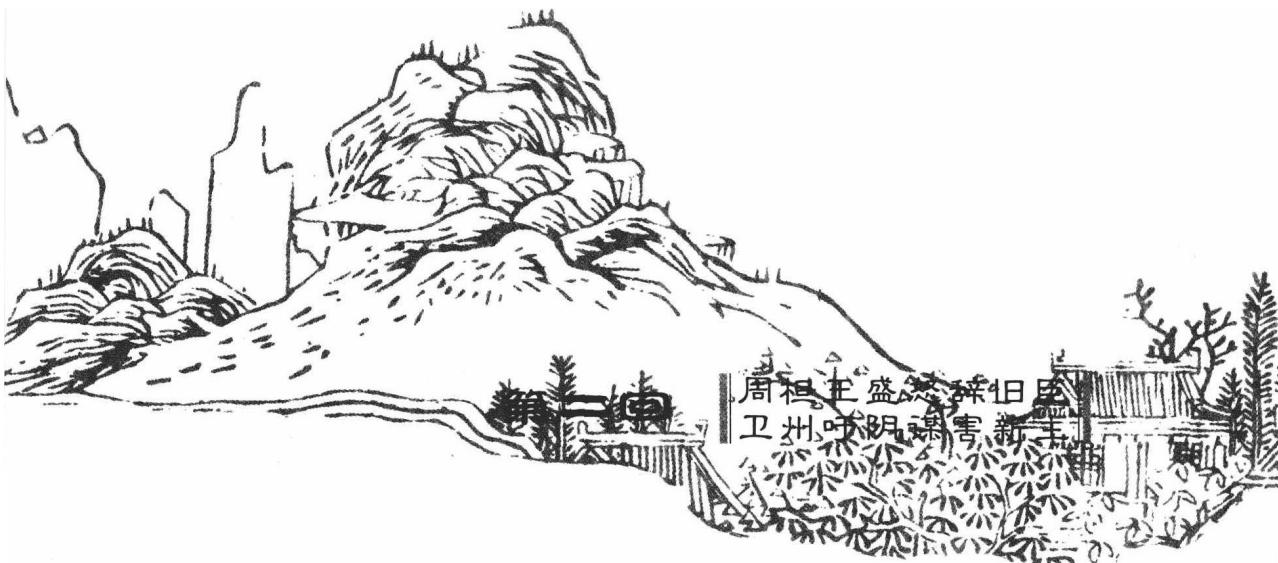
公孙滑见大将高渠弥杀来，只得单枪匹马上前接战，不几个回合，就被高渠弥杀得大败。公孙滑无路可逃，只得再次逃向卫国。高渠弥率领军队乘胜追趕，一直追到卫国的边界。

卫桓公听说郑国的军队来到边境，就召集众大臣商议如何对待郑军。公子州吁说：“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郑国大军压境，我们派军队和他们决一死战就是了。”大夫石碏赶紧上前拦住，说：“不可，不可，郑国的兵是追趕公孙滑的，不像是来入侵卫国

的。我们不如也写封信给庄公，说明情况。如果他们一定要公孙滑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回到郑国。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干涉。只要他们退兵，卫、郑两国应当和睦相处。这样不用兴师动众，就可以使郑兵撤退，岂不是好？”卫侯认为石碏的话有理，就命石碏起草，给郑庄公写了一封信。

石碏的信写得很客气，但是道理摆得很充分，信末还强调了两国修好的意义。郑庄公看了信就要撤兵。这时恰好母亲姜氏又派人来替公孙滑求情，让他看在弟弟共叔段只有这一个儿子的份儿上，给公孙滑留个改过的机会，也算是给他弟弟留了一条根。庄公也觉得公孙滑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反抗了，于是就两下里卖了个人情。对母亲说，奉母命赦免公孙滑之罪；对卫国说，接到信后，以两国修好为重，立即下令撤兵。公孙滑虽然有罪，念逆弟只有这一个儿子，格外宽恕。他愿意留在卫国的话，就让他留在卫国吧。

郑庄公这样处理，博得大家的一致称赞。都说他既仁且孝，还很讲义气。



周平王对郑庄公独霸朝纲心中早已不满，可是想到庄公在朝廷供职多年，根基深，亲信多，所以在表面上也没敢有任何表示，心里却一直琢磨着如何削弱庄公的权力。他见庄公几年来只是忙于本国之事，不来朝廷供职，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一天，虢公林父来洛邑朝见周平王。平王和他谈了些朝廷之事。虢公所谈很称平王的心意。平王就对虢公说：“郑侯父子先后在朝廷掌政多年，如今已好长时间没来朝廷供职了，朝廷里的许多事情没人处理，我想让你权且代理他的职务，请不要推辞。”

虢公林父听了，赶紧跪下磕头，婉转地奏道：“郑伯这样长时间没来朝廷，想是国中有事。我若暂时代替他的职务，郑伯不会没有想法。他怨恨我倒还是小事，他若因此怨及我王，那就不好了。不是我推辞，这事还需斟酌。”说完，又磕了个头，就起身辞别平王，回到本国去了。

这事很快就传到郑庄公的耳朵里。

郑庄公得知这个消息，立即赶到洛邑。他见了平王，行过礼，就说

道：“蒙王上厚恩，使我父子相继在朝廷办事多年。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才能，这些年来又没作出什么成绩，不配再占据这个职位。现在我愿辞去卿士的爵位，请王上另选高明吧。”平王听了庄公的话，十分着急。这些年来，他虽然一直想着削弱郑庄公的权力，可此时庄公突然提出辞职，他又感到事情难办。他想，我这里和虢公商量的事，他怎么这么快就都知道了？可见朝中的关系十分复杂，此事处理不好，要出大麻烦。想到这里，只好赔笑，说：“爱卿好久没来，我心里很是挂念。现在你来了，我有说不出的高兴，爱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庄公表面上十分恭谨，但说出的话却很有分量。他又向平王行了个礼，奏道：“这期间，因为国内有逆弟的叛乱，好长时间没来朝廷办事。我怕误了朝廷大事，深感不安。现在国内之事刚处理得有个头绪，我就星夜赶来朝廷。传说王上有任用虢公的意思。论才能，我比虢公差远了，白占了这个位子实在于心不安。”平王听庄公点出虢公的事，更是着急，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解释，只好勉强说道：“我也听说你国中有事，脱不开身，就想先让虢公帮着管几天事，等着你来。虢公再三推辞，这事也就算了。我实在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多心。”

庄公听了平王的解释，反倒更加来劲儿了，就不冷不热地说：“用人的大权操在王上的手里。王上要用虢公，我就赶紧让位。不然的话，人们还会认为我是贪图权位，不知进退呢！”平王见庄公的态度越来越硬，只好赔着小心向他解释：“你家几代人为朝廷立下大功。从桓公、武公，直到你本身，先后在朝廷为卿士四十多年。朝廷的大权由你执掌，我感到很省心。现在你对我产生误解，我怎么能和你说得明白？如果我的心能拿出来让你看的话，我早就切开胸腹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了。

你若再不相信的话，我只好让太子狐到你郑国去做人质了。”

周天子的权威本来是至高无上的。自从平王东迁以后，王室的力量越来越薄弱，各诸侯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周天子的话越来越不起作用了。有时对某些诸侯，反倒低声下气地恳求。此时，郑庄公听平王说要把太子送到郑国做人质，表面上装着诚惶诚恐的样子，实际上态度却很傲慢，说道：“这可使不得。用谁不用谁，都由王上决定。我认为臣的只有尽职的义务，哪有让天子把太子送到人臣那里去做人质的道理！”平王说：“这也不算什么。我知道你治国有方，我想让太子到你那里去见识见识，顺便也可解除你的疑心。你要是再推辞，我可就没有法儿了。”周平王越是低声下气地恳求，郑庄公的态度越傲慢，怎么说也不答应。

众大臣见庄公和平王僵持不下，也觉得挺为难。他们既不敢得罪庄公，又要照顾到平王的脸面，就出来打圆场，说：“太子不去郑国，无法解除郑伯的疑心。单让太子去，又觉得不合君臣之义。照我们的想法，王上派太子狐去郑国，庄公也让世子忽来洛邑。这样比较公道，也算不上互相作抵押。”

平王听到众大臣提出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立即表示“这样很好”。庄公也点头同意。从此，太子狐就住在郑国，世子忽就住在洛邑。

自从周平王和郑庄公互相以人质作抵押以来，周天子的地位在诸侯的眼中又降低了不少。周平王虽然顶着周天子的名声，实际上他已降到一般诸侯的身份了。

公元前 720 年，周平王去世。这时郑庄公和周公黑肩共同管理周王朝的朝政。他们让郑世子忽回郑国，又派人把太子狐迎回洛邑接替

王位。

太子狐在郑国做人质，心情一直不好。听说父亲已死，悲伤过度，回到洛邑不久，也死去了。大臣们就商议立太子狐的儿子，也就是周平王的孙子接替王位，这就是周桓王。

周桓王继位时年纪较轻，对郑庄公的飞扬跋扈不能容忍。他想起父亲曾在郑国做人质，受到过许多屈辱，心中很是不平。庄公这些年来在朝中的所作所为，他感到又恨又怕。一天，周桓王和周公黑肩商量说：“郑寤生从来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以前曾将先父质于郑国。如今我接替王位，他仍是处处轻慢我，这样的君臣关系很是难处，我想继承先祖的遗愿，撤掉庄公卿士的职务，让虢公林父代替他的职务，你看如何？”

周公黑肩想了想，说：“郑伯为人很是残酷，手腕又比较毒辣，不是忠顺之臣。不过我周朝从镐京东迁时，秦国、晋国和郑国的功劳最大。今天王上刚刚继位不久，就夺下郑伯手中的大权，是不是有点儿操之过急？再说郑伯国中力量较大，你夺他的权，他必然愤怒。他会不会有意外的行动？不可不防。”周桓王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身为天子，不能只是窝窝囊囊地受人摆布。”周公黑肩见桓王已经下了决心，再也没说什么。

第二天早朝时，群臣都来参见周桓王，郑庄公也来了。桓王对庄公说：“你是先王的老臣，我还年幼，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您请自便吧。”郑庄公一听，就知道桓王的意思。于是说道：“我早就辞职，只是先王不允。如今陛下十分英明，能体谅我的难处，我这就走。”说完，头也不回地退朝走了。

郑庄公回到郑国，世子忽率领众官员出城三十里迎接。庄公把桓王

撤销他卿士的职务说了一遍。众官员听了，都愤愤不平。

大将高渠弥说：“我们郑国辅佐周室四十多年，功劳很大。如今新王刚接位就作出这样无情无义的决定，这口气实在令人咽不下去。我这就带领军队，打进洛邑，废了这个昏王，另立新王，出了这口恶气！”

颍考叔急忙阻止，说：“不要这样。从名义上讲，我们和周王室有君臣之分，我们先公为周王室立过大功，我们郑国在朝廷的声望很高，各诸侯国都很羡慕。切不可因一时的气愤而坏了我们的名声。再说，尊重王室这也是号召诸侯的招牌，这块招牌可不能轻易丢掉。我的意思是，眼下先忍耐一时，过一段时间，主公再去朝见桓王，看他是不是有些转变，然后再决定怎样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方为万全之策。”

郑庄公听了，一时不知采取哪种意见更为妥当。大夫祭足说道：“依我看，这两种意见都可采用。”众大臣有些不解，有人问道：“上面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只能采取其中的一种，怎么能说都可采用呢？”

祭足说：“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先看具体情况。现在先让我领着军队到京都洛邑的边境去，就说我们郑国国内歉收，向朝廷借粮食度荒。如果周天子不给，又派人责备我们，那时我们出兵攻打洛邑也就有理由了。要是他肯借粮给我们，又没有责备的意思，我们就先不要动武。过一段时间，主公再去朝见天子，看看他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也不为晚。”

庄公觉得祭足的话很对，就令祭足带领一队人马到洛邑附近去探悉情况，见机行事。

祭足带领军队来到周王京城洛邑附近，对地方官说：“我们郑国今年歉收，粮食不够吃，特来向你们借粮千钟（钟是古时的容量单位，一

钟等于当时的六百四十升）。”

那个地方官听说要借这么多粮食，不敢立即答应，说道：“没有得到天子的命令，我等是做不了主的。需得呈报天子，得到允准，才能发放粮米。”

祭足说：“你既然做不了主，就不用麻烦你了。现在小麦正好也成熟了，我们自己动手吧。你也不用去请示天子了。”他不等地方官回话，立即下令：“全体士兵，每人准备镰刀一把，分头到田间去割取小麦。”

祭足一声令下，郑国的士兵个个如狼似虎，分散到田间，把这一带的小麦全部割了个精光，装上大车，运往郑国。祭足亲自率领精兵往来接应。地方官和当地的百姓见郑军如此强横，不敢和他们相争，只好眼看着他们把小麦运走。

抢完麦子，祭足仍率领军队驻扎在洛邑附近，三个多月也不撤退，这一带的秋庄稼也没种上。到了七月中旬，祭足又带领军队移驻成周（在今河南省洛阳东）一带。这时成周地区的早稻已经成熟。祭足令郑国的军士扮成商人的模样，先把大车赶到预定地点。半夜三更，出动全军一齐动手，又把这一带田中的稻穗割来，装上大车，由军队护送着，浩浩荡荡地运往郑国去了。等到守卫成周的军队发觉，点齐人马出城追赶时，郑军抢粮的军队早已走得很远。

成周守将把郑军偷抢稻禾一事写了申报文书，报告给周桓王。桓王一看表文，十分恼火，说道：“夏天他们抢割了温、洛一带的小麦，秋天又抢了成周一帶的稻禾，似这等行为如何能够容忍！”说着，就要下令兴兵问罪。周公黑肩劝说道：“君王且息怒。祭足抢粮，虽然可气，但

终属边界上的小事，不可因一时之小愤而轻动干戈。再说，这些边界上的摩擦之事，郑伯也许不一定知道。郑伯如果懂道理，知道祭足这事办得不对，就会来朝认错的。依臣之见，不如先将此事放下，过一段时间看看。如果他们继续无理，那时再兴师问罪也不为晚。”

桓王听了周公黑肩的一席话，想了想，说：“就按你说的去办。但要下令，让守卫边界的将士格外注意，加强防守。”周桓王权衡了一下王朝的力量之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两次被抢割稻麦之事也就没再追问。

郑庄公本来是让祭足去寻衅闹事的，见两次抢割小麦稻谷，周王都没有什么动静。他摸不透是怎么回事，心中反倒不安起来，就决定择日去朝见周桓王。正要准备起程，忽有人来报告说，齐国的使臣来了。

齐国是个大国，郑庄公早就想和齐侯结交，赶紧亲自出来接见齐使。行礼完毕，齐国使臣转达了齐僖公问候庄公的话。他们约定好两国国君在石门相会。

郑庄公和齐僖公来到石门，见面后，谈得很投机。约好以后有事互相帮助。

齐侯听说郑伯的儿子很有出息，就向郑伯问道：“听说世子忽已长大，不知可曾结婚？”郑伯告诉他，还不曾婚配。齐僖公说：“我的小女，相貌不算丑陋，如果您愿意的话，咱们结为亲家，您意下如何？”郑庄公觉得和齐国这样的大国结亲，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遇事得到齐国的支持，对自己有好处，就满口答应说：“好，好。”

郑庄公回国，把与齐国联姻的事对世子忽说了。世子忽却不同意，说道：“婚姻之事，不能勉强。我们郑国是小国，齐国是大国，孩儿不

敢高攀这门亲事。”庄公说：“是齐侯主动提出请婚的，并不是我们有意高攀。我想，如果和齐国结为婚姻，以后有事也可有个依靠，我儿不必推辞。”世子忽说：“大丈夫志在自立，哪能指望依靠婚姻关系？”庄公见儿子有自己的见解，也就不再勉强了。

后来，齐国派使臣到郑国，听说世子忽不同意与齐国结亲，就把这消息奏知齐僖公。僖公是个肚大能容的人，说道：“郑世子有志气，也有谦逊的美德。婚姻之事不勉强是对的。我女儿年龄也还小，这事等以后再说吧。”

郑庄公处理完国中事务，打算去朝见周桓王。刚要起身，就听人报告说，卫国的国君卫桓公被杀身死，公子州吁当了国君。郑庄公立即召集大臣们来，说道：“咱们郑国得做好防守的准备。要不了多久，州吁准会发兵来攻打咱们。”

群臣听了庄公这些突如其来的话，有些弄不明白，问道：“主公怎么知道他会派兵来打我们？卫国不是正在闹内乱吗，哪里还顾得上攻打郑国？”庄公说：“州吁为人恃勇好斗，如今杀害了他的哥哥，自己当了国君，国人多有不服。为了转移国人的注意力，必然要对外用兵。这样，一来可以显示一下他的威风，同时也可以暂时把国内的矛盾引向外部。”有的大臣还是有疑问，说道：“州吁即使对外用兵，怎么知道就一定要攻打郑国？”庄公说：“卫国西靠晋国，东接齐国，北临赤狄，南边就是郑国，其他几个国家，州吁都不可能去轻易进犯。郑、卫两国本来就有点矛盾，他要驱兵打仗以立威，必然攻打郑国。”大臣们听了，一致称赞：“主公英明，主公英明，我们都想不到这些。”

且不说郑庄公如何安排防御卫国的进攻，先让我们看看卫国的

情形。

卫庄公有三个儿子，大儿叫完，二儿叫晋，小儿叫州吁。因为小儿是庄公的爱妾生的，所以庄公特别溺爱他。

州吁从小就胡作非为，卫庄公也不管教他。他仗着得到卫庄公的宠爱，更加为所欲为。大夫石碏几次劝说庄公管教州吁，庄公不但不听，反而对石碏产生反感。石碏见州吁被宠得越来越坏了，就硬着头皮去劝谏庄公，说：“主公疼爱孩子，应当教他学着干正经事，不能放任不管，让他走到邪路上去。对孩子不能宠得太过，宠得厉害了，他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为所欲为。主公对州吁还是管束着点儿才好。”卫庄公对这些话仍然听不进去。

石碏的儿子叫石厚，和州吁的年龄差不多。石碏对孩子的要求极严，只是他天天忙于朝廷的事务，顾不上对孩子管教。发现孩子有了坏毛病，就狠狠地打一顿，这样的管教方法效果并不好。再说石厚从小就和州吁混在一起，他们一起干了坏事，州吁有卫庄公宠着，石碏要管教石厚，又碍着庄公的面子，不好深管，就这样，石厚也越来越坏了。

有一次州吁又指使石厚去干祸害百姓的坏事。石碏知道了，把石厚捆起来，抽了他五十鞭子，又把他锁到一间空房子里，不许他出去。石厚夜间打破窗棂，跳墙逃了出去。从此就住在州吁的府中，不再回家。石碏也拿他无可奈何。

卫庄公去世，州吁本想当国君。可是按当时长子继位的规矩，公子完当了国君，这就是卫桓公。

州吁见哥哥公子完即位，心里很不是滋味，日夜想着杀害他，夺取君位。

桓公生性懦弱，为人老实，做事也不够果断。继位不久，对弟弟州吁的事也没去管。这时石碏已年老，告老在家，不再参与朝政。州吁就更加为所欲为，毫无顾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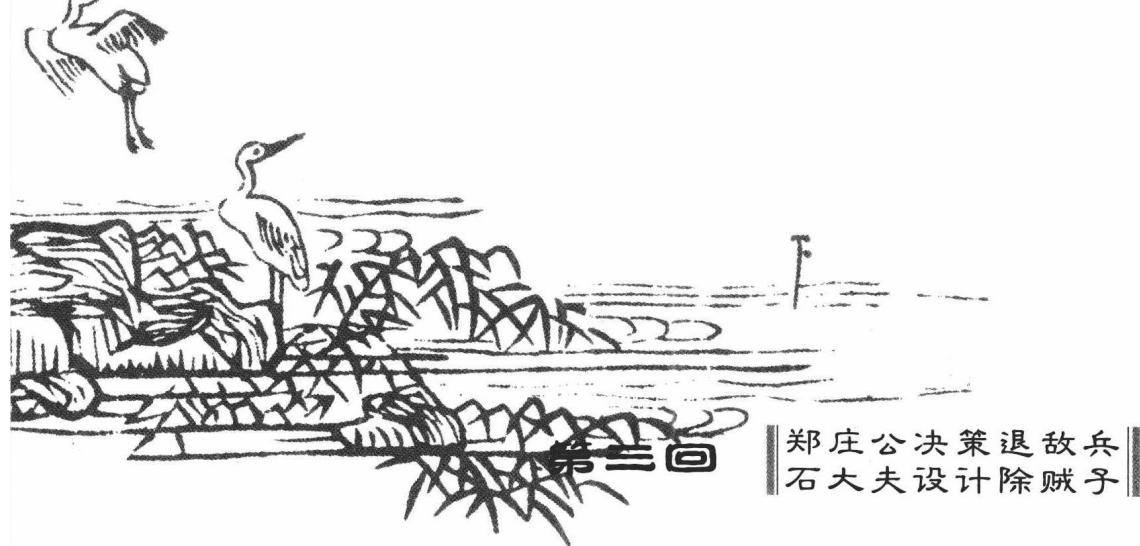
一天，卫桓公要到洛邑去朝见周桓王。石厚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去找州吁说：“听说国君要到洛邑去，你要想下手，这可是个好机会。”然后又给他出主意，说：“明天你可在城西门设宴给国君饯行。我先把五百兵士埋伏在门外。到时候一齐动手，一定可以成功。”

州吁为这事蓄谋已久，今天见有这样的好机会，又有石厚给他出主意帮助，心中十分高兴，就叫石厚领兵去埋伏。自己驾车先到城西门的行馆摆好酒席，然后把桓公迎到行馆。饯行席上，州吁亲自起身为桓公敬酒，说：“哥哥出门远行，一路上要受跋涉之苦，我敬哥哥一杯。”说着双手恭恭敬敬地捧起酒杯递给桓公。桓公接过酒杯一口喝干，感激地说：“叫弟弟如此费心。我这次去也不过一两个月，这期间国内之事，请弟弟代劳。”说着也斟了一杯酒回敬州吁。州吁慌忙双手去接，假装失手，酒杯掉在地上。他赶紧捡了起来，亲自去洗涤。

桓公是个老实人，哪里知道州吁的险恶用心？他叫人另取杯盏来，再斟满酒，双手送给州吁。州吁趁桓公不注意的工夫，急忙腾身，一个箭步闪到桓公背后，抽出短剑，照着桓公的背后刺去。剑刃刺穿了桓公的胸部。桓公大叫一声，登时气绝。人们都知道州吁为人残暴凶狠，又见石厚带着兵士围了行馆，谁敢说别的？只得听从他的安排。州吁强迫众人按他的意思说：桓公得了急病，来不及治疗，死了。

州吁杀了桓公，自己当了国君，拜石厚为上大夫。桓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晋见州吁夺了君位，怕他杀害自己，就逃到邢国去了。

纸里终归包不住火。州吁杀了桓公，自己当了国君，这事很快传开了。州吁怕国内百姓不服，又怕自己在各诸侯国的心目中没有威信，保不住君位，就和上大夫石厚商议：“我想在邻国树立威信，借着向邻国用兵以转移国内的某些矛盾。你看应该从哪里开始合适？”石厚想了想，说：“就从这里开始……”



|| 郑庄公决策退敌兵 ||
石大夫设计除贼子 ||

州吁知道自己刺杀了桓公，抢了君位，人们不服。他怕人们反对，想把人们的不满情绪引向外部，就问石厚，该先进攻哪个国家为好。石厚是善于给州吁出坏主意的，此时见问，想了想，说道：“要想攻打别的国家，得找个借口。邻近的几个国家和咱们卫国都没有什么仇隙，找不出什么打仗的借口，只有对郑国还可以勉强编造个理由。”州吁问：“对郑国能编个什么理由？我是想不出来，你快说说看。”石厚说：“要去打他们，什么理由不好编？当年郑伯逼杀了他弟弟共叔段，赶走了他母亲姜氏。后来又要讨伐他的侄儿公孙滑，还以公孙滑向我们借兵为理由责备过我们卫国。我看，我们就拿这些理由责罚他就行。”

州吁一听，高兴地说：“你真行，竟能编出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可是进攻郑国，我还有些顾虑。郑国和齐国曾在石门（在今山东省长清县西）聚会，结为同盟。假如我们出兵攻打郑国，齐国要是出兵来救，可怎么办？试想，我们能同时抵得过郑、齐两个强国吗？”石厚说：“那也有办法。宋国也是个大国，鲁国眼下力量也不算弱，我们可派使者分别到这两个国家去，请求他们出兵帮助我们。再派两个人去联合陈国和

蔡国。如果联系成了，我们五国一起去攻打郑国，一定能打得赢。”州吁还是有些顾虑，说：“陈、蔡两国是小国，还好说些，那宋国和鲁国，怕不一定肯来帮助我们。”石厚说：“这就得利用他们本国的矛盾了。”

石厚的坏主意多，他知道的事情也多，就对州吁讲了宋国和鲁国的情况，说道：“先说宋国，当年宋穆公是继承了他哥哥的位子当了国君的，他死的时候，没把君位让他儿子继承，却传给了他哥哥的儿子。他哥哥的儿子叫与夷，他自己的儿子叫冯。公子冯没能继承君位，很为不满，一生气跑到郑国去了。郑伯收留了他。与夷一直担心公子冯会回来抢他的君位，对郑伯也就产生了怨恨之心。今天我们约会宋君与夷一起去攻打郑国，于他有好处，他能不去？”州吁点点头，说：“宋国兴许为了去捉公子冯，可以派兵和我们一起去，鲁国无缘无故，肯帮助我们吗？”石厚说：“鲁国，我们也有办法让他出兵。现在是公子翬（huī 挥）掌握鲁国的大权。公子翬独断专行，从来不把鲁侯放在眼里。他这人又有个贪图小便宜的毛病，我们多送些财物给他，他也会出兵帮我们的。”

州吁听了石厚的一番话，很为高兴，就派了三个使者分别到鲁、陈、蔡三国去了。唯有去宋国的使臣，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又问石厚该派谁去合适。石厚想了想，说：“宁翊（yì 异）这个人很有口才，让他去见宋国国君，晓之以利害，宋国会出兵的。”

经过四位使者的分头努力，分别说服了宋、鲁、陈、蔡，于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元年），五国联合起来攻打郑国。卫国由石厚为先锋，州吁自己引兵在后面接应。五国的兵加在一起，共有战车一千三百多辆，浩浩荡荡向郑国进发。

郑庄公听说卫国纠合了宋、鲁、陈、蔡的兵来攻打，就召集大臣们

商议如何退敌。大臣们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讲和，各说各的道理。总的说来，武将多数主张抵抗，文臣多数主张纳贿请和。有许多人表现出极为惊恐的样子。

庄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不慌不忙地说：“要制订对付敌人的策略，首先要全面掌握敌人的情况。卫国州吁刚刚夺得君位，不得民心。他攻打我们郑国没有什么理由，只好把多年以前的旧怨拿来作为借口，他本国的人们也不会为他卖力气。州吁攻打郑国的目的是想借此树立威望，以压服众人。鲁国公子翬贪图卫国的贿赂，他们攻打郑国，并非出于鲁国国君的本心。陈、蔡两国与我们郑国素来无仇，他们也没有存心和我们打仗的意思。只有宋国，因为公子冯在我们这里避难，宋国君有些忌恨。他们出兵助卫，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公子冯。我们可把公子冯送到长葛（在今河南省长葛县）去。宋军得知，必然引兵去长葛，这就分散了他们的兵力。看来，敌军虽众，并不可怕。”庄公的一番话消除了大家的顾虑，树立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文臣武将一齐称赞庄公料事英明。

庄公见文臣武将认识一致了，就分兵点将，前去迎敌。他只让子封领部分士卒出东门，单去卫国的营寨讨战。和他打了几个回合，就要败阵逃走。其他将领各自把守住营垒，不要出战。众将官又有些不解。庄公说：“州吁此次出来打仗，主要是想得到一个打胜仗的名声。我们让他胜一阵，他达到目的，也就退兵了。因为他自己国内麻烦的事很多，自顾不暇，实际上他没有心思出来打仗。我们给他个台阶下，就是让他赶快撤兵回去。说真心话，我们也不愿在这些没有意义的战争上耗费人力财力。”大臣们听了都很佩服，说：“主公料事如神，英明果断。这样既不用耗费兵力，百姓又免于受战争之苦。”大家一致拥护庄公的决策。

郑庄公让瑕叔盈领一队人马护送宋公子冯去长葛，并且故意让宋国的军队知道这个消息。

宋军听说公子冯逃到长葛，果然移兵到长葛去了。

宋、鲁、陈、蔡四国的兵，宋国的最多。宋国的军队一转移，其他三国助卫的军队也都有撤军的想法。又听说郑国公子吕带领人马出城，单向卫国讨战，鲁、陈、蔡的军队就紧闭营垒，登上高处，观看卫、郑两军作战。只见卫先锋石厚引兵与郑公子吕交锋，车去车来，刀来剑往，打了不到十个回合，公子吕就领兵败退下去。石厚引兵随后追赶，赶到城下，城门里又出来一队人马，把公子吕接回城中去了。

石厚率领卫兵打胜了一阵，就要下令班师回国。州吁说：“现在我军士气正旺，原该乘胜进兵才是，怎么刚胜了一阵就要班师？”石厚说：“郑国本来很强，我们胜了一阵，也算露了脸面。我们来攻打郑国，本来不打算夺取他们的城池，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威风。现在目的达到了，也就行了。你刚刚即位，国内尚不安定，我们若是在外面时间长了，恐怕国内发生变乱，那时就更不好办了。”州吁听了，一拍大腿，说：“你说得对，不是你提醒，我倒把这层给忘了！”

过了一会儿，鲁、陈、蔡三国带兵的将领也都来见州吁，一方面向他祝贺胜利，一方面也都请求班师。就这样，他们从来到去，在这里只有五天的时间，就各自领兵撤回本国了。

州吁率领人马回到本国，见人们明里暗里都在议论。有的骂他篡夺君位，有的怨恨他无缘无故地发动战争，劳民伤财，使百姓不得安生，州吁感到十分难办，就把石厚找来商议。他问石厚：“国人仍然不服，该怎么办？”石厚想了想，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个德高望重的大

臣出来辅佐您。只有这样的大臣出来主持朝廷大事，朝廷的局面才能稳定。”州吁又问他，当下该请谁？石碏扳着指头数了半天，也没想出合适的人来，最后只好建议说：“我父亲从前做过上卿，在朝廷威信极高，国内人们一提起石碏的名字，没有不敬佩的。若能把他老人家请出来，人心就会安定，你的君位也就能坐得牢固。”

州吁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催着石厚，说：“那你就赶快去请吧！”石厚犹豫了一阵，说：“怕不行，我父亲不喜欢我。那次因为我和你一起去胡闹，他不仅抽了我一顿鞭子，还把我锁在一间屋子里，我是偷跑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敢回去。这次我去求他，怕是求不动。”州吁说：“这倒也不一定。现在情况变了，我是国君，你是大夫。我们备好礼物，郑重地去请他。我想，他不会再去记恨那些旧事的。”

商量好了，石厚就赶紧备办了礼物去请。石碏推托说年纪老了，身体又不好，不肯出来，石厚回来把情况给州吁说了。州吁问石厚：“你父亲既然不肯出来，就不必勉强让他来了。你看是不是我亲自去，请他老人家在家中给咱出个主意？”石厚说：“你去怕不合适。还是让我再去一趟，这次我以奉国君的命令去，请求他出些治国安邦之策，看看他老人家态度怎么样。”

石厚见了父亲，转达了新君对他老人家的渴慕之意。然后向老人问计：“怎样才能使人民心服，国家安定？”

石碏闭着眼睛，看也不看他儿子一眼。过了好一会儿，说道：“诸侯即位，应该禀告周天子。能得到周王的承认和赏赐，地位就会巩固。你让新君去朝见周王吧。”石厚说：“新君现在贸然去朝见周王，周王如果不肯接见，那就更不好办了。是不是得找个合适的人给从中搭个桥？

这搭桥人该请谁好？”石碏又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要请人说情的话，请陈侯就行。周王很信任陈侯。卫国与陈国本来是友好的，前些日子听说你们还向陈国借过兵。你们去求他，他会答应的。有他给你们求情，你们去见周王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石厚回来，把这些话转告了州吁。州吁听说，十分欢喜，就备了礼物，和石厚一起到陈国去请求陈侯。

石碏与陈国的大夫子鍼（zhēn 针）相交甚厚。陈国的事务多由子鍼安排。石碏就写了一封信，派了个可靠的人给子鍼送去。让子鍼呈递给陈侯，请求他们帮助除掉这两个乱臣贼子。信的大意是：外臣石碏写信向陈侯致意。我们卫国不幸出了内乱，州吁杀害了我们国君，夺了君位，这些都是我儿子石厚帮着他干的。不杀掉这两个恶人，乱臣贼子都要学他们的样子，以后社会就更不得安宁了。我老了，没有力量整治他们，请你们一定帮忙，把他们逮捕起来，按照规定治他们的罪。这是为民除害的大事，敬请千万不要推辞。

陈侯读了石碏的信，就和大夫子鍼商量，做好准备，帮助卫国石碏捉拿这两个不忠不孝的贼子。

这一天，州吁和石厚来到陈国。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石碏的计谋，两人一前一后，昂着头，挺着胸，很得意地走了进去。陈侯让公子佗出来迎接，然后把他们送到客馆安歇。又告诉他们：“明天我们主公在太庙里接见。”州吁十分高兴。

陈国的太庙布置得整齐严肃，太庙的门前竖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两行醒目的大字：“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之人，不能进入太庙！”

第二天，州吁和石厚前往陈国的太庙，等待陈侯接见。来到太庙门

前，见竖着的牌子上写了两行大字。州吁走上前去念了一遍，心中有些犯嘀咕，就向石厚小声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石厚心中也有些不安，他问陈大夫子鍼：“你们为什么在太庙门前立这样一块牌子？”子鍼说：“这是我们先君的遗训，人人应当时刻牢记心中。”石厚听说，这才稍稍放心些。

子鍼让州吁和石厚在太庙门前站好，等待举行接见礼。他们在来宾位上站好了，陈侯还是没到。这时子鍼却站在高处宣布说：“奉周天子的命令，立即擒拿为非作歹、不忠不孝的州吁、石厚二人。其他一概赦免！”话音未落，两边预先埋伏好的武士一拥而出，先将州吁擒下。石厚急忙要拔出佩剑来厮杀，因一时慌乱，剑又拔不出鞘，只好用双手格斗。他赤手空拳打倒了几人，但终于抵挡不住一拥而上的军士，挣扎了一阵，也被众武士擒缚。这时，子鍼又宣读了卫老大夫石碏的来信，跟随州吁来的士兵这才明白，州吁、石厚被擒，都是出于石碏的计谋。

陈侯根据石碏的要求，要立即杀掉州吁和石厚。群臣建议说：“石厚是石碏的独生子，不如把他们送回卫国，让石碏自己处理，免得他以后懊悔。”陈侯觉得这话很对，就把他们两人分别监禁起来。

石碏自从告老之后，就在家中不曾出门。这天，听说陈国有使臣来到卫国，请他到朝中相见。

石碏来到朝中，见百官都已早到。人们把陈侯的来信拿给他看。石碏看罢信，知道州吁和石厚俱已被执在监。这事本来由有司按律定罪，处斩就完了，用不着把他找来。他看过信还没说话，众人都对他说：“这两个人如何处治，听凭石老大夫发落。”石碏说：“这两个人罪大恶极，律应斩首，不能宽恕。”大家见石碏的口气很坚决，但考虑到他已年



老，只有这一个独生子，还想照顾他，就找理由替他儿子开脱。说道：“乱臣贼子，人人痛恨，律应斩首。但亦应分清轻重主从。州吁是主犯，罪大恶极，不能赦免。至于石厚，他是从犯，还可考虑从轻发落。”

石碏听了大家的话，知道大家是在安慰和照顾他。他对大家的这份心情很感激。可是他想，我石碏怎么能因私废公呢？就严肃地说道：“州吁干的坏事，都是我这逆亲背理的儿子帮着干的。大家想格外照顾我，这好心我很感激。可我感到很惭愧，我没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疼爱子女的心情，人人都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可疼爱子女不能妨害公理。一个人如果只顾个人的私情而损害公理，那还算什么人呢？！”此时石碏的心里着实难过，脸上的表情也很阴沉。过了好一会儿，他坚决地说：“就地斩首！不能让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继续为非作歹了！”

卫国根据石碏的意见，派人到陈国，处死州吁和石厚。

人们见石碏这样正直、无私，没有一个不敬佩的。后来左丘明修《左传》时，称赞他“为大义而灭亲”。“大义灭亲”的故事为历代人们所传诵。

斩了州吁和石厚，石碏和众大臣派人去邢国迎接公子晋回国即位，这就是卫宣公。

卫宣公即位后，采取了和睦邻邦的政策。派了大臣去和郑庄公修好，郑庄公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卫国的使臣。

郑庄公知道横行一时的州吁被处死，说道：“州吁干了许多坏事，他引兵来攻打郑国，使本国百姓也受到了损害。这些，与新君没有关系，我们郑、卫两国应当友好相处。”

从此，郑、卫两国有一段暂时的和平时期。

郑庄公和大臣们讨论各国关系时说：“卫国的州吁横行一时，被国人除掉。宋国也和州吁一起来攻打过我们，实在令人气恼。我想要兴兵伐宋，出出这口恶气，壮壮我们的国威。”大臣祭足说：“上次攻打郑国，是宋、鲁、陈、蔡、卫联合在一起的。这次我们去攻打宋国，鲁、陈、蔡几个国家必定害怕。卫国才和我们修好，不会参加，其他几国再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力量也就显得势单力孤了。我们应当先和鲁、陈、蔡等国修好，结为同盟，这样就把宋国孤立起来了。那时主公再去朝见周王，打着‘奉天讨罪’的旗号去讨伐宋国，这样名正言顺，打了胜仗，我们郑国的威望也就会更高了。”

庄公听了，说：“你这意见好，我马上就派使者到陈国去。”

郑国的使臣来到陈国，引起陈桓公的怀疑，他想，郑国是个强国，陈国是个弱国。一个强国突然向弱国来请求签订和约，这里边可能有什么阴谋。陈桓公想拒绝接见郑国的使臣。公子佗劝说道：“亲近仁德的人，和睦邻邦，这是国家安定兴旺的法宝。郑国派使臣来和我们交好，我们不该拒绝。”陈侯说：“郑伯为人狡诈，不可轻信。你想，宋国是大国，郑国却不去和宋国讲和，反倒看得起我们陈国这个小国了？他这是施的离间计。我们本来和宋国关系不错，当时出兵打郑国，也是与宋、卫等国一起去的。现在郑国单独和我们讲和。我们要是和郑国和好，必然要惹怒宋国。亲近郑国，激怒宋国，目下对我们陈国不利。”

陈桓公终于没有接待郑庄公派来的使臣。

使臣回到郑国，向郑庄公报告了陈国不肯接见的情形，这可把郑庄公气坏了。庄公说道：“陈国敢于拒绝我们，是仗着宋、卫两国的势力。

现在卫国和我们交好，不会去帮他，谅他也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先不去管他。我要结好齐、鲁，先去攻打宋国。打败了宋国，回头再去收拾陈国。看他还有多大本事！”

祭足见庄公生气，劝说道：“主公不要生气，我们郑国比陈国大，由我们主动去向他求和，难免人家起疑心。他可能怕我们使用离间计，或者怕我们没有诚心，所以不肯答应。我们得先让他知道，我们的求和是出于真心实意才行。”庄公说：“我们怎样才能使他相信我们的诚意呢？”

祭足见庄公的气消了一些，说道：“我们可让边界上的士兵借故挑起些小的争端。再以此为借口，让士兵们乘对方不防备时，突然袭击过去，只俘虏他们的人，抢他们的东西，不要放火破坏他们的建筑物。然后，我们再派个能言善辩的人去作为使者，把俘获的东西全部归还，表明咱们和平的诚意。他们见我们真诚不欺，必然愿意和我们议和。”庄公听了，点点头。祭足接着说：“我们先和陈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出兵伐宋，削去了宋国的联盟，消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这才是上策。”庄公觉得有道理，就说：“好，就照你说的办。”

一天，郑、陈两国的边界上出现了许多郑国的兵士，说是打猎。为了追逐一只野兔，郑国的兵士与陈国守边的兵士发生了争执。郑国的士兵出其不意，一拥冲进陈国境内，俘虏了陈国的人员，抢了许多财物。陈国边界人员正要集合兵力抵抗时，郑国的兵士早已回郑国去了。

陈国守卫边疆的官吏赶紧把发生的事件写成表章，呈报给陈桓公。陈桓公一听，很为吃惊，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正商议间，有人进来报告说：“郑国大将颍考叔带着郑庄公的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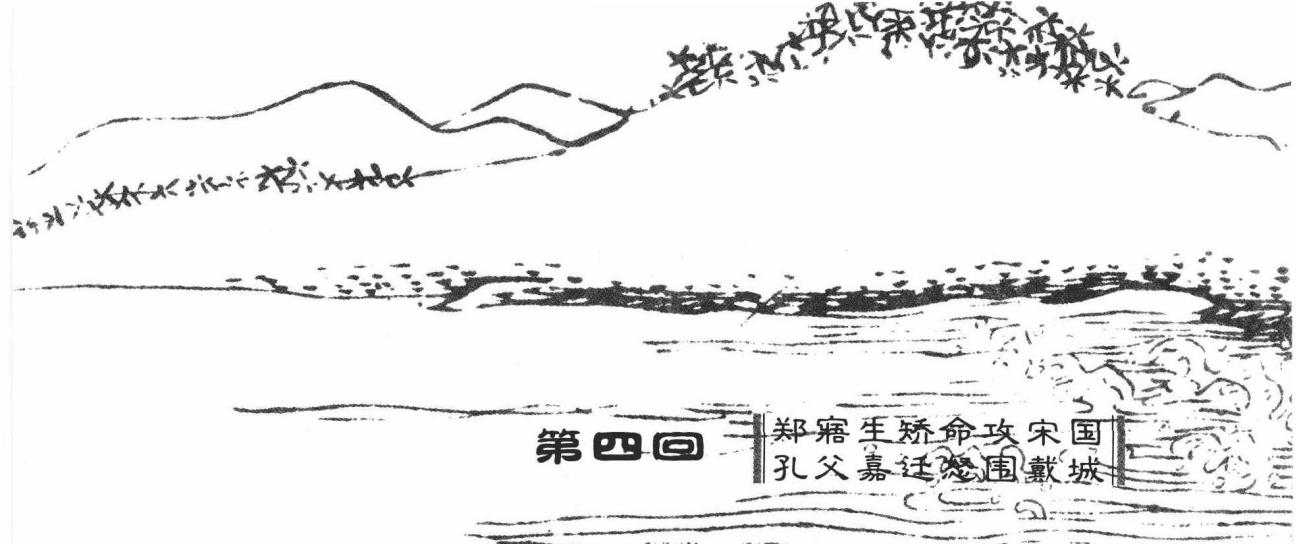
来求见。”陈桓公问大臣们该怎么办。公子佗说：“郑国派使臣来，应当以礼相待。”

陈桓公出来接见郑国的使臣。颍考叔向陈桓公行了礼，呈上庄公的书信。桓公拆开信看时，见信中的大意是：郑、陈两国是邻邦，本该友好相处。前不久，陈国不肯答应和郑国交好，边界上的士兵怀疑我们两国有了矛盾，擅自打了起来。我听说发生这样的事，很觉不安。现在把士兵缴获的物品全部奉还，并派大夫颍考叔代替我向您赔情，请多原谅。如果您能体察我的心情，我们两国永远交好，彼此互相帮助，那是符合我们两国长远利益的。

陈桓公看过信，觉得郑伯的修好是出于真心，遂以上宾之礼招待了颍考叔，第二天，又让公子佗代表陈桓公去郑国回拜。从此，郑、陈两国和好如初。

郑庄公对祭足说：“现在我们与陈国订立了盟约，可以出兵伐宋了吧？”祭足赶紧阻止说：“不可，不可，还有些紧要的事情，必须先办！”

.....



第四回

郑寤生矫命攻宋国
孔父嘉廷怒围戴城

郑庄公已与陈国订立了和约，消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就要出兵攻打宋国。大夫祭足急忙阻拦说：“宋国的爵位高，又是个大国。周王还得用对待贵宾的礼来接待他，我们不能轻易发兵去攻打，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成。”接着他就向郑庄公说出自己的想法：“主公本来是要去朝见周王的，先是因为有和齐侯在石门的约会，推迟了。接着又遇上州吁带兵打来，就把这事搁了下来。照我的想法，还是先去朝见周王。朝见回来，就说得到周王的命令去讨伐宋国。那时，我们打着天子的旗号，再联合齐、鲁等几个大国，一起出兵伐宋，如此，师出有名，定当旗开得胜。岂不比现在师出无名，又单枪匹马好得多？”

祭足的话，句句说到庄公的心坎里去了。庄公连忙点头，说：“好，好。”于是，立即着手准备。让世子忽暂时管理朝政，自己和祭足一起去朝见周桓王。

周桓王本来不喜欢郑庄公。因为郑庄公仗恃着郑国几代对朝廷有功，飞扬跋扈，从来不把周桓王放在眼里。周桓王为此耿耿于怀。他想，前不久郑国借端生事，夏天派军队来抢走了我温邑的麦子，秋天又抢走我

成周的稻谷。现在虽说是来朝见我，可说不定又要什么花招。他想给郑庄公来个闭门羹——不接见。

周公黑肩从维持周王室的地位出发，一再劝周桓王忍耐：“陛下，有人来朝见，总是好的。不管郑寤生以前做得怎样不对，他来朝见，说明诸侯朝见天子的制度还在。这对提高天子在诸侯中的威信也有好处。”经过周公黑肩的多次劝说，周桓王勉强答应接见郑庄公。

周桓王终是年轻，火气旺盛，不提起郑庄公还好，一提起他，又想起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和从前的所作所为，气就不打一处来。说好了在朝廷上接见，可庄公还没见到桓王的影子，桓王就回去了。

周公黑肩只好在中间周旋，他劝周桓王说：“您是天子，是各诸侯的共同首领。对郑国的来朝应当以礼相待。尽管您心中不高兴，在表面上也应表现出天子的宽宏大度来。”可是周桓王正在气头上，一时听不进周公黑肩的劝谏。周公黑肩只得左说右说，才把他的心稍微说转了些。

周公黑肩又跑到驿馆里去安慰郑庄公，说：“君王这几天身体不大好，过两天一定安排朝见仪式。”

过了几天，周桓王决定接见郑庄公。

接见的时候，庄公行过君臣之礼后，周桓王就含讥带讽地问道：“你们郑国今年收成不错吧？”庄公一本正经地答：“托赖君王的洪福，没遭到水旱灾害。”桓王不肯放过讥刺郑庄公的机会，说道：“幸好郑国今年收成好，这样，温邑的小麦，成周的稻谷，我可以自己吃了。”

周公黑肩听了这话，直为郑庄公难为情。郑庄公毕竟老于世故，见桓王的话说得很刻薄，也没再说什么，就告辞退朝。

郑庄公回到驿馆，周桓王既不设宴招待，也没有赠送礼品。周公黑



肩向桓王提醒多次，说明诸侯朝见天子，照例该赏赐他们礼品。周桓王不仅没有按例赏赐礼品，反倒派人给郑庄公送去十小车粮食，并让送粮人转告郑庄公：“这点儿粮食不多，你们带回郑国去备荒吧。”很明显，这又是成心讽刺郑庄公的。

郑庄公见桓王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自己过不去，就有些懊悔。他想，当初何必到这里来，受到这种奚落？如今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夜里，庄公对祭足说：“你劝我来朝见周王，现在他如此对待我们，出口伤人，又派人送这点儿粮食来给我们备荒，这分明是给我们难堪！”说到这里，他咬了咬牙，说：“我非把这点儿粮食给他扔回去不可！我也给他个难堪，出出我们胸中的这口窝囊气。”

祭足见庄公气得这个样子，赶紧劝说道：“请主公息怒，这事千万不能这么办。”庄公没等祭足说完，就说道：“我们绝不能受这种奚落，要是叫诸侯们知道，我们郑国还有什么脸见人？把这点儿粮食给他扔回去，也图个痛快。”祭足仍然和声细语地解释：“照主公的办法做，倒是痛快、解气。可是，只图一时痛快，往往会使事情办坏。主公一向能从长远的方面考虑利害，这次还应当从远处着想。”郑庄公皱了皱眉头，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没说话。

郑庄公也是个有头脑的人物，他虽然生气，但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还能正确处理，祭足见庄公冷静了一些，就进一步劝谏说：“各诸侯国所以敬重我们郑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郑国几代在周天子朝廷里为卿士。周王这面旗子，目前还不能轻易丢掉。天子赏赐的东西，不论多少，也不管好坏，在各诸侯国看来，总归是有格外加恩的意思。虽然赏赐的东西不值什么，名声却很重要。主公要是不肯接受，这就等于向

众诸侯宣布我们与周王有了矛盾。咱们如果丢掉周主这面旗子，各诸侯对咱们郑国的看法也就会随之改变了。”

庄公正待要说话，这时有人报告说，周公黑肩来访。

周公黑肩是周天子跟前的一位老臣，办事持重。他感到，自从平王东迁以来，朝廷渐渐衰弱，眼下周天子对各诸侯国越来越没有约束力，差不多只剩了一个空架子了，因此，对来朝的诸侯不应该冷淡，更不应该激怒他们。白天见桓王对庄公的态度不好，他有些担心，怕郑庄公下不来台，把矛盾越弄越大，对朝廷不利，所以下朝后，他就私自来安慰郑伯一番，又私自赠送郑伯两车各种花色的绸缎，并说了许多宽慰的话。

待到周公黑肩走后，郑庄公又问祭足该怎么办。祭足说：“好办，好办。我们这次来朝见天子，各国都知道。现在我们就把周公黑肩送给我们的两车绸缎打开，分别披挂在十辆粮食车上，这样每辆车子都花花绿绿，非常引人注目。车里边装的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远远望去，一定以为天子特别赏赐给咱非常贵重的礼物。”庄公似乎明白了祭足的用意，轻轻点了点头。祭足接着说：“我们一出城，就要让随从们大力宣扬，让天下的人们都知道天子厚赐我们各种贵重礼品和宝物。同时让人们传说，宋国长期不到朝廷朝贡，周王命令主公亲自领兵去讨伐问罪。”听到这里，庄公的脸上露出了喜色。祭足接着说：“主公以天子的旗号去号召各国，要他们出兵一起伐宋，这样谁不出兵，就算是违抗天子的命令。当下谁也不愿意落这样一个名声。如果有几个国家和咱们联合起来伐宋，宋国再大，也抵挡不住。这且不说，这样一来，主公也就自然地成为各诸侯的首领，郑国的霸业也就成功了。”

庄公越听越高兴，禁不住拍了一下祭足的肩膀，说：“你真是个智

囊啊！”

出了周境，庄公按照祭足的办法，一路炫耀周天子的厚赐，宣扬周天子给了吊民伐罪的命令。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各国。郑国的威信在诸侯中随之高了起来。

这消息传到宋国，宋殇公听了非常害怕。就派人到卫国去，央求卫宣公出面给宋、郑两国调解，并送给卫国许多礼物。卫宣公又去约会齐僖公一起去替宋国求情。他们约定好日期和地点，打算在聚会时签订一个友好条约。

到了约定的日期，宋殇公先到了，卫宣公、齐僖公也如约到了。可是郑庄公还没到。齐僖公说：“我们聚会本来是替宋、郑两国和解的，郑伯不来，宋、郑之和也就讲不成了。”说完起身要告辞回去。宋殇公一再恳求齐僖公先不要走，他提议说：“既然郑伯未到，咱们到的三国先立个友好条约也好。”齐侯虽当面不好拒绝，但也没答应。他想，眼下郑国威望挺高，郑庄公未到，这样签订条约怕不好。于是，他委婉地谢绝了。

卫国受了宋国很重的礼物，没法回绝，就和宋国签订了盟约。

周桓王一心想把郑庄公在朝廷的职位全部撤掉，交由虢公林父一个人掌管。周公黑肩说：“这样办不好。不如让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郑伯为左卿士。这样只给郑伯留个虚名，并没有实际权力。他管不了朝廷的事，也给他留个台阶下，免得把矛盾闹大了不好收拾。”周桓王采纳了周公黑肩的意见。

郑庄公听说周桓王仍给他留了个左卿士的职位，笑了笑，说：“我

料想周王是会这样办的。”

郑庄公按照祭足的办法把舆论造了出去，又商量伐宋的策略。祭足说：“主公可先以周王的命令布告鲁国，让鲁国去联合齐国，共同讨伐宋国。”庄公说：“我们直接通知齐国岂不省事，何必再转让鲁国通知？”祭足说：“齐、鲁两国，地界相接，且世代有婚姻关系，鲁侯出兵，齐国也会跟着出兵，比我们通知更方便，也更有把握。”祭足又建议庄公传檄号召蔡、卫、郕、许等国一齐出兵。尽管这些小国没有多少力量，但因国多势众，可以造成列国共同伐宋的声势。

郑庄公一一采纳了祭足的建议，但心中还有些犹豫。说道：“眼下关键是先让鲁国同意出兵伐宋，如何能使鲁国痛痛快快地出兵呢？”祭足想了想，说：“鲁国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公子翬手中，而公子翬又是个贪图财贿的人。我们多送些礼物给他，并且答应他伐宋时所得战利品也全部归他，他见伐宋于他有利，自会答应的。”郑庄公按照祭足的计策，一一作了部署，并分别派了使臣。

郑国的使臣见了鲁国公子翬，送上礼物，备说奉命伐宋，以及伐宋对鲁国和公子翬如何有利，等等。公子翬收了礼物，满口答应，并由他奏请鲁君同意一同出兵伐宋。又由鲁侯向齐国转达周王伐宋的命令。齐僖公也答应出兵，且约好齐、鲁、郑三国的军队在鲁国西部边界地方聚齐。

齐侯派他的弟弟夷仲年为大将，带领三百辆兵车，鲁侯派公子翬带领二百辆兵车，如期到达集合地点。郑庄公亲自率领公子吕、高渠弥、颍考叔、公孙阙等一班将士出征。三国人马聚齐后，由夷仲年统领左军，公子翬统领右军，郑庄公自为中军。大旗上写着“奉天讨罪”四个大字，

浩浩荡荡杀奔宋国。这是公元前 713 年（周桓王七年）的事。

右军公子翬行动迅速，大军先到了宋地。宋国边界守将引兵出来迎战。公子翬奋勇当先，驱车大进，只杀了一阵，就把宋军杀得丢盔弃甲，逃跑不迭。公子翬俘虏宋军二百五十多人，缴获军械无数。公子翬胜了一阵，将消息报告郑庄公。庄公得知，十分高兴。极口称赞公子翬英勇善战，又命人给他记上第一功。于是杀牛宰羊，犒劳军士。

郑庄公接着下令分兵进取。让颍考叔和公子翬领兵攻打郜城（在今山东省成武县东南），由公子吕往来接应。让公孙阏同夷仲年领兵攻打防城（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由高渠弥往来接应。庄公驻扎在大本营，随时调兵增援。

宋殇公听说郑、齐、鲁等国合力攻打宋国，十分害怕，就召孔父嘉来商量退敌之策。孔父嘉说：“我派人到朝廷去打听过，周王根本就没有下达伐宋的命令，是郑寤生假打旗号。齐、鲁等国不明真相，受了他的骗，才跟着来打我们的。蔡、卫两国就没有听信他们的谎言，没有跟着他们出兵。现在郑伯亲自领兵到这里来，他们国内必然空虚。我们可以多送些礼物去给卫国，让它再联合蔡国，乘虚攻打郑国。郑国听说本国受到袭击，必然撤兵去解国内之危。郑国的兵一撤，齐、鲁两国的军队也就不会单独留在这里，我们宋国之危也就可以解除了。”

宋殇公觉得有理，就命孔父嘉带领二百辆兵车，又带上黄金、白璧、彩缎等礼物，连夜赶到卫国，请求卫国出兵帮助袭击郑国。

卫宣公得了礼物，就派右宰丑领兵和孔父嘉一起，出兵袭击郑都荥阳。郑世子忽和祭足一面传令守城，一面写告急文书报告郑庄公，让他赶快回师救援。这时孔父嘉率领的宋军和右宰丑率领的卫军已在郑国的

城郊大肆掳掠，抢去人畜粮物很多。孔父嘉见前军得胜，耀武扬威，想乘胜攻下郑国的都城荥阳。卫国的领兵大将右宰丑劝他说：“不可。偷袭不过是乘人不备，一举成功，得胜就该收兵，不能恋战。如果我们在这里驻扎得太久，城又攻不下，徒劳将土，于军不利。如果郑伯回师来救，那时我们腹背受敌，可就危险了。我们已胜了一仗，不如乘胜绕道戴国，撤兵回去。以末将估计，我们离开郑国，郑伯差不多也就领兵回到郑国了。”孔父嘉还恋恋不舍，但他又怕卫兵撤回，自己孤军作战，不能取胜，就勉强同意了。

在孔父嘉率领宋军，联合卫、蔡军袭击郑国都城期间，郑庄公率领的伐宋军队，接二连三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颍考叔的一路已攻下了宋国的郜城；公孙阏一路打下了宋国的防城。郑庄公得知这些胜利消息，十分高兴，正要下令集中兵力攻打宋国的都城时，恰好本国的告急文书送到了。

郑庄公看了告急信，十分担心本国的安危，就要传令班师回国。鲁国的公子翬和齐国的夷仲年听说庄公要班师，就来问郑伯：“我们连续打胜仗，正该乘胜进取，为什么要在这时班师？”

郑庄公是个老奸雄。他先夸奖了一番齐、鲁军队的勇敢善战，又说：“我本来是奉天子的命令来讨伐宋国。现在靠你们足智多谋，指挥有方，加之军士们英勇顽强，已打下了他的两座城池，削减了他的地盘。我们的本意也并不在灭亡宋国，只是让他受到惩罚，知道王法罢了。”郑庄公说得冠冕堂皇，却只字不提宋、卫等国偷袭郑国的事。公子翬和夷仲年对郑庄公的宽宏大度很为钦佩。

郑庄公又高姿态地说：“这次攻下了郜城和防城两座城池，齐国和

鲁国可各得一处。我只是执行天子的命令，惩恶奖善。土地嘛，我是一点儿也不要。”夷仲年说：“我们齐国也只是听从王命，天子要我们出兵，理当效劳。这城池我们决然不要。”

郑庄公见夷仲年坚决不肯要，就对公子翬说：“既然齐国不肯要，那就把这两处地方都给鲁国吧。公子翬在战斗中立了头功，这城就算奖励公子翬和鲁国军士的战功吧。”公子翬听了郑庄公的话，也不甚推辞，拱手谢过郑庄公和夷仲年，就领兵分别守卫郜城和防城去了。

夷仲年领兵回到齐国，向僖公汇报了攻取防城之事。僖公说：“郑伯奉王命伐宋，我们也只是执行王命前去相助，所得城池理当归于郑国。”夷仲年说：“郑国也不肯要，这两座城池都给了鲁国。”僖公听说，连声夸奖郑庄公：“郑伯为人，可算是公正无私了。”

孔父嘉和右宰丑本来是向戴国借道回国的，但因他们的军队袭击郑国打了胜仗，孔父嘉非常傲慢，军队纪律也很松弛。所到之处，百姓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弄得家家望影关门，户户闻声逃避。戴国是个小国，见这伙军队一路上横行霸道，生怕他们来袭击都城，掳掠财物，就紧闭城门，不肯放入。孔父嘉见戴国不出来迎接，又不肯放他们的军队入城，十分生气，就下令攻打戴国的都城。戴国城中军民死守城池，孔父嘉攻不进去。这样一个小城，孔父嘉和右宰丑一连打了三天，也没打破。孔父嘉越想越有气，就又派人去蔡国借兵来攻城。还扬言说：“攻破戴国都城，一定要杀他个鸡犬不留！”

郑庄公班师，回国自救，走到中途，又接到报告说，宋、卫攻打都城荥阳的兵已经撤走。他们怕遇到阻击，绕道戴国，现在正在攻打戴国的都城。郑庄公笑着说：“我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孔父嘉

也太不懂用兵的常识了，哪里能在救本国危机之时还要迁怒于别国，旷日持久地攻打别国的都城呢？”郑庄公拈了一下胡须，接着说：“看我略施小计，就可让他片甲不归，这戴城也是我的。”于是传令四位将领分作四队。又分别告诉了他们作战的计策。四位将领依计而行。他们悄悄地往戴国开去。

戴国此时正被宋、卫、蔡三国合围，情况十分紧急，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戴君愁得没有办法。这时听说郑国的军队也来到了。戴君知道，郑国正与宋、卫作战，郑国军队此时赶来，一定是援助戴国的，心里十分高兴，就赶紧开了城门，把郑军接入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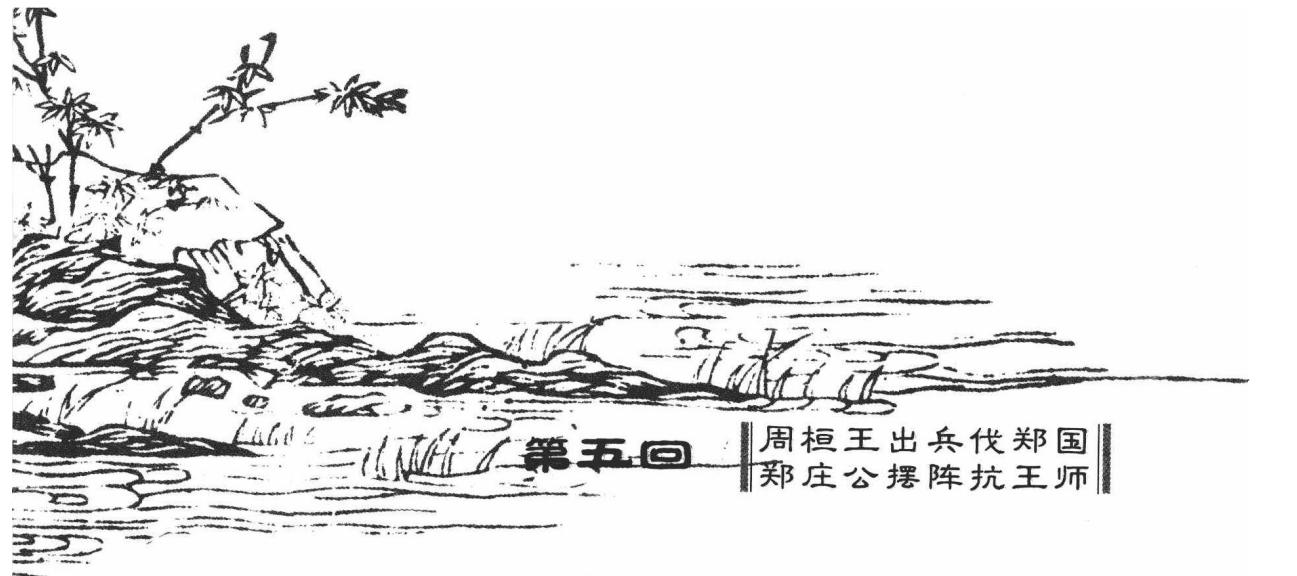
孔父嘉可气坏了，说道：“这城被我们围困了多日，眼看就要攻破了，没想到又被郑国的来兵救了。”右宰丑说：“我们且到高处望望城中的情况，然后好根据情况决定我们的对策。”他们刚登上高处往城中瞭望，就听到战鼓咚咚响个不停，霎时，城墙上遍插郑国的旗号。只见公子吕站在城楼上高声叫道：“多谢宋、卫诸将士替我们出力，我们已取得戴国的都城了。”

宋、卫、蔡三国的将领气得七窍生烟，一个个咬牙切齿。

原来郑庄公施了个钻心取核之计。他让公子吕领兵假意作出救援戴国的姿势，骗开了戴国的城门。待到城门一开，公子吕的军队一拥而入。一进城就把城内的要害处全部占领，把戴君的权力全部接了过来，同时收编了戴国的军队。这样，戴国的都城全部被占领了。城中被围困了这么多天，军士们都疲劳不堪，又没有与郑军作战的任何准备，哪里能抵挡住郑国的人马？就这样，郑国不费什么力量，就把戴国的京城攻破了。

戴君无法，只好逃到西秦去了。

孔父嘉见郑伯攻占了戴城，十分气恼。他把头盔往地上一摔，说：“我和郑伯势不两立！”右宰丑劝他说：“郑寤生老奸巨猾，善于用兵，怕他会有后续部队，不可和他纠缠。我们不走，倘被他们内外夹攻，可就危险了。”孔父嘉此时哪里听进这些话？下令全面攻打戴城。右宰丑还想劝说，恰好城内派人来下战书。孔父嘉接过战书，就在那战书的下面批道：“来日决战！”



第五回

周桓王出兵伐郑国
郑庄公摆阵抗王师

孔父嘉在战书上批了“来日决战”之后，就约会自己的人马，退后二十里，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准备好好休息一夜，第二天与郑庄公决个胜负。这时天已黑了，各营盘刚安好，战马卸下战车，拴在槽头上喂料，动作快的伙头军已将饭做熟；动作慢些的，米还在锅里煮着。孔父嘉也解下战袍，想要喘口气。刚要坐下，忽听寨后连声鼓响。他急忙出帐一看，只见远处火光接天。跟着，又有人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郑军大批人马杀来了。

孔父嘉急忙下令准备迎战。这时军士们都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战车也套不好，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孔父嘉又气又急，顾不得披铠甲，伸手绰（chāo 抄）起身边的戟，登上战车，飞快地驰出辕门迎敌。他驱车向着明火的方向冲去，刚冲出不远，前面的火光突然熄灭，炮声也不响了，喊杀声也停了。前面一片漆黑，荒漠一般寂静。

孔父嘉失去了攻击的目标，找不到厮杀的对手，只好掉转车头回营。刚要回到营盘时，营左面的炮声又响了，火光照眼，喊杀声不断。孔父嘉火冒三丈，立即驱车往左面冲去。刚冲出一段路程，左面的火光又突

然熄灭，炮声、喊声也突然停止了。他只好再掉转车头回营。车刚进入辕门，这时右边的炮声又响，火光照得通天彻地，一派通红。

孔父嘉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一忽儿向左面冲，一忽儿向右面冲，被弄得精疲力竭。

这时，孔父嘉才恍然大悟，于是提高嗓门命令道：“这是郑寤生老奸贼的疑兵之计，大家不许乱动，乱动的斩首！”命令刚下，左边的火光又着了起来。只听得喊杀声越来越近。因为主帅有令，谁也不敢乱动。一会儿，军士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左边的军营被劫！”

孔父嘉一听，暴跳如雷，他下令立即出击，并且喝令给自己驾车的车右：“快速驱车，只顾向左，我要亲自去救左营！”夜间漆黑，火光时明时暗，道路又不熟悉，慌乱之间，车右转了几个圈，迷失了方向，打马疾驰，直奔右面去了。前面遇着一军杀来。孔父嘉一夜寻找对手厮杀，不曾找到，一见有人杀来，正好发泄胸中的愤怒。他使出平生的力气，冲杀了一阵。约计杀了一个更次，双方死伤无数。后来才知道是和同盟军卫国的军队厮杀的。彼此说明了情况，这才合兵一处。孔父嘉又掉转车头，指挥军队往左边追去，追着追着，半道上又遇到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孔父嘉已经杀红眼了，见对方拦路，也不答话，只顾抡起那杆长戟一路杀去，直杀得马倒车翻。杀了多时，才知道拦路的并不是郑国的军队，原来是同盟军蔡国来救援的部队。孔父嘉十分懊恨。

孔父嘉来来往往，厮杀了一夜，没杀死一个郑国士兵，倒是自己和同盟军的人马死伤不少。此时他又气又恨又累，实在无力再杀了。他想回到营中休息一下，可是中营已被郑国大将高渠弥占领了。

孔父嘉无处可去，亟待回车，这时右边有颍考叔，左边有公孙阏，

两路郑军一齐杀来。公孙阏接战右宰丑，颍考叔接战孔父嘉，刀来枪往，杀得不可开交，一直杀到东方渐渐放亮。孔父嘉已经精疲力竭，无心恋战，夺路而走。走不多远，又遇着高渠弥杀来。他拿出最后的力量又厮杀了一阵。感到抵挡不住，就丢弃了车辆，徒步奔逃。这时跟随他的只剩下身边几个人了。右宰丑在厮杀中阵亡。他们带领的兵丁、车辆、器械都成了郑国的战利品。

郑庄公得了戴城，又缴获了宋、卫、蔡三国的兵器和粮草等，大获全胜。传令大摆宴席，犒赏军士，庄公觉得心满意足。大臣们都争着称赞说：“主公战必胜，攻必克，威震海内，真正称得上是众诸侯的首领了。”

庄公听了这些赞美之词，也觉得有些飘飘然起来。唯有颍考叔一直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庄公问他为什么不说话。颍考叔说：“我怕我的话不合时宜。在大家欢庆胜利，都愿意听顺耳话的时候，还是不说的好。”

郑庄公对颍考叔一直比较尊重，听了这话，知道他有不同的看法，就鼓励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颍考叔说道：“主公现在还不能自满，也还不是一味听赞歌的时候。作为众诸侯的首领，应该是令无不从，禁无不止，呼无不应。可是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主公托言奉王命讨伐宋国，蔡、卫两国反而帮助宋国侵扰郑国。郕国、许国都是小国，公然抗命不来。诸侯的首领也就是霸主，不该是这样的。”

庄公听了颍考叔的话，站起来，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你说得很对，我们的霸主事业还远远没有实现。如今蔡、卫才被我们击败，也算是给他们个小小的惩罚。许国和郕国不听命令，是该兴师问罪的。你看，

这两国我们该先讨伐哪个国家好?”

颍考叔说：“主公不要只顾忙着出兵去攻伐几个小国，应该拿出主要精力来加强国家的防御力量。国家强盛，外人不敢欺负，小国自会归附。我听说周天子因为我们打着他的旗号攻打宋国，正在生气，声言要讨伐我们，我们不可不作防备。”颍考叔的话提醒了郑庄公，是啊，这样兴师动众，周桓王哪会不知道呢？

周桓王听说郑庄公打着“奉天讨罪”的旗号去攻打宋国，非常生气，说道：“我从来就没说要讨伐宋国，寤生（郑庄公的乳名）打着我的旗号去进攻另一个诸侯国，岂不坏了我的名声，这样的欺君行为能容忍吗？”

周天子本来是各诸侯国的最高首领，他的地位应是至高无上的。自从武王定鼎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规矩一直没破，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欺君罔上的。当年郑庄公抢割周天子管辖区的小麦和稻谷，就已经很不成体统了。如今又假打旗号，攻城伐国，周桓王如何能忍下这口气去？一气之下，撤了郑伯在朝廷中的一切职务，让虢公林父接替他的职务，掌管朝政。

郑庄公听说周桓王撤销了他在朝廷的全部职务，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说：“好啊，你免了我的官，我也不再去朝见你了。你不让我做卿士，我也没把你这个周王放在眼里！”从那天起，郑庄公一连五年没去朝见周桓王。

他不去朝见周天子，也就表明他与周桓王的君臣关系已经破裂，他不再听周王的号令。周桓王最怕的就是各诸侯国不听他的号令。郑庄公这么一带头，岂不要影响他的威信？他就发狠地说：“寤生实在太无礼。

我若不去问罪的话，其他诸侯国都学他的样子，那还有什么天子的威严？天子失去了威严，号令没有人听从，岂不乱了纲纪。我非亲自统领大军去讨伐他不可！”周桓王越说越气，最后气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

虢公林父见桓王气成这个样子，就小心地劝说道：“郑寤生五年不来朝见，确实是无礼，应当问罪。可是他家好几代在朝廷为卿士，如今被革了职，他是一时想不开。君王要对郑伯问罪的话，下一道诏令，派使臣去责罚他一通也就是了，不必兴师动众。再说，君王身为万国之尊，何必为这点儿小事亲自前去呢？”周桓王火气很大，一时难于平息，说：“寤生欺人太甚，他藐视朝廷不止一次两次了，我这次决不饶恕他！”有几个大臣也委婉地劝周桓王息怒，桓王只是不听，说道：“我已经下了决心，你们再也不要多说了。”

周桓王下令发布文告，号令蔡国、卫国、陈国一同出兵讨伐郑国。

周桓王的命令下达到陈国。陈国的国君刚去世不久，新君刚立，国家还不很安定。本来没有力量出兵，可是迫于王命，不得不出兵。就勉强凑集了一部分车辆和士兵，让大夫伯爰诸率领着前往参战。蔡国和卫国也觉得不好违背王命，只好临时拼凑了一些部队跟着周桓王出征。周桓王自己，除了卫队，能打仗的兵也不是很强。但和陈、卫、蔡三国的兵凑在一起，数量还是不少。周桓王亲自统率王师，会同陈、蔡、卫之军，于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宣布伐郑。

周桓王把这十多万军队分为三路。命令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让蔡国和卫国的军队配合右军作战；命令周公黑肩带领左军，让陈国的军队随同周公黑肩的左军作战；周桓王自己统帅中军主力部队，并负责左右两军策应的任务。分拨完毕，于公元前707年秋，直往郑国开发。大军高

举着周天子兴师问罪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前进。行了几日，来到郑国的边界𦈡葛（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

郑庄公听说周桓王亲自率领陈、卫、蔡等国大军来攻打郑国，就急忙召集众大臣商量对策。众人都吓得没了主意。因为他们还没听说过有谁敢于公开抵抗王师的。所以大臣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

郑庄公说：“周王引十多万大军向郑国进发，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请大家各抒己见。”在场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的。气氛十分紧张。

庄公又催促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有什么办法，提什么办法，现在时间很紧。”

沉默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王师来问罪，只可去请罪，不能去迎敌。迎敌只会增加罪责。”有人说：“带上礼物去请罪，周王有可能原谅，和王师打仗是以下犯上，不合于礼。”有人说：“王师十多万，我们郑国总共才有几万兵，如果迎敌，无异于以卵投石。”有人说：“与周王打仗于礼不合，这且不说，力量实在是太悬殊，打了败仗，郑国就全完了。”

庄公听着，什么话也不说。

大夫原繁综合了上面的一些意见，说：“周王亲自领兵来问罪，这可不同一般。他责备我们不入朝，不纳贡。用这个作为理由，号令各国出兵来打我们，名正言顺。各国不敢不从。我们和他们硬打，怕是打不过他们。这样看来，不如去请罪。臣向君请罪是正常的。这样可以免受刀兵之苦。”庄公听了，也没有说话。

瑕叔盈不同意这个办法，他说：“不能这么办。周王剥夺了我们主公在朝廷的权位，已经很不应该。如今又发兵来攻打我们，这样一来，我们郑国从前为朝廷立下的功劳岂不全都付诸流水？这次若不挫败他的锐气，以后他有点儿事就找个借口来打我们，我们郑国还有好日子过吗？”瑕叔盈越说越激动，他站起来挥挥手，说：“请主公给我几辆兵车，我这就去把这些杂凑的王师击溃！”

庄公听了，还是没说话。

祭足说：“要是从名分上讲，我们是臣，周王是君，我们和王师打仗，在舆论上不占理。可是周王也太自不量力了。我们有多少次都是让他。上次我们去朝见，是我们主动与王室亲近的表示，可是他不按君臣的礼节对待我们，说了不少带刺的话，当众讽刺我们，这且不说，还以送给十车粮食的方式来挖苦我们。五年前说是要把苏忿生的十二个邑给我们，来换取我们四个邑。我们把四个邑交出去了，他们又说那十二个邑不属王室，白白骗去了我们四个邑。想起这些，我倒同意瑕叔盈的意见了。只是我不同意他那样的做法，急着单枪独车地去迎敌。必须先做好迎战的准备，再去迎战。”

庄公对祭足的智慧一向很佩服，这次听了他的话，依然没做声。

大将高渠弥说：“照我的看法，王师虽多，并不可怕。陈国和我们郑国本来没什么仇隙。他们出兵是迫于王命，不得不照办，他们不会真心打我们的。再说，陈国的军队对他们的新君不满意，都不愿替他卖力气。对蔡、卫两国的军队，倒要做些防备。他们的兵新到，由周王亲自率领，现在士卒的锐气正盛，我们现在不应马上接战，应当深沟高垒，坚守城池，待到他们的斗志懈怠时，那时或战或和，再作定夺。”

公子元不同意高渠弥的说法，高渠弥的话音刚落，他就接上说：“我们和王师作战，只宜速战速决，不宜延缓迟误。应当立即迎敌，他们兵分三路，我们也以三路迎击。左右二军都要结成方阵，分别迎击他们的左右军。主公可亲自率领中军，对付周王的中军。”

庄公见大家把想法都说得差不多了，又见多数主张迎敌，并且也谈到了作战的方法。这时才表明自己同意迎敌。他说：“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们不能坐着束手受缚。只是公子元说的我们也以三军对他们的三军，这事还可斟酌。我们的人少，他们的人多，这样平均使用力量，能够取胜吗？”公子元见问，立即补充说：“我们以三军对三军，表面上摆出个平均使用兵力的架势，在实际部署上，还要集中兵力重点突破。”接着他分析了周王的兵力，谈了具体的部署。他说：“陈国新即位的国君公子佗，是杀害了他的侄儿夺得君位的，国人不服。他勉强拼凑的兵都不服他管。兵士们心不齐，没有心思打仗，这是周军中最弱的一支。我们应当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先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攻击陈国这一支。兵力配备要强，攻势要猛，要一举把它击溃。击垮这一支，回过头来攻击其中军，即周王的那一支。”

公子元连说带比画，生怕人们听不懂。他见庄公点了点头，又继续说：“在陈军被击溃时，另一支攻击蔡、卫军队的也要发起猛攻。蔡、卫军见陈军溃逃，也就站不住脚了。蔡、卫军溃败后，我们攻蔡、卫的这支军队也要掉过头来夹击中军。与此同时，主公带领的中军发起进攻，这样三路军队夹击周王的中军。此时周王的军队已经孤立了，我们的军队更集中了，是有把握大获全胜的。”

庄公听了，连连点头。

正商议间，探马来报告说：“周军已在𦈡葛排好阵势。”

郑庄公对大家说：“不是我们要打仗，是周王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应战。我们郑国三代都是卿士，为朝廷立了大功。这位周王继位，不但处处小瞧我们郑国，还派兵来打我们，我们不应战，国家就保不住。我们这次要是不争口气，以后列国诸侯也会小瞧我们，欺负我们。再说周王这次如果得了胜，不但以后继续欺负我们，其他诸侯国也要受他的欺负。我们这次迎战是为了郑国争理，也是为列国诸侯争理。这次我们占理，周王不占理。知道真相，深明大义的诸侯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可不能随便受欺负。”郑庄公的一席话，把大臣、将士们的劲都鼓起来了，他们全都理直气壮，挺起了腰杆。武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决一死战，要为郑国争气，要为列国争理。

郑庄公见大家认识一致了，这才调兵遣将，前去迎敌。

出发时，他让前锋部队把“奉天讨罪”的大旗挑得高高的，以壮军威。祭足对庄公说：“不用打这杆旗。我们去攻打宋国的时候，打着这‘奉天讨罪’的大旗，可以壮我们的军威，使敌军望而生畏。这次我们是与王师作战，再打着同样的旗子就起作用了，甚至还会起相反的作用。”

庄公听了，高兴地说：“多亏你提醒，你不说我倒忘了这事。”立即下令，把写有“奉天讨罪”标志的旗子收起来，只打各种各样不写任何标志的旗帜。一切都准备好了，方才下令，大军开赴𦈡葛，前去对敌。

打仗之前，庄公又领着祭足和一群武将来到阵前的高处观看敌阵。庄公指着敌阵的部署情况对众将说：“周军的左路由周公黑肩率领，其主要作战部队靠陈国。我们要集中力量，先攻破周军的左营。在攻打左

营的时候，又要集中兵力，先攻打陈国的营垒，攻击要猛，一定要一举把他们全部击溃。谁能担任这个任务？”话音未落，大夫曼伯向前说：“末将愿往！”庄公就让他率领自己的右军去攻击敌人的左军，并嘱咐他：“击溃陈军，不要远追。要迅速返回来，夹击周王的中军。”

曼伯领命去了。

庄公又让正卿祭足引自己的左军去攻击敌人的右军，并嘱咐他说：“要先摆出进攻的架势，不要马上攻击。等到敌阵上陈军溃败时，再趁机发起猛攻，要选择蔡国的军队作为攻击的目标。蔡军也是应景的部队，将士们不愿意为他们卖命，他们见陈军败退，你一发起冲击，他们也会溃逃。蔡军败退，卫军也就不会再和我们交锋了。蔡、卫两军败退后，你也不要远追，也迅速掉转车头，回来夹击他们的中军大营。”

庄公吩咐完毕，自己领着高渠弥、原繁、祝聃等大将，攻打周王的中军。

按当时的阵法，周桓王摆的是雁行阵。这是一种传统的阵法，中军是主力，略微靠前，像大雁的头和身体。左右两军起配合作用，稍微靠后，像大雁的两个翅膀。进攻的时候，这种阵较为厉害。郑庄公则摆的是鱼网阵。中军略微靠后，左右两军靠前，像两边的网绳，拉着一个大网兜。队伍的编制也不同，每二十五辆甲车编为一队，每辆甲车上由五个士卒编为一伍，车后面又配有二十个甲士，作为步兵随后。遇到甲车上有伤亡，可以从甲士中随时补充。这鱼网阵，阵法极为紧密，进攻时速度快，力量强，调度较为灵活。守阵时，敌人也难于攻破。打仗时，左右两军先猛烈攻破敌人的弱点，然后各返回头来包抄敌人的中军，就像渔人用大鱼网捕鱼一样。

这是郑庄公看过敌人的阵势之后，采取的一种对付雁行阵的新对策。

周桓王自以为身为天子，至高无上，按君臣上下的古礼，以王命讨伐谁，谁也不该反抗，只能出来谢罪。如今听说郑庄公不仅不出来谢罪，反而率领军队，摆开阵势来迎战，他的肚皮都快要气破了。他非要亲自出阵去与庄公战个高低不可。桓王当时血气方刚，哪里把郑庄公这个老头子放在眼里！虢公林父赶紧上前劝他，说：“君王先不要动气，等明天排好阵势，自有大将出阵与他厮杀，何劳主公亲自上前？”周桓王仍然余怒未息。

第二天，郑庄公向各路大军一一授了计策，然后传令：“各军排好阵势，只看中军大旗的指挥信号，依计而行。不见信号，不可轻动。”

周桓王出兵之前就拟就了责备郑庄公的文告，单等郑庄公出阵时，当面宣读文告，指责他的过失，宣告他的罪状。这样一方面让人们都知道郑庄公的不是，同时让自己的士兵听了，可以激励起作战的士气；郑国的士兵若听了他的文告，知道他们君主的无理，斗志也会瓦解。周桓王本来都准备得很齐备，没想到两阵对圆时，郑庄公让将士们保住阵脚，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周桓王率领的中军挺在前面，寻找郑庄公答话，而庄公的中军却在后面，没有上前，更没有出阵答话。桓王见没有人出来照面，他准备的那一套就全都落空了。桓王更气得暴跳如雷，使人向郑军讨战。讨了好几次，也没有人出来应战。

两军对峙，从一大早直到午后，并未交锋。周王的军队讨战，无人应战；驱兵冲击郑阵，郑军稳稳地守住阵脚，一动不动。周兵一连冲杀了几次，只是找不到对手。士兵们开始冲击时，还有些锐气，待到冲了几次，找不到对手，攻了几次，攻不破对方的阵势，士气也就逐渐松

劲了。

午后，庄公见周军已经懈怠了。他命瑕叔盈按照规定好的信号，舞动起中军的大旗。

郑军个个精神饱满地等待着出击，不眨眼地盯着指挥旗。他们看到中军指挥旗发出进攻的信号，憋了一上午的劲头，顿时爆发出来，左右两军一个个如狼似虎地冲杀了出来。只听得鼓声动地，喊声震天，兵士们像箭一般直冲周营。

曼伯率领郑军右路直攻周军的左路军。周军的左路是陈国的军队在前，周公黑肩的军队在后。陈国的兵本来就没有心思打仗，今见郑军像迅猛的风暴一般突然冲了过来，登时大乱。还没接战，士兵们就掉转车头逃跑。陈国的军队一跑，反把周公黑肩的军队冲得立脚不住，也都争先恐后地逃跑。周公黑肩见自己的部队也跟着逃跑，赶忙出来阻止。兵败如山倒，哪里阻止得住？周军的左路全线崩溃了。

祭足得知周军左路溃逃，又望见中军指挥旗的信号，立即率领军队杀入周军的右路。他撇开虢公林父，单向蔡国的军队冲去。蔡、卫两国的军队也只是奉王命出兵，如果打了胜仗，他们可以摇旗呐喊，跟着往前冲。一见打了败仗，他们逃跑得也特别快。此时郑军个个像饿虎扑食一般冲杀入蔡军营中，蔡军抵挡不住，军士各自寻路逃跑。蔡军一跑，卫军还没受到攻击，有的军士也跟着逃跑。虢公林父见这种情况，手提宝剑，站在阵前大声呼喊：“有敢逃跑者斩！”可是他只能号令周军，蔡、卫的军队不听他的号令，还是一窝蜂地逃跑。

蔡、卫的军队一逃跑，冲撞散了虢公林父的军队，他们也都跟着败退了。祭足率领人马追杀了一阵，立即掉转车辕，回头来围击周桓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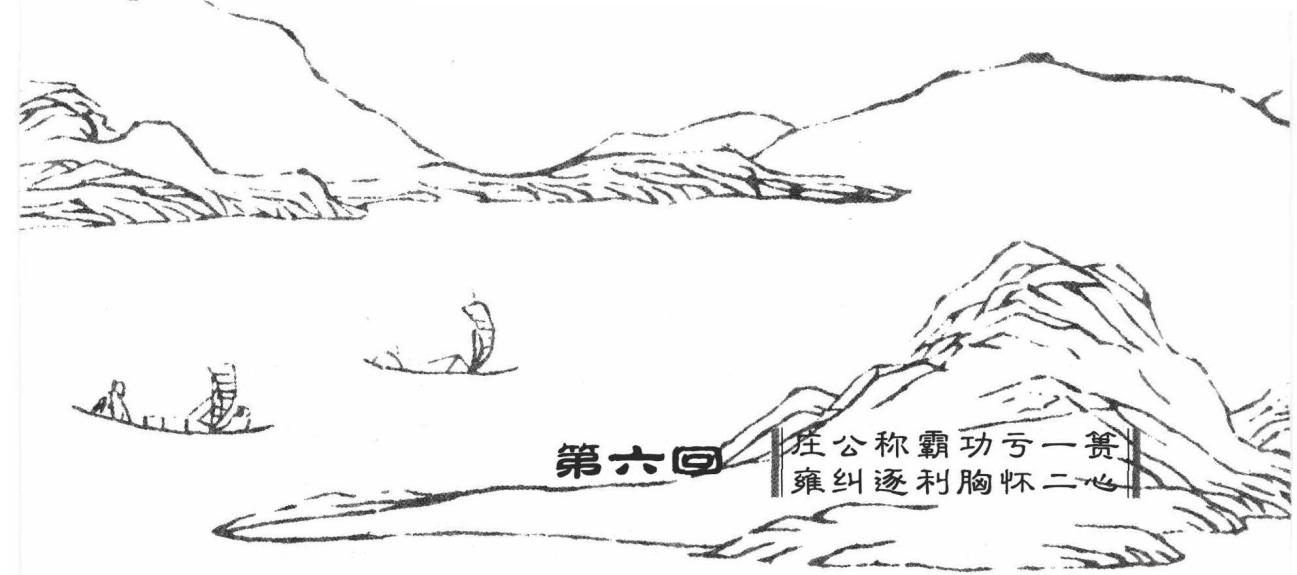
中军。

周桓王在中军听得鼓声震天，知道郑军出来接战。他又下令出击。士卒们攻了半天见郑军不敢迎战，此时一来懈怠了，同时人马也都有些累了。冷不防对方突然冲杀出来，又见左右二军都被击溃，他们顿时乱作一团。郑军冲来，如同狼入羊群。周军仓猝间勉强战了几个回合，抵挡不住，各自夺路逃跑。中军一败，周桓王的军队就算全面崩溃了。

周桓王见此情景，刚要下令撤退，郑军的左右两军同时都围了上来，就像一堵堵墙挡住了周军的退路。周桓王登车看时，只见郑国大将祝聃在前，原繁在后，紧追不舍。郑军的曼伯和祭足也从左右包抄过来，把周桓王的军队困在核心，直把周军杀得车倒马翻，将死兵亡。

桓王只好夺路而逃。他左冲右突走不多远，郑军大将瑕叔盈迎面堵住去路，把周王逼得无路可走。幸亏虢公林父从旁边杀出，保护着周王往西逃跑。逃不多远，郑军大夫祭足率领军队拦住去路。周桓王想，这次是逃不出来了，正着急时，幸好半路上遇到周公黑肩，又杀出了一条血路。周桓王这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只顾催促驾车的打马快跑。

祝聃见周王中军溃败，催军在后面紧追，追了一程，远远望见前面车上人的衣饰与众不同，料知那车上乘坐的定是周王。他又追了一阵，越来越近了，看得越来越真切了。他这时挂了大刀，取出弓箭，扣上弓弦，拉满弓照着周王射去。弓声响处，周桓王大叫一声，倒在车内。



第六回

庄公称霸功亏一篑
雍纠逐利胸怀二心

郑国大将祝聃向周桓王射了一箭，那箭恰好射中周桓王的左肩，周桓王应弦倒在车中。左右赶紧上前扶起，拔出箭来，幸好周桓王里面穿了双层铠甲，要不然，这一箭非送掉性命不可。祝聃见桓王中箭，拼命驱车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幸好虢公林父又单车赶来，接住祝聃厮杀起来。这时原繁和曼伯也都赶到了。虢公林父死战不能得脱，又见从旁路杀来了一彪车马，心想，这次算是彻底完了。及至这支军队走近，才看清来者是周公黑肩，虢公林父又抖擞精神，和周公黑肩合兵一处，奋力冲杀。两下里枪来剑往，马去车回，直杀得尘土暴起，日色无光。虢公林父和周公黑肩无心恋战，只求保住桓王夺路走脱。可是郑兵越杀越勇，眼看就要追上周桓王了。这时，突然传来郑军鸣金收兵的锣声。祝聃、原繁、曼伯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长叹了一口气，收回营了。

桓王得脱，引败残军队退三十里下寨。

祝聃等收兵回来，带着惋惜的口气问郑庄公：“我们已经追上周王，眼看就要生擒活捉到手了，主公怎么忽然又鸣金收兵呢？”

庄公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满意地说道：“你们作战勇敢，为我们郑

国争了气，很好！不过，对于周王，我们本来就不想捉到他。名义上他还是天子，但他不明事理，欺负我们。我们不是好打仗，是迫不得已才迎战的。这次打败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随意摆布的，也就算了。要是真的活捉了，也不好发落。祝将军一箭射得好。好处是射中了，又没射死。如果真射死了，也不好向各诸侯国交代呀！”

祭足说：“还是主公想得远，考虑得全面。现在我们打了胜仗，周王也知道我们不好随便欺负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派一位大臣去向周王问安暖痛。这样我们不仅在武力上是胜利者，在道义上我们也是胜利者。周王以后不敢再和我们动手，各国也会更加敬重我们，佩服我们。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庄公觉得祭足说得有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对祭足说：“这个差使非你去不可，你就辛苦一趟吧。”

祭足带了礼物来到周营，见了周桓王，行了礼，代替郑庄公说道：“臣寤生前来请罪。因见有军队来攻打郑国，一时所见不明，士兵起来自卫。不料士兵一时失手，流矢误中天子左肩，寤生听说，很为不安。今特派祭足前来代表臣下赔理认罪，问候王上玉体安好。礼物甚微，为王上暖痛，略表寸心。误犯之罪，敬请宽恕。”

桓王逃回，退一舍之地扎营。此时，心中有气，但又有什么办法？去讨伐又讨伐不了，反而身带箭伤。如今到了这步田地，也只能含羞忍耐。他想象着此时的寤生该如何趾高气扬，列国诸侯又会是怎样嘲笑自己？从此，自己威信将完全扫地，继郑国之后，将会有许多国家脱离君臣关系，他懊悔当时不该不听周公黑肩等大臣的劝谏，逞一时之愤，下令出征。如今这个局面将如何收拾？想到这里，愧悔与愤怒交织在一起。这时，听说郑庄公派正卿祭足前来慰问，他本来不想接见，经过周公黑

肩和虢公林父的劝谏，才勉强答应了。及至听到祭足说了上述一番话，他也感到有些惭愧，一时没有说话。虢公林父从旁代替天子说道：“寤生既然知罪，可以从宽，既往不咎，饶恕他这次。”

祭足赶紧跪到周王面前叩头谢恩。然后又到各军营中去一一慰问。周王率领的将士无不佩服郑庄公的宽容肚量。

周桓王也借着这个下台阶，领了残兵败将，回到洛邑。

周桓王回到洛邑，还是感到又羞又气。又要传檄各国，共同声讨寤生轻慢王朝之罪。虢公林父劝谏说：“不可这么办。这次去攻伐，我们就考虑得不周，准备得不够，结果作战失利。如果再传令各国，这不是有意张扬我们失败的事情吗？还请王上三思。”周公黑肩也说：“虢公的话应当考虑。再说诸侯国中，只有陈、卫、蔡三国没和郑国订立盟约。周围的几个国家都和郑国有各种盟约。如果我们传檄各国，他们不肯响应；向他们征兵，他们不来，那就更不好看了。何况郑国已经派使臣来劳军认罪，不如就此下一道赦罪诏，赦免他的罪，给他留条改过的路为好。”

周桓王想了半天，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默许了。

庄公打了胜仗，论功行赏。公子元和祭足等都得到了封赏，唯独没有给祝聃记功和奖赏。祝聃觉得很不公平，就去对庄公说：“打仗时我冲锋在前，杀敌勇猛，我还射中了周天子的左肩。击退敌人，我出过力。这次记功封赏，没提到我，是主公忘了吧！”庄公说：“你在这次战斗中出力很大，这我知道，也不是把你忘了。只是不能给你记功，也不能给你奖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试想，你射中了周王，我给你记功，人们会怎样议论我？”

祝聃听了庄公的这番话，什么也没说，就退了出来。但他心中很气愤：“人们说主公是个惯会耍手腕的人，真是不错。你当时为了打胜仗，号召我

们冒死冲杀，夺取胜利。现在你又为了自己的名声，这样处理，这公平吗？”就这样，祝聃为此事想不开，郁结于心。由于过分气恼，背上的疽疮复发，不久就死去了。庄公命令用厚礼埋葬他，并妥善安排了他的家属。

就这样，郑庄公为自己的称霸事业一直奔波努力。又过了五六年，郑国的威信不断提高，不幸郑庄公病了。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很重，就把正卿祭足叫到床前商量，说：“我的八个儿子都有些本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次子子突。我想传位给他，你看怎样？”祭足安慰了庄公一番，说道：“按现在的习惯，是长子继位。子忽居长，又早就立为世子。在各国中有些影响。现在另立子突，怕不怎么好。”

庄公在病床上呻吟了一阵，说道：“你说得也有道理，只是我怕子突不肯屈居人下。立子忽，子突起来争位，郑国就乱了。郑国一打内战，我这一生的奔波就白跑了。”祭足没再说话。庄公想了想，说：“要不，就按现行习惯，让子忽继位。可就得把子突送到别国去，免得他在国内生事。”祭足也觉得这样好些，就说：“主公最英明，不知送到哪国合适？”庄公告诉他送到宋国去，子突姥姥家在宋国。祭足给庄公磕了个头，说：“一切按照主公的意思办。”庄公含着泪说：“郑国怕是要从此多事了！”

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五月，郑庄公病死，世子忽继位，这就是郑昭公。昭公即位后，派祭足到宋国去聘问，顺便让他看看把子突送到宋国之后，宋国和子突有什么动向。

祭足刚来到宋国，就被扣了起来。祭足抗议说：“我是郑国的使臣，为什么无故扣押我？”不管他怎样喊叫、抗议，武士们只是把他扣留在一座军府之中。

夜间，宋国太宰华督来见祭足，说道：“公子突来宋时，就想着要回

郑国继位。我们主公很同情他，想派军队把他护送回国。你现掌着郑国大权，若是回去废了子忽，另立子突为君，我们主公愿意与你世代修好。”

祭足知道是为子突争位的事。他郑重地对华督说：“郑国立子忽为君，是先君的命令，我个人怎么能决定废立之事？”华督又劝他说：“这可是我们主公的意思。这事你不答应也没用。照我看来你还是答应为好。杀君篡位的事，哪国没有？如今是只看实力，谁管是非曲直？”接着他又附在祭足的耳朵上小声说：“这话我不该说，我们国君还不是杀了殇公，自己抢到君位的？我劝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祭足紧皱着双眉，没有说话。

华督见祭足不听，就进一步晓之以利害：“你要是真不答应的话，我们主公就决定派大将南宫长万带领六百辆兵车，护送子突回郑国夺位。那时宋、郑两国一场大战就不可避免了。出兵之前，还要先砍你的头来祭旗。我这全是为你着想，请你自己考虑吧。”

祭足想，宋庄公贪得无厌，这事情他会干出来的。我死倒不值什么，只是我这样死了，于主公子忽没有什么作用。再说郑国百姓还要受战争之苦，徒死无益。想到这里，就决定先假意应允，待以后再想办法。

宋庄公一方面派华督去逼迫祭足，一方面逼迫子突就范。他派人把子突找到一个密室中，说：“我本想帮助你回国继位，可是现在郑国已立了新君。并派使臣送来了一封密信，要我杀掉你。他们情愿给三座城池作为酬谢。我不忍心加害于你，所以和你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子突听说，吓得瘫软了。他跪在地上，说：“我的遭遇很不幸，只求您怜悯我。如果借重您的影响，使我回郑国即位，我一切都听您吩咐。到那时不止是三座城，整个郑国还不都是你的！”

宋庄公正要子突说这话。他听了，心里很是高兴。但表面上还装着为难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又以同情的口吻说：“我这可是全都为了你。”

宋庄公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就派人去把祭足、子突，以及子突姥姥家的家族雍氏全都找来。当场说明，宋国派大军护送子突回郑；祭足负责废子忽，另立子突为君，子突继位后把三座城池割给宋国，作为酬谢礼物。此外还要送白璧一百双，黄金万镒（一镒是二十四两），每年向宋国交纳谷物三万钟，并且当场签订了条约。

子突急于回郑国当国君，什么条件都答应。

宋庄公怕公子突签的条约不能兑现，除派大军驻扎在郑国边境以外，还派雍纠去辅佐子突。又逼着祭足答应把女儿嫁给雍纠，以便把祭足和雍纠捆在一起。这样可以牢牢地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这才让祭足回国。并让雍纠打扮成随从，跟着祭足作为监视。随后派南宫长万率领大军驻扎在郑国边境上待命。

公子突回到郑国，藏在祭足的家里，让武士把祭足看好，又以祭足有病为名，把大臣们骗来，威逼着大臣们答应他的要求：废掉子忽，立自己为国君。大臣们见四面武士围着，不得不答应。

就这样，公子突当了郑国的国君，这就是郑厉公。

祭足又劝子忽避位，子忽逃到卫国去了。

祭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雍纠。雍纠辅佐厉公，受到厉公的宠信。雍纠虽是祭足的女婿，暗中却时时监视祭足的行动。

宋庄公见子突已继承了君位，就打发人到郑国去表示祝贺，同时索取条约上许给的三座城、白璧、黄金和谷物等酬谢的礼物。

郑厉公此时回国当了国君，可不像当时生命操在宋庄公手里那样了。



他想，当时我急于回国继位，不管宋国提什么条件，我也不敢讨价还价，只得一一答应。如今我刚即位，就来逼债，也实在太不像话了。再说，我如果按条约上写的，如数割给宋国三座城池，国土就少了一大部分。如数付给黄金、白璧和谷物，我的仓库就空了。他想赖账，可是宋国已派使臣来索取了，怎么办？就把祭足找来商量对付宋国的办法。

祭足说：“当初是你亲口许下的，现在一点儿也不给，怕他不会答应。再说宋国的军队还驻扎在郑国的边境上，一旦打起来，郑国的百姓要吃大苦头。要是按条约上写的全给他，我们郑国也负担不起。权宜的办法是三座城不割给他，先把这三个地方收入的税粮交给他作为代替。白璧、黄金也先给他三分之一。和他说，从明年起再按条约上写的交纳。这样也许可以搪塞一步。”

郑厉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照祭足说的办。先派人去给宋庄公送去白璧三十双，黄金三千镒，以及三个城池的赋税、谷物。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信中的措辞大致也是祭足所说的意思。

宋庄公看到书信，很为生气。说道：“子突这小子太不讲信义了！他的性命是我救的。他回国继位是我的力量。他的郑国也是我给他的。怎么当时说得好好的，一回国当了国君就变卦！”他又派人再次去索取。郑厉公没法，只好又送了许多礼物，宋庄公还是不答应，非要按照条约交足黄金、白璧、谷物不可，并立即要郑厉公割让三座城池。

郑厉公虽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再找祭足商量。祭足说：“宋国君也太贪心不足了。他当年回国即位时，是我们先君送他回去的。他受我们郑国的大恩一点儿也没报。今天仗着送您回国出功劳，就这样苛求，出言无礼，这叫您有什么脸面去见人？”郑厉公说：“这我知道，

你只说用什么办法对付他就行了。”

祭足见厉公态度很急躁，就说：“事到如今，只可去请鲁君出面给调解一下。”

郑厉公派人请求鲁国出面调解。宋庄公贪心很重，谁的劝解都不听。并对鲁国说了许多不礼貌的话，把鲁君惹火了。鲁君说道：“宋公实在无理，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只贪财物、不讲信义的人。”

公元前 699 年（周桓王二十一年），郑国与鲁国联合起来和宋国打了一次大仗，把宋国打败了。宋庄公这才不再向郑国索取财物了。从此，宋国和郑国结下了仇。第二年，宋国又联合陈、卫、蔡等国攻打郑国。郑厉公要出兵迎敌，祭足劝他坚守营垒，不要出战。郑厉公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非要和宋国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意见不统一，祭足没等厉公说话，就下令：“将士们要坚守城池，不许迎战，不遵令者，一律斩首！”军队都听祭足的命令，郑厉公什么话也不能再说了。

宋庄公见郑国的军队坚守城池，攻打不进去，气得没法，只在郊区抢掠了些东西，又放了一把火，就撤兵走了。为了解气，他们还把郑国郊庙的屋梁拆下来运到宋国，做了卢门上的大梁。

祭足指挥军队保住了郑国的都城，本来是有功的。可是郑厉公忌恨他专权，怕他以后更不听自己的话，因此产生除掉祭足的想法。

公元前 697 年，周桓王病死，周公黑肩奉公子佗即王位，这就是周庄王。对于是不是该派人去吊丧，郑厉公和祭足的意见也不一致。郑厉公要派人去吊丧，祭足说：“当年桓王引兵伐郑，我们射中了他的肩膀；这次去吊丧，说不定各国会笑话我们。”大臣们都认为祭足的意见对。这次虽然又照祭足说的办了，没去吊丧，可是郑厉公对祭足的忌恨更深了。

祭足的影响较大，手中又有兵权，郑厉公想不出该怎么杀他好。

一天，郑厉公在后花园里游玩，只有大夫雍纠陪同。雍纠就是当年宋庄公派来监视祭足的那个人，如今他又是郑厉公的宠臣。当年宋庄公逼着祭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他又是祭足的女婿。雍纠野心很大，对祭足面和心不和，一心想取代他的职位。

厉公看见花儿开放得无拘无束，花间的鸟儿自由自在地鸣唱，不觉又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想，花儿鸟儿都这样自由，我身为国君，却受制于人！想到这里，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雍纠见厉公长吁短叹，就猜出他的心事。故意说道：“春天，阳光明媚，花园里百花竞放，百鸟齐鸣，景色这般美好，主公为何长吁短叹？”厉公见四处无人，也不掩饰地说：“鸟儿自由飞翔，自由歌唱，全不受限制，人反倒不如鸟儿自由，怎么不令人慨叹？！”雍纠知道厉公这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他说受制于人，这人是指谁说的。就说道：“主公莫不是说他专权独断，太强横了？”说着，用手比画了一下祭足的特征。厉公看了看雍纠，什么话也没说。

雍纠对祭足也很不满。他知道，祭足把女儿嫁给他，是出于无奈。宋庄公当年让他监视祭足，可他的一些行动，每每被祭足识破。今见厉公忌恨祭足，他也想借厉公的名义给祭足点儿颜色看看。他对厉公说：“我听说，做儿子的不能为父分忧，是为不孝。做臣子的不能为君排难，是为不忠。主公如果信得过我，倘有用我之处，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厉公向左右看了看，又小声试探地说：“你不是他的女婿吗？”雍纠说：“主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女婿啊！”他又把自己心中的苦楚向厉公诉说了一遍。厉公说：“你能够把他除掉，我就让你接替他的官位，不

知你有什么办法没有？”雍纠说：“东郊被宋国的兵抢掠一空，房屋烧毁，现在百姓还没有住处。主公可让司徒去修盖房屋，让祭足带着粮食去安慰民心，救济百姓。那时我到东门外设宴招待他，暗中把毒药放在酒中，不用费事就可以把他除掉。”厉公点了点头，又嘱咐他说：“这事你可要仔细，丝毫不能粗心。”

雍纠心里有事，回家一见妻子祭氏，就有些不自然。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行动也有些慌张。祭氏就是祭足的女儿，嫁给雍纠后，称作雍姞，她是个细心人。她当年嫁给雍纠很不情愿。但那时的婚姻关系也只能嫁鸡随鸡。今天见雍纠行动不正常，就问他：“朝中出了什么事吗？”雍纠支支吾吾地说：“没，没有什么事。”祭氏说：“我看你的神情就知道，一定有事，只是不肯对我说罢了。”她又很体贴地劝慰了他一番，说明有什么事，夫妇之间不该隐瞒，又说道：“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我或许还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呢！”

雍纠见妻子这般体贴自己，想对她说，但又怕不合适，只是说：“没有别的事，明天主公要让你父亲去东郊慰劳百姓，要我去设宴给你父亲祝寿。”祭氏听了，笑了笑，说：“你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要给我父亲祝寿，干吗非要到东郊去呢？”雍纠知道自己的谎编得不圆，一时也没法解释，只含糊地说：“这是国君的命令，你不要多问。”祭氏越加怀疑。

晚间，祭氏给丈夫摆酒，想尽办法劝他多吃几杯。雍纠心中郁闷，见祭氏劝酒殷勤，也就多吃了几杯，不觉就吃醉了。

祭氏趁雍纠醉醺醺的，诈问他道：“国君命令你杀祭足，你忘了吗？”雍纠这时神志不清，就糊里糊涂地回答说：“这是朝廷的大事，怎么敢忘记！”

祭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七回

|| 郑厉公足能害贤相 || || 管夷吾保主射小白 ||

祭氏趁丈夫吃醉酒，探听出厉公密令自己的丈夫杀害父亲时，猛然吃了一惊。这可怎么办？看看丈夫，醉得像死猪一般，斜躺在床上，头垂在床沿上，时而说一些听不清楚的话，时而发出如雷的鼾声，这使她特别心烦。她坐不住，站起来走走，刚走了两步，就听到丈夫齉着鼻子说：“你……尽管放心，看老东西的头……”这些不连贯的话，一字字都敲在祭氏的心尖上。她回到床前，想再探问些什么，可丈夫又呼呼地睡去了。

祭氏心乱如麻，她独坐灯下，想起这些年的遭遇，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儿，父母都很疼爱她，差不多事事都顺着她的心。可不知为什么在婚姻问题上偏偏就不听她的了。当初她根本不愿意嫁给宋国的雍纠，可母亲却噙着眼泪劝她。这是父母之命，她有什么办法？嫁给雍纠之后，本来没有什么感情，可母亲还是劝说她好好伺候丈夫。看来母亲也似乎有说不出的痛苦。母亲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怎么能猜得出？

祭氏想，如今，我的丈夫要杀死我的父亲，我该怎么办？我还应当去问问母亲，难道说还叫我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吗？这一夜，祭氏心里就

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她一夜没能合眼。她盼着天快明，她又害怕天明，天明后该怎么办呢？

雄鸡三唱，东方发白，雍纠的酒醒了。祭氏殷勤地给丈夫端茶，伺候得格外周到。她要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探听一下虚实，就笑着对丈夫说：“国君让你定计杀祭正卿的事，我已经都知道了。”雍纠一听，头嗡的一下大了起来，手也有些颤抖，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什么变化，很快又镇定下来，笑着说道：“你可不能拿这事开玩笑，哪里会有这种事！”

祭氏看着丈夫脸色的变化，心里觉得已经证实了一半。她又笑着说道：“这是你夜里自己说的，怎么这会儿还要瞒着我？”雍纠见实在赖不过去了，就凶相毕露，咆哮起来：“就算真有这事，你便怎么样！”两眼不住地看墙上挂的宝剑。

祭氏见丈夫急了，反倒和颜悦色地说：“看你急得这样子，真是叫人好笑。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呢！沉不住气怎么能办成大事！”雍纠听了这话，分不清是嗔怪，是同情，还是讥讽。他急着要看看夫人的态度，逼问道：“现在你既然知道了，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吧！”

祭氏态度很自然，笑着说：“你这人真是好笑，你就没听说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话？你怎么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说过之后，又装出受委屈的样子，说：“既然你信不过我，我还是死了干净！”说着就要向墙上去抢那把剑。雍纠赶紧上前拦住，说：“夫人不可如此，我这就对你实说。”于是把要杀她父亲的全部计划统统说了。

祭氏一本正经地听着，有时似点点头，有时又像摇摇头。等到全部听完之后，说道：“你们这个计划倒是不错，可就怕实现不了。”雍纠傻瞪着眼，有些不解，问道：“怎么不能实现？”祭氏说：“我父亲从来行

止不定，到时候他要是不去，你们的计划岂不全部落空了吗？”雍纠原来没想到这一层，听夫人这一说，觉得确实是这样。祭足老于世故，到时候万一真的不去，那可怎么办。此时他觉得夫人真是聪明，多亏有这样一位亲人帮着，就诚心诚意地问她怎么办好。

祭氏表现出极其为难的样子，想了一会儿，说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可让我回去劝说劝说，父亲听了我的劝说，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前去。”雍纠又似赞扬又似恳求地说：“夫人，你真有办法，事办成了，我就接替你父亲的职位为正卿，你就是正卿夫人，脸上也光彩。”

商量好了，雍纠就打发祭氏提前回到娘家。

祭氏回到娘家，见了娘，向娘请了安，没有把雍纠的计划说出来，只是坐在娘的身边拉些家常，看看娘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她像小孩子似的问母亲：“妈，父亲和丈夫，谁亲？”母亲听女儿说出这种孩提时才能说出的傻话来，就嗔怪地说：“这孩子，越长越傻。这还要问？都亲！”母亲不了解女儿心中的事，还以为她又像小时在撒娇呢。女儿心中问题还没解决，就又问：“妈，两者都亲，这谁不知道！可是细细比较起来，谁更亲近一些？”母亲这时像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还用问，当然是父亲更亲了！”女儿刨根问底地追问下去：“为什么父亲比丈夫更亲呢？”说真的，母亲也讲不清这个问题，既然女儿追问，她又顺口说了：“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这不明摆着吗？你没出嫁时，知道丈夫是谁？可是父亲早就确定了。选择丈夫的时候，这个相不中，就另找一个，父亲能够由你去随便挑选吗？再说，丈夫不好，或者是死了，还可以再嫁，另找一个，父亲你能再换一个吗？你还能再生下一次？”母亲说着，也忍不住哈哈笑了。

母亲的这番话都是无心之言，近似和女儿逗趣儿。可女儿觉得母亲的每句话似乎都是针对她心中的问题说的。她流着泪说：“你以前总是劝我顺从丈夫，今天我要救父亲，可就顾不得丈夫了。”她把丈夫雍纠奉命谋害父亲的计划全都对母亲说了。

母亲听说，大吃一惊。赶紧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祭足。祭足听说后，思考了一下，说道：“这事你先不要声张，让女儿在这里住下，暂时不要让她接触任何人，更不要让她回去，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这一天，祭足奉命到东郊去救济灾民。他衣服里面穿了双重铠甲。又让心腹家将强鉏带领十多个穿了铠甲、带上短剑和匕首的勇士跟随。又派一员大将率领一百多勇士在郊外往来接应，防止发生意外。

祭足来到东郊，雍纠半道上就去迎接，说了许多奉承话。祭足谈笑很自然，好像他压根儿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雍纠摆了极其丰盛的宴席招待祭足。祭足十分客气地说：“都是为了国事，何必这样麻烦。”雍纠说：“您是老前辈，您老为国家操劳，这只不过是聊表敬意。”说着满满斟了一杯酒，跪在祭足面前，双手递上去。祭足也不推辞，一手要去接酒，一手要去搀扶他。祭足先用左手抓住雍纠的右胳膊，右手接过酒杯。酒杯刚到手，他假装一时失手，酒泼在地上。酒一入地，酒中的毒气立时在地上冒起一股烟。地上就像开了锅似的冒出了一堆泡泡。祭足大喝一声：“大胆匹夫，怎敢算计我！把他绑起来，推出去斩了！”众勇士早都准备好了，这时一拥而上，把雍纠推了出去。

厉公事先埋伏在郊区的士兵也被祭足安排的武士们杀得东逃西散。

厉公见事情没办成，心中十分着急，他知道自己在郑国再也立脚不

住，就连夜逃到蔡国去了。

祭足打发使臣到卫国去，接来公子忽，仍旧让他当国君。

子忽回来之后，子突先后又请求宋国、鲁国、蔡国、卫国帮助他来攻打郑国。幸亏祭足有些防御的计策，一次次把进攻的军队打了回去。

祭足觉得光这样孤零零地被动挨打，终究不是个办法，就想到齐国去，请求齐襄公帮助郑国。没想到他到齐国去的时候，郑国的大将高渠弥趁机杀死了子忽，立了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子亹（wěi 伟）做了国君。并派人到齐国去召祭足速回郑国。

齐襄公早就想称霸诸侯，可是他的声望不高。他正想干几件有影响的大事来提高自己的威望，恰好听说郑国的子亹让他的大将高渠弥杀了子忽，自己当了国君，就决定拿郑国的子亹开刀。

怎么办合适呢？发兵去攻打，劳民伤财。最后想出了一条金钩钓鱼的计策：派人去给公子亹送了一封信，假说请他到齐国首止（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南）来聚会，以便商量两国订立盟约的事。

子亹接到齐襄公的信十分高兴，说：“我正愁着太孤单了。齐国这样一个大国肯和我们主动结交是看得起我们。”就要带领高渠弥和祭足一同去赴会。祭足推托说有病，不肯去，子亹只带了高渠弥去了。

子亹等走后，大臣原繁私下问祭足：“新君要带你去和齐侯结交，你怎么不去？”祭足说：“齐国君为人凶暴残忍，早就有当霸主的野心。他的行为一时难于猜透。一个大国无缘无故地结交一个小国，其中一定有奸诈。我们不该贸然前去。可是新君正猜忌我，我和他说，他也不会听。”原繁没再说话，他心里想，人们都说祭足智谋过人，我倒要看看他

的话是不是灵验。

子亹和高渠弥如约来到首止地方。齐襄公带领着王子成父、管至父等大将早在那里等候了。见面之后，齐襄公把手一摆，两边武士就把子亹和高渠弥逮捕了起来。然后当众宣布了他杀死国君子忽，篡夺君位的罪行。并声明为了主持正义，除掉乱臣贼子，宣布了他二人的死刑。子亹和高渠弥正待申辩，齐襄公又把手一招，王子成父和管至父带领着一百多武士，一齐向前，把子亹和高渠弥推出去斩了。

齐襄公杀了子亹和高渠弥，就派人去给郑国送信，信中说：“杀害你们国君的乱臣贼子已经被治了罪，你们可另立新君，让我们齐、郑两国永结盟好。”

消息传到郑国，原繁竖起大拇指，说：“祭足真是个智囊，我赶不上他啊！”大臣们一起商议立公子仪为国君。

郑国在庄公时本来是个强国，国家的威望也比较高。庄公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子忽、子突、子亹、子仪为了争夺君位，内战打来打去，闹得全国不得安生。国家的事顾不上管，百姓也不能进行生产。就这样，郑国渐渐衰弱了。国家自己没有力量，只好跟在别的大国的后面跑。从此，郑国由强国变成了一个弱国。

齐襄公惩办了郑国的乱臣贼子，接着又出兵攻打纪国，于公元前690年（周庄王七年）灭了纪国。公元前689年（周庄王八年）又约会了宋、鲁、陈、蔡等国去攻打卫国。卫国的新君黔牟是周庄王的女婿，见四国兵来攻打，就向周王借兵。周王好不容易拼凑了二百辆兵车去救援，也被齐襄公打得大败。

齐襄公本来想借着对外打仗，树立一下自己的威风。但由于他为人残暴凶狠，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众叛亲离，终于在公元前 686 年（周庄王十一年）被他手下的两员大将连称和管至父杀死。

连称、管至父杀死齐襄公，扶持公孙无知即位。连称自为正卿，管至父为亚卿。朝中的一批大臣还有些不服，推说有病，不肯来朝见新君。公孙无知心中很着急，管至父劝他说：“只要有人才出来辅助你，君位就稳固了。”公孙无知说：“旧大臣都不肯来，我也不好难为他们。新的人才，我向哪里去请求？”管至父说：“我有个本家，名叫管夷吾，很有才能，如果他肯来辅助您就好了。”公子无知听说，备好了礼物就要去请。

管夷吾，字仲，人们尊敬他，一般不称呼他的名，都称他为管仲。他生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读书极多，知识丰富，又有一身好武艺。特别是箭术极为高强，百步之远能百发百中，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家庭穷苦，没有钱上学，这些本领全靠刻苦自学得来。他之所以能刻苦自学，还多亏他的好朋友的帮助。

管仲的好朋友名叫鲍叔牙。他们两人从小就在一起读书，一起上山打柴。管仲家中还有个老母亲，年老多病，靠管仲上山打柴卖钱买米度日。有时卖的柴不够买米的，鲍叔牙就把自己卖的柴钱给他添上。管仲也不推辞。

管仲十五岁这一年，鲍叔牙对管仲说：“山上的柴已砍得所剩不多了，光靠打柴吃饭越来越困难了，咱们能不能出去做点儿买卖？”管仲很为难，说道：“我也曾想到过，可眼下办不到。我母亲在家没人照顾。

再说我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没有本钱呀！”

鲍叔牙见管仲同意去做生意，高兴地说：“那好办，我先给你留下些钱，好让你母亲买米。我再让我家的人常到你家去照顾老人家。你只管跟我去做买卖。本钱全由我出，你多帮着出些主意就行了。”管仲说：“好吧，我就和你去做趟买卖试试。”

他们两个人一起做起买卖来，早起晚睡，奔波劳苦，谁也没有怨言。每次赚了钱，鲍叔牙总要把四分之三分给管仲，自己只分四分之一，或者分得更少。管仲觉得过意不去，鲍叔牙说：“这你不用客气，你的家庭困难，就该多拿些。朋友之间，本该互相帮助。”可是，人多嘴杂，有些伙计们在背后议论，说管仲贪财，爱占小便宜，做买卖不拿本金，分利时还要多分。鲍叔牙耐心地替他解释：“管仲这人不是贪财，他的家太穷，有个老母亲需要赡养，不多拿点儿钱怎么能行！”

又过了几年，这一对好朋友又一起去当兵。每次打仗，鲍叔牙紧紧地跟在管仲身边。一次和戎兵打仗，鲍叔牙和管仲乘坐的是战车，而戎兵骑的是战马。战车遇到道路不顺的时候，很不方便，而战马则显得十分灵活。管仲乘坐的战车受到阻止，敌人挺枪向管仲刺来。管仲只顾帮助驾车的车右推车，没来得及招架，敌人的长枪眼看着就要刺到管仲的肋下了。这时鲍叔牙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住管仲，一边用戈矛还击敌人。管仲没有被刺着，鲍叔牙却受了重伤。管仲在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又感激又难过地说：“你这都是为了掩护我……”鲍叔牙笑了笑，说：“快不要这样说，都是为了打击敌人，这算不了什么。”

管仲嘴里不说，心里十分感激鲍叔牙。

齐襄公当国君的时候，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在国外。他们是兄弟，但不是一个母亲生的，襄公是老大，公子纠是老二，小白最小。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小白的母亲是莒国人。襄公继位时，怕他这两个弟弟和他争君位，就让公子纠住在鲁国，又派人把公子小白送到莒国。公子纠的师傅是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是鲍叔牙。

有一次管仲私下里对鲍叔牙说：“国君为人凶暴，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他当国君长不了。齐国日后的国君，不是公子纠，就是公子小白。”鲍叔牙点头同意管仲的看法。当把这两位公子分别送到鲁国和莒国时，管仲和鲍叔牙也各自陪同自己所辅导的公子去了。跟着公子纠去的除了管仲，还有一个召忽。

连称和管至父杀死残暴的齐襄公，立公子无知当国君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还都在国外。

有一天，公子无知备了礼物，派了使臣到鲁国去请管仲，让他回国辅佐新君。管仲托故不肯回齐国去。有人私下里问他为什么不肯回去？管仲小声地说：“他们自己连命都保不住，还顾得想别的吗？”明确拒绝了公子无知的聘请。管仲知道，公子无知无才无德，又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他的政权同样长不了。果然，公子无知当国君才一个月，就被雍廪、高敬仲、东郭牙等一些大臣定计杀死了。

雍廪等刺死了公子无知，又和众大臣一起除掉了帮助公子无知的连称、管至父。然后大家共同商量该立谁为国君。

齐襄公没有儿子，只能让襄公的弟弟来继位，襄公此时有两个弟弟，这就是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为让谁来即位的事，大臣们争论不休。

有的大臣说：“齐国乱了这样长的时间，必得个有才能的君主才能治理得好。公子小白很有才华，应当把他接回国来继位。”

另一些大臣反对：“不可这么办，公子纠年龄比小白大，按习惯规定，年长的继位才名正言顺，免得闹乱子，惹麻烦。”

又一些大臣随声附和地说：“鲁国是个大国，莒国是小国，公子纠在鲁国，年长，按次序当立。如果立公子小白，惹恼了鲁国，齐国就不得安宁。”

就这样，多数同意按照习惯规定，采用最省事的办法，决定派人去鲁国迎接公子纠回国继位。

同意立小白为国君的大臣们虽然没有争过他们，但并不服气。他们偷偷地派人连夜赶到莒国，把朝廷两派争论的情况告诉了公子小白和他的师傅鲍叔牙。

齐国的使臣来到鲁国，说明要迎接公子纠回国即位，鲁庄公听说，很为高兴，就要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鲁国的大臣施伯起来阻止，说：“不能这么办。齐国和鲁国是势均力敌的国家。齐强则鲁弱，齐弱则鲁强。现在齐国自己在闹内乱，这对我们鲁国有好处，我们先不必忙着表态，让他们先乱一阵，我们再看一看形势变化再说。”

鲁庄公听了施伯的话有些犹豫不定，他的母亲文姜把他找了去，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她逼着庄公派兵把公子纠送回齐国去即位。庄公是个孝子，不敢违反母亲的心意，只好亲自率领三百辆兵车，以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副将，护送公子纠回齐国。

文姜为什么这样关心齐国？其实她除了关心齐国的安危外，还有其他原因。

公子纠听说襄公死了，就一心一意地想回国继位。他几次三番地把管仲找来商量。管仲告诉他时机还不成熟。

公子纠听说连称和管至父立了公孙无知为国君，就有些埋怨管仲不肯为他出力。后来听说管至父和连称以新君的名义聘请管仲回国当相国，公子纠更急了。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暗地里骂管仲：“怪不得你不为我出力，原来等着那里来聘请你哩！”后来听说管仲拒绝了聘请，心中才算稍微宽慰了一点儿。但还是为没能回国继位而恼恨。

其实管仲为公子纠回国继位暗中进行了很多活动，公子纠不知道。管仲暗中做了哪些活动？他知道鲁国施伯为了本国的利益，不会同意护送公子纠回齐国，因此，他就暗中派人去说服文姜。管仲知道，鲁庄公对母亲的话一向是百依百顺。

管仲抓紧时间把这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单等时机到来，想尽办法保着公子纠回国继位。果然，一个月后，齐国传来消息，公孙无知被杀。管仲知道，这个机会不能失，而且要争取一切时间，抢先回国。万一落后一步，就将失去一切。

在回国的路上，管仲听说在莒国的公子小白也已动身往齐国走。管仲赶紧跑去对鲁庄公说：“公子小白在莒国，莒国离齐国近，倘若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我们就劳而无功。那时可就有拂文姜太后的盛意了。”鲁庄公说：“那该怎么办？”管仲说：“请您先挑选些精壮人马，让我带上，赶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口，截住小白的归路。”鲁侯点点头，说：“也好，但不知得带多少人马？”管仲说：“有三十辆兵车就够了，多了反而不够灵活。”

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他的师傅鲍叔牙对齐国的事态发展也十分关注。一个月以前，得到国内的情报：齐襄公被人杀死，公孙无知当国君，国内十分混乱，有人劝他赶快回国继位。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商量了一番。一致认为时机不成熟。先做好回国的准备，待看一看形势的发展再定。

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天，鲍叔牙正要派人回齐国探听消息，恰好齐国派人送信来了。说大臣雍廪杀了公孙无知，除掉了连称和管至父。现在国内为立国君的事，争论得厉害，并说：“现在多数人已同意立公子纠，并且已派人往鲁国迎接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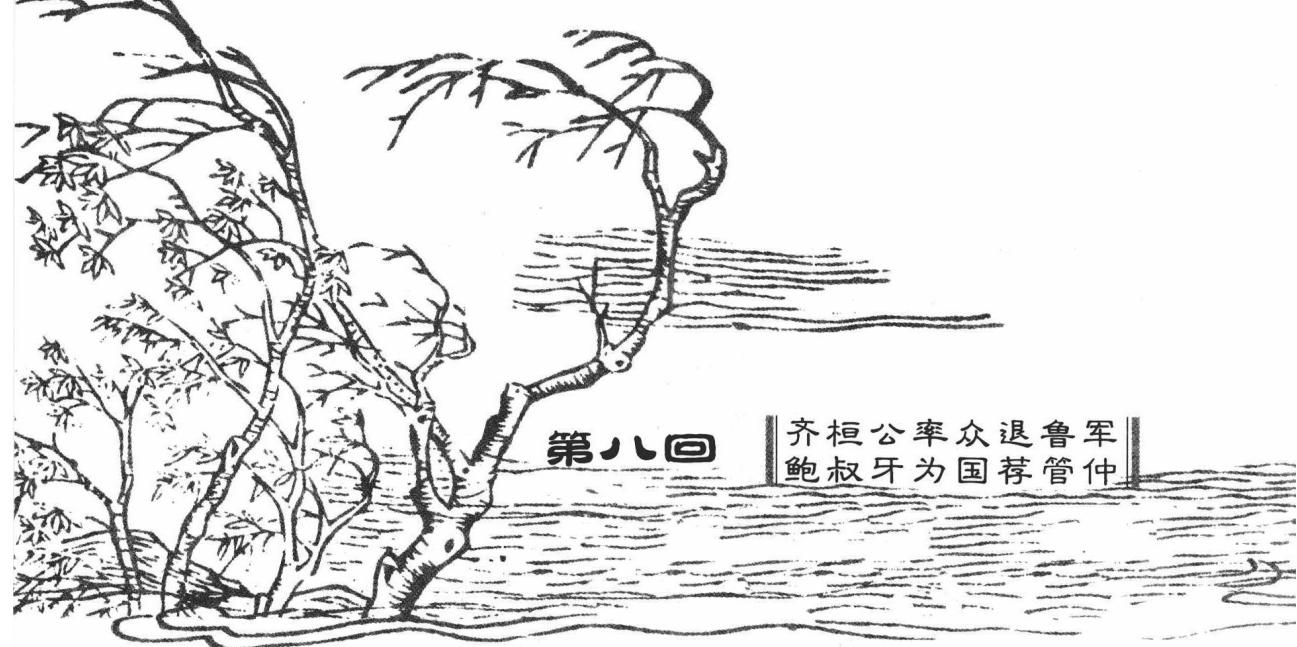
鲍叔牙一听，十分着急。立即站起来对公子小白说：“事不宜迟，马上回国！”公子小白当即向莒国借了一百辆战车，星夜往齐国赶路。

正当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带领一百辆兵车日夜兼程往齐国急赶的时候，那边管仲也带着三十辆兵车，马不停蹄地赶来。管仲本想迎头截住公子小白，没想到他们行动得如此迅速。当管仲带领兵车到了即墨（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的时候，一打听，才知道公子小白已率领莒国的兵过去好一段时间了。

管仲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他只管扬鞭催马，带领士兵死命地追赶。又紧追了三十多里，见前面莒国的战车都停在那里。兵士们正忙着埋锅造饭。马也没卸下来，就套在战车上喂饲料。看来他们的路赶得十分紧急。管仲顾不得想别的事情，两眼只是在这些车中寻找公子小白。

又往前走了走，管仲望见公子小白端坐在车中，并没有下来。看来他们是在这里小憩，马上就要赶路。管仲跑上前去，行过礼，问道：“公子别来可好？如今这是要到哪里去？”公子小白突然见管仲赶来，感

到有些惊异，随口说道：“回去办理丧事。”鲍叔牙接过话来反问道：“夷吾，你在鲁国，此时带领这么多兵赶来，所为何事？”管仲说：“我是来给你们送信的。回国办丧事有哥哥公子纠就行了，你们就不必为此事奔忙了。”鲍叔牙说：“你这话说得不对，丧事不能由公子纠一个人办！各人有各人的事，你就不用多操心了。”管仲还要说什么，见莒国的士兵一个个双眼圆瞪，好像就要厮杀一般，心想，现在硬拼，自己的人少，白吃亏。就假意说“好，好”，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两眼瞅着公子小白，手却在摸着弓箭。趁众人不提防，他拉满弓，照准小白“嗖”的一声射去。箭到之时，只听得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应弦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接着就听到有人高声嚷道：“不好了！”很多人大哭起来。



第八回

齐桓公率众退鲁军
鲍叔牙为国荐管仲

管仲照准公子小白的心窝狠狠地射了一箭，公子小白应弦倒在车中。鲍叔牙惊叫一声：“不好，公子中箭了！”急忙上前抢救时，只见公子小白口吐鲜血，昏迷过去。

管仲本来打算把公子小白阻止住，不让他回齐国。如今见他已带领军队抢先跑到这里，而自己辅助的公子纠还远远地落在后面，劝又劝不住，在这紧急关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狠心，除掉小白，免得以后争位闹内乱。他的箭法高强，百发百中，一箭射去，小白应弦跌倒，接着传来一片惊叫声和号哭声。看来，小白必死无疑了。管仲乘着对方混乱之机，返回车辕，率领那三十辆战车，飞也似的奔向鲁国去了。

管仲回到鲁庄公面前，把他追赶公子小白，及一箭把小白射得口吐鲜血，倒于车中的情形说了。鲁庄公高兴地说：“你的箭法好，也是公子纠有福，小白一死，公子纠的君位算是稳固了。”为庆祝胜利，鲁庄公又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宴会，为公子纠祝贺。这时公子纠才觉得心中的那块石头完全落了下去，用不着再急急忙忙往前赶了。他认为，早到晚到，齐国的君位反正都是我的。鲁庄公护送着公子纠，一路上受到各

驿站亭长等的热情接待，他们也就舒舒服服地往齐国走。

也是公子小白命大，尽管管仲箭法高强，射得十分准，说来也巧，他那一箭不偏不斜，正好射在小白衣带的铜钩上，箭穿透带钩，却没有伤着公子小白的皮肉，公子小白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知道管仲的箭术百发百中，很是厉害。如果管仲知道这一箭射到带钩上未射死，再来一箭，他小白就没有命了。他急中生智，当那箭射中带钩时，就大叫一声躺在车内，接着又咬破舌尖，吐了几口血。众人都以为小白中箭身亡，就连他的师傅鲍叔牙一时也被瞒了过去，这才逃得一条性命。

后来鲍叔牙得知公子小白的这些动作是将计就计，为了蒙骗管仲的，一面盛赞公子足智多谋，一面建议更加谨慎，要以更快的速度抄小路往齐国都城赶。一路上，把公子小白安排在一辆四边遮有帷幕的车里，并且让他换上便服，以遮人耳目。

鲍叔牙亲自催促车辆，星夜疾驰，不几日就赶到齐国都城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城外。

公子小白和大队人马暂时驻扎在城外，鲍叔牙单车进入城中。他分别拜访了朝中的大臣，向大臣们介绍了公子小白的高尚品德，又和大臣们交换了继位人选的意见。有许多大臣同意让公子小白继位，但也还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公子纠年龄大，如果让小白继位，公子纠再领兵来争位怎么办？”

鲍叔牙一一做了说服工作，他说：“我们齐国一连有两个国君被杀，国内很为混乱。此时，必须选有德有才的人为君主才行，否则，齐国就安定不了。”他又举出许多理由说明公子小白是最好的继位人。接着他又分析鲁国送公子纠回齐的危险，说道：“鲁国是个大国，他送公子纠回

国继位，不会白出力。”他又举了宋国让郑厉公回国继位的例子说：“鲁国送公子纠回国，必然自以为有功，向我们齐国要许多土地和贿赂。宋国和郑国的情形，大家是都知道的，宋庄公护送郑厉公回国继位，大军驻扎在郑国边境，又要求割地，又索取白玉、黄金和粮食，闹得郑国连年不安。要是那样的话，我们齐国就永远别想过安稳日子了。”大臣们听了鲍叔牙的一番话，都同意立公子小白为国君。

公元前 685 年（周庄王十二年），公子小白继位，这就是齐桓公。

齐国的大臣本来派人去鲁国迎接公子纠回国继位的，现在既然小白先行回国，又让他继了位，如何去向鲁国交代？再说过几天管仲领着公子纠回来争位，鲁国一插手，齐国的战争又不可避免，该怎么办好呢？大臣们都很着急。鲍叔牙说：“趁鲁国的兵还没进入齐地，我们应当派兵去在半路上阻止他们，不要让他们到齐国来了，通知他们，我们齐国已经有了君主。”

大家觉得眼下只有这么办了，于是派大将仲孙湫带领大军前往齐鲁边界迎头阻止鲁庄公。这时鲁庄公正高高兴兴地带领鲁国的军队，护送公子纠往齐国进发。刚到齐鲁边界，就迎到齐国阻止他们前进的仲孙湫。

齐国本来是派人到鲁国迎接公子纠的，如今又派人来阻止，朝令夕改，鲁庄公十分气恼。又听说小白没死，已经抢先回国当了国君，更是怒火中烧，说道：“立国君有个规矩，都是年长的继位。小白年幼，怎么反倒立他为国君？你们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我们可不能白来这一趟！”坚决不肯回军。

仲孙湫见阻止不住，赶紧派人回去向齐桓公告急，齐桓公立即召集

大家商量对策，他问道：“鲁兵不肯回去怎么办？”鲍叔牙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鲁兵既然不肯回去，我们只可分兵前去迎敌。”

齐桓公根据鲍叔牙和众大臣的意见，下令出兵迎敌。命王子成父为右军，宁越为副将；东郭牙为左军，仲孙湫为副将；鲍叔牙和桓公率领中军，雍廩为先锋，共计出动兵车五百辆，前去迎击鲁军。

东郭牙建议说：“鲁国知道我们有了防备，不会长驱大进，乾时（在今山东省淄博市西面）地方是军事要地，我们若是在那里埋伏下军队，乘其不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一定能把他们打败。”鲍叔牙认为东郭牙的计策可行，连说“好，好”，就派宁越、仲孙湫等分头领兵到那里去埋伏好。又派王子成父、东郭牙领兵绕道去抄袭鲁军的后路。雍廩领兵去正面讨战，以便诱敌深入。

鲁庄公憋着一肚子气，率领军队继续往齐国进发，下令军队加快行军速度，抢占乾时地方，与齐军决战。管仲向鲁庄公献计说：“小白初即位，人心还不安定，都城空虚。如果我们潜师去袭取齐国的都城，齐国国内就会发生变乱。我们可以最快的速度绕过乾时，躲避开齐军的阻击，抄小路急行军直逼齐国的都城，城可攻破。那时我们赶走小白，仍让公子纠继位，齐鲁可以永结盟好。”

鲁庄公正在生气，哪里听得进管仲的计策，冷冷地说：“要是像你上次回来说的箭射小白的情况，小白早就死了多日了，可怎么他又回齐国当国君啦？”对这件事，管仲没法和他解释清楚。对进攻齐国，他倒是给鲁庄公出了个好主意，无奈，不管他怎样劝说，鲁庄公只是不听。管仲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鲁庄公即刻下令：“大军开往乾时安营扎寨。”管仲只好跟着领兵前

来。鲁庄公的军队驻扎在前边，管仲和公子纠的军营屯扎在后面。两军相隔二十多里。

营寨刚一扎下，就有探马来报告说：“齐国的军队到了，先锋雍廩带领人马前来讨战。”鲁庄公问明齐军的人数，就下令说：“我们要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先锋部队，大家一定要努力，挫败敌军的锐气，如果打垮他的先头部队，齐军自然会闻风丧胆，那时我们再驱兵前进，齐国便可一举拿下。”吩咐完毕，自己就带领大将秦子、梁子前去迎敌。

齐将雍廩见鲁庄公率领人马出战，就迎了上去。鲁庄公用马鞭指着她，骂道：“你这乱臣贼子，杀了公子无知，要迎立公子纠。半道上变了卦，又领兵来杀公子纠。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一点儿信义都不讲！”一边骂着，一边放下马鞭，拿起弓箭照准雍廩射去。

雍廩听鲁庄公骂的时候，假装羞愧，低下头，也不回话。又见庄公要射他，就虚晃了一枪，掉转车头，慌忙逃跑了。鲁庄公不知雍廩是诱敌之计，命令大将曹沫去追击。雍廩跑了一程，又回过头来和曹沫打几个回合，装着抵敌不过，又掉转车头逃跑。就这样，且战且退。曹沫哪里肯放过他，紧追不舍。追了一阵，眼看就要追上了，这时就听得一声鼓响，一路伏军从芦苇丛中杀了出来。为首的大将正是鲍叔牙。鲍叔牙指挥伏军三面包抄，雍廩又回车杀来，把曹沫团团困在垓心。曹沫抬头望了望，见齐军四面杀来，越围越多，心中有些着急。他左冲右突，奋力往外冲杀，冲杀了几次也没冲杀出去，他想，今番我中了敌人的埋伏计，看来要死在这里了。

正在危急之际，鲁将秦子、梁子领兵前来接应，好容易里外配合杀出一条血路。刚要往回走，就听到左右两边炮声齐响，宁越和仲孙湫两

路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曹沫三人正要迎敌，前面鲍叔牙又率领中军，像一堵墙似的拥了过来。三面夹击鲁军，鲁军哪里抵挡得住，被杀得四处奔逃，鲁军全线溃败。

鲍叔牙又传令，让齐军都大声高呼：“有捉到鲁侯的受重赏！”齐军上下一齐响应，高喊着“活捉鲁侯”的口号，往来冲突。鲁将秦子怕齐兵认出鲁侯的车辆。他跳下战车，抢步上前，赶紧把鲁侯车上的绣字黄旗拔下来，掷到地上。梁子明白了秦子的用意，顺手把这面黄旗拿起来，插在自己的车上。又穿上鲁侯的衣服，把齐军引向另一个方向。鲁庄公乘这个机会，换上便服，夹杂在士卒中，在秦子的保护下，逃跑了。

齐国大将宁越望见前面车上插着绣字黄旗，认定是鲁侯的车辆，就指挥军队把它重重包围起来。包围的人越来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快围到车跟前时，梁子才摘下帽子，高声说道：“哈哈，你们上当了，我是鲁国的大将梁子！来来来，我和你们拼个死活！”齐军与梁子拼杀了一阵，鲁国的人马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所剩无几了。齐国的军队只顾去寻找鲁侯，个个都想立功请赏，梁子乘机逃了出去。

鲍叔牙见齐兵大获全胜，传令鸣金收兵。

管仲率领军队押运粮草屯于后营，听说前营战败，让召忽和公子纠守住后营，自己率领军队到前面去接应。路上正迎着鲁庄公，两下里合兵一处。庄公点了点军队，十停折去七停。庄公下令收军回国。

走了半天，又见前面一路大军拦住去路。原来是王子成父和东郭牙率领齐军抄了鲁军撤退的后路。鲁庄公急得直搓手。大将曹沫挺戟大呼道：“主公快走，我来抵挡敌军！”回头对秦子把手一挥，说：“跟我来！”

秦子和王子成父杀在一起，曹沫和东郭牙杀在一起，刀起枪落，车来马往，直杀得天昏地暗。两军混战中，管仲保住鲁庄公，召忽保住公子纠，夺路而走，好不容易逃了出去。走不多远，齐兵又追上来了。管仲命令军士把粮草、车辆、马匹、衣物之类全部凌乱地丢弃在道路上。齐军见敌人丢下好多东西，争着去抢战利品，庄公和公子纠这才趁机逃了出来。曹沫拼死与齐军厮杀，左胳膊受了好几处伤。他忍痛刺死齐国的几个士卒，冲出重围，总算没有死掉。秦子在乱军中战死。

齐将东郭牙等追赶鲁国的败军，一直追过汶水，把鲁国境内的汶阳（在今山东省泰安西南一带）也占领了。

齐国打了大胜仗，君臣一起庆祝胜利。鲍叔牙劝桓公说：“公子纠在鲁国，有管仲帮着，这终究是我们齐国的一个心腹大患。”桓公说：“你有什么办法？”鲍叔牙说：“乾时这一仗，鲁侯已经吓破了胆。让我统领三军，直到汶阳，把大军驻扎在鲁国边境上，再派隰朋去给鲁侯送封信，借鲁侯的刀，把公子纠除掉。鲁侯不敢不答应。”

齐桓公点了点头。

鲍叔牙率领大军来到汶阳，以齐国的名义给鲁侯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一国无二主，齐国已有了国君，公子纠来争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现在鲁国仍在帮着公子纠来夺位，这是干涉齐国内政的不友好的行为。鲁国必须杀死公子纠，交出辅佐公子纠的师傅召忽和管仲来，齐国才肯退兵。写好信交隰朋送去。

隰朋带上信刚要起身，鲍叔牙又凑近隰朋的耳朵，小声嘱咐说：“管仲是天下奇才，我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召回，让他辅佐主公，治理齐国。你这一去，要想尽办法把他要回，千万不能让他死掉。”

隰朋十分作难地说：“要是鲁侯坚持要杀他，不肯把他活着放回，怎么办呢？”鲍叔牙说：“这就看你的随机应变能力了。不过，你只要提到他曾用箭射中主公带钩这件事，强调齐侯非亲手杀死他才能解心头之恨，鲁侯就有可能把他交出来。”

隰朋见到鲁庄公，交上书信，等待鲁侯回话。鲁庄公看了书信，不知该怎么办，先把隰朋安排在驿馆，然后把大臣施伯找来商量。他对施伯说：“上次我没听您的劝说，打了败仗。现在齐国大军压境，逼着我们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我们该怎么办好？”

施伯是鲁国的智士，很能出些主意，可惜鲁庄公不听他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肯找他商量，而且也不一定照办。施伯见问，就说道：“小白已经回齐国继位，他这人又有智谋，又善于用人，听臣下的意见也很虚心。在乾时一战把我们打败，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可以看出他比公子纠高明。公子纠再想回齐国当国君已不可能。因此，公子纠对我们鲁国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如今齐兵压境，从鲁国的利益看，杀了公子纠和齐国讲和，对我们有利。”

鲁庄公拿不定主意，但他知道，当下和齐国打仗没有把握打赢。于是派人对公子纠搞了个突然袭击，杀死了公子纠，囚禁了召忽和管仲。

在囚禁时，召忽想，公子纠死了，我跟公子纠多年，如今又要被囚回齐国受辱，不如死了干净。此时死了，也算为主尽忠。想到这里，就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管仲也在想，自古以来，有随着主死的臣，也有为主活着的臣。在这里要是被杀，没有什么好说的；自己自尽，徒死无益。要是能活着回齐国，说不定还能为公子申冤呢。他没有自尽，被武士们绑起来，囚入槛车之中。

施伯向鲁庄公建议说：“管仲是天下奇才，齐国要回去，不一定杀死他。他若被齐国重用，对咱们鲁国十分不利。”鲁庄公不以为然，说道：“管仲是齐国小白的仇人，小白对他恨之入骨，不会留他，更不会用他。”施伯又说：“我们要是能把他留下，让他帮我们治理鲁国，鲁国一定会兴盛。”鲁庄公摇了摇头，说：“不能这么办，管仲未必有什么大本领。我们留着他，得罪齐国，不合算。小白对管仲恨入骨髓，若是不按齐国的要求办，他们不退兵，我们还要受刀兵之苦。”施伯见庄公对管仲不感兴趣，知道留下他也不会重用，就说道：“主公若不留用的话，就该杀死他，把尸首交还。不要让他活着回去，免得留下后患。”庄公说：“好，这话有道理。”施伯见庄公听了他的劝告，也就回去了。

齐国使臣隰朋听到鲁庄公要杀管仲的消息，赶紧跑去对鲁侯说：“管仲罪大恶极，箭射我们主公，幸亏我主公福大命大，箭射在带钩上。我们主公要亲手杀死他，才能解除心头之恨。希望你们考虑到这点，把他装入囚车木笼，交还齐国。”鲁庄公觉得这也省事，就着人把公子纠的首级装在匣子里，把管仲绑缚于囚车之中，交隰朋带回齐国。

管仲被囚禁在槛车之中正往齐国押解。他听说鲍叔牙要隰朋千方百计把自己活着带回去，就猜想，这一定又是鲍叔牙的计策。他知道施伯是鲁国的智囊，一旦被他知道，必然派兵来追赶，追趕回去可就完了。他见隰朋只顾催促押解的士卒快走，可士卒们都疲劳了，路走得越来越慢，他就编了几首歌唱，押解的武士们听这歌好听，也就跟着唱了起来。这些歌雄壮有力，很能鼓舞人们的士气。押解的人们一边唱歌一边推着槛车前进。他们越走越有劲儿，把浑身的疲劳也都忘了。就这样，本来该走三天的路程，两天就赶到了。他们安全地赶到齐国的境界。

施伯听说庄公放走了管仲，赶忙跑去见鲁庄公，从各方面分析放走管仲的害处。经过施伯的劝说，鲁庄公果然醒悟过来，立即派兵前去追趕。可是，哪里追趕得上？他们早已回到齐国了。

管仲的槛车回到齐国，鲍叔牙出城几十里去迎接，见到管仲就像接到天神一般，立即命令劈开囚车，吩咐人们好好照顾他。鲍叔牙把管仲安排好，就要跑去见齐桓公。

管仲拉着他说：“作为知心朋友，你的心意我领情；作为臣下，你我各保其主。我本来是辅助公子纠的，没能辅助好。他既没能当国君，又被杀死，我已经没脸见人了。如今再去侍奉公子纠的仇人，不仅于心不忍，人们也会笑话。”鲍叔牙把他按在座位上，说：“你是个明白人，又有远大的志向，怎么能说出这些糊涂话？你根本就不该这样想！我们应当忠于主公，但归根结蒂是忠于自己的国家——齐国。那时他们都有继位的权利，但他们都还不是国君，不能代表齐国。让谁继位好，最终也还要从齐国的利益出发。现在齐国有了国君，我们就应当忠于齐国，忠于代表齐国的国君，不能再以愚忠的形式去忠于哪一个人了。”管仲没有说话，鲍叔牙见管仲的态度有些转变，就继续劝道：“自古以来想要办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的耻辱。有志于立大功业的人，不能拘泥于小节。你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想要为国出力，若能使国家强盛，百姓幸福，不比那些不问贤明与否，只顾对某个人尽愚忠、守愚节的人活得更有意义吗？”管仲再也无话可说了。

鲍叔牙见了齐桓公，说：“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要想使齐国兴盛，称霸诸侯，应该任用这样有才干的人。”

桓公一听鲍叔牙谈到管仲，就气得七窍生烟。他瞪圆双眼，说：



“你这是什么话，管仲和我有血海深仇，他那一箭差一点儿把我射死，我逮住他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方解我心头之恨，我怎么能任用他？！”

鲍叔牙见桓公气还未消，就又上前劝解。



鲍叔牙劝桓公任用管仲，桓公不听，只好暂时放下。心想，以后找机会再说。机会终于有了。

齐桓公这些日子整天考虑，齐国这个乱摊子该怎么办？和鲁国打了几仗，虽然打胜了，可消耗的财力、物力，实在不少。再说国内连年的战乱，百姓一直没能够好好从事生产，灾荒遍地，饿殍遍野，到处都乱糟糟的。要治理好齐国该从何处下手？他思考了好些日子，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正在心绪烦乱的时候，鲍叔牙又来了。

齐桓公能回国继位，鲍叔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鲁国用兵和处理国内的一些事务中，鲍叔牙出过许许多多好计策。齐桓公对鲍叔牙十分佩服、敬重。他听说鲍叔牙来了，赶紧站起来迎接。桓公请鲍叔牙坐下后，问道：“眼下要治理好齐国，该从哪里着手？”

鲍叔牙说：“当前最急需的是要请才智过人的贤人来帮你出谋划策。”

齐桓公看着鲍叔牙的脸，笑着说：“还要请才智过人的贤人？难道还有比你更有才智、更贤明的人吗？”鲍叔牙严肃地说：“有，眼前就有

一个人，这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强于我鲍叔牙十倍。主公若肯重用他，齐国一定能治理得兴旺起来。”

齐桓公说：“有这样的人我一定重用，你怎么早没告诉我？这人是谁，他在哪里？”

鲍叔牙说：“这人就是管仲，我上次和主公说过，主公……”还没等鲍叔牙说完，齐桓公就打断了他的话：“管仲？”齐桓公一听这名字，又来了气。他瞪大眼睛，咬着牙，说：“他那一箭要不是射在我的衣带钩上，我早死了！这箭我还保存着。不亲手杀死他，难解我心头之恨！你还指望我重用他吗？”

鲍叔牙见桓公一时还没转过弯儿来，就耐心地劝说道：“主公一向气度恢弘，能从长远处考虑问题，怎么一时就想不开？”鲍叔牙是齐桓公的师傅，桓公和鲍叔牙谈话不同于和一般大臣谈话，他们可以推心置腹。鲍叔牙见桓公不说话，就进一步问道：“臣不知主公的目标究竟如何？如果只想做一个太平国君，平平稳稳地、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这倒好说。老臣虽愚，也聊可充数。若是主公真有更大的志向，想进一步富国强兵，称霸中原，那就非有管仲这样的奇才不可！”

齐桓公还是没说话，他怎么能甘心庸庸碌碌地混一辈子？他这些日子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日夜想的就是富国强兵，称霸中原。按他的心意，明天齐国就强盛起来才好。可是，他怎么也忘不了管仲开弓射他的那个场面，一想起带钩上那一箭，他就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鲍叔牙理解他的心情，就进一步劝解说：“管仲当时为什么要射您那一箭？那是他的一片忠心！那时他保的是公子纠，彼此各为其主嘛！当他开弓射您的时候，他心中只想着公子纠。主公要是肯重用他，他同样会忠于您。今

后他心中只想着您，会为您射得天下，哪里只是射中个带钩呢！”

齐桓公说：“我都想好了，我的这些大臣中，您是最忠诚、最有才能的人。我要拜您为相国，您一定能帮助我把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鲍叔牙说：“我比管仲差得远了。我只不过是个小心谨慎、奉公守法的人，管仲才是真正能帮助主公治国图霸的人才。”

齐桓公见鲍叔牙这么推崇管仲，就说：“等过几天让他来，见见面再说吧。”桓公心中的冰块消融了些，但他还要考察一番，看看管仲是否真有才能。

一天，桓公见到管仲，问道：“我想要使齐国很快地强盛起来，该先从哪里做起？”管仲说：“民富才能国强。民以食为天，首先要使百姓吃饱。要使百姓吃饱，就要多生产粮食；要想地里多打粮食，就要发动百姓起来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不违农时，适时播种。此外，还要采取措施，鼓励百姓饲养牲畜，种植桑麻。百姓富足了，国家能不富足吗？百姓贫困，国家怎么富强得起来？”

桓公觉得这些话并不怎么新鲜。问道：“照你说的，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那得用好多钱！这样就得摊派好多赋税和徭役。现在齐国经过多年的战乱，百姓穷得没有饭吃。再增加赋税，百姓负担得起吗？”

管仲说：“不但不能增加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还得千方百计地减轻他们在这方面的负担。”

桓公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又问道：“那这些钱可该从哪里来呢？要知道，齐国这几年来，仓库里已经空虚了！”

管仲说：“主公不能心急，只要有决心干，就能想出办法来。我们齐国地大物博，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可以利用。东边濒临大海，海中有鱼

虾，就连海水也可以煮盐。西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是米粮仓和瓜果库。域内有连绵起伏的群山，山里有铜铁矿藏，可以开矿，可以铸钱，这些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桓公觉得管仲是了解齐国特点的，想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但总觉得远水不解近渴。说道：“这些年来，内乱迭起，人心不定。人心一散，再收起来是很难的。”管仲说：“百姓和大河的水一样，要靠正确的引导，引导得好，它能载舟，灌溉；引导得不好，它就会泛滥成灾。要想使民，先要爱民，要立法度，使民遵礼守法。百姓安定了，办事有了章程，各样事就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齐桓公像是轻轻地点点头，又像是微微地摇摇头。这次谈话就这样，不冷不热地结束了。

齐桓公对管仲的话不感兴趣吗？不是。他很感兴趣。但总感到办好这些事情需要好多好多年。他觉得眼前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威望。而提高威望的手段是对外用兵。鲁国不久前被打败了，他决定这次仍然选择鲁国作为进攻的目标。他没有和大臣们商量，就下令调集各路大军，准备对鲁国发动战争。

管仲得知，连夜赶到齐桓公跟前，劝说道：“主公刚继位不久，国内尚不安定，怎么就要出兵打仗呢？”

齐桓公看了看管仲，说：“国内尚不安定，这我知道。大臣中有些人不服我，我也知道。我只要打败鲁国，人们看到我的力量，就会敬佩我。那时，国内就会安定，大臣们也会服我。我说话有人听了，国内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管仲仍然苦苦劝阻，说道：“国内战乱不断，国家不富，兵力不强，

人心也不齐，现在还不能用兵打仗。”

齐桓公生气地说：“现在还不能打仗，那你要我等到何年何月？我的主意已经定了，你不要在说了。”

管仲知道再劝也无用，但他还是提醒道：“主公不听我的劝告，您会打败仗的。”桓公不愿再听管仲这些泄气的话。他把手一挥，说：“你既然不同意我对鲁国用兵，我也不好再用您为将了。我本想用您，可是，您使我失望。我只好让鲍叔牙挂帅啦！”

公元前 684 年（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命鲍叔牙率领齐国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鲁国进发。齐国的军队不久前打败了鲁国，现在骄气十足，一路上与鲁国地方守军打了几仗，获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就更加骄气逼人。齐桓公认为鲁国不堪一击，下令长驱直入，很快进攻到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市北）。

鲁庄公听说齐桓公率领大军进攻鲁国，很为着急，立即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御敌的好办法。这可把鲁庄公给急坏了。乾时之战，鲁国吃了大败仗，有许多人吓破了胆，一听说齐军攻来，吓得脸色蜡黄。大夫施伯上前说：“主公不要着急，对付齐国的进攻，非有深通谋略的人不可。”鲁庄公急着问：“哪里有深通谋略的人？”施伯说：“我认识一个人，姓曹名刿，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还不等施伯说完，庄公就急着说：“快快给我找来！”施伯说：“对曹刿这样有本领的人，不能随便派个人去把他叫来，要郑重地去请才行。请来之后，还必须尊重他，信任他，给他职务，还要给他以实权。否则，就无法发挥他的才能。”

此时敌人大兵压境，鲁庄公因为急待用人，顾不得其他，就一口答应：“好好，都依你，都依你。”

施伯就以鲁庄公名义前去请曹刿破敌。

曹刿是个饱读诗书、深怀韬略的人。他有远大的抱负，要为鲁国效力。可是鲁国的肉食阶层像一张密密层层的网，他们讲究宗室，讲究出身，讲究职位，就是不讲究真才实学。一些无能之辈充斥于各个机构，一些有识之士被拒之门外。曹刿作过许多努力，怎么也找不到为国效力的门径。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怀着一腔悲愤，蛰居山林。这次听说齐军进攻鲁国，正要去请求作战，恰好施伯来了。

对于朝廷用人，人们都有不同看法，也劝曹刿不要多管事。

曹刿的同乡人对他说：“有那些当大官吃肉食的人们在那里谋划，你又去掺和什么呢？”曹刿说：“那些吃肉食的人们鄙陋不通，不能作长远考虑。”

施伯知道曹刿的心情，也了解曹刿的脾气。虽然听到这些议论，还是耐心地解释。先说明庄公求贤的心意，又摆了一下当前鲁国的形势：“现在齐国大兵已进攻鲁国境内，百姓受到战争之苦，不论当官否，都该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曹刿虽然对那些光吃肉食不办大事的大官们不满，特别对那些嫉贤害能之辈非常痛恨，但他热爱祖国，同情百姓。他不管人们怎么说，毅然入朝进见。

鲁庄公见了曹刿，问道：“齐国强大，鲁国弱小，我们和齐国打仗能打胜吗？”曹刿没有回答鲁庄公的问题，反问道：“陛下，您是一国之主，您认为朝廷为百姓办了哪些事能使百姓和朝廷同心同德去战胜敌

人?”

鲁庄公这时倒很客气，说道：“我的责任尽得不够，不过我还是时时想到百姓。吃的穿的，我都不敢独享，常常分些给人们。”曹刿说：“陛下的做法很好，不过这都是些小恩小惠。只靠这点，百姓还不会真心实意地跟我们去作战的。还有哪些？”

“再就是我能时刻想到百姓的疾苦，”鲁庄公实实在在地说，“国内所有的重要诉讼案件，我都仔细考查，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形判断，不以自己之所爱而滥赏，也不以自己之所恶而加刑。”曹刿高兴地说：“真能做到这样也算尽心于民了。我们凭了这些，也可以和敌人决一胜负。”

鲁庄公还是担心打不赢，就问道：“请先生说说，这一仗该怎么个打法？”曹刿说：“打仗的事不能坐在屋里凭空想象，也没有一定的打仗模式。战场上千变万化，指挥战斗的大将要看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事先想出个死办法，硬要士兵去执行，多半是要吃亏的。”

庄公觉得曹刿的话很有道理，就和他一起带领大军前去迎敌。

齐、鲁两国军队在长勺摆开了阵势。曹刿不声不响地察看了两军作战的地形，又探明了双方军事实力的部署。然后回营一一作了细致的安排。严肃传达了攻守的命令，申明了军事纪律，并规定了攻守的指挥信号，让将士牢牢记住，依令而行。

齐桓公率领着军队差不多没有受到什么阻击，就长驱直入地攻到长勺，打心里看不起鲁国的军队。今见鲁军远远地就布成阵势，以为鲁军怯阵，不敢向前。就传令击鼓进兵：“谁能攻破敌阵，有赏！”

齐兵听到命令，就一齐擂鼓呐喊，向着鲁军阵地冲来。这时战场上

只听到齐军鼓声震地，杀声冲天，却不见鲁军的任何动静。

鲁庄公一听到对阵鼓响，也要击鼓迎敌，曹刿急忙摆摆手阻止了。他小声对庄公说：“齐国军队打了几个胜仗，现在又发起冲锋，锐气正盛，不和他硬拼。”庄公没再说话，以为曹刿有些怯阵。但已经说好，战场上听他指挥，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曹刿怕军队执行命令不坚决，重新传令三军：“各自严守阵地，不得随意大呼小叫，不得擅离岗位，不得妄自出战！何时出击，要看中军旗号，违令者，斩！”

这时齐兵大叫大跳，如潮水般涌来，冲到鲁军阵前。鲁军只是站住阵脚，车不响，马不嘶，人不乱，战阵岿然不动。曹刿的战阵布置得非常严密，军士们个个憋足了劲儿，不声不响地守着。齐兵乱叫乱嚷地冲了一阵，冲不动，就像海浪撞到石滩上，哗啦一阵，无精打采地回去了。

大将鲍叔牙见第一通战鼓没有冲破鲁阵，哪里肯罢休！接着下令敲第二通战鼓。

齐国士兵第一次冲杀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刚刚回来，又听到第二通鼓响。只好重新抖擞精神，掉回车头再向鲁军阵地冲去。同第一次一样，士兵们吆吆喝喝地冲了过去，鲁军仍然纹丝不动，比铁钉钉在那里还结实。齐军士兵不得不再次退了回来。

齐军一连冲了两次，鲁军都没出来接战。鲍叔牙也觉得鲁军是个猜不透的谜。要说他们是怯阵吧，可看守阵的战士那股神气不像怯阵。要说他们不是怯阵，可哪有两军阵前不出兵应战的？他还从来没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打法。可这时他手下的士兵都泄了气。有的把枪头插在地里，手拄着枪杆，头枕在手臂上喘气；有的疲惫不堪地斜靠在战车上，摘下兜鍪，扇风乘凉；有的解开铠甲，在一把一把地揩着汗。这两次冲锋，

不仅士兵累得够戗，来来回回，拥拥挤挤，连马也累得满身冒汗。

鲍叔牙见士气有些低落，只好硬着头皮给他们鼓劲儿。说道：“鲁军两次都不敢出来接战，看来是吓破胆了。只要我们再发起攻击，他们准会弃甲丢车逃跑的。”尽管他这样说，战士们还是提不起打仗的精神来。

过了一会儿，鲍叔牙又下令：“擂鼓进军！”

疲劳、迷惑、厌烦的齐军听到第三通战鼓敲响，只得出击。可这次的喊声没有那两次高了，马也跑得没有那两次快了，将士们都是懒洋洋的样子。他们的力气耗尽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冲锋陷阵的精神了。兵士们随着鼓声冲到阵前，那鼓声也没有头两次起劲儿了。齐军松松垮垮地冲了一阵，见鲁军还没有什么动静，就自动退了回来。

就在齐军有的想要掉头，有的正在掉头的时刻，曹刿在中军的战车上将令旗摆了两摆。霎时间，鲁军营中战鼓齐鸣，杀声突起。随着一片喊杀声，营门大开，鲁军士兵像虎逐犬羊般地冲杀过来。齐国将士从上到下，没有谁防备这一手。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把齐兵吓得晕头转向。他们一个个东逃西散，各人只顾逃命。后军冲倒前军，前队堵住后队，自己互相践踏，车碾马踏而死的，不计其数。鲁军乘势大杀大砍，只杀得齐军人仰马翻，丢盔弃甲。

鲁庄公见齐军败阵溃逃，就要下令立即追击。曹刿摆摆手，说：“不忙，不忙。”他跳下战车，仔细察看了逃军的车辙。然后又登上车前横木的高处，手搭着遮阳棚望了望，这才把手一挥，命令：“全力追击！”

鲁庄公此时劲头也来了，他一马当先，亲自率领军队追杀了三十多



里。齐军跑得慢的，除了死伤的，全部成了俘虏。庄公得了许多车辆、兵器和马匹。

鲁庄公得胜回来，问曹刿道：“两军对阵，敌人两次进攻，你都不让出击，把我们急得要命。直到敌人攻击过三次，你才下令出战，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吗？”曹刿说：“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打仗主要看士气，士气旺盛，仗就比较容易打；士气低落，往往要吃败仗。击鼓是为了鼓舞士气，一通鼓响，士气正盛。第一次不能发挥战士的战斗力，第二次士气就有些衰落。到第三次，士气就消失殆尽了。”不等曹刿说完，庄公就点点头，说：“这，我明白了。可敌人逃跑了，你不让我们追趕，这又是为了什么？”曹刿有些抱歉地说：“这是我太小心了，其实早追击，擒获敌人会更多些。”过了一会儿，曹刿又补充说：“两军打仗，虚虚实实，特别是和大国打仗，还是小心些好，免得上当，中了敌人的埋伏。”原来他上车、下车观望和察看，都是为了弄清敌人的真实情况。

大家一致称赞：“曹刿是真正的军事家啊！”鲁庄公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立即拜曹刿为大夫，让他帮助管理鲁国的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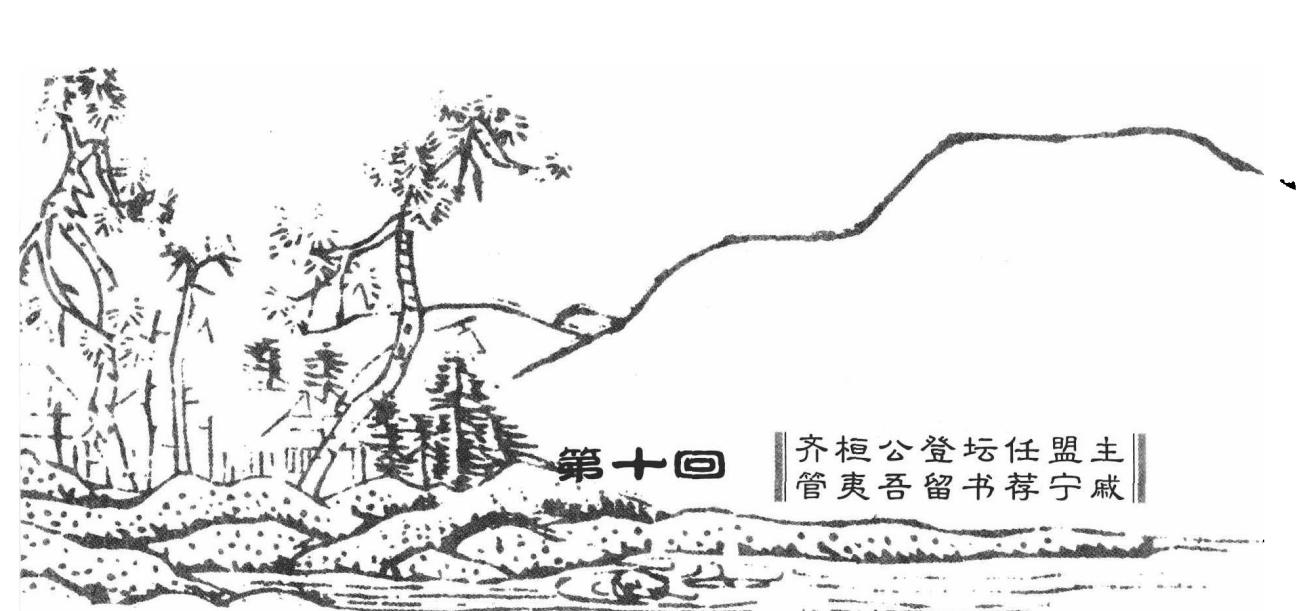
齐桓公打了败仗，觉得没有脸面去见管仲，但他认为应当吸取教训，就单独找鲍叔牙，问道：“上次你在乾时，把鲁军打得大败，这次在长勺，我们的兵比上次还多，怎么反被他们打败了？”

鲍叔牙说：“我指挥不力，是有罪的。要找战败的原因，我想……”桓公赶紧补充说：“这次战败，错在我身上。我们是吸取教训，不必追究责任。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鲍叔牙这才接着说：“齐国和鲁国势均力敌，兵力不相上下。上次

是他们进犯我国，我们的士兵奋起自卫，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以我们能够打垮敌人的进攻。这次我们是去进攻鲁国，他们的军队拼命自卫，我军的士气发挥不出来，我想这恐怕也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齐桓公受到这次教训，很后悔当初没有听管仲的话。但他毕竟是个有为的国君，决定主动向管仲去认错。



第十一回

齐桓公登坛任盟主
管夷吾留书荐宁戚

齐桓公没有听管仲的劝告，发兵攻打鲁国，被曹刿用兵打得大败，他感到又羞又愧。但为了齐国的长远利益，他要主动向管仲承认错误。他见了管仲，说道：“我没有听您的劝告，轻易出师，吃了大败仗，这是齐国的损失。往后您要多多指教。治理国家的事，就按照您提的计划办吧。”

管仲见桓公态度诚恳，很受感动，他向桓公施过礼，说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次用兵虽然失利，却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从此，桓公对管仲更加信任了。

桓公着人做好准备，择日举行仪式，拜管仲为相国，要把国家的兴革大事全都交给他一人掌管。管仲赶紧站起来，说道：“不行，不行，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光靠我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必须有更多的人才出来，共同完成这治国的大业。国家就好比一座大宫殿，靠一根木材是支撑不起来的。大海的水也一样，只靠一条河流也汇集不起来。”他又介绍了隰朋、宁越、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等人才，说明他们各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桓公根据管仲的提议，一一量材委用：任隰朋为大司

行，宁越为大司田，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宾须无为大司理，让东郭牙做了大谏官。

有一次桓公和管仲议完公事，还在闲谈。桓公说：“我有些小毛病，比如说，我喜欢打猎，有时打得高兴，往往因此误了正事，你说打猎对治理国家有害吗？若是有害的话，我就从此改了，也下令禁止打猎。”管仲说：“打猎不算毛病，只要安排适当，不但无害，还有好处。”

桓公又问：“你说对治国最大的害处是什么？”管仲和桓公谈话已经用不到有什么顾忌，就说道：“对治国害处最大的是不知道任用人才。有的虽然也用了有才能的人，但又不信任他。或者虽然任用了，又要安排一个小人物在他身边监视他。这就等于捆住了这人的手脚。这样，为害最大。”

桓公是个有气魄的人，第二天就下令：“今后国家大事完全由管仲决定。不论谁掌管的事情，有关国家大事，先告诉管仲，然后再告诉我。”

在桓公的支持下，管仲对齐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根据管仲的建议，首先把全国改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乡主要从事工商业，十五个乡兵农合一。工商乡的乡民免除徭役和兵役，让他们专门从事工商业生产。兵农合一乡的乡民平日里专心耕种，闲暇时练兵。一旦有战争，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经过改革，齐国上上下下各得其所，人人都很高兴。靠山的开矿，有了铜铁，制造了农具，打造了兵器；靠海的捕鱼、晒盐；商民用生产的物资去和别国交换用品；平原上开荒，种桑、种麻、种粮。这样一来，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富足。几年时间，齐国富强起来了。

管仲的权力大了，有人在暗地里说他的闲话和坏话，有人说管仲有

野心，有人说管仲的职位不应高过鲍叔牙。幸亏齐桓公是个较为英明的君主，他全不听那些挑拨离间的谣言，一直信任管仲。

有一次桓公和管仲在一起喝酒闲谈，鲍叔牙来了，管仲赶紧起来让座。

鲍叔牙对桓公说：“主公，我想回家种地养老。”桓公惊奇地说：“我现在正要你和管仲一起治理齐国，你怎么就要告老呢？”

鲍叔牙无可奈何地说：“不是我不肯为主公出力，现在有许多人在说管仲的闲话，还说管仲的地位不该高过我。这样看来，我在这里反而使管仲的才能不能充分地得到施展。我索性回家，这些人也就不会对管仲说三道四了。”

齐桓公感动地说：“你不要走，这些闲话我不听就是了。”鲍叔牙说：“对这些闲话是不该听。常言说，人怕百语，树怕百斧，闲话重复得多了，也会乱人耳目的。”

齐桓公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我要再加封管仲，还要尊他为仲父。可是，您还是得留下来。”

管仲也站起身，诚恳地请求鲍叔牙不要走：“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我不会计较别人的议论的。”

鲍叔牙没再说什么。

鲍叔牙为了国家的强盛，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大家都很佩服。管仲深情地说：“父亲母亲生育了我，而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要做中原诸侯的领袖，这是齐桓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可长勺之战的惨败，给了他当头一棒。这些年来，他一直不声不响地按照管仲的主张治理齐国。国家一天天富强起来了，他想做中原盟主的心愿也

天天地强烈起来。只是他不好意思在管仲面前提起这事。前两年，他隐隐约约地向管仲露了一点儿心思，还没说完，管仲就说：“时机还不成熟。”他又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如今他虽然嘴上不再提这件事了，可是心中想得更强烈了，就像有十二只小老鼠天天在他心中钻来钻去。时机什么时候成熟啊！

这天，齐桓公在屋里闷坐，他感到时间实在是难挨呀。正想要站起来走走，这时管仲推门进来了。他满脸高兴地对桓公说：“主公，好机会，好机会。”

桓公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两眼惊异地盯在管仲的脸上。

管仲见桓公没有明白他的话，就补充说：“主公不是一心想称霸中原吗？这真是天赐良机！”

齐桓公一听“称霸中原”四个字，眼睛立刻明亮起来，急切地问：“什么良好机会，你快说来！”

管仲坐下来，掰着指头，说：“头一件是周天子庄王去世不久，新天子姬胡齐初立；第二件是宋国不久前发生了内乱，南宫长万杀死了宋闵公，立了公子游为宋君，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又借兵杀了公子游和南宫长万，公子御说的君位还没有定……”

齐桓公不等他再往下说，截住话，问：“这与称霸中原有什么关系？”

管仲见齐桓公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就走到他的跟前，小声说：“这关系可大了！”然后又对着桓公的耳朵低声耳语了半天。只见桓公不住地点头，最后又大声地说：“好，就照你说的办！”

周庄王去世，各诸侯国没有来吊丧的。他的儿子周僖王即位，也没

有来贺喜的。周僖王为此感到十分郁闷，他叹了口气，说：“这样的大事，诸侯国都没有一个朝面儿的，可见谁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今后我还号令谁去！”

本来，诸侯向天子吊丧、贺喜是很普通的礼节。诸侯国向天子定期朝贡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自从平王东迁后，天子的地位下降，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后来周桓王伐郑，被郑军打败，周桓王还被祝聃射伤了肩膀，天子的威信越发扫地。到了现在，连这样的大事都没有人问，没有人睬。这怎不使周僖王伤心呢？！

周僖王正伤心难过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说：“齐国派使臣带了许多贡物前来祝贺新天子即位。”周僖王听说，喜出望外。他的确没有想到齐国这样一个大国还没忘了周天子。于是赶紧传令，前去迎接。

齐国使臣见了周僖王，行过礼，献上礼品单，又跪下读了齐桓公祝贺新天子即位的贺词，僖王着人把他搀扶起来，举行宴会招待。

宴会上，齐使又向僖王奏道：“宋国闹得很不像话。南宫长万等大臣杀了宋闵公，另立公子游为国君。公子游是闵公的叔伯兄弟，宋人不服，又杀了公子游，立闵公的亲弟弟公子御说为国君。可是这位新君直到现在还没得到诸侯的承认。现在看来，只有陛下亲自下一道命令，由一个诸侯国牵头，召集众诸侯国一起来商定一下宋国的君位。这样宋国的内乱可以平息。”

周僖王没有想到他还能发布命令。是啊，要是能发布一道命令让诸侯们集合在一起，讨论某国的君位，这证明周天子是还有一定的影响。他多么想借这个机会发布一个命令，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威望啊！因此一听齐使说出这样的请求，就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他满口答应，当即

写了一道命令交给齐使，说：“这事本来朝廷该派人去的，因近来朝廷事务繁忙，就让齐侯出面邀请诸侯商讨着定吧。”

齐使接到天子的命令，自是欢喜。因为他的使命主要也是为了讨得天子的一道命令。这也就是那天管仲凑近齐桓公的耳朵所说的内容之一。是管仲事先想好的计划。

齐桓公接到使臣带回的天子的命令，立即让管仲起草了一个召集会议的通知，派人分别送给宋国、陈国、蔡国、邾国、鲁国等。

通知书送走后，管仲又派人到北杏（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去筑坛布置会场。一切准备好了，单等到时候开会，各诸侯登坛订立盟约。

会期到了。齐桓公本来通知了十多个国家，可是到会的只有邾、宋、陈、蔡四个中、小国家。齐桓公有些扫兴。他见到会的人不多，就想延期召开。管仲说：“不能延期。常言说三人成众，现在已到了四国，加上咱们自己，已经有五个国家了，完全可以签订协约。要是延期召开，倒好像我们说话不算数似的。”

齐桓公一切听管仲的安排。会议照原定日期召开。

会议开始了。齐桓公向各诸侯拱拱手，作了会议的开场白：“现在王室衰微，各诸侯好像失去了共同的主人一般，国内国外，常发生战乱，人心惶惶。在下奉了天子的命令，请各位到这里开会，共同商讨宋国的君位。同时，为了扶助王室，抵御外侮，共创大业，需要推选一位领头人。请诸位考虑，看看该推选谁。”

会上规定公子御说为宋国的国君，大家一致同意。可一谈到推选一位诸侯国的领头人，会场上就沉默了。

推选谁呢？沉默了一会儿，又都小声地嘀咕起来：各诸侯联盟推选

盟主，这可是头一遭儿的事啊！盟主是应当推选有身份、有地位，有声望、有德能的人担当。论资格，宋国是公爵国，在诸侯中是一等国。可是宋国内连年内战，国力又弱，连自己国的国君还要齐侯召集人来给他定，当然不能推选他。齐国是侯爵国，是二等诸侯国，虽然国内势力较强，可他的爵位不及宋国高。大家嘁嘁喳喳了一阵，还是没有人表态。

会场上沉默了好长时间，沉默得令人难耐。陈国的国君陈宣公年龄较大，他也早就看透了齐桓公的用意，就站起来，顺水推舟地说：“既然天子委托齐侯来召集这次会议，那就推选齐侯为盟主吧。”

陈宣公这么一讲，大家也就附和着说：“正该这样，正该这样。”大家嘴上是这么说着，可心里想的什么，谁也猜不到。

齐桓公假意推托了一番，然后接受了大家的推选，率领诸侯们先向天子的座位行了大礼，然后又共同商量起草了一个盟约。盟约的大意是说：

周僖王元年春三月吉日，齐、宋、陈、蔡、邾等国奉天子之命在齐国北杏会盟。共同议定：扶助王室，抵御外侮，平定内乱，帮助弱小诸侯。有违反盟约者，共同讨伐之。

就这样，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开始了。这是公元前 681 年（周僖王元年）的事。

可是，问题还很多。首先，第一次开会，鲁、卫、曹、郑等国都没到会。管仲认为，会上应当对这些没到会的作个决议，就走上台去宣布：“鲁、郑、曹、卫等国无视天子的命令，竟不来开会，必须兴师问罪。”

齐桓公说：“现在我们立了盟约，各国应当一起出兵。”陈、蔡、邾国的诸侯连声答应，说：“一定前往，一定前往。”宋国的国君一直没

说话。

这天晚上，宋公想：“齐侯只是个二等诸侯，倒做了盟主，还要发号施令。我们是一等诸侯国，倒要听他的命令！”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就率领本国的随从连夜回国了。

第二天，齐桓公听说宋公不告而辞，心里很恼火，就要发兵去追赶。管仲说：“最好不要去追，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桓公问道：“照你说该怎么办？”管仲说：“齐国要称霸诸侯，首先要使远近各国心服，要使各国心服，首先要使近邻的国家心服。我们齐国离宋国远，离鲁国近。还是先解决鲁国要紧。”桓公觉得有道理，说道：“要攻打鲁国是约请各诸侯国一起去打好呢？还是我们自己去打好？”管仲说：“我们齐国的威信，现在还不是很高，先不要下令征调诸侯国的兵。再说，对付鲁国，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已足够。”桓公问：“以什么名义出兵？”管仲说：“就以这次他没参加北杏大会为理由就行。”

齐桓公同意，立即下令：大军往鲁国进发。

鲁庄公听说齐桓公率领大军来攻打鲁国，就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公子庆父说：“齐国屡次欺负我们，如今又发兵来攻打，我们不能退让，请给我一旅之师，我去打退齐军。”大臣施伯说：“齐国任用管仲，国家治理得很是强盛。他们又以天子的名义在北杏召开订盟会议，咱们没参加，就不应该。咱们和齐国是近邻，咱们的力量又不如齐国，打仗于咱们不利，还是讲和为好。”大夫曹刿也主张讲和。

正在商量时，外面人来传报说：齐桓公派人送信来了。鲁庄公的母亲听说齐国人送信来，也主张与齐国讲和。鲁庄公见多数人都要讲和，就给齐桓公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如果齐国先退兵，鲁国同意与齐

国签订盟约。但是，决不受兵临城下缔结和约的耻辱。

齐桓公接到回信，立即传令退军。大军退到柯地（在今山东省东阿县一带），扎下营寨，等待鲁庄公前来会盟，订立盟约。

鲁庄公虽然答应去和齐桓公会盟，可是心中很是恐惧。问大臣们，由谁跟着去合适。众大臣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曹沫上前，说道：“让我跟随主公去吧。”鲁庄公更加不放心，问道：“你去能行吗？你和齐国作战，被齐国打败了。这次你跟我去，不怕齐国人笑话？”曹沫说：“我正是因为打过败仗，所以这次才要去的。我这次去一来要保主公的安全，二来是想借此机会去雪除以往的耻辱。”

鲁庄公也觉得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就说道：“我们这次去会盟完全是迫于齐国之势，不得不去，你有办法雪耻，到时候可见机而行。”

曹沫跟着鲁庄公来到柯地。这里的会场全是由齐国布置的。会场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齐国的军队。盟坛筑有七层，每一层都有齐国的武士把守，这些武士手执旗帜，腰悬兵器，威风凛凛。那严肃而充满杀气的场面，人们一看，不由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庄公来到坛下，脸色吓得煞白。在往盟坛上走的时候，一步一颤。曹沫跟在庄公身后，寸步不离。当他们要登坛时，两旁武士上前挡住曹沫，说：“今天是两国国君订盟的会议，只许一君一臣登坛，但是不准许带兵器！”曹沫张开虎目瞪了那人一眼，那人不觉吓得倒退了几步。曹沫也不管他们的阻止，竟带着宝剑跟随庄公登上了盟坛。

齐桓公在坛上接见鲁庄公，鲁庄公见了齐桓公，大气也不敢出。两人才见过礼，齐国的大臣就把预备好的盟约拿出来，让庄公签字，并端来铜盘要庄公歃血盟誓。鲁庄公不知道条约上写的什么，接过来刚要看，

齐国大臣就催促庄公快签字。正在这时，曹沫抢步上前，一手握着宝剑，一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圆睁双眼，像是用剑刺杀桓公的样子。

管仲一见情况紧急，赶紧跑到桓公面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桓公，问道：“曹大夫要干什么？”曹沫愤怒地说：“我们鲁国几次受到攻击，国家快要灭亡了。你们齐国口口声声说是要帮助弱小的诸侯，可是为什么不体念我们鲁国的难处，还要来欺负我们呢？”管仲见曹沫这种神气，就说道：“大夫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曹沫说：“你们齐国仗着力量强大，老是欺负弱小的国家，霸占了我们汶阳的土地，还要来和我们签订盟约。你们要是有诚意签订盟约的话，就先把汶阳的土地归还我们。”

管仲看到这种情形，不容不答应。又想到要当霸主，首先要取信于诸侯。想到这里，就回头对桓公说：“主公，您就答应他的要求吧。”齐桓公这才揩了一揩脸上的冷汗，对曹沫说：“好吧，我答应。”

曹沫这才收起宝剑，接过歃血的铜盘，请齐桓公和鲁庄公共同歃血立誓。之后，他又拉着管仲，说：“如今，你是管理齐国政事的，归还土地之事，我还要和你歃血立誓！”齐桓公赶紧上前，说：“我看不必仲父再歃血立誓了。曹大夫请放心，我已经立过誓了，说退还汶阳的土地，一定要退还，决不失信。”曹沫这才作罢。

鲁庄公和曹沫下坛回到住处，齐国的大臣全都憋着一肚子气。说道：“我们怎么能受曹沫这个气！当时怕他伤害我们主公，我们没动手。现在他仍住在我们的馆舍，不如趁机把鲁庄公捉来杀了，也出出我们胸中的这口窝囊气！”齐桓公也觉得心里实在不舒服，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管仲却严肃地说：“可不能这么办，咱们应当守信用。怎么答应的，就得

怎么办，绝不能中途反悔。试想，取得一块小地方，失掉天下的人心好呢，还是丢掉一块小地方，得到天下的人心好？主公想一想，哪一个重要？”

齐桓公到底是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他按照管仲的意见，热情地招待了鲁庄公，当天就把汶阳的土地交还给鲁国。

柯地会盟之后，齐桓公的威信更高了，他中原霸主的地位得到更多诸侯的承认。只有宋国还不大服气。

齐桓公想：“宋国御说的国君地位是在北杏大会上由我来给他定的。他不仅没有一点儿感激的意思，反而来了个不告而辞。后来的几次会盟活动，通知他，他也不理睬。他这样藐视盟主，能够容忍吗？”想到这里，他立即下令：一边派人去报告周天子，一边会合陈、曹等国的兵去讨伐宋国。

齐桓公打发走了使臣，就让管仲带领先头部队提前去和陈、曹的军队聚齐。自己随后再率领后续部队往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南）进发。

管仲带领着部队到了峱（náo 挠）山（在今山东临淄境内），看到一个庄稼人穿着一身粗布短衣，衣服很破旧。头上戴一顶破苇笠，光着脚在山下放牛。牛啃着青草，他却轻轻地敲着牛角唱山歌。

管仲的大军在这里停下休息，又听到那个放牛人在吟诗。他本想过去和放牛人说几句话，因为军务繁忙，没有时间，就着人去把自己的酒饭送过去。那人接过饭来，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吃了起来。吃过饭，便对送饭的士兵说：“请给我传报一声，就说放牛的要见管仲。”士兵说：“仲父很忙，到各军营检查军纪去了。”放牛的说，见不到也就算了，你把我念的这首诗转告他。说着随口念了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叫《白

水》。诗的原文是：“浩浩白水，鲦鲦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大意是说，浩大的白水里生长着好大的鲦鱼，有人肯用我的时候，我愿意出来做些事，隐居山林哪里是我的本意？

管仲对《白水》这首诗很熟悉，他知道放牛的念这首诗的意思是想出来做些事情。他想，这一定是个有才能的人。因此，查营回来，饭也没顾上吃，就跑去见那个放牛人。放牛人见了管仲，只是拱了拱手，并不下拜。管仲问他姓名，那人回答道：“我是卫国的村野之人，名叫宁戚，见世道荒乱，想出来做些事，没有人肯用。我听说您礼贤下士，所以想见见您。没想到捎个话去，您就来了。”

管仲和宁戚讨论一些当前的时事，又谈了一些古往今来的历史，觉得这人很有见解，很有学识。不觉慨叹着说：“像这样一些有才能的人，想为社会出力，可就是没有人重用。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他又对宁戚说：“我们主公是个重视人才的君主，过不几天他就会带领大军路过这里。我给您写封信，等他来时，您拿我的信去见他。他会重用您的。”

他给宁戚留下了一封荐书，就率领大军匆匆忙忙赶路了。

过了三天，齐桓公带领后续大军来到。宁戚仍然那身打扮，站在路旁，敲着牛角唱歌。他先用古语唱了一遍，又用当时的语言唱，那歌词的大意是：

南山石，一层层；

南湖水，镜样平。

湖中有鱼肥又大，

山中有虎在横行。

不逢尧舜好世道，
劳苦一世白受穷。
世道艰，路不平，
漫漫长夜何时明？

桓公听到有人唱歌，就派人去叫来盘问：“你是什么人？”宁戚也不施礼，只告诉他“山村野人，名叫宁戚”。桓公不高兴地说：“你是一个放牛的，怎么唱歌来讥刺时政？”

宁戚看了看齐桓公，笑了笑，说：“我唱我的山歌，怎么说讥刺时政？”桓公严肃地说：“当今太平盛世，上面天子英明，下面百姓安居乐业；我为盟主会合各路诸侯，命令没有不遵从的，战必胜，攻必克，尧舜圣世，也不过如此！你怎么说‘不逢尧舜好世道’，还说‘漫漫长夜何时明’！难道说这不是在讥刺时政吗？这个时代还不好，还有什么时代好？”桓公越说越有气，宁戚却越听越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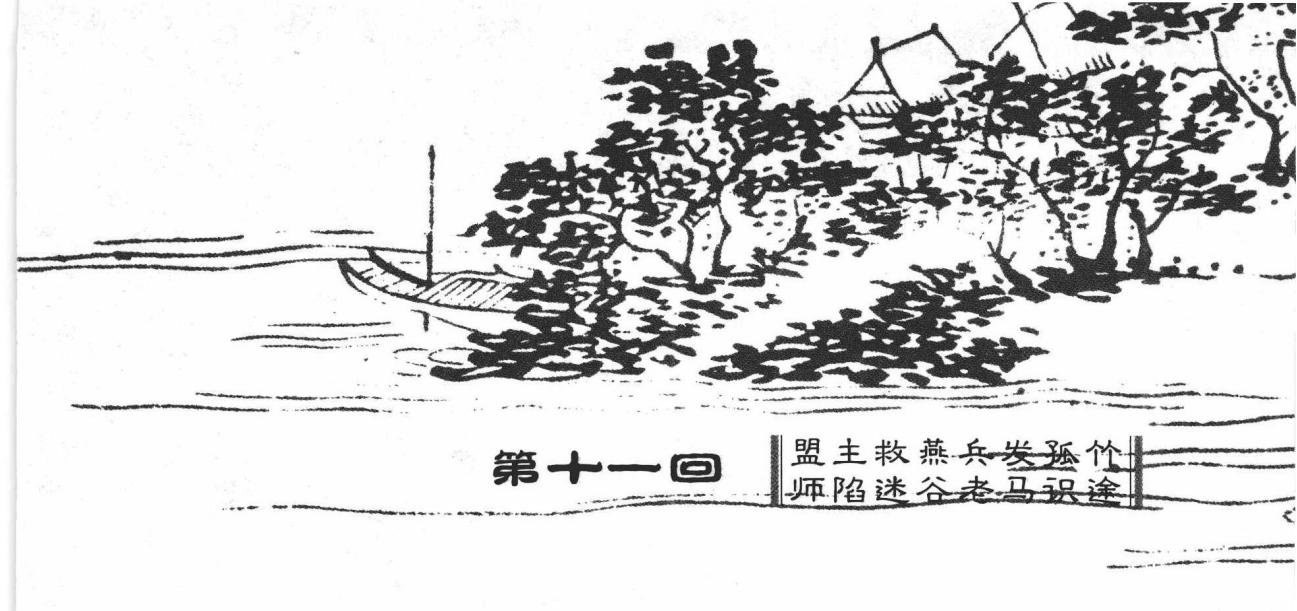
桓公更加恼火，喝问道：“你笑什么？”宁戚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我是山野之人，见的事情不多。尧舜时人民过的好日子，书上都记载着，用不到我说。单就你夸口说会合诸侯的事，就够令人发笑的。”

此时齐桓公气得呼呼直喘。宁戚也不管他，只顾往下说：“你不是说会合诸侯，命令没有不从的吗？你北杏大会，通知了十多个国家，到会的可有一半？刚签了盟约，宋国就连夜溜走了。第二次柯地会盟，被鲁国曹沫劫持，不得不归还汶阳之地，这就是你的令无不从吗？”

桓公的脸色铁青，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高声喝道：“大胆匹夫，怎敢无礼，左右推出去给我斩了！”

两边武士吆喝一声，拥了上来，捉住宁戚，推推搡搡地就往外走。





第十一回

盟主救燕兵发孤竹
师陷迷谷老马识途

齐桓公喝令一声“斩”！两边武士呼啦啦拥了上来，把宁戚绑起就往外推。宁戚面不改色，仰天大笑，说道：“好啊，昔日夏桀无道，杀了关龙逢；殷纣无道，杀了比干；今天你又杀了我。我可以和这两位贤人并列在一起，人们会说我是继他们之后的第三位贤人啦！哈哈哈哈，杀吧！”说着，他头也不回，就往外走。

隰朋看到这种情形，就小声地向齐桓公劝说道：“主公，这不是普通放牛人。他不肯顺情说好话，不肯巴结有权势的人，不怕威逼，不惧刀斧，我看一定是个有才能的人。留下他帮我们治理齐国，这可是个有用的人。”

齐桓公想了想，就叫人把他带回来，说道：“我哪能真杀，只不过试试这位先生的胆量罢了。”说着亲自上前去给宁戚解开绑绳。

宁戚这时才从怀中取出管仲给他写的荐书，交给齐桓公。桓公展看那书信，意思大致是说：宁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应当重用。我们齐国若是不用，必被别国所用，那时懊悔可就来不及了。

桓公看罢信，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人，真是，既有仲父的信，怎

么不早拿出来？”宁戚笑着说：“您要试试人的胆量，人也要看看您的气量啊！”桓公很喜欢忠诚正直的人，给他预备了一辆车，和他一起走了。

这天晚间宿营，桓公就让人们做好准备，要举行仪式，拜宁戚为大夫。近侍们偷偷劝齐桓公，说：“宁戚是卫国人，这里离卫国很近，派个人先到卫国去打听一下，看看他的人品如何，然后再封官也不晚。”

齐桓公说：“还打听什么？管仲推荐的，还会有错！再说有雄才大略的人，可能不大讲究生活小节。要是打听出他有某些小毛病，心里疙疙瘩瘩，反倒不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什么也没打听，立时拜宁戚为大夫。

齐桓公率领大军来到宋国的边界，管仲带领的一支部队也和陈国、曹国聚集在一起了。齐桓公就要下令攻打宋城。宁戚上前劝说道：“主公是奉天子之命来征讨诸侯的。与其让各诸侯国怕我们的军事威力，不如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感念我们的好处。”桓公问道：“依你说该怎么办好？”宁戚说：“照我看，先不要攻城，让我去用道理说服他看看。他如果肯出来和我们订立盟约，最好。如果执意不肯，那时再进兵也不晚。”桓公说：“好，好，先礼后兵！”于是传令做好准备，并让宁戚到宋城去走一趟。

宋国听说齐桓公以天子的名义会合陈、曹等国来攻打，就急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和。正争论得激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齐桓公派使臣宁戚来见！”

宋公听说，急忙问左右：“宁戚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怎么没听说齐国有这样一个人？”宋臣戴叔皮回答说：“他原来是卫国一个放牛的，齐

桓公前几天才拜他为大夫。”宋公又问：“该怎么对待他？”戴叔皮想了想，说：“听说这个人很善于辞令，可能是替齐侯来做说客的。主公先不要以接待使臣的礼节接待他，看看他的举动如何。他要是有不当之处，主公只管看我的信号，我暗中扯扯您的衣服，您就下令把他杀了！”

宋公吩咐一声，众大臣立即进行了一番紧张的准备工作：文臣穿着上朝的衣服，手执笏板；武士们身披铠甲，手拿武器。文东武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两边。宋公也穿戴整齐，端坐在正中。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让人把宁戚带了进来。

宁戚身穿宽袍大袖的衣服，来到殿前，见这阵势十分威严。他连看都不看，昂然上殿，只向宋公拱了拱手，并不下拜。宋公端坐在殿上，不还礼，连身体也没欠一欠。

宁戚仰天长叹一声，说道：“太危险了！宋国的大难就要临头啦！”

宋公听他这一说，心中像被什么咬了一下，有些吃惊。但他强作镇定，装出威严的样子，说：“有什么危险！在诸侯中，宋国的爵位并不低下，我们怕什么！”

宁戚见宋公很傲慢。就说：“宋国是公爵国，爵位不低。可是，当今天子失势，上面没有人管，各国都在想法治国图强。如今主要看国家治理得怎么样，不能光靠爵位名号就能让人归附。要想把国家治好，就要重视人才。昔日周公在兴盛时期，天下人心归附，他还日夜治国不懈，听说有贤士来，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连圣人都这样礼贤下士。您倒好，处在乱世之秋，群雄角逐的时代，不思治国图强，反而妄自尊大，简慢贤士！这样，有才能的人会来辅助你吗？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岂不太危险了吗？”

一席话把宋公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戴叔皮在宋公身边，几次扯他的衣带，他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他终于起来向宁戚赔情，并请他到上位就座，请他帮助自己出主意。宁戚帮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劝他按照一定的礼节，去和齐桓公订立盟约。

宋公听了宁戚的劝告，就带上白玉等礼物去和齐桓公签订了盟约。齐侯把宋公的礼物转送给周天子，并一再说明他是奉天子的命令才带兵来的。人们都说：“齐侯毫不计较私利，办事公道。”

至此，中原的几个主要国家，除了郑国外，已有八个国家和齐国结为同盟。这些国家是鲁、陈、蔡、卫、曹、邾、宋等。

郑国觉得北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都是强国，距离也都差不多。与北方齐国结盟，南方楚国来攻；和南方楚国结盟，北方的齐国来打。自己的力量又不足，因此态度动摇不定，多少年来一直夹在中间，百姓可吃苦了。

后来，齐桓公又和许国签订了盟约。这时，齐桓公已成为十多个国家的盟主。

齐桓公的事情更多了，不仅要治理好本国，还要考虑到盟主的一些事情，而眼前为了郑国和楚国不肯参加联盟的问题，他大伤脑筋。这些日子他日夜思考如何对付这两个国家。思考了好几天，也没拿定主意。

这一天，齐桓公把管仲找来，说道：“郑国实在可气，他是中原的诸侯国，不与我们中原各国结盟，反而去投靠蛮邦楚国。我想要发兵去讨伐郑国，你看怎么样？”

管仲思考了一会儿，说：“郑国也有他的难处，自己国力不强，只好依附别国。他畏惧楚国，是他们不敢与中原结盟的一个原因。”

齐桓公说：“楚国更可恶，他不仅不参加中原的联盟，还有意和中原盟主对抗，胁迫郑国服从他，这口气如何叫人咽得下？！”

两人正在商量伐楚大计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说，燕国的使臣到了。齐桓公知道，燕国此时派使臣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赶紧放下其他的事，先去接待燕国的使者。

果然不出所料，燕国使者是来求取救兵的。

燕国都城蓟（在今北京城西南）的北部和一个强悍的山戎部族为邻。山戎人能骑善射，但他们不从事耕种，经常南下侵扰燕国北部地区。每次南下，抢粮、抢物，连青年男女也都被抢走，弄得燕国北部常常不得安宁。燕庄公也曾几次派兵去驱逐，可是戎兵骑马，行动灵活，燕军来时，他们早已抢掠完毕撤退了。燕军撤走后，过不多久，他们又再次来骚扰。这次，戎主亲自率领戎军一直打进燕国内地。燕庄公派去进剿戎兵的军队被打败了。燕庄公见形势十分危急，这才派使者来向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本来要发兵讨伐楚国，此时又听到北方燕国使臣前来告急，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先让人把使者领到驿馆安歇，连夜找管仲商量。管仲说：“救燕要紧。盟主有义务帮助弱小诸侯，抵御外侮，这正是发挥盟主作用的时候。再说，我们要讨伐楚国，也需要先打垮山戎的进攻。北方太平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才可以一心一意去对付不服从王化的荆楚。”

桓公觉得管仲的话句句在理。第二天就对燕国的使者说：“帮助各国打退外敌的入侵，是盟主的责任。您先回去上复燕公，就说齐国的大军随后就到。”

公元前 663 年（周惠王十四年），齐桓公亲自率领大军去救助燕国。大军夜住晓行，不几日已来到济水，这里是齐鲁交界处，鲁庄公亲自到边界来犒劳齐军。鲁庄公见了齐桓公，彼此寒暄了一阵。鲁庄公说：“齐军帮燕国抵御外侮，不仅燕国人民感谢，鲁国百姓同样感谢，这对鲁国的安全也有好处。如果需要的话，鲁国也愿意派军队去出力。”

齐桓公觉得，这是盟主建立武功、树立威信的好机会。再说，据他估计，齐国打败山戎是有把握的，就委婉地谢绝了。说道：“北方道路险阻，困难很多，不好意思麻烦你。等到确实需要的时候，我再来请您援助。”鲁庄公客气了一番，也就没再要求。吩咐设宴招待齐桓公，犒赏军队。又送给齐军一些应用的物品，就互相告别了。

齐桓公带领大军浩浩荡荡来到燕国。这时山戎的兵听说齐国大军到来，就抢劫了燕国的粮食、衣物、牲畜等逃走了。还掳去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齐国大军没有和戎兵交锋。

燕国的军队和戎兵打了好长时间，燕兵被打败，戎兵更加猖狂。燕国北方一带被戎兵破坏得不成样子。人被杀害，粮食财物被抢走，房屋被烧毁，到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燕庄公见齐桓公亲自率大军来帮助燕国驱逐了戎兵，十分感激，亲自带着礼物前来犒劳军队。燕国百姓也都跪在路旁欢迎齐国的军队。齐桓公看到这种场面，十分感动。

燕国的百姓都知道，戎兵越来越凶，这次虽然撤走了，但他们并未得到教训。齐国的大军一撤，戎兵还会来骚扰的。可是，那有什么法子？总不能让齐国的大军长期留在这里吧！

燕庄公为齐桓公举行了告别宴会，齐军就要撤回本国了。管仲又对桓公建议说：“山戎这次没待我们打就撤走了，等我们的军队一撤走，

他们必定又来抢掠，北方还是不安定啊！”齐桓公问：“那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必须把戎兵打败，让他们接受教训，知道齐军的厉害才行。”桓公说：“那好，我们出兵一次也不容易，继续追击吧！”

燕庄公听说齐桓公决定继续进军，十分高兴。说道：“听说你要继续追击敌人，这可是为燕国百姓造福啊！我情愿带领本国军队去打前锋。”

齐桓公见燕庄公十分诚恳，又见燕国百姓被戎兵糟蹋得十分痛苦，就说道：“燕国刚和戎兵打过仗，已经十分辛苦。百姓也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这次你们就不要打头阵了。在后面帮助军队运运粮，接应接应就行啦。”

燕庄公觉得齐桓公这人能处处替别人着想，是有些盟主的气度，心里十分佩服。就建议说：“这里向东八十多里的地方有个无终国（在今河北省玉田县西北无终山一带），也是山戎族的一支，他们看不惯到处抢劫的行为，和我们燕国交往较厚。他们对这一带的地理熟悉，是不是请他们做个向导？”桓公说“好”。立即备了礼物，派隰朋去相请。

无终国的国君见燕国、齐国来请求援助，就派大将虎儿斑率领两千骑兵前往相助。

桓公让虎儿斑为前导，燕庄公为后队，自己率领齐军的中军。三路大军往山戎进发。约计走了二百多里，就见道路曲折，山势险陡。

桓公和管仲停下来察看了地形，就吩咐把粮草辎重大部分暂屯此处。分一半人马在这里驻守，做好轻骑转运粮草的工作。自己又选了一些精壮军士带上，一律轻装，继续往山戎进发。

山戎国的头目密卢听说齐侯率兵打来，就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大将

速买献计说：“齐燕大军远道而来，路既难走，道又不熟，必然疲惫不堪。我们趁他立脚未稳，就给他个突然袭击，必获全胜。”密卢非常高兴，给了他三千骑兵，让他见机行事。

速买传下号令，让大军分散埋伏在山谷之中，自己只带着百余骑兵前去迎敌。

虎儿斑的前锋部队来到山谷之中，见对面速买只领了百多个骑兵前来迎敌。虎儿斑凭着勇气，手拿长柄铁瓜锤，照着速买头上就打。速买也挺大刀来迎，两下里你来我往，杀了起来。杀了十来个回合，速买诈败佯输，把虎儿斑引到丛林之中。

虎儿斑正追得起劲儿，只听得一声呼哨，四下里齐声叫喊起来。山谷间回声又大，一时间山鸣谷应，正不知有多少人马杀来。虎儿斑只顾与速买交战，他带领的人马被截为两段，分别被包围起来。虎儿斑虽勇，怎抵挡得住埋伏的敌人突然袭来？他骑的战马前蹄被砍断，冷不防一个筋斗摔下来。虎儿斑翻身爬起，捡起兵器再战。因为失去战马，不能冲突。速买指挥人马四下里围来，声声喊着生擒活捉。正在十分危急之时，恰好齐侯大军赶到。王子成父抖擞精神，杀散了速买的伏兵，救出了虎儿斑。

虎儿斑中了埋伏，人马损失了大半。他引着败兵残军来见桓公，觉得有些惭愧。桓公安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又挑了一匹好马送给他。虎儿斑非常感激。

齐桓公让军队稍微休息了一下，又继续前进。往东北方向走了三十多里，来到一座高山，当地人称伏龙山。齐桓公下令，大军在山下安营扎寨。营寨的周围用战车围成围墙。

第二天，山戎头目密卢亲自领一万多骑兵前来讨战。管仲下令，坚守营寨，不准出去接战。密卢一连发起多次冲击，都冲不进齐军的营垒。密卢从早饭开始攻击，一直攻到午后，也没有攻开齐军营寨。这时戎兵都下马休息，有的躺在地上睡觉。

管仲轻轻拍拍虎儿斑的肩膀，说：“时机到了。”虎儿斑会意，立即领着本部人马，开了营门，杀了出去。

隰朋凑到管仲的耳朵上，说：“恐怕是戎兵的诱敌之计。”管仲说：“我已料到这一着，正要将计就计。”立即吩咐王子成父领一队人马攻取敌人的左路。又吩咐宾须无引一队人马攻取敌人的右路。并嘱咐他们不要去管诱敌之兵，只等敌军埋伏兵起，全力攻杀埋伏之敌。

原来山戎了解自己地形的复杂，善于用埋伏之计。他们本想把齐军引进埋伏圈内，一举消灭。哪料想强中更有强中手，他的如意算盘就不那么容易打了。

且说虎儿斑引兵追到密卢的阵前，戎兵略微战了几个回合，就丢盔弃甲争相逃跑。虎儿斑正待放马追去，就听到管仲鸣金收兵。虎儿斑刚要勒马往回走，就听到一声呼哨，山戎的伏兵一齐杀了出来。密卢正指挥伏军夹攻虎儿斑，这时王子成父和宾须无兵分两路又包围了敌人的伏军。戎兵没有想到齐军的这一着，吃了一惊，不战自乱。王子成父和宾须无乘机大杀一阵，把戎兵杀得四散奔逃。

密卢的埋伏计被管仲识破，败了一阵，折了许多人马，知道抵不住齐、燕联合大军，就带领残兵败将逃跑了。许多戎兵逃跑不迭，都成了齐燕联军的俘虏。齐桓公下令不许杀害投降的戎兵，不许扰害当地的百姓，戎兵和当地百姓受到桓公的宽待，十分感激。他们主动向桓公诉说

密卢苛待他们的情形。齐桓公问道：“你们知道密卢跑到哪里去了吗？”戎兵说：“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一定是逃到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去了。”齐桓公下令继续向孤竹国追趕。

密卢兵败之后，无路可逃。他和孤竹国君关系较好，就想到孤竹国去借兵，回来再战。

密卢来到孤竹国，向孤竹国君请求援兵。孤竹国君答里呵很痛快地答应了密卢的请求，立即派大将黃花和密卢一起去阻击齐军。

密卢自己手下的人已经不多，黃花率领的孤竹国的军队又不听密卢的指挥，士卒作战的目标不明确，步调又不统一，哪里经得起齐国军队的攻击！两军一对阵，黃花和密卢的军队就被打得大败，人马器械损失了大半，黃花和密卢慌慌张张地逃回城里。

这天半夜里，黃花对国君答里呵说：“齐国的兵力太强，我们硬拼，无论如何也拼不过。再这样打，损失太大了。”答里呵说：“你说该怎么办？”黃花说：“齐国此次来，本来是惩罚山戎密卢的，因为密卢老是侵扰燕国，燕国国君恼了，这才请中原的霸主来惩治他，和我们孤竹国本来没有什么关系。齐国的兵来孤竹国，也是密卢引来的。我们要是杀了密卢，把密卢的首级献给齐桓公，他一定会答应讲和的。”答里呵想了想，说：“这不太好。密卢是兵败来投奔我们的，我们杀了他，岂不惹得人家笑话？”宰相兀律古说：“我有一计，可以使齐国的军队片甲不归！”

答里呵赶紧问道：“宰相有何破敌妙策？”兀律古说：“我国北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那里正是埋葬齐军最好的坟地。”答里呵还有些不解，问道：“但不知这沙漠如何埋葬齐军？”

兀律古走上前去，凑近答里呵的耳朵，小声嘀咕了一阵。

孤竹国北面有一片大沙漠，当地人们称之为“旱海”。这里没有水，不长草，谁也说不清这片大沙漠方圆有多少里。夏天，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沙上可以烤熟鸡蛋和肉。夜间冷的时候，穿两层皮衣也冻得令人直发抖。大风起时，飞沙滚来，平地堆成沙山。有时黄尘茫茫，遮天蔽日，即使对面相逢，也不能辨认，夜间冷风袭来，透入骨髓，人马都立脚不住。近处，只有当地人还能偶尔进出，稍微再往里走，也往往要迷路。这里沙碛高高低低，绕过一个个沙堆，走不多远，人就转迷糊了，所以又叫“迷谷”。有谁误入“迷谷”，就休想再走出来。

答里呵明白了兀律古的意思，但他想不出让齐桓公误入“迷谷”的办法，又问道：“如何才能把齐军引入‘迷谷’？”兀律古说：“这好办，需要有一个人去献诈降计，只要齐国兵能相信，就好办了。”答里呵又问众人：“谁愿意到齐营去献诈降计？”

黄花元帅应声站起来，说道：“末将愿往！”

答里呵给了黄花五千人马，又仔细嘱咐了他一番，让他依计而行。并说，只要把诈降计的任务完成，就算他立了头功。

黄花元帅寻思：“为了让齐侯相信我的诈降计，杀了密卢，想来主公也不会怪罪于我。”他一边想着，就一边去找密卢。

黄花来到密卢营中，密卢欣然前来迎接。黄花对密卢说：“我们孤竹国与齐军作战，完全为了你们……”密卢赶紧说：“叫你们受累了，多谢，多谢！”黄花说：“不必客气，为了打退齐军，需要共同努力。这次黄某前去破敌，需要借你一样东西用用。”密卢说道：“好说，好说，只要我有。要借何物都可，密某在所不惜。”“好！”黄花说，“我要借

你的头颅一用。”

密卢听了黄花说要借头，顿时吃了一惊，正要说话，早有人手起刀落，砍下了密卢的头。

黄花吩咐把密卢的首级盛在一个木匣之中，带上，径投齐桓公的军营。

齐桓公正和众位商量破孤竹国的计策。外面有人报告说：“孤竹国的大元帅黄花，率领本部人马投降。”桓公一时弄不明白是真是假，就吩咐先把黄花带来，问清情况再说。

黄花元帅见了齐桓公，行过礼，献上人头，说道：“我们主公答里呵不听大臣的劝告，违背百姓的意愿，一定要帮助他的酒肉朋友密卢和中原盟主打仗。现在他自己知道抵挡不住大国的军队，又不顾百姓的痛苦，竟然裹挟着城中的百姓逃跑了。声言还要借兵来与大国对抗。末将实在不愿跟着他再打仗了。不是末将胆怯，实在是不忍让百姓再受刀兵之苦。因此，我偷着杀了山戎的国主密卢，特来投诚，愿意永远归顺盟主。如果盟主肯把我收下，我情愿为你效力，帮助你们带路，去追赶答里呵。”

齐桓公没有打断黄花的话，一直让黄花说下去，他耳听着黄花的话，眼里看着黄花的面部表情，始终没有看出什么破绽。

桓公让人们传看密卢的首级。见过密卢的人们，一致证实，这确实是密卢的头。

此时桓公不由得不信。于是下令，让大将高黑和降将黄花为先头部队，带领大军，进入孤竹国的都城。

桓公跟随先头部队进了孤竹国的都城，见这里确实是一座空城。此

时他更加相信黄花所说的话是真的。桓公决定立即前去追赶，就让燕庄公带领的燕国军队驻守在这个城里。仍让大将高黑作为先头部队，让黄花给高黑带路，自己带领管仲、隰朋等为中军，连夜去追赶答里呵。

大军追赶了一天，还是没有见到答里呵的影子。天又快要黑了，这里不见人烟，也不见鸟兽，只有茫茫的一片黄沙。人马都走不动了。放眼向四外一望，无涯无际，找不到任何标志。只见一个昏黄的天空笼罩着寸草不生的沙漠。不辨南北，难分东西。太阳渐渐落到看不清的滚滚黄尘里面。一阵阵寒风刮来，刺人骨髓，连马也都不自觉地弓起腰来。又过了一会儿，风越刮越大。一阵狂风袭来，有些军马被刮倒了。在这环境里过夜，人怎么受得了？

齐桓公问左右：“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左右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的。管仲说：“谁也不曾到过这个地方。不过我记得古书上说，北方有个地方，叫‘旱海’，方圆几千里全是沙漠，我想，咱们可能到了这个‘旱海’了。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桓公急忙下令：“停止前进！”着人到前面去找黄花来问明情况。派了好几起人到前面去找，也没找到黄花的影子。

桓公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急忙下令撤军，可是往哪里走？军队全都迷路了，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天越来越黑，沙漠越来越凉，风越来越大，人们无法睡，也不敢躺下睡。如果偎在一起睡着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来阵大风，卷起沙子，就能把你掩埋在沙堆之中。好不容易熬了一夜，盼到天明，风虽然小了，可是仍然分辨不清方向。沙漠上走过的痕迹，被大风一吹，全都淹没了。这一天一夜，马吃不上草，喝不到水。人也渴得难耐。虽然带了干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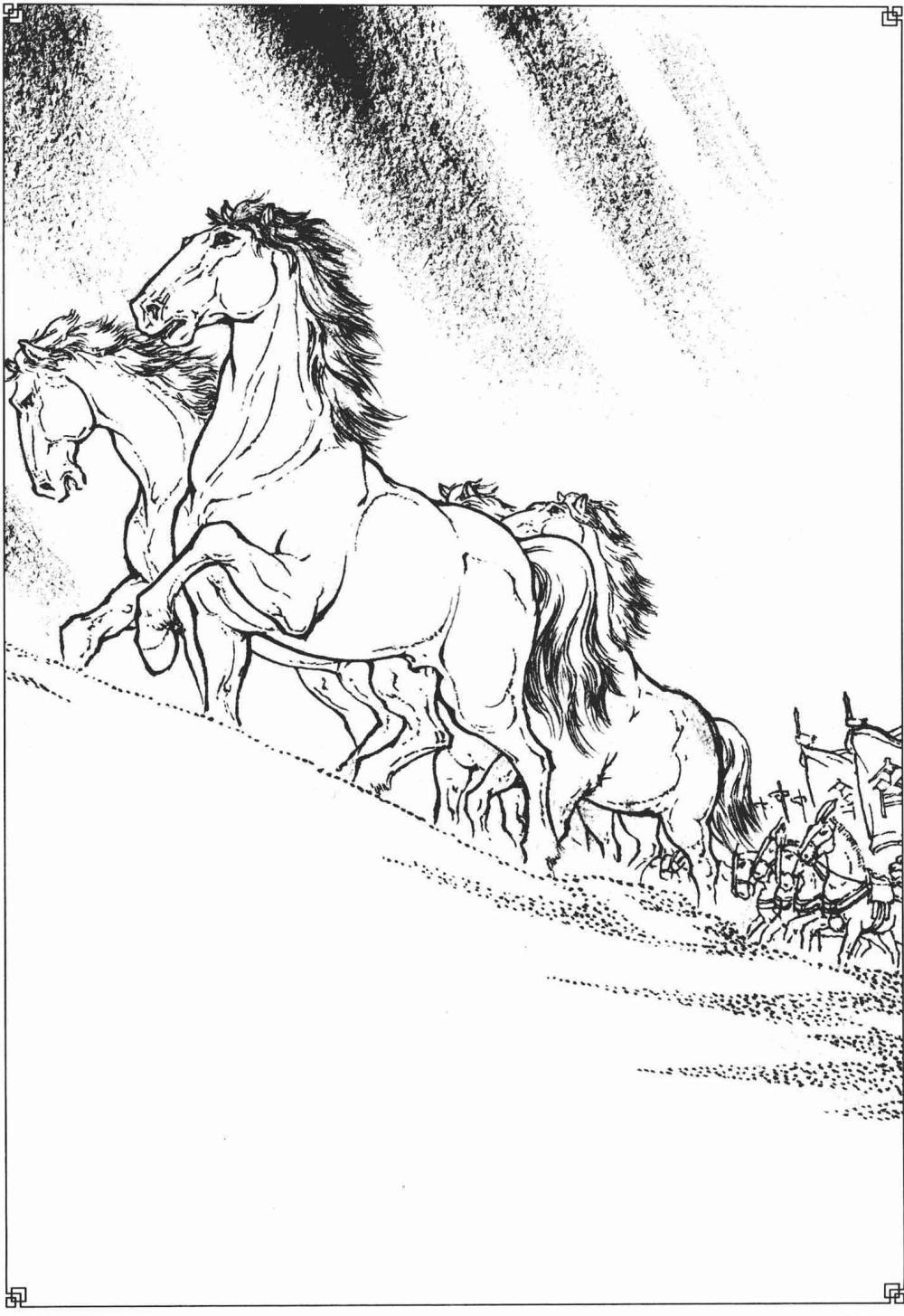
也咽不下去。桓公长叹一声，说：“咳！没想到我们竟要困死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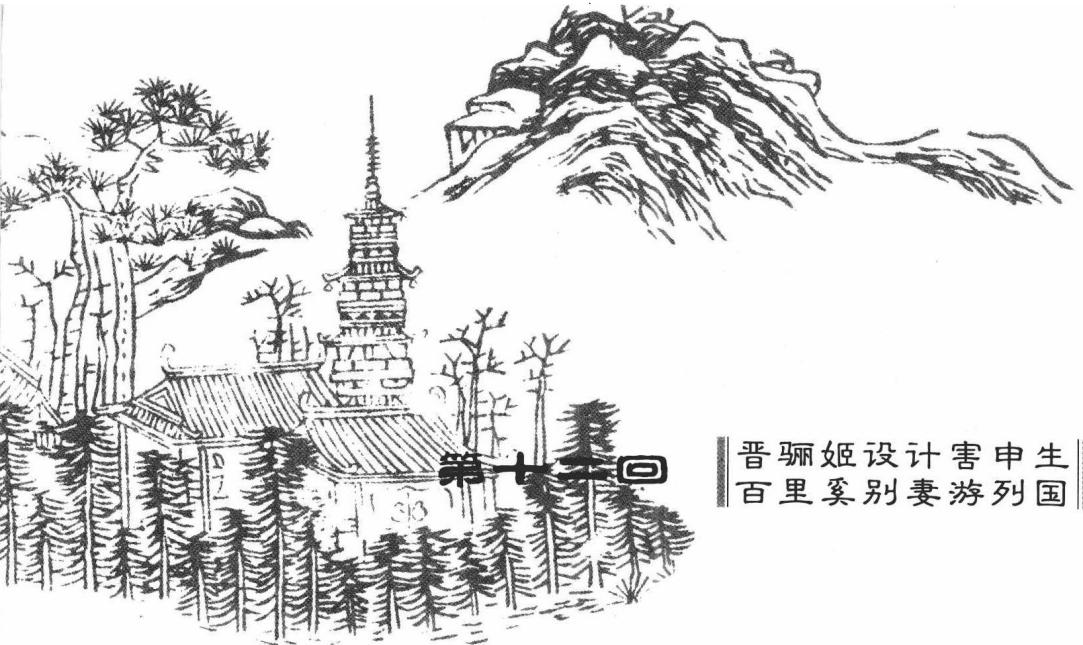
管仲访问了一些老兵回来，对齐桓公说：“主公不必着急，事已至此，急也没有用。我听老人们说，‘狗记三千，猫记八百’，我想，马也许会有记路的本领。无终国、令支国和孤竹国连界，其中有许多马是从沙漠北边买过来的，可以选一些老马试试。”

齐桓公愁得无计可施，听了管仲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按你说的试试吧。”

管仲让虎儿斑从他的马中选择一些头口老的，又从俘获的令支国的马匹中选了几匹老马，给它卸去笼头，解开缰绳，放它们自由行走。这些马都又饥又渴，这时一见让它们自由奔跑，就拼命地向来的方向走去。齐国的军队就紧紧地跟在这些老马的后面，这就叫“老马识途”。

黄花给齐国大将高黑带路。他们走得快，走着走着，回头不见后面队伍赶来。高黑要等一等，黄花催着快走。又走了一程，高黑住下等待齐桓公。黄花说，让大队先慢一点儿走，咱们两人先骑上马转过前面那个沙岭望望，兴许就能望到答里呵的后面部队了。高黑跟着黄花，转过一个沙堆，冷不防，被黄花用套索拉下马来，黄花把马索一紧，把高黑捆缚了个结实。然后又把他捆在马上，绕道回到答里呵的住处，报告说：“齐桓公已陷入‘迷谷’，他们会全军死于其中的，我已生擒了齐国大将高黑在此，听候主公发落。”





晋骊姬设计害申生
百里奚别妻游列国

齐桓公和管仲率领的大队人马跟在那几匹老马的后面，走啊，走啊，只管跟着走。果然老马识途，它们领着大队人马走出了“迷谷”，回到原来的路上。人们都佩服管仲知识丰富，本领高强。

齐桓公率领着大队人马走出了“迷谷”，往孤竹国的都城走，一路上见当地百姓扶老携幼纷纷赶路。管仲让人去了解百姓们都要到哪里去。老百姓回答说：“我们大王打跑了燕国的军队，现在命令我们回去。”齐桓公和管仲这才知道，前天看到的一片空城，原来是答里呵和黄花施的调虎离山计。齐桓公本来把燕军安排在这个空城里驻守，当他们被骗入“迷谷”时，答里呵又回头赶走了燕国的守军，重新占领了这座都城。大家听说答里呵已回到城里，非常气愤，就要前去攻城。管仲摆摆手，说：“不要去硬攻。”管仲让大队人马先就地休息。他挑了一批精锐的士兵，穿上当地百姓的衣服，扮作孤竹城的百姓，混进城去，依计而行。

大将高黑在“迷谷”中没留意，被黄花用套马索拉下马来，绑缚着去见答里呵。答里呵对高黑说：“齐军已全部困入‘迷谷’，他们永远也出不来了，都要死在‘迷谷’之中。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回齐国

是没有可能的，若是肯投降，留在孤竹国，我让你做大官。”高黑把眼一瞪，说道：“人最宝贵的是节操。我是齐国的大将，不能投降敌国。因一时不慎，误中你们的奸计，被你们捉来，要杀就杀，不必多说！”答里呵见他坚决不肯投降，就把他处死了。

半夜里，齐桓公和管仲率领大队人马来到城外，发出信号。混入城内的齐兵在城内放起火来，打开城门。城外的齐兵发起猛攻，里应外合，两下里夹击。答里呵和黄花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一场混战中，全被杀死。

孤竹国灭亡了。齐桓公对燕庄公说：“孤竹和山戎已经平定了。这一带约有五百多里土地，全都送给您吧。”燕庄公说：“这怎么好意思？我们燕国靠您的帮助，打垮了入侵的敌人，保住了国土，正该好好地谢您，怎么还好意思要土地？”齐桓公说：“这您不必客气。北部边地十分重要，您治理得好，使得敌人不再进犯中原，对中原人民也是一件大功劳。再说，齐国离这里这么远，到这里来管理也不方便，这事您就不要推辞了。”燕庄公见齐桓公说得很诚恳，很实在，觉得不好再推托，就说：“齐侯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齐桓公班师回国，燕庄公为齐桓公送行。燕庄公对齐桓公十分感激，他送了一程又一程。齐桓公也觉得燕庄公老实、诚恳，两人依依不舍。他们走着走着，不觉进入齐国边界已经五十多里了。在分手的时候，齐桓公记起周礼的规矩，说道：“古礼规定，国君送国君，不能送出边界，我们应当按规矩办事。”可是，现在燕庄公已经送出燕国的边界五十多里了。燕庄公说：“您与我情同手足，不必拘守古礼。”齐桓公觉得自己身为霸主，得做出个样子来，就说：“那就以这里为燕、齐边界吧，前面

这五十里土地也割让给燕国。”燕庄公一再推辞，齐桓公一定要坚持这么办，燕庄公也就不好再推辞，这样燕国又接受了齐国五十里土地。

齐桓公打退了山戎，平定了孤竹。打了胜仗又不贪图土地，中原诸侯多数都很佩服他。从此，他在诸侯中的威望更高了。

公元前 652 年（周惠王二十五年）冬天，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宋、鲁、卫、郑、许、曹、陈等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从公元前 651 年改元为周襄王元年。

周襄王即位，派宰孔送祭肉去给齐桓公，表示对齐桓公尊重周朝王室的嘉奖，并给齐侯晋升一级。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省兰考、民权县境）召集诸侯，举行受赐典礼。典礼举行得十分隆重。晋国也应邀参加这一盛典。可是晋献公来晚了，未能赶上，只好半道上又回去了。

这样大的盛会，晋国为什么来晚了？

原来晋国的国君晋献公给家中的纠纷闹昏了头。

晋国自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传到晋献公时，献公领了一支人马建都于绛邑（今山西翼城县东）。献公为世子时，娶妻无子。后来娶了犬戎主的侄女，生了个儿子叫重耳。又娶了小戎主的女儿，生了个儿子叫夷吾。此前，武姜还生了个儿子名叫申生。这就有了五个太太生了三个儿子。

有一年兴兵去伐骊戎，又娶了骊戎主的两个女儿，一个叫骊姬，一个叫少姬。骊姬长得很漂亮，又善于逢迎，得到献公的特别宠爱。骊姬生了个儿子叫奚齐，少姬生了个儿子叫卓子。

这样，献公先后娶了七房太太，生了五个儿子。前一窝后一块，亲

一个疏一个，能摆得平吗？

这些妻妾中献公最喜爱骊姬，因此就想把骊姬生的奚齐立为世子。可惜，在娶骊姬之前就已经立申生为世子了。他暗中和骊姬商量该怎么办。

骊姬是个很有肚量、很会耍手腕的人。她听说献公有意立奚齐，心中高兴。这是她巴不得的好事。她可不是那种喜怒立形于色的人，就很严肃地跪在献公面前，说：“以前已经立申生为世子，各诸侯都知道，他现在又没什么大错，怎么好为了私情废了另立？”

献公更加感激这位既漂亮又贤惠的夫人。

骊姬暗中打定主意：申生要废，奚齐要立！但这事要做得非常巧妙，废立之后，还得让人们都心悦诚服才行。于是她背着献公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晋献公有两个心腹近臣，一个叫梁五，一个叫东关五，都是手握大权、专干坏事的家伙，人们把他们合在一起称为“二五”。这两个人在献公面前专会拍马逢迎，因此受到献公的宠信。宫中还有个优人，名施，人们也不问他姓什么，只叫他优施。优施长得漂亮，又惯会看人行事，骊姬很喜欢他。因为骊姬常在献公面前夸奖他，他也得到献公的偏爱。

骊姬想巧妙地除掉申生，就让优施去买通了“二五”，“二五”就给她出了一些主意：先找个借口把申生送到外地去，让他去守曲沃。又找个借口把重耳送到蒲地，把夷吾送到屈地。重耳和夷吾虽然不是世子，暂时不是清除的对象，可是总不能让他们留在身边碍手碍脚。大臣之中有些比较正直的，骊姬认为难对付的，比如说狐毛、狐偃等，表面上说是让他们去辅助公子重耳、夷吾，实际上也是把他们一起赶到外地。

对奚齐，骊姬想尽办法树立他的威信。办法之一是请献公最信任的大臣荀息做他的师傅。

经过这样一番精心的安排，世子申生和众大臣的消息与献公全部割断了。献公能听到的，一是骊姬的话，二是“二五”的话。荀息天天向献公夸奖奚齐如何聪明，如何有过人的才能。“二五”则天天编造世子申生的一些坏话，塞进献公的耳中。

这时正好北狄的骑兵入侵晋国的北部边疆。骊姬又召来“二五”商量新的计策。“二五”说：“我们到外面去散布流言，就说申生勾结北狄入侵晋国，讨个命令把他杀掉就完了。”骊姬摇摇头，说：“这样不妥，还是由你们提出建议，让申生率领人马去迎击北狄。兵权在你们手中，你们选些老弱残兵给他，粮草也不要给足，兵车器械也给破的。他带着这样一些兵上战场，肯定要打败仗。在战场上被杀死，那是他的造化。战场上死不了，回来也是死罪。”“二五”一听，把大腿一拍，又把大拇指一伸，说道：“高明，高明！我们怎么就没想出这个好办法？”

“二五”领了骊姬的机密懿旨前去作了安排，奏请献公，让世子申生领兵前去退敌。

没想到这次北狄入侵的规模不大，世子申生领兵来到边界，没费多大的劲儿就把敌人打退了。骊姬听了，心中非常懊恨。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决定再把申生调回到京城里来，放在眼前，再慢慢地想法摆布他。

一天，骊姬对献公说：“主公，你现在也上了几岁年纪，身边需要有个孩子照应。奚齐年龄还小，有许多事情得靠世子解决。再说，他长年在外，做父母的也怪想的。”晋献公对骊姬的话没有不听的。立即派人到曲沃，召世子申生回来。

申生是个孝子，见到父亲派来的人，问明来意，立刻动身回来叩拜父亲和后母。他给父母请过安，就要出来。骊姬又让他到后宫去吃酒，说是为世子接风。申生顺从地跟着后妈来到后宫。骊姬让他喝了几杯酒，又问了在外期间的一些情况。申生起身要告辞出来，骊姬说：“后花园里的花开得正盛，你在外劳累多年，没有时间休息。明天索性休息一天，陪着妈妈到后花园去观赏观赏，妈妈也散散心。”申生不敢不依，也就答应了。

这天夜里，晋献公刚要入睡，就听到骊姬在抽抽搭搭地哭。晋献公睁开蒙眬欲睡的眼睛一看，见骊姬背过脸去朝着里面，肩膀一耸一耸的，两只手捂在脸上。她开始小声地抽泣，后来竟哭得呜呜的，像是强压抑着，憋屈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骊姬是晋献公的宝贝心肝，怎么能让让她受到半点儿委屈？一见她伤心到这个样子，晋献公就觉得心尖上被戳了一刀似的，难过极了。他赶紧坐起来，轻轻地问道：“爱姬，怎么啦？不要难过，有什么委屈对我说。”

经他这一问，骊姬好像哭得更伤心了。晋献公看到爱姬竟然伤心到这般程度，就上前去安慰她：“不要难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快说出来，我替你出气。千万不要压在心里不说，不然的话，会生病的。”

骊姬欲说又止。从她那复杂的表情上看，有些像不肯说，有些像不好说，又有些像不敢说。她越是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晋献公越是着急。他又说又劝。骊姬才一边哭着，一边半含半露地说：“世子他……呜……呜……调戏我。我不理他，他还嬉皮笑脸地来搂抱我。我急得没法儿，把他推开，他还……我真是没想到……”

晋献公听了，一肚子恼怒。他一边安慰骊姬，一边骂申生：“这算什么？他敢！”骊姬一时没听懂老头子的意思，以为老头子不相信她的话，哭得更厉害了。说道：“这事我本不愿意说，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信。可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他还约我明天去逛后花园呢。你明天躲在远远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他是怎样无礼了。”

这一夜，晋献公没有睡好觉，他的心里很乱。本来，国君的小老婆一大群，他自己也记不清。他的儿子调戏他的小老婆，并不新鲜，但是晋献公特别喜爱这个骊姬，怎么能允许别人来调戏呢？这一夜，骊姬和她的心腹人也都没有睡。骊姬盘算着明天如何表演给这个老头子看，让他一点儿不怀疑她的话。她的心腹们则连夜去安排和布置明天骊姬与申生逛花园的环境。

晋献公的后花园非常大，周围有一圈高大的围墙，围墙近旁是一行行的风景树，树上各种小鸟在枝头上啼叫，声音极其悦耳。园的中央是一个大花坛，花坛里盛开着各种鲜花，芳香扑鼻，引逗得蝶舞蜂喧。花坛周围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假山下有清清的小溪流水，溪水与假山之间又有曲曲折折的小路，小路通向极幽雅的去处。花园的北面有一座楼阁，登上楼阁，可以看到整个花园的全貌。晋献公和骊姬到花园里观花，常到这个楼阁中休息。

第二天，晋献公躲在花园的楼阁之内，远远地看着。这时他暗暗地想，这种事情不要降到自己的头上才好，但愿骊姬说的不是真的。

骊姬这天起得也比较早。她的打扮，在其他方面倒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头上插戴的花与往日不同：她把每枝花上都涂上了一层薄薄的蜂蜜。

申生是个孝子，从不向坏的方面想。他接到骊姬的懿旨，要他第二

天到后花园里去，他就按时前去。骊姬虽然年龄比申生还小，但按辈分她是后母，而且又是父亲的爱妾，不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不该违背后母的旨意。他来到花坛附近，骊姬也从另一条小路来到这里。几个侍奉的丫头都离他们老远老远。

骊姬见申生来了，就表现出十分亲热的样子，说：“这花园你好久不来了。今天是花生日，我特约你来赏花。”说着，就一边小声地介绍着园里盛开的花，一边慢慢地向北面楼阁的方向走。她知道，这时老头子已在楼阁里躲着偷瞧呢。

骊姬引着申生来到楼阁前面，就朝花丛中走，因为头戴的花上有蜜，引得许多蜜蜂围绕着她的头乱飞。她小声对申生说：“你瞧，这些蜜蜂儿多讨厌，老是围着我的头转，申生，你快给我轰一轰。”申生只好举手给她驱赶蜜蜂。申生穿的是宽袍肥袖，他举手轰蜜蜂，那样子在远处看来，就像他要伸手搂抱骊姬，而骊姬又好像左躲右闪。

晋献公先是在阁楼里面看，见申生和骊姬并肩而行，就有些生气。后来又望见申生几次伸手要搂抱骊姬，骊姬只是左右躲闪，他更压不住火了，干脆从阁楼里走出来。

骊姬斜眼一瞅，见老头子从阁楼里走了出来，就小声对申生说：“我的头有点儿晕，你快……”说着，就装着要倒的样子。申生听说她头晕，又见她要倒下，就赶快伸手去搀扶。当申生的手扶到骊姬的肩膀时，就听到骊姬高声喊道：“你快……你快……你快给我滚开！”说着两手狠命地推了申生一下，把申生推了一个跟头。

骊姬高喊着“你快给我滚开”的时候，晋献公已经来到楼阁的前面，他看得特别清楚的那个场面正是申生抱着骊姬，骊姬拼命往外推的那一

刹那。立时，晋献公火冒三丈，回到后宫，当即要下令处死太子申生。

骊姬听说老头子要下令处死太子，就又擦擦眼泪，替申生说情：“太子是无礼，可要是为了这事杀了他，别人会说闲话。知道的，说你家教严；不知道的，又说我变着法儿害他。这次就先饶了他吧。”

晋献公觉得骊姬这个人心肠真好。她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能从长远考虑，从大处着想，还替欺负自己的人讲情，这样的贤惠女子，天底下上哪里去找！他怀着对骊姬的感激之情，忍着心中对申生的那口恶气，饶了申生的死罪。另外找了个借口，把太子申生赶回到曲沃去了。

太子申生来到曲沃，还不知道父亲对他生气，更不知道父亲曾经要下令杀他。只感到后母骊姬一会儿要他轰蜜蜂，一会儿说头晕要人扶她，一会儿又变了脸把自己推开，好像有些不正常。但他也没有想到这是骊姬定计要杀他。

这一天，申生正在屋里闲坐，听到有人报告说，骊姬派人送信来，通知他说：“再过两天就是你母亲的忌辰。你这次的祭祀要格外隆重些！”申生感谢后母想着自己生母的纪念日，就遵照后母的旨意，在曲沃祭祀了母亲。

当时有个规矩，祭祀之后的酒肉要先送给长辈吃，然后再分送给亲友吃。申生就按照惯例，把祭祀母亲用的酒肉派人给父亲送去。使者把祭肉送到晋献公的宫中，恰巧，这一天晋献公到外面打猎去了，由骊姬把祭肉收下。

晋献公打了一天猎，回到宫中，肚中正饥。骊姬告诉他，有申生送来了祭肉，晋献公拿起肉来就要往嘴里填。骊姬上前一把抢了过来，说道：“从外面拿来的东西，怎么好张口就吃？也得留点儿神！”说着就把

那块肉扔给狗吃。狗吃了那块肉，在地上一连滚了几个滚，死了。骊姬故意惊慌地说：“他真是狠心，竟做出这种事来？这祭祀的酒肉中真的有毒？”说着，就找来一个宫女，硬逼着她把酒吃下去。宫女哪里肯吃？骊姬叫人们捏着她的鼻子硬灌下去。那宫女吃了酒，也被毒死了。

骊姬这时又装出极其伤心的样子，说：“我没想到太子竟是这样的人！他以前对妾无礼，也就算了。那时您要治他的罪。我还替他说情。如今，他又对您下这般毒手！”她越说越伤心，最后竟哭得说不成话了。

晋献公看着眼前的一盘祭肉和一瓯祭酒，再看看躺在地上的狗和毒死的宫女，耳朵里听到骊姬那伤心的啼哭声和唠唠叨叨的数落声，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他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骊姬见晋献公没说话，就又用劝慰的口气对晋献公说：“您也不要伤心，世子的这种歹意想来不会是针对您的，他一定是那天起坏意，无礼于妾，是妾一死不从，使他怀恨在心。他这一定是对着我来的。这肉，不如我吃了，就死在君前，以表明为我的心迹。我死了，你就安生了，也顺了世子的心。”说着，哭着，就要抢盘中的肉吃。

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这番话，又见她那伤心的样子，心如刀绞。赶紧上前把骊姬抱在怀里，说：“千万不要这样。我上次就要治他的罪，处死他，是你替他讲情，我看在你的面上，才饶了他。这回我非处死他不可，你可不要再替他讲情了。”骊姬只是抽搭地哭个不停。

晋献公就像哄小孩子一样，抚摩着，安慰她说：“快别再伤心了，我这就去召集众大臣，当众宣布他的死罪，杀死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天刚亮，晋献公就急着召集大臣议事。这时朝廷中那些正直的老臣，如狐突等，已告老退休。里克说脚扭伤了，不能走道，没来。丕郑父已

早已不管朝政了。来的是那些臣僚都是献公怎么说就怎么办的人。晋献公宣布：“申生要造反，罪该处死！”又问：“谁去捉拿治罪？”东关五应声跪下，说：“末将愿往！”献公立即让东关五为大将，梁五为副将，领二百辆兵车去曲沃捉拿申生。

狐突得知献公听了骊姬的话要去捉拿世子申生的消息，就偷偷地派人去告诉申生。申生得知这个消息，就问太傅杜原款该怎么办。杜原款说：“这事容易说明，祭肉中的毒药是宫中放的，这很清楚。试想，若在这里放上毒药，走了一路，又在宫中放置那样长的时间，肉早就变了颜色，腐败得不能吃了。这事只要你一说，也就清楚了。”

申生是个愚忠愚孝的人，说道：“君父要让我死，我不死就是不忠。”杜原款说：“我作为太傅，不敢教世子不忠。只是劝你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地去死，死了还落个坏名声。”申生却不肯去申辩，说道：“君父非常喜爱骊姬，没有骊姬他连饭都吃不下，我去申辩，即使辩明白了，也要伤老人的心，不如我回去死了干净。”杜原款劝他先到别国去躲一躲，等到献公消了气，然后再说。申生却说：“没有地方可去，父亲宣布我有杀父作乱之罪，这个罪名在身上，到哪里也站不住脚。常言说，‘勇者不逃死’，死我倒不怕，怕的是晋国要从此多难了。”申生嗟叹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的房中自杀了。

公子重耳和夷吾本来是按期来朝见君父的，走到半路，得知骊姬设计害死世子申生的消息，觉得此时去朝见不合适。重耳返回蒲城，夷吾返回屈地。梁五和东关五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了骊姬，骊姬又对晋献公哭着说：“重耳和夷吾是一党的，他们这次本该来上朝，听说申生的事发了，他们半路上又回去了，这事情很明显。”献公听骊姬一说，就相信

了，立刻派了两支人马分别去捉拿重耳和夷吾。

重耳回到蒲城不久，狐突又派人来送信，说献公已派大将勃鞮引兵来捉拿，重耳赶紧和狐毛、狐偃商量逃走的事。还没商量出办法来，勃鞮已领兵进了蒲城。重耳和狐毛、狐偃跑进后花园，勃鞮也跟着追了进来，狐毛、狐偃跳到墙外，两人合力把墙推倒，正要拉着重耳逃跑，刚出墙外，重耳就被勃鞮抓住袍袖。勃鞮左手扯着重耳的袍袖，右手举起明晃晃的宝剑。狐毛、狐偃为重耳捏了一把汗，刚要跑上去护住，就见勃鞮的剑没有砍到重耳的身上，只轻轻地一挥，把重耳的袍袖割断了。重耳这才甩开手逃跑了。勃鞮也不再追赶，拿着袍袖向晋献公交令去了。

晋献公除了世子申生，公子重耳逃到翟国，有些正直的大臣如赵衰、胥臣、魏犨、狐射姑、颠颉等，都跟着重耳走了。夷吾逃到梁国。献公立奚齐为世子。

正在晋国闹内乱，齐桓公只顾和楚国交战的情况下，西方一个国家秦国不声不响地强大起来。

秦国本是个弱小的附属国。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驾有功，平王对他说：“戎人占领了我岐山和镐京一带地方。你有能力收复这些被占的土地，收复到哪里，哪里就归你秦国所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战斗，把戎人赶走，夺回了被占的土地。到秦穆公时，穆公广泛地搜罗人才，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练兵，决心争当中原的霸主。

一天，有人对秦穆公说：“百里奚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秦穆公求贤若渴，就赶紧派人去访求。

百里奚是虞国人，家中非常穷苦，到了三十多岁才娶上媳妇，有了个孩子。他的媳妇姓杜，长得不怎么漂亮，但是很有肚量。

百里奚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想出来帮助诸侯干一番大事业，但必须选择一个有作为的诸侯，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当今，几百诸侯几百国，哪个值得辅佐，需要亲自去看看才行，单凭介绍，往往靠不住。可是又想到，三十多岁好不容易成了家，自己丢下家走了，老婆孩子让谁照顾？他前思后想，左右为难。

妻子杜氏了解丈夫的心情，就鼓励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出去干一番事业，只是守着老婆孩子混一辈子，有什么出息？你只管走，家中用不着你挂念。我就不信天底下就饿死有手有脚的活人！”

杜氏一夜没睡，给丈夫补好衣服，准备了行装。天明了，又要为丈夫做些好吃的，给丈夫送行。可家中没有柴，没有米，只有一只正在生蛋的母鸡，她把鸡逮住杀了，把门上的门闩摘下来，劈了当柴烧。杜氏这顿送别宴席说不上丰盛，却做得很有滋味。

百里奚临走的时候，杜氏抱着孩子送出老远老远。百里奚依依不舍，一再叨念着说：“我走后，家中日子困难，你和孩子多多保重。”杜氏眼中流着泪，她怕丈夫看见，把头低下来，说：“你尽管放心走，以后有出息，富贵了，不要忘了我们娘儿俩就行了。”

百里奚听说齐国是个大国，必能重视人才，就到了齐国。那时齐国是齐襄公在位，齐襄公是个没有什么大志的人，他了解到齐襄公的情况，就不愿意去拜见齐襄公，宁肯乞食度日。后来他到了宋国。

一天，百里奚讨饭来到蹇叔家中。蹇叔见百里奚不像个普通要饭的，就把他留在家里。吃过饭，和他谈论时局，百里奚很有些好的见解。蹇叔留百里奚住了几天，谈得十分投机，两人就结拜为兄弟。蹇叔的家中

也很穷，为了暂时糊口，百里奚请蹇叔给自己介绍个临时活干。蹇叔问：“你会干什么活？”百里奚说：“我给财主家喂养过牛。”蹇叔把他介绍到一个财主家喂牛。这时百里奚已经四十多岁了。

过了一年，百里奚听说周天子喜欢斗牛，各处寻求喂牛的，据说凡是给周王看牛的都封了大官，给了很厚的俸禄。百里奚要辞别蹇叔去给周王看牛，蹇叔劝他说：“贤臣择主而事，要辅助谁，可要看准呀！不能轻率从事。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假如择错了君主，你跟着一起干，于心不甘，也不明智；再抛弃他，就算不忠。那时，你可就进退两难了。所以大丈夫宁肯不出来做事，也决不马马虎虎地跟着坏君主瞎闹。”

百里奚说：“你说的话很对，可咱也不能老是在这里等待呀。”蹇叔觉得百里奚说得也有理，就说：“你先到周朝去看看也好，过几天我就去看你，到那里等咱们看情况再商量。”

百里奚来到洛阳，见到周王。周王问他养牛之术，百里奚向他讲了养牛的学问。周王就说：“那你就替我看牛吧。”

过了几天，蹇叔也赶到洛阳，百里奚把自己见到周王的情况讲述了一遍，蹇叔又观察了解了一些周王的所作所为，就对百里奚说：“周王子颓这个人没有大志，不会有大的作为。只顾玩乐的君王是不会重用人才的。我们还是早离开他为好。”百里奚说：“我也看到这一点，不过，我已经走了几个国家了，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看重人才的国君。”蹇叔说：“大丈夫找不到明主，宁可隐居不干事，也不要错投了主人，失了节操。”百里奚说：“我想回虞国看看，我走的时候，家中没的吃，没的烧，这些年来，老婆孩子不知是怎么过的。”蹇叔说：“我有个朋友叫宫之奇，在虞国做事，我也要去看看他。”

蹇叔和百里奚一道回到虞国，蹇叔去访朋友，百里奚回家看望妻子。

百里奚来到乡下，找到他原来的住处，可是这里是一片瓦砾。想找个人打听也找不到。原来，他走后不久，这里闹灾荒，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谁也不知道他妻子和孩子的去向。百里奚看到眼前的一片残破荒凉的景象，想起当年他临走时，杜氏抱着孩子嘱咐他的话语：“……以后有出息，富贵了，不要忘了我们娘儿俩……”如今这话语还在他耳际响着，可是人呢？到哪里去找他们？想想这些年来，自己跑了好几个国家所受到的冷遇，再看看眼前家破人亡的情景，心如刀割一般。他流着泪，绕着自己住过的这块地方转了一圈，伤心地走了。



百里奚找不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十分伤心。他没处可去，又去找到蹇叔。蹇叔带着他去见宫之奇。

宫之奇是个正直的人，也很热心。就要把他们推荐给虞国的国君。蹇叔摇了摇头，说：“不是我拒绝你的好意推荐，我现在还不想出来做事。”百里奚说：“我的家小都不见了，我走了不少的地方，不但没找到为之效力的人，连碗饭也吃不上。”宫之奇说：“不必勉强，蹇叔是我的好朋友，你又是和蹇叔结拜的兄弟，你们再回去商量商量。”

蹇叔和百里奚辞别了宫之奇。晚间一起商量去留之事。蹇叔说：“虞君这个人，见识短浅，又好自以为是，还爱贪便宜，不像个有作为的国君。”百里奚说：“这点我也看出来了。可是我已经走遍了半个天下，空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也没找到个理想的明主，看来……”说到这里，百里奚再也说不下去了。不知他是感叹有些国君的昏庸，还是同情百姓的受苦，也许是在悲叹自己的命运。

蹇叔安慰了他一番，又问道：“你的意思是……”百里奚长叹了一声，说道：“我不能老是这样到处流浪啊。再说虞国到底是我出生的地

方，既然找不到明主，就留在这里吧。”蹇叔理解百里奚的心情。这也难怪，人总得吃饭呀。他开导了百里奚一番，就说道：“那你就留下来吧，不过我还是想回到我那鸣鹿村。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就到那里去找我好了。”

此后，蹇叔回到鸣鹿村，仍然过他的隐居生活。百里奚经宫之奇推荐，在虞国做了大夫。

虞国和虢国（虞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虢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南）是夹在晋国和秦国中间的两个小国。秦国赶走了西边的戎狄，疆土扩大了，国家富强了，再向东发展，必然要吞并虞国和虢国；晋国知道，虞国和虢国如果被秦国吞并，秦国就会进一步威胁晋国。晋国要向西扩张，虞、虢二国就成了他用兵的对象。两个大国都要争夺这块中间地带。公元前655年（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虞国和虢国本来是很好的盟国，防御外侮，互相帮助，荒年病患，互相扶持。晋献公为了吞并这两个小国，采取了收买、离间的政策，拆散他们的联盟，分别予以攻破。他先送了上等好马和最名贵的玉璧给虞君，请求虞君同意晋国的军队借道去伐虢国。虞君爱贪小便宜，看到好马玉璧，就要答应。宫之奇一再劝谏，说道：“我们虞国和虢国夹在大国中间，随时会受到外来的侵犯。由于两国有巩固的联盟，患难相救，敌人才打不进来。要是虢国被消灭，虞国也就站不住了。”宫之奇分析了形势，又以“唇亡齿寒”的比喻来劝说虞君。无奈虞君只是不听。百里奚也帮着宫之奇苦苦劝说。虞君连有声望的老臣宫之奇的劝说都不肯听，百里奚的劝谏就更听不进去了。他生气地说：“晋国送来这样宝贵的东

西，要借一条道走一走，这不是平常的事嘛！我们要是不借，也太不通情理了。再说，失了一个小小的虢国，结交一个强大的晋国，还不合算吗？”

宫之奇见虞君这样糊涂，又这样爱贪小便宜，不听人们的劝告，竟然允许借道给晋国去攻打虢国，知道虞国非亡国不可，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流着泪，偷偷地带着老婆孩子走了。

晋献公收买了虞国的国君，就派大将里克带领四百辆兵车，途经虞国去攻打虢国。虞君见晋国大兵开来，急忙出城迎接，还讨好地问：“要我们虞国派兵帮忙吗？”里克说：“你们想要帮忙的话，就帮我们攻取下阳关吧。”

这时虢国的国君正率领本国的军队在西部和山戎的军队作战。里克让虞君假说派军队去帮助虢国打山戎，实际上让晋军都藏在虞军的战车内，浩浩荡荡地往下阳进发。

下阳的守将舟之侨听说虞君派来军队帮助阻击山戎的进犯，十分感激，立即下令大开城门，迎接虞军入城。虞国的兵车刚一进城，藏在车中的晋兵一声呼喊，从车内跳了出来，打着晋国的旗帜，亮出明晃晃的刀枪，向虢国的守军砍杀过去。舟之侨及其守军措手不及，被杀得死的死，逃的逃。就这样，里克没费多大的事，就夺取了虢国的下阳。

正和山戎作战的虢君听说下阳失守，急忙回师救援，又被戎兵乘势追杀了一阵。虢君回到上阳，上阳也被晋军攻破了。就这样，虢国很快就被晋国灭亡了。

晋军班师回国，又路过虞国。虞国并未作任何防备，也被晋国灭亡了。虞君这才懊悔当初没有听宫之奇和百里奚的劝告。晋国灭了虞国，

把当初送给虞君的好马、玉璧又带回来，呈给晋献公。晋献公一手抚摸着宝马，一手拿着玉璧，笑着说：“爱贪小便宜的人也真傻！这宝马和玉璧不就是替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吗？”他又扒开马的口看了看，说：“我送给他的玉倒还是老样子，这马的口齿，却长了不少啊！”

晋献公要杀掉虞君，荀息说：“虞君是个愚呆之人，没有什么作为，留着他无害，杀了他还落个杀人之名。”晋献公听了荀息的劝告，就把虞君养了起来。

晋献公对于虞国的降将都封了官。又派人劝百里奚说：“只要百里大夫肯投降的话，也一样封为大官。”百里奚坚决不肯，说道：“我是虞国的大夫，晋国灭了虞国，晋国就是我的仇人。我怎么能给仇人做官呢？我敢说，有节操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

晋献公见百里奚不肯投降，就把他编在俘虏队伍里，让他当奴隶。

秦穆公见晋国并吞了虢国和虞国，切断了他向东发展的跳板，哪里肯甘心？他知道这时和晋国作战不利，就想了另一套办法，向晋国求亲，暂时和晋国保持友好关系，使晋国不对秦国产生疑心。于是让公子絷作为使者去向晋国求亲。

晋献公也愿意和秦国暂时保持和睦关系，就答应了秦穆公的请求，决定把大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

古时候诸侯之间结为婚姻是两国友好关系的一种表示。女方嫁给男方，要有丰厚的陪嫁。不仅要陪嫁财物，还要挑选男女仆人作为陪嫁。这些仆人有些由奴隶充当。荀息向晋献公建议说：“百里奚抵死也不肯投降晋国。这样的人，留在晋国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就让他做个陪嫁的

奴仆，把他打发得远远的算了。”晋献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作为陪嫁的奴仆，随同秦国迎亲的人们到秦国去。

百里奚想想自己的身世遭遇，十分难过。他慨叹地说：“想我百里奚一生找不到明主，受了多少坎坷！如今都快七十岁了，还要给人家当陪嫁的奴仆！咳，自己命苦，倒也罢了，这奇耻大辱，怎么能受得了？！”想到这里，他决定半道上找个机会逃跑。

秦国迎亲的队伍夜住晓行，从晋国往秦国进发。这天夜里，百里奚乘人们没注意，就偷偷地溜了。

百里奚从一群奴仆中逃了出来，也没有一定的地方可去，他白天躲，夜里逃，忍饥挨饿，走了多少日子，连自己也不知道。不知怎的，竟糊里糊涂地逃到了楚国。

这一天，他来到楚国的一个深山里，被楚国的一个猎户发现了。猎人怀疑他是中原派来的奸细，把他捆绑了起来，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拷问。百里奚只好如实回答：“我是虞国人。国家灭亡了，我是有国难投，无家可奔，只好到处流浪。”猎户见这个老头挺老实，不像个奸细，又见他说得实在可怜，对他很是同情。想帮他找点儿活干，也好让他挣碗饭吃。就问他：“你会干什么活？”百里奚说：“我会喂牛。”猎户就让他给人家喂牛。

百里奚喂过牛，对饲养牲畜留过心，有一些经验。他饲养的牛又肥又美，人们都称赞他喂牛的本领大。

楚成王听说百里奚有饲养牛的本领，就派仆人把他叫去，让他到南海去给他牧马。百里奚也不推辞。就这样，他又成了南海的牧马人。

秦国到晋国迎亲的队伍对半道上逃跑一两个陪嫁的奴仆，并不在意。他们也没有查找追捕，就回到秦国。

秦穆公接过晋国陪嫁的礼品单，展开看时，见其他陪嫁的人和物都在，就是少了一个陪嫁的奴仆。他问派去迎亲的公子絷：“怎么礼品单上光有百里奚的名字，没见人呢？”公子絷说：“百里奚本来是虞国的老臣。他的国家被晋国灭亡了，他坚决不肯投降，晋献公就把他做了陪嫁的奴仆。半道上丢了，也许是逃跑了。我觉得跑一两个奴仆不算回事，也不值得去追。”

秦穆公问公孙枝：“百里奚是怎样的一个人？”公孙枝说：“百里奚是个贤人，也很有本领，可惜有才没处施展。他跟着虞君，劝说虞君不要贪小便宜，更不要借道让晋人去攻打虢国。可惜虞君不听，终于国家败亡。他为晋国所俘，坚决不肯投降，可见他的节操很为高洁。”

秦穆公求贤若渴，听说百里奚很有才能，就派人打听他的下落，决心把他找到。公孙枝又提供了查访的线索：“从他逃跑的地点和路线看，估计他可能到楚国去了，可先派人到楚国去暗访。”

不久，派往楚国访求的人来报告说：“楚王让他当了个养马官，现正在南海牧马。”秦穆公说：“找到下落就好办了，我多送些贵重的礼物给楚王，请他放百里奚到秦国来。”公孙枝说：“主公可千万不能这么办，越是送厚礼，出高价，百里奚越是来不了秦国。”秦穆公倒是给弄糊涂了，问道：“那是为什么？”公孙枝说：“楚王让他到南海牧马，看来是不知道百里奚有治国的本领。要是主公出重金去请他，这就等于告诉楚国人，这个人很有能耐，要重用他。你想楚王还会放他到这里来吗？”秦穆公这才恍然大悟。

秦穆公听了公孙枝的话，就派人带上晋国陪嫁的礼单，依照当时一般奴隶价钱，拿了五张羊皮，去见楚王，说道：“我们有个逃奴叫百里奚，逃到贵国来了。一个奴隶，本来不值什么。只是我国有个规定，凡是逃奴，一定要找回去治罪，以防止奴隶们学他的样子逃跑。为了照顾到贵国的利益，我们愿以奴隶的身价把他赎回。”说完就把五张羊皮呈给楚王。

楚王觉得，一个逃奴的确没什么重要，更不愿意为这点儿小事弄得两国不快。就派人到南海去把百里奚逮捕了起来，装入囚车，交给秦国使者带走了。

百里奚的囚车刚踏上秦国的国境，公孙枝早在那里等候迎接了。公孙枝亲自打开囚车，扶着百里奚登上自己的车，和他同乘一辆车前进。快到京城时，秦穆公又亲自出城迎接。

秦穆公见百里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心里有点儿扫兴，就问道：“先生高寿？”百里奚下车施礼，回答：“今年才七十岁。”秦穆公像是感叹，又像是惋惜地说：“可惜已经老了！”

百里奚明白秦穆公话中的意思，说道：“陛下说得是。可这老少，也得分干什么事。如果要我去追赶飞鸟，与猛虎搏斗，也许显得老了一些，可是要我坐在帷幕之中，考虑治国安邦之策，就不算老。姜太公八十岁，文王还亲自到渭滨去请他，拜为尚父。我比起姜太公来，还小十岁呢！”

秦穆公觉得百里奚有些见识，就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大计。百里奚分析了秦国的地理形势和特点，又分析了中原各诸侯国的情况，说出了如何引导百姓安居乐业，又替他出了一些奖励耕战的主意。最后谈了一



些有关国家巩固，百姓富强，进一步统一中原的规划和措施。秦穆公觉得百里奚的每一句话都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去了。他的每一项设想都很合自己的心意。越谈越觉得百里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一连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得疲倦。他高兴地说：“我得到百里奚，就像齐桓公得到管仲一样！”就要拜百里奚为上卿，让他掌管国家的大事。百里奚说：“不行，不行，我算不了什么，我举荐一个人，他的才能要比我高明十倍，百倍！”

秦穆公一听百里奚说还有比他的才能更高的人，就说：“天下真还有比你本领更大的人？你快说，他是谁，我这就去请。”百里奚说：“他就是我的好友蹇叔。”秦穆公又问：“他有什么才能，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百里奚长叹了一声，说：“他的才能不但你不了解，就是中原的齐、宋等大国近在眼前，也都不了解。我只说说他劝说我的几件事，你就了解个大概了。”接着百里奚数着指头，说：“我刚出来时，无事可干，靠乞讨过活。来到周朝，王室子颓喜欢斗牛，我替他养牛。周王子颓作乱时想任用我，幸亏蹇叔阻止，我与周王子颓脱离了关系，因之免于被杀。我回到虞国，见了虞君。虞君是个昏聩的人，蹇叔劝我不要去辅佐他。我因要找碗饭吃，去了。结果虞君不听大臣的劝告，亡了国，我当了俘虏，成了奴隶。我前一次听他的话，得免于难；后一次不听，遭了大祸。他是个很有学问、很有远见的人。”穆公听了，赶紧请百里奚写信，派善于搞外交的公子絷到鸣鹿村去请蹇叔。

公子絷收拾行李，扮作商人，驾起牛车，打听着道路，向鸣鹿村走去。走了几天，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见田间有人在耕地。他一面耕耘，一面唱歌。细听那歌词是：

高高的山啊，清清的水，
这里的田地多肥美！
汗水浇灌庄稼地，
不愁穿来不愁吃。
没有苛捐和杂税，
无荣无辱堪自足。

公子絷想，大概快到鸣鹿村了。蹇叔住的地方，种地的百姓也都显得很高雅。他下了车，打听蹇叔的住处，耕地的没回答他的问话，反问道：“你打听蹇叔的住处干什么？”公子絷很有礼貌地说：“他的老朋友百里奚托我给他带封信来。”耕地的看了看这个商人模样的人，然后指了指前面，说：“远处竹林里边，左面有一个清泉，右面有一块奇石，中间的那所草庐就是。”

公子絷向耕者拱了拱手，道了谢，又往前走。走了半里来路，觉得风景更幽雅。来到草庐之外，公子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轻轻叩门。不一会儿，里面走出一个小童子，开了门，问明来意，说道：“主人和邻叟到外面去了。”公子絷为了表示尊敬，就站在门外恭候。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大汉，浓眉环眼，方脸虎腰，背着一只鹿，大步走到门前。公子絷见这人相貌不凡，向前施礼迎接。那大汉也放下鹿，赶忙答礼。问起来，才知道他是蹇叔的儿子，叫白乙丙。白乙丙听说公子絷是来送信的，就让进草堂，献上茶，然后陪着谈论些农桑之事。又过了好长时间，蹇叔才和两位邻居老人回来。公子絷起身行了礼，呈上书信。蹇叔问道：“秦伯怎么会知道百里奚？”公子絷就把百里奚当了俘虏，做了陪嫁，如何逃跑，秦穆公又如何访求等经过说了一遍。蹇叔

听说，长出一口气，说：“百里奚总算找到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了。”又说道：“当时虞君不信任百里奚，招致了败亡。秦伯若真正能任用贤人，一个百里奚也就够了。我已隐居多年，不想再出山了，望大夫回去好好为我辞谢。”

公子絷一听这话，急坏了，说道：“百里奚大夫说过，先生若不肯来秦国，他也不会一个人留在秦国。”蹇叔无可奈何地皱皱眉头，说：“为了成全百里奚，我也只好去一趟了。”公子絷又请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一起到秦国去。蹇叔也只好点点头。

蹇叔来到秦国，秦穆公向他请教治国图霸的道理。蹇叔道：“秦国和西戎接壤，百姓与戎民杂居，多数不懂礼教，不明法制。应当加强教育，并付之以刑罚。使百姓明白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这样一来，百姓会自觉地不干耻辱的事情，而乐于干光荣的事情。国家的风气正了，其他事情也就好办了。”穆公又问：“我要想称霸于诸侯，该从哪里做起？”蹇叔说：“首先要做到三戒：一不要贪图小利；二不要因一时气愤而蛮干；三不要急于求成。”他又解释说，贪小便宜往往要吃大亏；愤怒时不能忍耐就会干出不理智的事来；跑得太急，有时难免要跌跤。要一步一步地把每件事情做好。基础打好了，统一诸侯就有根基了。”

秦穆公听了蹇叔的话十分高兴，说道：“我得了蹇叔和百里奚，就像添了一对翅膀一样。”第二天就拜蹇叔为右相，拜百里奚为左相，让西乞术和白乙丙做了大夫。从此，二相掌了国家的权柄，立法教民，兴利除弊，秦国很快兴旺起来了。

一天，百里奚和宾客在堂上吃酒，乐工们在堂下的两廊演奏乐曲。一个在相府二层门外的老浣衣女工也在廊下伺候。这个老女佣和乐工说：“我年幼时，也学过音乐，对音律也懂得一些。”乐工问她学过什么乐器？女佣说：“会弹琵琶，也能歌唱。”乐工们好奇，就给她一把琵琶，让她弹弹看。女佣接过乐器，转轴拨弦，奏了一曲。声音凄恻悲怨，十分感人。乐工们都怂恿她唱一支曲。女佣说：“我从流落以来，不曾唱歌。今天相府举行宴会，相国会不会见怪？”乐工们都说：“百里大夫为人极和善，你尽管唱，不碍事。”

这个女佣果然重新调了调弦，清了清嗓子，唱道：

百里奚，五羊皮，

可还记得别离时？

粗米野菜吃不上，

劈了门闩煮母鸡。

如今富贵了，

可还记得贫寒妻？

百里奚，五羊皮，

可还记得别离时？

扔下妻子上了路，

子牵母衣哭啼啼。

如今富贵了，

可还记得啼饥儿？

歌声哀婉凄恻，扣人心弦。百里奚听了这歌，呆了半天。



第十四回

渭河上舳舻继千里
龙山下秦晋大兴兵

百里奚听到廊下传来凄恻动人的歌声，声声打动他的心弦。他听着听着，听得呆了。歌一唱完，他就叫人把这唱歌的女佣叫来，一问，果然是离别多年，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的妻子。

他的妻子杜氏是怎么来到秦国的？

杜氏送走丈夫之后，家中没的吃，没的烧，靠她的两手给人家干些零活吃饭。不想又遇上荒年饥岁，她只好带着孩子去逃荒。遭了许多磨难，好不容易来到秦国。她的儿子孟明视有一身好力气，有一手好武艺，成天练武打猎。

百里奚当了秦国的左相，她听说后，想去见他，但见不到。她就想办法到相府去做洗衣女工，希望能见到丈夫，或者暗中观察一下，如今富贵了，有哪些变化。相府里内外规矩极严，也还是见不到。这天见相府设宴，她就借着唱曲，看一看百里奚的情形。

百里奚见到自己找了多年没找到的老妻，又是高兴，又是伤心。彼此诉说了多年来别后的曲折生活景况，免不了落了一场泪。

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找到了分别多年的妻子，也来为他们夫妻团聚祝

贺。又听说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武艺高强，就让他在朝廷做了元帅，和西乞术、白乙丙并称为“三帅”，共同掌管秦国征伐之事。秦国平定了西戎，要向东发展，其主要斗争对象就是晋国。

公元前 651 年（周襄王元年）晋献公死去。荀息拥立骊姬生的奚齐为君，这时奚齐才十一岁。大夫里克与大将丕郑父想让重耳回国继位，就率领旧部杀死奚齐。荀息又拥骊姬的妹妹生的卓子为君，这年卓子才九岁。里克又率领一些大臣杀死卓子。骊姬见大势已去，投水而死。荀息也自杀了。

里克杀了奚齐和卓子，就召集人们商议迎立公子重耳的事，大家推举里克执笔写了一个表文，派人送到翟国。重耳接到表文，见上面具名的有里克、丕郑父等三十多人，狐突却没有签名。就召集跟随他的大臣商量。魏犨说：“朝中的大臣拥戴主公，就该回去继位，不要错过时机。”狐偃不同意现在回去，说：“现在国内正乱，奚齐、卓子虽然被杀，他的党羽还很多，回去容易，再出来可就难了。”

重耳听从了狐偃的意见，对来人婉言谢绝，说：“重耳得罪了君父，逃亡在外。现在父亲去世，自己很为悲痛。目下实在不能回国继位。感谢大家的好意，并请众位谅解。”

里克又问百官：“迎不来公子重耳，怎么办？”有人说：“重耳不来，就去迎接公子夷吾。国家不可无君。”有人反对迎接夷吾继位，说：“夷吾为人贪财而又残忍，怎么能当国君？贪财的人，往往不讲信用；残忍的人，往往不讲良心。这样的人当国君，老百姓受得了吗？”又有人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他总比奚齐、卓子好些吧。”大家七嘴八舌，一时作不了决定。

秦穆公的夫人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听说娘家父亲死了，兄弟们争权夺位，她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哭着请秦穆公设法帮助晋国。秦穆公安慰夫人说：“你不要着急，我一定尽力。”

这时，夷吾恰好派人来请求秦穆公帮助他回国继位。秦穆公着人把使者安排在馆舍中休息，就召集大臣商量帮助晋国立国君的事。他问道：“晋国发生内乱，夷吾派人来请求我们护送他回国继位。我们有义务帮助晋国立君，只是重耳和夷吾这两个人，不知该护送谁好？”蹇叔说：“可以派人到翟国和梁国去向重耳和夷吾吊唁，就此看看情况，然后再定。”秦穆公采纳了蹇叔的建议，就派公子挚去执行这个任务。

公子挚先到翟国，见了重耳，行过吊礼，用暗示的口气探问道：“公子怎么不赶快抢时间回国去办丧事呢？这个机会可不能失掉啊！”这虽是外交辞令，可谁都明白，它的意思是：谁能得到大国的帮助，抢先回国，就能抢到国君的位子；回去晚了，就没有份儿了。重耳当然听得出来这话外音来，可是他说：“君父刚刚去世，我这做儿子的悲痛万分。我衷心感谢秦国吊唁的好意。”除此之外，什么话也不说。

公子挚别了重耳，到梁国去见夷吾。夷吾一见秦国的使者，就苦苦地请求秦国帮助他回国继位。说道：“我前不久已派使者到晋国去了。我们国内的大臣里克和丕郑父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已许下诺言，只要他们帮我当了国君，我给里克汾水以北土地一百万亩，给丕郑父汾水以东土地七十万亩。秦国若能护送我回去，帮我当了晋国的国君，我情愿把黄河外的五座城池作为谢礼。对你个人，我另有黄金四十镒，白璧十双作为赠品。东西不多，聊表心意，请你千万帮忙，千万帮忙！”整个接见的过程，没容公子挚说话，只听到夷吾的苦苦哀求声。

公子絷回来，如实地向秦穆公汇报。秦穆公说：“这样看来，重耳为人似较正派，我们还是护送重耳回国继位吧。”公子絷没表示同意，问秦穆公：“主公是为晋国着想，还是为秦国着想？若是从我们秦国的利益考虑，不如帮他立个品质差的。这种不正派的人一上台，只顾自己的私利，国家就搞不好。秦、晋是邻国，晋弱则秦强，这对我们有利。”

秦穆公听了公子絷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护送夷吾回国。这期间夷吾也派人向齐桓公请求，齐桓公就答应立夷吾为晋君。

公元前 650 年（周襄王二年），秦穆公派百里奚、公孙枝带兵护送夷吾回国。周襄王、齐桓公也都同意立夷吾为晋国的国君。就这样，夷吾回国当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

夷吾当上国君后，心想，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其他的就一概不用管了。原来答应给里克和丕郑父的土地，不给了。答应给秦国黄河外的五座城，也反悔了。秦国护送他回国的公孙枝手持字据要接收他许诺的五座城，晋惠公对他的大臣说：“那时我为了回国继位，才这样许给他的。再说，那时的晋国还不是我的，许的时候并不心疼。现在晋国是我的了，我怎么舍得把土地白白送人？”他的宠臣吕饴甥也随着他说道：“就是不给，看他们怎么办！”里克说：“已经答应了就给吧，刚继位就失信，怕不好。”郤芮向里克瞪了一眼，说：“给他五座城，晋国就少了一半了！我们的地皮来得容易吗？”里克说：“既然知道来得不容易，当初就不该答应。”

里克的这些话，晋惠公非常不爱听。吕饴甥和郤芮又乘机说了里克的许多坏话，还捏造谎言说：“里克这是自己没得到土地，在这里发泄不满情绪！”里克还想说什么，丕郑父偷偷地扯了扯他的衣服，里克这才

没有再说什么。

怎么向秦穆公交代呢？晋惠公就让吕饴甥起草一封信，也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先拖着。信的大意是：“我本想把五座城立即割让给秦国，无奈大臣们都不同意，我也不好硬作主张。容我们以后再慢慢商量。”

信写好，就让丕郑父给秦穆公送去。秦穆公看了信很生气，暗暗骂道：“夷吾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晋惠公是个反复无常、心狠手毒的人。他想当国君时，百般求告里克、丕郑父帮忙。并许下成功之后，一个给百万亩土地，一个给七十万亩土地，作为酬谢。如今当了国君，不仅不想酬谢，反而要想法杀掉他们。他先让郤芮设计把里克囚禁起来，然后装着一副为国家着想的面孔，对里克数说道：“从个人方面说，我应该感谢你。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不会有今天。可是你身为人臣，接连杀了两个国君，这能容许吗？再说，要做你的国君，那可是太危险了！”里克反问道：“你不是千方百计地请求我这样做吗？没有前面两君的被废，你怎么能有今天？！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要杀我，什么借口找不到啊！”

晋惠公杀了里克，又派屠岸夷使用反间计杀了丕郑父、祁举、共华等八位大臣。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与重耳一党的，不除掉，对他的君位可能会有威胁。丕郑父被杀，他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秦穆公把他留下，让他做了大夫。

晋惠公杀了一批大臣，又跑掉了一批大臣，国内反对他的人不敢再动。他的君位暂时保住了。可是，连年来粮食歉收。到了第四年，公元前647年（周襄王五年），晋国遇到百年未有的大灾荒，仓库的粮食空空的。晋惠公急得没法，打算派人到邻国去借粮。心想，秦国离晋国最近，

水陆交通方便。秦国又连年获得大丰收，有的是粮食。可惜自己许下给他五座城，因不守信用，把秦穆公得罪了。这时再去借粮，怎么好开口？他把这心情对宠臣郤芮说了。郤芮说：“这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试试看，总亏不了本。他能借给我们最好，要是不借，咱们不给他那五座城还找到借口了呢！”

晋惠公就派大臣庆郑带上书信到秦国去借粮。

秦穆公见晋国派使臣来借粮，就召集大臣商议。大夫丕豹第一个站起来，说：“夷吾是个无道昏君，无故杀害大臣，生生地把这个晋国糟蹋坏了。我看不但不能借给他粮食，还该派军队去除掉这个昏君才是！”蹇叔说：“夷吾是不好，不过乘人家国家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不合适。还是运粮去救灾为好。”百里奚说：“蹇叔说得对，水旱灾荒，哪国也免不了。晋国的百姓正在挨饿，应该去帮助他们度过灾荒。我们不是为夷吾，是去救晋国的百姓。”

秦穆公最后综合多数人的意见，说：“不讲信用的是夷吾，挨饿的是晋国百姓。我不忍心因为夷吾不好，就对晋国百姓的疾苦不管。”于是下令，把大批粮食运到渭水。再用船只装载，顺流而东，运到黄河。然后再溯黄河而上，运到汾水。最后由汾水再运到晋都绛城（今山西翼城县东）。这些粮船首尾相接，前后好几百里。晋国百姓见秦穆公给运来这么多的粮食，十分感激，都自动地提壶携浆，前来迎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泛舟之役”。

第二年（公元前 646 年），秦国遇到灾害，粮食无收，晋国是个大丰收年。秦穆公对蹇叔和百里奚说：“我现在更体会到你们的话说得对了。幸亏去年我听了你们的话，运粮去救济了晋国。要不，我们这次就不好

向晋国开口了。”丕豹说：“夷吾这人贪心很重，又不讲信义，去买粮他也未必肯卖给。”穆公说：“夷吾是有些不对，我想总不至于这样吧。好，我就派人去买他些粮食救荒吧！”于是派冷至作为使者，带上礼物，到晋国去籴粮救灾。

惠公听说秦国派人来买粮救灾，就召集人商量。郤芮阴阳怪气地说：“秦穆公要买粮食你给他，他要那五座城，你给是不给他？不要那么傻，趁他们闹灾荒，发兵打过去，准能取胜！”庆郑说：“乘人家有灾难去打人家，太不近人情了。”韩简也说：“也说得是，去年我们闹灾荒，秦国还运粮帮我们渡过难关……”他的话还没说完，吕饴甥就接过去说道：“去年秦国那样做，是他们愚蠢。现在上天给了我们这样好的机会，咱可不能失掉啊！我们就约会梁国和他们一起去打秦国，就说得了土地两国平分，梁国一定肯出兵。”

晋惠公专爱听吕饴甥和郤芮的话，就找来秦国的使臣冷至，对他说：“我国去年遇到灾荒，今年是收了点儿粮食，可是不多。实在没有余粮帮助你们。”冷至再三恳求，晋惠公只是不允。郤芮还冷言冷语讥骂了他一顿。还说：“要想得到晋国的粮食吗，除非你们派军队来取！”

冷至憋着一肚子气，回到秦国，对秦穆公说：“晋国这一伙君臣实在可气，他不肯卖给我们粮食倒也罢了，还骂了我们一顿。”他又把郤芮那挑衅的话学说了一遍。秦穆公听了，十分生气。可他什么也没说。这时，又有人来报告说：“晋国不但不卖粮食，还要派兵来攻打我们！”人们听说，都气得咬牙切齿，决心要和晋国干一场。

秦穆公听说晋惠公发兵打了过来，就留蹇叔、由余帮助太子管理国事。命孟明视守卫西部边界，防止西戎进犯。让丕豹为先锋，公孙枝将

右军，公子絷将左军，自己与百里奚、西乞术、白乙丙统率中军，发四百辆兵车前去迎敌。大军开到韩原（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与晋国发来的六百辆兵车相遇。

晋惠公耀武扬威地出阵，说：“我虽然没有什么本领，可是我一挥手，就有六百辆兵车上阵。你要是不趁早认输的话，一打起来，你想往回逃也逃不了啦。不是我好战，就算我想退回去，我的将士们也不会答应！”

秦穆公一听夷吾的口气太狂了，就让公孙枝去对他说：“你要回国当国君，我就送你回国立为国君；你要粮食，我派人给你送去粮食；如今你又要打仗，我怎么好不奉陪呢！”

秦穆公又将晋国以德报怨、欺负得秦国忍无可忍的事实对士兵们讲了。将士们听了，个个都很气愤，说道：“为了维护公理，我们也要和晋国决一死战！”

晋惠公在国内诛杀大臣，对秦国的恩义不报，军士都没有替他打仗的心思。庆郑劝晋惠公说：“是咱们不讲信义，还要派兵去打人家，把他们惹怒了，致使两国刀兵相见。现在看来，咱们向秦国赔个礼，还是两国讲和为好。也免得百姓跟着受苦。”晋惠公一听就发了脾气：“以我们这样堂堂大国向秦国赔礼讲和？你这是成心和我捣乱！”于是，喝令左右，要把庆郑推出去斩首！

一些大臣赶紧跪下替庆郑求情：“主公息怒，还没和敌人交锋，先斩了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将功赎罪吧。”晋惠公这才没有坚持。

晋惠公派韩简去探听秦军的情况。韩简回来报告说：“秦国的兵，

数量不如我们的多，可是斗志比我们的高。”晋惠公不爱听，说道：“兵多才是真格的！斗志是摸不着的东西，管他做什么。再说，他们国内正闹灾荒，哪来的斗志！”又下令驱车前进。

两军在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境）下摆开了阵势。

晋惠公上阵，驾车的是郑国新送给他的小马。这马身材小巧，毛色十分好看，晋惠公特别喜爱。上阵之前庆郑又劝他说：“主公，上阵厮杀，可不同于驾车游玩，该用本国训练好的马匹，它们懂得进退，听人使唤。外国新送来的马匹，虽然好看，使唤起来怕不见得顺手。”这本来是好意，晋惠公却生气地说：“用什么马也要你来管！不要多嘴！”

晋兵秦兵，两阵对齐，中军各自擂起战鼓，霎时间，兵对兵，将对将，杀了起来。

晋国大将屠岸夷仗恃着自己力气大，手提一条浑铁枪，独自冲入秦军阵内。他使的这条枪足有百来斤重，他把枪横着一扫，秦军就倒下一大片。他杀得性起，一条枪横来竖去，如入无人之境。这时秦将白乙丙赶来接住，两人厮杀起来。他们枪来刀往，杀了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胜负。这两员虎将越杀越猛，彼此都有取胜之心。杀了一阵，觉得在战车上杀不解气，高声喊着，各自跳下战车，丢了手中器械，就要去生擒活捉。他们谁也捉不住谁，彼此互相扭扯住厮打。屠岸夷说：“我只与你拼个死活，要人帮的不算好汉！”白乙丙说：“我正要独手擒住你，添一个人捉拿不算英雄！”他们两人拳打脚踢，一直扭打到树林背后去了。

晋惠公的战车正好遇上秦将公孙枝，惠公叫家仆徒前去接战。公孙枝有万夫不当之勇，家仆徒如何敌得过他！晋惠公没法，只好自己驱车前来助战。晋惠公的车前是外国进献的新马，没上过战场。公孙枝扬起

武器，大喝一声，有如震天的霹雳。那马听了这一声断喝，直吓得乱蹦乱跳，怎么也不听驾车的车右使唤。它带着战车乱跑一阵，终于把战车陷在泥塘里去了。驾车的郤步扬虽是老手，但他怎样用鞭抽，马也不走，那车与马在泥中越陷越深，怎么也拔不出来。

晋惠公此时万分着急，恰好庆郑率领一军杀了过来。惠公急忙呼喊：“庆郑，快来救我！”庆郑打马跑了过去，说道：“我到前面去堵截住敌人，顺便呼唤虢射前来救你！”一边喊着，一边急急忙忙冲向前方去了。

这时晋将韩简引一队人马正和秦穆公厮杀。西乞术保护着秦穆公和韩简大战了三十多个回合，还没分胜负。不防晋将蛾皙又率领一支军队从侧斜里杀了过来，两下里夹攻西乞术。西乞术虽然勇猛，但一人难抵二将，他回头迎战蛾皙时，被韩简从后面一枪刺中左臂，西乞术一阵疼痛，倒于车下。在这紧急关头，晋将梁由靡也引一军赶来，围击秦穆公，把秦穆公团团围在中心，一迭声地呼喊：“捉活的！”“一定要捉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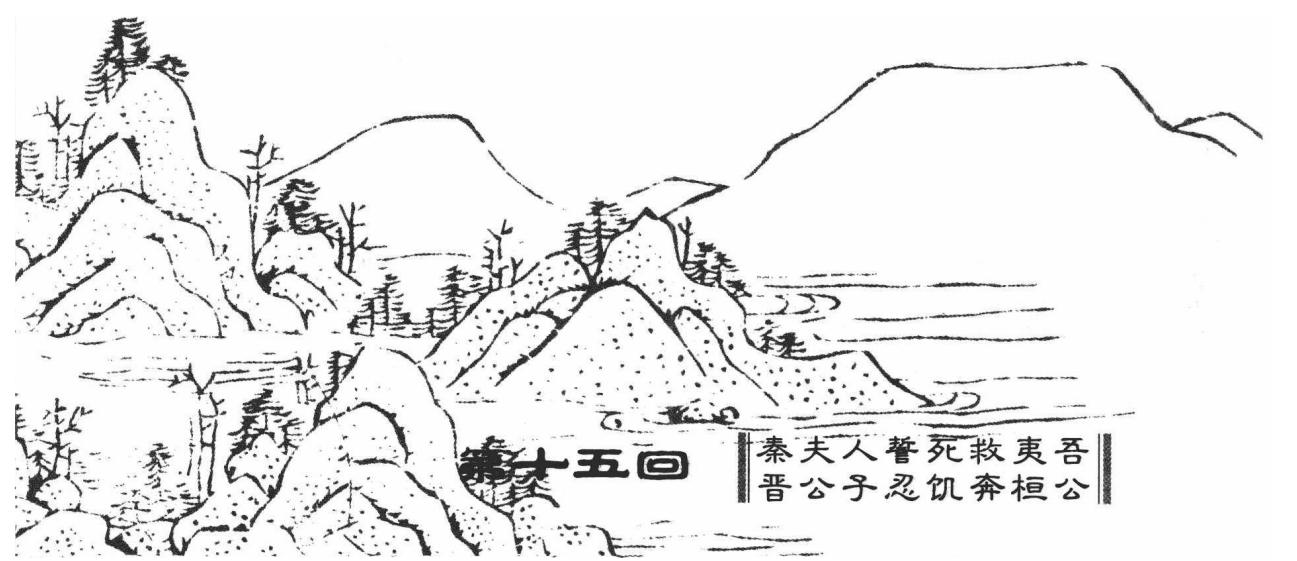
秦穆公这时战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看看四面的晋兵越围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秦穆公仰天长叹了一声，说道：“天公真是不公啊！没想到我今天反而当了晋国的俘虏！”

就在这万般危急之时，就见从西北角上有一队武士徒步冲杀进来。这伙人约有三百名，一个个头发蓬乱，光着肩膀，脚穿草鞋，手拿大砍刀，腰悬弓箭，就像一批混世魔王一般。他们行走如飞，冲进阵来，见了晋军，不问三七二十一，只是一阵乱杀乱砍。晋军见了，纷纷逃避。

韩简与梁由靡正慌慌张张向前迎击，只见庆郑从北面打着战旗赶来，高声喊道：“韩、梁二将军，主公已被秦兵围困在龙门山下的泥塘之中。赶快前去搭救，要紧，要紧！”韩、梁二将一听，无心再与这妖魔般的三

百多猛士厮杀，立即掉转车头，打马直奔龙门山下来救晋惠公。等到他们驱车赶到，谁知晋惠公早已被公孙枝生擒活捉去了。大将家仆徒、虢射，车右郤步扬等，也做了秦军的俘虏。

韩简跺着脚说：“来晚了，来晚了。早知这样的话，我们干脆不来，说不定能逮住秦国国君，还可以作个交换条件。”那三百多名壮士救了秦穆公，又救了西乞术，送他们到秦兵的中军大营。秦兵的左右两路大军乘胜追杀，晋兵大败。龙门山下，尸体堆积如山，晋国六百辆兵车，逃脱的仅有十之二三。



第十五回

秦夫人誓死救夷吾
晋公子忍饥奔桓公

那三百多名勇士救了秦穆公和西乞术，把他们送到中军大营，什么话也没说，掉头就走。秦穆公赶紧命人把勇士请来，问他们是哪里人氏。壮士中为首那人答道：“我等都是北边的山民。”穆公又问：“我们素不相识，壮士缘何冒死救我？”那人说：“大人怎么就忘了，我们就是偷了你的马杀肉吃的那些山民啊！”秦穆公这才猛然想起，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有一年秦穆公和大臣们到梁山去打猎，夜间丢失了几匹马，着官吏到处寻找。找到山下，见一群人正围在一起，中间燃着一堆火，一个个都在烤马肉吃。官吏们见这伙人异常凶猛，没敢惊动他们，回去报告给秦穆公，请求发兵捉拿。秦穆公长叹了一声，说：“荒年饥岁，没有饭吃，这也难怪。马已被吃，也就算了，怎么好因为爱马去杀人呢？只是那些吃马肉的人，光吃马肉不吃粮食，要伤身体的。”于是派人给他们送了些粮食和酒菜去。

这些吃马肉的山民深深感念秦穆公的好处，他们说：“这真是一位有良心的君主，能够体谅穷百姓的苦处。”

今天见秦穆公被晋人包围，万分危急，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冒死杀入重围，舍身相救。秦穆公感叹地说：“这些山民，人们称之为‘野人’，他们都知道报答恩德；夷吾这样的人却见利忘义。怎么叫人瞧得起？”

秦穆公非常感激地对这些壮士说：“请你们在我这里做官吧。”壮士们拱了拱手，说：“我们是山野之人，不会做官。”秦穆公又叫人拿出金帛财宝送他们，他们一概不收，拱拱手，告辞了。

打扫完战场，秦穆公点视将帅，有名的将帅都不缺少，单单不见了白乙丙。赶忙打发人四下里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个士兵听到土窟中有呻吟的声音，进去看时，见白乙丙和屠岸夷还扭作一团。原来他们打着打着，扑通一声，滚到土窟之中。他们谁也不肯放过谁，力气都使尽了，还是不肯松手。此时都已差不多不省人事了，还是死死地扭在一起。军士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撕扯开，放在车上，运回中军大营。

秦穆公亲自前来问候白乙丙，这时白乙丙只能喘气，不能说话了。秦穆公赞叹地说：“这两员将都是虎将，都是英雄好汉啊！”他又问左右：“这员晋将叫什么名字？”有认识的人说：“是晋军先锋屠岸夷。”秦穆公素来爱护军将，爱护人才，就要想法把他留在秦国使用。丕豹赶来说道：“不可，他杀了卓子，又杀了里克，这且不说，最不该用阴谋告密的手段，一次就害死了丕郑父、祁举、共华等八位大臣。人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主公怎么能留用这样的人！”穆公只好下令将屠岸夷斩首。又吩咐把白乙丙用车载回本国，好好医治。

秦穆公打了胜仗，押解着晋国的俘虏，回到京城。老远地见夫人领

着几个孩子，穿着丧服，站在一个堆着许多柴草的高台上，让内侍传话给秦穆公说：“上天降下灾害，使秦晋两国之君不能友好相处，本来是亲戚的国家，反而兵戎相见，你若不肯看在两国的姻戚情分上释放晋君的话，早上把他囚进秦宫，我们母子当天晚上就在这台上烧死；若是晚上囚进来，我们第二天早上就烧死。答应不答应我的请求，你自己看着办吧！”

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惠公的姐姐。惠公当了俘虏，她感到是自己父母之邦的奇耻大辱，因此，她以死来劝谏秦穆公释放自己的弟弟。秦穆公也觉得囚禁或者杀死晋惠公，都没有什么益处，给他一个教训也就够了。于是就卖了个人情，把晋惠公从囚车中放了出来，以国君之礼相待。晋惠公也认了错，愿把世子圉送到秦国作为抵押，表示愿意重新和好。三个月后，秦穆公派人把晋惠公又送回晋国。

晋惠公对郤芮说：“我在秦国三个多月，别的都不怕，就怕重耳乘乱回来抢君位。他可真够傻的，竟没回来。这我就放心了。”郤芮说：“虽然没回来，可他在外面，终究是块心病，必须想个办法除掉才好。”惠公说：“你说得是，谁能除掉重耳，我一定重重赏他。”

可用什么办法能把重耳除掉呢？他让郤芮出主意。

郤芮想了半天，说：“有了，派勃鞮去想办法，他一定会尽力。”勃鞮当年去追赶重耳，没能把重耳杀掉，只斩断了他的衣袖。人们都说他一直害怕重耳回国治他的罪，郤芮听人们说勃鞮存有这种想法，就想利用他。

惠公把勃鞮找来，商量派他去除掉重耳的事。勃鞮说：“重耳在翟

国已经十三年了，他和赵衰等跟随的人员都在那里娶妻生子。我们要是派兵去捉拿，翟人必然要帮助他们，那时我们能不能取胜都很难说。”惠公问道：“依你说，该怎么办？”勃鞮说：“只能找几个大力士，作为刺客，找个机会，暗中动手。”惠公点头，说：“这个办法最好。”立即让人给他拿了许多黄金，让他抓紧时间进行。并限他三天就要动身前去。事成之后，还许他当大官。

这事虽然是暗中商量的，可内侍中有人知道了，很快传到老臣狐突的耳朵之中。

这天，重耳正和翟君在渭水岸边打猎，突然有人冲进围场，急如星火地要见狐毛、狐偃。说有紧急家书到来。狐家兄弟接信在手，心中很是不安。心想，父亲这些年来从来不与外面通信联系，以避嫌疑，现在突然派人来送信，准是国内有紧急事变。他急不可待地打开书信，还没看完，脸色就吓得惨白。信中的意思是说：夷吾已派勃鞮去害杀公子重耳。你们赶紧转告公子，速速离开翟国，千万不可迟误！

狐毛、狐偃立即禀告公子重耳。这事太突然了，重耳一下子没了主意。说道：“我的妻子在这里，我还能到哪里去？”狐偃说：“我们跟随公子，是希望公子以后能把晋国治理好，并不是为了在这里建个小家庭。”重耳还有些犹豫，狐毛说：“我们在这里落脚是万不得已，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到大国去走走，多了解些情况，也好为下一步作些筹划。”重耳说：“我们到哪国好呢？”狐偃说：“到齐国好。齐侯虽然上了年纪，但毕竟是霸主，一定肯收留我们。在那里，如果晋国发生什么事情，借齐国的力量回去处理也方便。”

重耳收了打猎的围场，回到家里。

重耳对妻子季隗说：“晋国派人来杀我，我这就要离开这里。到哪国去还没定，也许到秦国，也许到楚国。我走后，两个孩子要靠你费心抚养。我希望你能等着我，若是二十五年不回来，你可以改嫁。”重耳说一句，季隗点一下头。她难过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不住地流。最后她还是忍着悲痛说：“常言说，‘男子汉志在四方’，你到哪里去，我不会连累你。你尽管放心走，两个孩子有我抚养。至于我自己，你也不用挂心。我今年二十五岁，再过二十五年，已到了入土的年龄，还改什么嫁？”说着说着，又泣不成声了。

赵衰的妻子是季隗的姐姐，名叫叔隗。这时赵衰也在嘱咐妻子一些话。

第二天早晨，天还不明，重耳就吩咐管理车马的人准备车马，管理财务的人收拾财物，准备起程。正在吩咐的时候，就见狐毛、狐偃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刺客提前行动了，父亲怕我们行动缓慢，遭到不测，他已来不及写信。打发人连夜来送口信。现在就得动身。”他们等不及备马，就和狐毛、狐偃一起飞步跑到城外去了。

不一会儿，赵衰等人也都先后来到城外集合的地点，点了点人数，别人都到了，就是管理财务的人没来，他们心急如焚地等待了好长时间，也没等来。

管财务的人名叫头须，他见大家慌慌张张地逃跑，心中就暗自打了主意。重耳吩咐他收拾财物时，他就把成色好的金银单独包了一个小包，趁大家跑得慌乱的时候，就提上这个装满金银的小包，溜了。

重耳和大家走得急促，出城老半天了，翟君才知道，想送点儿盘缠

给他们也没来得及。

管财务的头须拐着钱财逃走了，重耳等人身上分文皆无。他们走在路上，又渴又饿，十分困难。

勃鞮纠集一伙大力士提前行动，满以为能给重耳来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老臣狐突两次暗中送信，泄露了消息。等到他们赶到翟国，查找公子下落时，公子早已无影无踪了。

重耳一行忍饥受饿，沿着往齐国的道路艰难地前进。一路上要爬过许多山，涉过许多水，还要通过大大小小国家的关卡。

有一天，他们来到卫国城外。守关的将士问道：“什么人要进城？”赵衰上前赔着小心说：“我们主公是晋国公子重耳，逃难在外，现在要到齐国去，路过贵国。”关吏说：“你们先等一等，待我们去报告卫侯，听他吩咐。”卫文公接到守关的报告，和上卿宁速说：“晋国对咱们没有什么帮助，再说他们又是一伙逃难的，不值什么。”宁速说：“重耳为人正派，在翟国十多年，受到人们的欢迎。现在途经我国，应当迎接进城，以礼相待为好。”卫文公很小气，说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迎进来就得招待，还得送些礼物，既麻烦又得破费东西。说不定还因此引起晋君夷吾的不满，我看，还是不让他们进来省事。”还没等旁人说话，就吩咐守关将吏，不要开门放入。

重耳一行只好绕着卫国都城转了个大圈，才绕了过去。魏犨、颠颉都十分生气，说卫侯实在无理，该去骂他一顿。赵衰说：“忍一忍吧，何必去生那闲气！蛟龙失势，赶不上蚯蚓，骂又有何用？”魏犨说：“他既然对咱们无礼，咱们还和他讲什么情面！现在腹中正饥饿，就到他郊外抢些东西，填饱肚皮再说。”重耳阻止说：“不可，不可。咱们宁肯挨

饿，也不干那强盗所为。”

有一天，他们从清晨就上了路，走了半天还汤水未进。他们全都饿着肚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太阳过午了，走到五鹿（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北），实在饿得再也无力挪步了。这时远处的一伙耕种的田夫正在田间吃饭。看见田夫们大口大口地吃着，他们的肚子里不由得咕咕叫唤起来，口水不住地往外冒。重耳实在忍耐不住了，打发狐偃去讨点儿饭吃。

田夫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要干什么去？”狐偃说：“我们是晋国人，车上坐的是我们主公，路上断了粮，想向你们讨顿饭吃。”一个上了年纪的田夫望了望他们这一群人，摇了摇头，说：“你们这样一群人！我们这点儿饭自己都吃不饱，哪里够你们吃？我们是种地人，不吃饭拿得动锄头吗？我们种不出庄稼来，你们这些老爷们向谁征粮去？”一个中年的汉子接口说：“你们也都是些男子汉，既不老又不小，靠讨饭过活怎么能行，得靠这个自己挣饭吃！”他摊开自己结满茧的大手向这群人说。

其中有个年轻的，手中举着一个土块，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全靠这土块吃饭，你们要吃吗，给！”狐偃还没说话，那边魏犨就跳起来去抓马鞭子。魏犨是个雷暴性子，肚中饿得直冒火，哪里容得这些田夫的奚落？他举起马鞭，就要过去抽上一顿。重耳心中也有些恼火，尽管不像魏犨那样怒不可遏。他觉得这小子太无礼，该去给他点儿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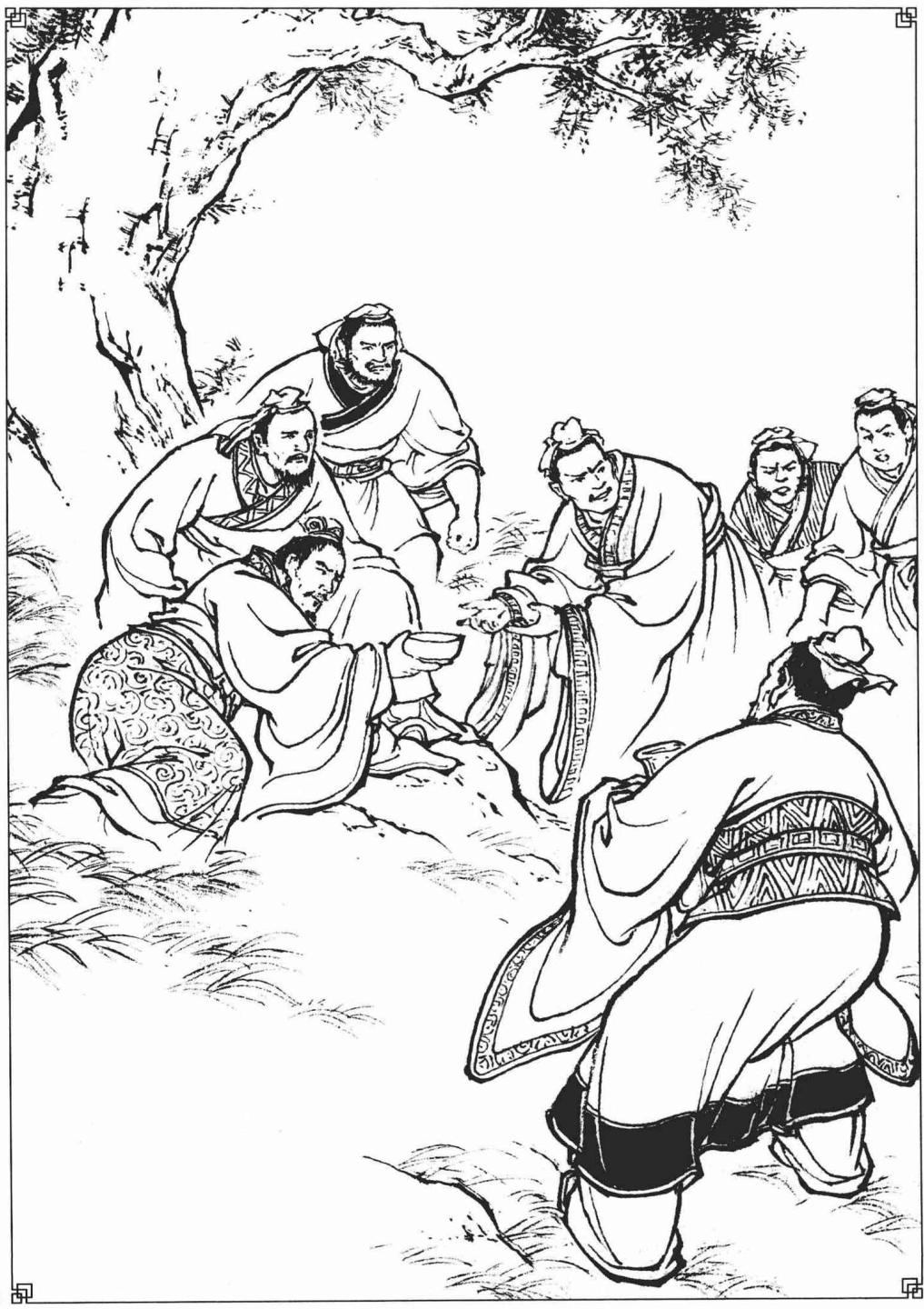
狐偃社会经验丰富，对各种事的处理都比较老练。他赶紧上前拦住魏犨，说：“切不可这样。要知道，单纯弄碗饭吃，倒是比较容易。要想得到适合生长、发展的土壤，可是很不易啊！”他像是对魏犨说，又像是对自己说。大伙儿听起来，这话又像是对大伙儿说的。这话的每一个

字都钻到重耳的心坎里。狐偃走上前去，接过土块，说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不能把它看轻了，百姓送给我们土地，应该高兴。”人们本来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经狐偃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说什么，大家饿着肚皮继续前进。

又坚持着走了十多里地，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棵大树下休息。重耳饿得就像个半瘫痪的人，一头躺倒，枕着狐毛的大腿，两眼紧闭，直喊头晕。狐毛说：“赵衰还提着一小竹筒稀饭，他怎么走得这样慢？早来也好给主公点补点补。”魏犨说：“他那点儿稀粥，还不够两口喝的，他一个人吃了也不顶用，都饿到这步田地了，他还不早喝了？还提到这会儿！不要让主公等他这点儿稀饭了。”

眼前什么好吃的也没有。还是狐偃出了个主意：让狐毛在这里照顾主公，大家去挖野菜来煮了吃。这是个救急的好办法。他们把煮好的野菜端给重耳，重耳吃了几口，就皱起眉头，放在一边了。过了一会儿，赵衰才一瘸一拐地赶到。大家迎上去搀扶他，问他怎么啦？赵衰说：“鞋破了，脚被扎伤了。”人们要帮着他包扎，他说：“不要管我，赶快把竹筒里的粥倒出来给主公吃。”重耳问道：“你不饿吗，怎么不吃？”赵衰说：“怎么不饿，饿得都迈不动步了，可是主公没吃，大家也都饿着，我怎么能一个人吃？”他还直为来晚了抱愧。重耳听了，很受感动，说道：“我累得你们大家受这么大的苦……”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说不下去了。

狐毛和魏犨在一旁小声地开玩笑说：“这粥要是让你提着，这会儿早在这里面消化完了。”说着，他轻轻地拍了拍魏犨的肚子。魏犨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吐吐舌头。



赵衰把竹筒里的饭倒出来，盛在钵盂里端给重耳。重耳说：“我们刚才煮野菜吃了，你还没吃，这点儿饭你就吃了吧。”赵衰自然不肯吃。他一步一拐地走到河边，打来一些水，把粥调和得稀稀的，再煮一煮，让大家每人都喝上几口。

重耳一行就这样，一路上挖着野菜，采着野果，半饥半饱，风餐露宿，好容易来到齐国。

齐桓公听说公子重耳和他的随从来到城外，就派人出城迎接。并设宴席招待他们。知道他们都没带家眷，齐桓公就选择本家的女子嫁给重耳，又赠送他许多马匹车辆。重耳心想：人们都说齐桓公礼贤下士，果然名不虚传，大家尊他为霸主，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这年开始，重耳就和跟从他的一班随行人员暂时住在齐国。这是公元前 644 年（周襄王八年）。

齐桓公是个明于治外、暗于治内的人，在诸侯之间，人们尊他为霸主；在妻妾和子女之间，他好像没有什么主意。他娶了后妃十几房，这些后妃们生的公子参与争位的也有十多个。他把这些看做家庭纠纷。他对这些纠纷无能为力。

齐桓公晚年宠信三个近臣，竖刁、易牙和开方。这三个人都是小人，又和那些争房争宠的后妃、争权夺位的公子等盘根错节地纠结在一起。这三个近臣专拣桓公爱听的话说，把个桓公哄得团团转。管仲在世时，这些宠臣还不敢任意胡为。管仲一去世，他们就没有顾忌了。

竖刁、易牙和开方趁着齐桓公年老多病，就和桓公的爱妾长卫姬勾结起来，把个好端端的齐国弄得乱七八糟。桓公有病，他们不给他治疗，

还把他关在后宫中，不让人进去给他送吃送喝，硬是把他饿死了。

公元前 643 年（周襄王九年），桓公被权臣竖刁、易牙等折磨死。权臣们先不报丧，派人到东宫去捉拿公子昭。有宫女早把这消息告诉公子昭，公子昭连夜逃跑了。这时，竖刁要立公子无亏为国君，桓公另外的几个儿子不答应，公子元、公子番、公子商人跟着齐方，带领人马攻打竖刁、易牙，要杀死公子无亏。就这样，他们打来打去，齐国就乱了。桓公毕生创立的霸业也就完了。

公子昭连夜逃出，跑到宋国，向宋襄公哭诉了齐国发生变乱的过程，请宋襄公好想代替齐桓公做中原的霸主，就满口答应。他就借这个机会，去联合诸侯，帮助公子昭回国继位。

宋襄公第一次照会各诸侯国一起开会，虽然到会的只有卫、曹、邾三个小国，宋襄公在会上仍然作了决定，以宋国为首的各诸侯国的名义护送公子昭回国继位。齐国大臣高虎、国仲懿等，杀了公子无亏，迎立公子昭，这就是齐孝公。

宋襄公要做霸主的第一步总算比较顺利。

宋襄公的第二步就想继承齐桓公的事业，会合各国诸侯。他怕大国一时不听指挥，就先召集曹、邾、滕、鄫四个小国，想开个小型的会议试验。果然几个小国居然也不听指挥，滕国迟到了，鄫国没出席。他想来个杀鸡给猴儿看，兴许能把他们吓住，就把滕君拘留起来。鄫国听说宋襄公发脾气，就连夜赶了来。宋襄公一气之下，把鄫国的国君杀了。这一来，表面上宋襄公很威风，很可怕，实际上，许多诸侯国君心中更加不平。

宋襄公感到靠压服不行，又听说靠“仁义”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从

此他又一味地讲“仁义”。其实他自己也不懂“仁义”是个什么东西。

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十三年）秋，宋襄公又召集各诸侯到孟地（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北）开大会。这次除了齐、鲁两国未到，楚、郑、陈、蔡、曹、许等国全都到了，宋襄公十分高兴，以为霸主地位到手了。没想到楚成王不相让，为争霸主，楚成王和宋襄公闹翻了脸，最后宋襄公被楚国用武力劫持，当了俘虏。

宋襄公一向怕硬欺软，他被放回来后，就迁怒于郑国。他认为郑国是个小国，不该不尊重宋国，在那次会议上，郑国居然帮着楚国说话！他决定发兵去讨伐郑国。公子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都劝他不要出兵。宋襄公十分固执，非出兵不可，他们只好跟着出兵。

郑文公听说宋襄公亲率大军来攻打郑国，就赶紧派人去楚国求救。

楚成王刚要发兵救郑，楚大夫成得臣建议说：“救郑不如伐宋，宋襄公带领全国军队去攻打郑国，他的国内必然空虚，我们乘虚去攻打他的都城，他们必然撤围郑之兵回去自救。宋军这样回来回去，疲于奔命，我军以逸待劳，必然能战胜他们。”楚成王觉得很有道理，就让成得臣为大将，领兵伐宋。

宋襄公和郑国作战，已打了几仗，双方各有胜负。这时宋襄公得到报告说，楚国发了大军去攻打宋国的京城，宋襄公慌了手脚，赶紧撤兵，连夜回去与楚军交战。

宋襄公把大军列于泓水（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之南，要和楚军决一死战。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说：“我们和郑国作战多日，军士已经很疲劳了。楚国军队实际上是为救郑而来。我们若和楚国说明这就撤军，两下里讲和，楚军可不战而退，也免得……”还没等公孙固说完，宋襄

公就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当年齐桓公兴兵伐楚，如今楚人打来，我们反倒不和他们打，这像个大国的样子吗？我要接替齐桓公做霸主，楚国打来却和他们讲和，还成什么霸主！”

公孙固说：“楚兵强大，我军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如他们，硬打怕难取胜。”宋襄公非常傲慢地说：“这不用担心，楚国兵力有余，仁义不足；我们兵力不足，可是仁义有余。我们靠仁义打仗。你就没听人说过，仁义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吗？”这时楚将成得臣派人来下战书，宋襄公接过楚国的战书，就在那战书的背面上批写道：“十一月初一，两军在泓地决战！”

为了表明自己是仁义之师，宋襄公特别命令绣工做了一面大旗，旗上绣着“仁义”两个大字。公孙固见宋襄公不听劝告，十分担心。他想，像襄公这样，不懂得打仗的道理，只是空说“仁义”，像鬼迷了心窍一般，一心想得到霸主的名声，这样随心所欲地胡闹，非白白地断送这些军队不可！公孙固只是暗中担心，着急，可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楚将成得臣引兵来到泓水之滨，楚将鬥勃说：“我们应当趁着天色未明赶紧渡河，防备宋兵趁我军半渡发起攻击。”成得臣说：“你说得非常有道理。不过宋国君这个人我了解，他是只好名，不务实。他一心想当霸主，正到处宣扬他的‘仁义’，驱赶着士兵为他打仗，他却一点儿也不懂打仗的道理，他手下有些有才能的人，可惜他不肯听他们的劝告。他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和他打仗，我们要根据他的特点进行。这次的仗是我们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他会像头笨驴一样，被我们牵着走。”鬥勃点点头，说：“那我们就做好一切准备，等到天明，让士兵们看清楚水

流的深浅和流速，稳稳当当地渡过。”

天大明了。楚国的军队在泓水岸上排开，陆陆续续地渡河。河上黑压压的一片，有的刚下水，有的正走在河当中，最前面的也才刚刚接近河的这个岸边，他们将怕湿的东西举得高高的。公孙固和公子目夷都说：“楚军大白天消消停停地渡河，分明是小瞧我们，认为我们不敢打他们。我们正好趁着他们的军队半渡的时候发起攻击，是能够打胜的。如果等到他们的军队全都渡过来再打，恐怕就……”他们两人的话还没说完，宋襄公即指了指大旗，说：“你们没看到我们旗上绣着的‘仁义’二字吗？乘人不备，半渡而击，那还能算‘仁义’吗？”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听宋襄公讲了这一套“仁义”的大道理，哭笑不得。这是两军打仗啊！怎么好拿士兵的生命当儿戏呢？怎么可以不顾打仗的规律去博取虚名呢？然而他们只能听宋襄公的命令，此时只有着急的份儿。

过了一些时间，楚军全都渡过了泓水。可是刚上岸，正乱哄哄地排列队形，公子目夷和公孙固心中急得像滚油煎熬一般，又建议说：“可不能再等了，趁着他们乱哄哄的还没排好阵，我们打过去，也许还可能取胜。再不动手，可就失去机会了！”宋襄公以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们两人一眼，斥责道：“你们就知道打，打，打，就不知道考虑影响和意义！敌军还没布好阵就去进攻，能算仁义之师吗？我们是堂堂大国，要和中原霸主的身份相称，不讲仁义行吗？”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听了，只能是目瞪口呆。

楚军布好阵势，并不管宋襄公准备得如何，就敲响了战鼓。楚军人强马壮，精神抖擞，一听到鼓响，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直冲了过来。这时宋襄公才下令击鼓迎战，在声势上先被楚军压倒了，哪里还能抵挡得住？

楚将成得臣暗传号令：合力围击宋襄公。宋将公子目夷、公孙固和公子荡舍死保住宋襄公。

公孙固正保住宋襄公往前走，迎头撞着一员楚将，只听他口口声声叫道：“谁有本事，快来和我决一死战。”公孙固仔细一看，原来是楚国大将鬥勃。公孙固提起精神上前迎战，车来车往，两员猛将杀在一起。他们大战二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宋将公子荡又赶来助战，两下里夹攻鬥勃。鬥勃一人抵住二将，正有些着急，恰好又有一员楚将赶来，接住公子荡厮杀。公孙固只顾力战鬥勃，回头不见宋襄公。他乘着鬥勃与别人混战的时候，撇下鬥勃，冲进楚军阵内去寻找宋襄公。鬥勃回头见公孙固掉转车头走了，哪里肯放过他，驾车驱马随后赶来。幸亏华秀老赶到，牵扯住鬥勃。公孙固在阵中左冲右突，杀了一阵，却仍找不到宋襄公。他站在车上四处张望，只见东北角上有许多楚兵围成一堆，围得正紧。他将战马紧催了几鞭，冲了过去，见一员宋将血流满面。他也看不清这员战将是谁，只听他高声呼喊道：“司马，快去救护主公！”公孙固也顾不得其他，向着他指的方向杀去。

楚军越杀越多，越杀越勇，公孙固拼命冲杀，也冲杀不进去。等到他舍死杀入重围时，宋襄公大腿上早已中了一箭，身上多处受伤，卧在战车之内，跟随他的亲军门官已经战死。公子目夷左遮右护地保卫襄公。敌人越来越多，公子目夷渐渐遮拦不住。公孙固一冲进来，四下里的刀枪剑戟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公孙固身上受了十数处伤，仍坚持厮杀，终于和公子目夷、公子荡一起，合力救出宋襄公。这时，那杆绣着“仁义”字样的大旗早已被楚军夺去了。

宋襄公大腿上的箭伤较重，流血过多，站不起来。公孙固把他搀扶

到自己的车上，用自己的身体遮护着，拼死杀出重围。再回头看看原来的阵地，宋国的兵车十之八九已被楚军夺去。这次宋兵败得很惨。满城百姓哭的哭，怨的怨。宋襄公还在车中自言自语地说：“我兴仁义之师，怎么会打败仗呢？”

公子目夷见宋襄公这个样子，真是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又是气，又是恨，就问道：“你的伤口还疼吗？你所说的‘仁义’之师，打仗就是这样？”宋襄公像是摇摇头，又像是点点头：“照我想，仁义之师，打仗该是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比方说，看到受了伤的敌人，就不要再去刺伤他了；对那些头发斑白的老兵老将，就不要去擒捉他了。”公子目夷也以讥讽的口吻说：“你说的这是打仗吗？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拼杀。受伤的敌人还在拿刀杀我们，怎么就不能再刺他一枪？要是怕碰伤敌人的话，还不如不打；要是碰到花白头发的敌人就不抓他，还不如趁早投降痛快！”

宋襄公受了重伤，又加上心情不好，一直躺在病榻上起不来。他睡在床上还在想：齐桓公是当年的霸主，我也是霸主，怎么就赶不上人家呢？

晋公子重耳在齐国住了七年。而今齐桓公已经去世，几个公子为了争夺君位，打来打去，闹得很乱。重耳的随从赵衰暗中对狐偃说：“齐国的黄金时代已经随着管仲和桓公的去世，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指望了，不如趁早想法离开齐国，另找出路。”狐偃说：“我也这么想，只是主公自从娶了齐姜，天天在宫中不肯出来，就怕他不肯走。我们又进不了宫，没法和他商量。”魏犨是个火暴脾气，听了这话，就说：“我就不信进不了宫，看我的！”站起来就要往宫里闯。狐偃赶紧拦住，说：“不可造次！这里不是说话的场所，大家跟我来。”



第十六回

晋公子南去经宋国
楚成王出宫猎云梦

狐偃把赵衰、狐毛、介子推、魏犨、臼季等九位跟随公子的人员领到一个桑树林中，让大家围成一圈坐下，说道：“为了晋国的大事，我们可不能老是待在这里。公子恋着齐姜不肯离开，可是现在不能全都由着他。要不要走，该不该走，如何走，往哪里走，全靠大家共同拿主意。只要我们商量好了，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就好办了。那时我们只说请公子出城打猎，出了齐城，硬把他拉到车上，赶着车逃走就行。只是到哪个国去，必须大家仔细斟酌。”赵衰说：“宋国君正想着要称霸，听说他是个注重声望的人，咱们去投奔他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西到秦国或南往楚国，都很便利。”

众人在桑树林中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来。这是一片极大的桑树林，枝叶茂密，地方也很隐蔽，只道不会有人知觉。谁知这时姜氏的一个贴身侍女恰好在桑林里的大桑树上采桑。

这侍女见有许多人进来，坐在那里商量事情，她赶紧悄悄地躲藏起来。听到他们商量的事情和自己的主人有关，就没敢动弹，从头至尾听了个明白。等这些人走后，她才慌里慌张地采了两把桑叶，急急忙忙回

宫去了。

侍女回宫之后，把她在桑林中听到的全都对齐姜说了。齐姜听着，一句话也不问，脸上任何表情也没有，就像什么话也没听到一样。直到宫女全部讲完了，这才拉下脸来，嗔怪地说道：“不会有这种事，可不要乱说乱道！”

这天夜里，齐姜有意探一探丈夫的口气。问道：“听说你的随从们要你到其他国家去，有这事吗？你是怎么想的？”重耳说：“没有这事。这里非常安乐，怎么还要走？到哪里去有这里好？他们谁爱走谁走，我是再也不走了！”姜氏试探地劝他说：“自从你来这儿，晋国的百姓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你出来是为了什么，不是想有一番作为，干一番事业吗？”

重耳迷恋着姜氏，贪恋着这里的安乐日子。听了姜氏的话，似乎是隔了一层云雾。他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脸朝里，睡着了。

姜氏这一夜没有睡觉。她想想眼前夫妻的恩爱，想想别后的情景，想想丈夫将来的前程，再想想齐国江河日下的趋势，她的心情很复杂：是留下丈夫这样无声无息地陪伴自己过一辈子呢，还是鼓励丈夫去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第二天早晨，赵衰、狐偃、魏犨、臼季几个人站在宫门外边，请门上的人传话，说请公子到郊外去打猎。

重耳还睡在被窝里没起来，就叫宫人出去回话，说：“身体偶然不适，不能去。”

姜氏听说来人找公子打猎，心里明白，就把狐偃召进宫中，把身边的人全部支开，然后问他说：“你们请公子到底是去干什么？”狐偃说：

“到郊外打猎。从前我们在翟国时，差不多隔几天就到城外去打猎，来到齐国，好久没去打猎了，恐怕这样下去，四肢懒惰，身体也会逐渐衰弱。所以来请公子出去打猎，活动活动筋骨。”狐偃觉得这理由说得很充分，谎话编得很圆满。

齐姜微微笑了笑，说：“你们这次出去打猎，不知是打到秦国去，还是打到楚国去？”

狐偃一听，吓了一跳。继而一想，我们秘密商量的事情，她不会知道，就又镇定了下来，说道：“打一次猎，不过是玩耍，哪里要跑那么远，夫人真会开玩笑。”

齐姜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要瞒我，你们的计划，我都清楚——不就是要劫公子走吗？”狐偃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好。齐姜接着说：“你们想让公子干一番事业，这很好。夜间我也曾劝过他，但他没同意。你们也不必请他打猎了，今天晚上，我设宴招待他，席上想法让他多吃些酒。趁他沉醉之时，你们把他抱到车上拉走，一定出不了差错。”

狐偃听说，非常感激，恭恭敬敬地给她行了个礼，出来，就回去和赵衰、魏犨等随从人员共同做好准备。

这天晚间，齐姜在宫中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亲自起身给公子斟酒。昨天夜里，重耳听夫人说过一些劝告的话，今晚又见她的举动，觉得有些异常，就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摆起酒席来了？”

齐姜说：“我听说公子打算远行，特意敬你一杯酒，算是为你饯行。”重耳不高兴了，说道：“这里安安静静的，生活又舒适，还往哪里去？哪里还能比这里好？”齐姜说：“说得也是，可大丈夫哪有只贪图眼前安静的？应该做一番大事业。我听说跟从你的人也都很有事业心，他

们都是些有作为的人……”重耳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把酒杯一推，说：“算了，我不吃了！”接着又长叹了口气，说：“唉！没想到你竟会三番两次地劝我到处乱走！”

齐姜见丈夫生气了，就笑着问：“公子是真心不愿意走，还是装样子骗我的？”重耳好像发誓似的说：“我是真心不愿意走，怎么会骗你？”

姜氏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说：“真心就好。你要是走的话，那是你有大志，我不拦你；你要是不走的话，那是咱们夫妻感情深厚。不论你走与不走，这酒你都要吃。你真的要走，这酒就算为你饯行；你真是不走，这酒就算是我对你的挽留，略表我的一片心意。公子举杯，让我们开怀畅饮！”

重耳觉得姜氏是个既开通又重感情的人，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姜氏殷勤地给他斟酒，他就一杯一杯地吃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姜氏又命侍女来唱曲跳舞，轮流着把盏敬酒。重耳几次说酒已够了，侍女们还是一个个热情地斟酒相劝。重耳觉得不好拂了她们的美意，就这样，他吃着吃着，不觉已沉沉大醉。

重耳倒在席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姜氏给他盖好衣被，又派人去招呼狐偃。狐偃知道姜氏一切都办妥了，赶快带着魏犨、颠颉，来到重耳的床前。他们将沉醉的重耳，连盖在他身上的衣服，带铺着的席子，一起包了包，抬到宫外，放在事先准备好的车上。

狐偃走上前来拜辞姜氏，姜氏止不住潸潸泪下，一句话也说不出。

狐偃等催促着两辆小车——一车载着重耳，一车装载着他们的简单行李，当夜就离开住了七年的齐城临淄。到了城门口，与在这里等待的赵衰等人合在一处，摸着黑赶路。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就听到乡村传来

报晓的鸡啼声。望望东方，天色已微微放白。

重耳在车上翻了个身，呼唤宫人，要喝水。这时狐偃在车边牵着牲口，告诉他：“要喝水等到天明再想办法。”重耳觉得身体摇摇晃晃，很不舒服。又叫宫女：“扶我下床！”狐偃说：“这不是床，是车。”重耳睁开眼，问道：“你是谁？”狐偃说：“我是狐偃。”重耳这才似乎明白过来。他想，这一切都是狐偃安排的。他推开盖在身上的衣服，大声呵斥道：“你为什么不征得我的同意，就把我拉到这里来！你们要干什么？”

狐偃见重耳动了肝火，就平平静静、认真严肃地答：“我们都想把晋国交给你！”重耳的气更大了：“晋国得不到，齐国的安乐先丢失了，我不走！”狐偃说：“现在已由不得我们了。我们已离开齐国老远老远了。齐侯知道我们逃走，必然发兵来追赶。想回去已经办不到了。”

重耳听了这些，重耳气得七窍生烟，见魏犨拿着戟站在旁边保护着，就顺手从他手中夺过戟来，猛地向狐偃刺去。狐偃看到重耳夺戟刺来，赶紧跳下车来躲避，那戟从他耳边“嗖”的一声飞了过去。重耳下车拾起戟来还要追，赵衰、臼季、狐射姑、介子推等一齐来劝解。重耳把戟扔到地上，脸色铁青。

狐偃说：“主公不要生气，杀了我如果能成就你的大事业的话，我狐偃死了也值得。”重耳说：“这次出走，若是能成功的话，还好说；要是失败的话，我非吃你的肉不可！”狐偃仍然笑着说：“若是失败的话，我还知死在哪里，你到哪里去找我的肉吃？要是成功的话，你天天四盘八碗地吃，也就不吃我这腥肉了。”

赵衰见重耳这次着实生了气，也来劝说道：“我们这些人，原是见

主公有大志，这才舍弃骨肉，背井离乡，跟随你四处奔走。现在看来，光蹲在齐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齐国现在自顾不暇，我们还是要及早离开齐国，另想别的办法为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意思，并不是狐偃一个人自作主张。主公不要错怪了他。”魏犨也大声说：“大丈夫在世，应当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只恋着眼前一时的欢乐，能成得大事吗？”

重耳这才软了下来，改了口气，说：“我是一时气糊涂了。现在已走到这一步了，我听你们大家的。”

就这样，他们一起赶着车，继续往前走。

不几天，他们来到曹国。曹共公心胸狭窄，又专爱听那些小人的奉承阿谀。听说重耳一行是从齐国私自跑出来的，就不想接待他们。大夫僖负羁劝他说：“公子重耳有困难来投奔我们，应当好好招待才是。”曹共公说：“我们是个小国，各国往来的人员很多，都招待哪能招待得起？”僖负羁说：“听说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说不定以后能有大的出息。”

曹共公好奇，非要想法看看不可，就安排重耳去洗澡，自己领着近臣去观看，还言三语四地说了些嬉笑话。重耳对曹共公的这种无礼举动很为生气。

僖负羁回家对他的夫人说：“国君对晋公子很不礼貌，我感到很难为情。”夫人说：“我今天偶尔和侍女去郊外采桑，他们的车恰巧从路口经过，我看他的随从都是些有本领的人，不要看他们眼前不得意就小瞧他们。”僖负羁说：“我也拿这话劝过主公，可是他不听，所以我一直觉得于心不安。”夫人说：“那你就以私人交朋友的方式好好招待他们，不要让人家看不起咱们曹国。”

僖负羁的夫人亲自备办了吃食和礼物，让丈夫送去。这时已经很晚了，重耳和他的随从还没吃上饭，腹中正饥饿。见曹国大夫夜间来送饭菜，十分感激。僖负羁首先请公子原谅招待不周，然后又说明自己的仰慕之意。重耳觉得这位曹国的大夫举止很为得体。说：“重耳以后能够回国，一定不忘大夫的情义。”

重耳吃了饭，见食盘底下还有一块极贵重的白玉，知道是赠品，就对僖负羁表示感谢，说：“饭我们吃了，美玉现在用不到，实在感谢大夫的厚意。”僖负羁想，他在困难的时候都不贪图美玉，可见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

重耳在曹国只住一宿就走了。临走时，僖负羁一个人送出十多里才回来。

重耳来到宋国，宋襄公让公孙固出来迎接，并以国君的规格招待重耳。公孙固说：“我们主公因和楚国作战受伤，不能起床，让我来代表他招待你。”重耳答礼感谢。

过了几天，狐偃去找公孙固商量去留之事。公孙固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我得和你实说。要是公子愿意留在我们这里，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再穷，也缺不了公子的用度。要说帮你们复国，我们主公的伤还没好，眼下也还没有那个力量。”狐偃感激地说：“您说的是真心话，感谢您的指点。”

重耳决定继续前进。宋襄公听说公子重耳要走，赠送了他们马匹车辆和衣物。

宋襄公的箭疮一天比一天重。公子重耳离开宋国以后，宋襄公就死

去了。临死时，他才认识到，只讲空话不顶用，不着边际的“仁义”代替不了实实在在的军事较量，他懊悔当初没听子鱼的话，以致遭到惨败。他死后，他的儿子王臣继位，就是宋成公。

公子重耳走了多日，快要到达郑国的时候，有人报告给郑文公，郑文公说：“重耳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这些年来他到过不少的国家，没见到他有什么作为，倒是常听说他挨冻受饿。这样的人，不必去理他。”大臣们劝郑文公不要这样，他仍坚持说：“重耳是年龄很大的人了，还在到处流浪，有什么出息！”于是下令，关紧大门，不让他们进城。

重耳绕过郑城，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些日子来到楚国。楚成王用接待国君的礼接待他。重耳非常谦逊。楚成王和重耳谈过几次话，谈得很愉快。

一天，楚成王邀请重耳到云梦去打猎。楚成王的箭射得很准，想在重耳面前显示一下。这时恰好跑出一只鹿来，楚成王拈弓搭箭，“嗖”的一声，那鹿应声而倒。左右一齐喝彩。过了一会儿，又轰出一只野兔来，成王又放了一箭。那兔中箭，在地上向前翻了几个滚，死了。人们又是一阵喝彩。重耳连声称赞：“好箭法、好箭法！”

过了一会儿，又赶出一只熊来。这熊一会儿四只脚跑，一会儿像人立着跑。成王说：“请公子射。”重耳拿起弓箭，瞄了瞄那熊，说：“我射它的前右掌吧。”说着，弓开弦响，那箭不偏不斜，正穿在熊的前右掌上。楚成王也惊叹地说：“公子真是神箭手啊！”

大家正在喝彩，围场前面传来阵阵喊声，只见人们纷纷乱跑。楚成王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报告说：“山谷中赶出来一只兽，样子长得好生奇怪——似熊，但又不是熊。体形像犀牛，但没有犀牛那样的角。鼻

子向前凸出很长，也能自由伸缩，有些似象，但从它的头和脚看，又绝不是大象。它脖子后面长着鬃毛，有些像野猪，但又不是野猪。身体的长短有些像马，但尾巴又极短。它善于游泳，有些像河马，但它比河马敏捷百倍。皮很硬，剑砍不透，箭射不进。口中的牙齿非常锐利，据说能嚼食铜铁。走起路来，步伐又稳又快，人们谁也没有办法制伏它，因此只是叫喊。”

楚成王回过头来对重耳说：“公子生长在中原，经多见广，一定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兽？”重耳又回头对赵衰说：“你说吧。”

赵衰走到前面，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貘’的那种野兽。这兽不多见，样子很古怪。据古籍记载，说它喜欢吃竹子，爱嚼铜铁。它的尿洒到铁上，铁也会被腐蚀。它的皮虽硬，加工制成褥子，铺着能避瘟去湿。”

楚王见中原的人们见多识广，很为佩服。就问道：“如何能制伏它？刀剑砍不透，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赵衰说：“它的皮硬，不易砍透，即使砍破了皮，它也死不了。它的鼻孔有个地方，用钢钎子往里扎，就能把它扎死。用火烤也能把它烤死，但它不会老老实实地等着你去烧死它。”

魏犨是个急性子，又有一身好力气，加之正在旺盛的壮年，听说这野兽这般厉害，就憋不住了。高声叫道：“我不用任何武器，赤手空拳把它捉来，给你们看看。”说着跳下车来，飞也似的向着前面围场跑去。

楚成王约请重耳说：“走，咱们也到前面去瞧瞧。”

魏犨放开大步赶到西北角的围场之中，望见那野兽，就抢步跑到它的跟前，挥起拳头，连击了几拳。那兽全然不避，似乎并未感觉到挨打。

魏犨用拳头去捣那兽的眼睛，那兽生气了。它大吼一声，就如龙吟虎啸一般，声震山岳。随着全身直立起来，回头用舌头向魏犨的腰部只一舔，束在他腰间的耀眼锃亮的鎏金带就被舔去了一大段。这一下更把魏犨激起火来，说道：“好畜生，竟把我的金带舔去一段，看我收拾你！”他纵身一跳，跳得离地一丈来高，想伸手去抓它的鬃毛。那兽看起来似乎很笨，行动起来却很机灵。只见它就地打了一个滚，躲过了魏犨那如钳般的手。它这一滚就滚出一丈来远，又蹲在那里，两眼直瞅着魏犨。

魏犨越加恼火，在众人面前和它斗了半天，还没捞到它半根毫毛。他又用力一跳，跳有七八尺高，一丈来远，借着这一跃，猛地腾跨到那兽的后背上，双手死死地搂抱住它的脖颈。那兽也奋力腾越跳跃，魏犨只是不松手，随着它一上一下地颠簸，魏犨的两只手越搂越紧。那兽也被激得性起，它用尽平生的力气，想把魏犨甩掉。魏犨的两手比铁钳还结实，哪里能甩得掉？那兽急得摇头摆尾，甩了多时，一直甩不下来，后来眼看着气力渐渐地衰减了。魏犨倒是越斗越有劲儿，精神也越来越旺盛。那兽被勒住脖子，喘不上气来，身上的血也流不到头上去，挣扎了多时，就渐渐地不能动了。魏犨见那兽已瘫软下来，就从它身上跳下来，伸出他那铜筋铁骨的胳膊，把那兽的长鼻子挽了挽，就如拖了一头大象一般，把它拖到楚成王面前。

楚成王和楚国的众大臣不住声地夸赞说：“真是虎将啊，真是虎将啊！”

赵衰叫军士们取火来熏这兽的鼻子，火气透入，那兽便立刻瘫作一堆了。魏犨这才放开手。赵衰说：“要剥它的皮，也需要用火烘烘。”楚成王对重耳及其随从更加佩服，说道：“你的随从，有文有武，文武齐

全，实在令人羡慕！”重耳又谦逊了一番。

打猎完毕，楚成王设宴犒赏全体人员，人人都很高兴。

宴会上，楚成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重耳说：“公子要是回到晋国当了国君，那时该怎么报答我？”重耳谦虚地说：“金银财宝，楚国有的是。布匹粮食，楚国多得很。我想不出拿什么来报答陛下。”楚成王说：“话虽这么说，您也说说您的心意。”重耳说：“托大王您的福，有朝一日我侥幸能回晋国，我当努力让晋楚两国世代友好下去，让两国百姓尽可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如果有特殊情况，万不得已，两国发生战争，我们要是非对面厮杀不可的话，我当退避三舍，以此来报答您的大恩。如果还得不到君王的宽大，那就跟君王较量一下。”

楚将成得臣听了重耳这话，觉得很不是味儿，对成王说：“我们待他这样好，他竟这样吝啬，看来若是真正当了晋君，一定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如趁早除掉，免留后患。”



楚将成得臣建议楚王除掉公子重耳，免留后患。楚成王说：“重耳有困难来投奔我们，杀了他名声不好。我看他志向广大，生活俭约，文辞华美又合乎礼仪。将来会有大出息。”他没有听成得臣的话，仍热情地招待重耳和他的随行人员。

公元前 637 年（周襄王十五年），晋惠公夷吾病死，在秦国作抵押的公子圉偷偷地跑回晋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怀公。

晋怀公一上台，就和秦国断绝了关系。

秦穆公一想起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事来，就感到很伤心。他想，惠公是我帮他回国继位的，一上台就忘恩负义；他的儿子公子圉在我这里住了多年，也是一上台就和我作对。他懊悔地说：“咳，是我当初错打了主意。要是那时帮晋国立重耳的话，也许要好得多。”他决心帮助公子重耳回国做晋君，就派大臣公孙枝到楚国去聘问，顺便迎接公子重耳到秦国来。

一天，楚成王对重耳说：“秦伯派人来，请您到秦国去，他有意帮

您回国。”这当然是重耳的心愿，可是出于礼貌，他对成王说：“我已经来到楚国，见到君王很高兴。至于今后如何，全凭君王费心。”

楚成王很谦逊地说：“您若是有回晋国的决心的话，看来，秦国比楚国条件更好些。楚国离晋国太远，中间还隔了好几个国家，很不方便。秦国与晋国接壤，早上动身，晚上就到了。秦伯很乐于助人，这事还请公子考虑。当然，从我个人的感情讲，我是舍不得您走的。”

重耳感谢楚王的帮助。告辞时，楚王又送了重耳好多礼物。

秦穆公和夫人穆姬见到公子重耳，很是高兴，商量着要把女儿怀嬴改嫁给他，结成亲戚。怀嬴感到很难为情，说道：“我已经嫁给公子圉了。公子圉是重耳的侄儿，侄媳妇怎好再嫁给伯父呢？”穆姬说：“这有什么关系。公子圉忘恩负义，逃回去当了国君就和咱们绝交，抛弃了你。重耳可是个好人，他回去做了国君，你做了他的夫人，将来对秦晋两国都有好处。”怀嬴想，改嫁给一个老头子，自己实在是不情愿，要是真对两国有好处，也就认了。说道：“既然对两国都有好处，就照您老人家说的办吧。”

穆公派人去向重耳提亲。重耳也觉得娶侄媳妇不怎么合适，就想找赵衰商量推辞。赵衰说：“不能推辞，历来的婚姻都是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纠缠在一起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在这门亲事是和我们即将回晋国的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主公应当答应下来。”其他随从都劝重耳应亲。臼季还引用了上古时候黄帝、炎帝等许多婚姻的例子开导他，说明这样的亲事，于人伦无碍，于国家有益。

就这样，岁数颇大的重耳又成了秦穆公的女婿。

公元前 636 年（周襄王十六年），秦穆公率领大军护送公子重耳回国。大军来到黄河渡口，渡河的船只早已预备停当。穆公把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公子絷和丕豹带领，护送公子重耳过河；一部分自己带领，驻扎在河西，以便接应。临别时，秦穆公握着重耳的手，说：“公子回到晋国，不要忘了我们。”重耳流着泪，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跟随公子重耳管行李的人名叫壶叔。这些年来，他随公子到过许多国家，受到过许多磨难，挨过不少饿，吃过不少苦。受苦的人知道过穷日子的艰难。临上船时，收拾行装，他把一些平日吃剩下的饭，晾干了装起来带上；穿旧了的衣裤鞋袜，也都包好带上。这样，一些破破烂烂的，大包小包的，全都装在船上。一只船叫他这些破烂不堪的衣食等物占去了大半。他自己坐在这些破烂东西的旁边，小心地看守着。

重耳上船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壶叔，你也太小家子气了！咱们今天就回晋国，我做了国君，要什么好吃的好用的没有！还要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做什么？”说着，就叫人把这些破鞋烂袜子扔掉。

狐偃见重耳还没回国，就拿出这般富贵派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现在还没富贵呢，就把贫贱时需要的全都扔了。对于物品是这样，对于人呢？会不会也是这样？那可没准儿。是啊，回国当了国君，少不了有许多人去巴结他。那时围在他身边的新人一大批，抬轿的有了，喝道的有了，这些年和他共患难的人，不仅没有用了，也可能显得碍手碍脚，不把他们当成破鞋烂袜子扔掉，还留着干什么。从古至今，这样的事还少吗？与其将来被扔掉，不如现在就主动辞退为好。”想到这里，就要去向重耳表明自己的心迹。

狐偃两手捧着秦穆公赠给他的白玉，跪在重耳跟前，说道：“主公



今天就要渡河了，一过河就是我们晋国的土地了。现在，内有许多大臣保您，外有秦兵在援助您，您回去当国君不会有阻碍了。我狐偃再跟回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就让我留在这里吧。这一双白玉送给您作为纪念，略表我的心意。”

重耳听了狐偃的话，吃了一惊，说道：“我靠你们大家的帮助有了今天，今后我要和你们共享富贵，您怎么说要留在这里？”狐偃磕了个头，说：“我自己知道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比如说，要离开齐国时，我怕您不肯走，是趁您酒醉时把您骗走的。为这事使您生了好大的气。那时，在患难之中，您也还能原谅我，我那时也不能爬起来就走。现在您就要回国了，自有一批新人给您使唤，我们这些跟随您奔走多年的人，心力也都耗费尽了，就像您刚才扔掉的那些破鞋烂袜子一样，没有什么用了。要是自己不知趣，再跟着您，对您没有什么好处；离开您，倒是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我想，还是留在这里好些。”

重耳听了狐偃的一番话，顿时醒悟过来，他流着眼泪，说：“责备得对，是我错了。”就命令士兵把丢弃的东西捡回来放好。又对着大河发誓说：“以后我若忘了你们这些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们，就像这黄河的水！”介子推听到公子重耳在对狐偃设誓，就走过来，笑了笑，说：“何必这样呢！我们帮着公子渡过难关，尽了我们的职责，也就算完成了使命，其他还有什么可求的？”介子推从此也就有了退隐的打算。

重耳过了黄河，秦军先锋不豹一马当先，打下了几座城池。怀公的两个权臣自知抵挡不住，就投降了秦军。其他大臣，有本来就盼望重耳回来的，还有一些随大溜的，见怀公的亲信都投降了，也都跟着投降了。这时怀公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倒是武士勃鞮还在保护着他，并劝他说：

“大臣们全都约好了，要迎立重耳来做国君，你不能留在晋国了，赶快上车，我送你到高梁国（在今山西省临汾县东北）去避难吧。”勃鞮扶着怀公上了车，他赶着马，从后门逃跑了。

吕饴甥、郤芮见了重耳，叩头请罪。重耳用好言安慰了他们。吕、郤两人自己都觉得没有脸面见赵衰、狐偃这些大臣，心里老是犯嘀咕。

重耳回到绛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当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他四十三岁那年逃到翟国避难，五十五岁时到了齐国，六十岁到了秦国，到回国当国君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在外面整整过了十九年的逃难生活，尝到了不少苦头，也长了不少见识。

晋文公为了巩固君位，派人到高梁国去刺杀了怀公。勃鞮收葬了怀公的尸首，又回到晋国。

吕饴甥和郤芮投降文公是迫于形势，对文公一直是担着心。又见文公派人去刺杀了怀公，心中更是惴惴不安。他们一直想着，要想办法把文公杀掉，另立个傀儡国君才好。想个什么办法呢？

这一天，吕、郤两人又找在一起偷偷商量杀害晋文公的事。听人说勃鞮回国了，吕饴甥高兴地说：“有了，勃鞮不是和重耳有深仇大恨吗？他两次去杀害重耳，都没杀掉，现在重耳当了国君，他能不担心？”郤芮说：“对，这个人胆量大，又很有力气，找他去行刺最为合适。”两人商量好了，就派人去偷偷地把勃鞮找来，他们想出了一个最绝的暗杀办法，叫勃鞮去实行。

勃鞮是个武将，为人爽直。他听了吕、郤二人教他杀害晋文公的办法，也感到这确是一条毒计。他虽然答应了，可心中老是在想：这次杀害晋君是为了什么？当初自己奉晋献公之命，到蒲城去杀重耳，斩断了

他的衣袖，让他跑了。后来晋惠公又派他到翟国去杀害重耳，有人泄露了消息，他跑了。当时那样做，因为自己是朝廷的武将，不能不听国君指挥，不能不为主公尽力，不得不这样做。现在怀公已经死了，晋国乱了这些年，才刚刚安定了几天，又干这些杀来杀去的事，百姓何日才得安宁？再说，杀了重耳，另立哪一个新君能比他好？吕、郤这两个人的品行，晋国谁不知道？怎么能给他们当枪使？想到这里，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能再干这种傻事了！”

可是，不干又该怎么办呢？这天夜里，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一直想这件事。最后决定把吕、郤的阴谋报告晋文公，让他躲开。他爬起来就往外走，刚走了两步，觉得不妥。我两次去刺杀过他，这时正是深夜，直接去叫他的门，那肯定会把事情办糟。怎么办呢？好，我先去找狐偃吧。

勃鞮在漆黑的夜里来到狐偃的府第叫门。还好，门上的人总算是给报告了进去。

狐偃见勃鞮深夜来叫门，吓了一跳。隔着门问道：“你是有罪的人，不老老实实地在家，深更半夜地来这里干什么？”

勃鞮把嘴对着门缝，小声说：“我有机密事要见主公本人才能说。这是解救晋国命运的事，请您务必带我去一趟。”

狐偃带领着勃鞮，摸着黑来到文公的门上。他让勃鞮远远地站在外面等着，自己叫开门，先进去见了晋文公，报告说：“勃鞮有重大机密事情求见，在外面等候。”文公说：“勃鞮是一介武夫，他能有什么机密事情？”狐偃说：“他说这是关系到晋国命运的事，不见您本人，他不说。”文公不以为然地说：“关系到晋国的命运，他这话也太狂妄了。我

想，他也不过是托你求个人情，要我宽大他罢了，叫他回去吧。”

狐偃见文公很不耐烦，就耐心地劝他说：“可不能这么想，主公刚即位，正应该不记人们的小过，广泛听取人们的忠告，且不可随便把人拒之门外。”

晋文公心中的火气还没有消，不想见他，就派人去传话给勃鞮说：“当年你去杀我，没杀死我，斩断了我的袍袖。现在这件衣服还保存着，想起这事来就令人寒心。后来，你二次去刺杀我，限你三天去，第二天你就提前到了，幸亏老天保佑，这才脱了险。现在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快离开我远远的吧。”

勃鞮听了传话人代替晋文公说的这番话，笑了笑，说道：“你也把我的话给我传进去：我原来想，主公在外奔走了十九年，也该懂得些人情世故了。没想到，他竟还是这么不懂事！先君献公是主公的父亲，惠公是主公的弟弟，父亲要杀儿子，弟弟要杀哥哥，派我去执行。父子兄弟都没有感情，我只是一员大将，命令我去执行，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在他们手下当差，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吗？一个有作为的国君应当宽宏大量，又有远见。从前管仲为了公子纠射中了桓公的带钩，桓公不计较这些，拜他为相国。管仲帮着桓公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桓公成了诸侯的霸主。这都是些很好的例子。这事要叫主公处理，只记住些射中带钩的小恩怨，怎么能成就大的事业？主公不是不想见我吗？这也好，我不见主公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不过，我一走，就怕大祸又要降临到主公的头上！”说完转身要走。

狐偃见勃鞮要走，赶紧上前拦住，劝慰了一番，又回去对文公说：“勃鞮为人刚直。他有事才深夜到这里来，主公一定要见见他才好。”文

公没法，只好召勃鞮入宫。

勃鞮见了文公，并不谢罪，只行武将之礼，拱拱手，说：“向主公贺喜！”晋文公冷冷地说：“我即位这么多日子了，你早不来贺喜，直到今天才跑来贺喜，不感到太晚了一些吗？”勃鞮说：“不晚，不晚。您虽然当了国君，并不值得祝贺。今天您得了我这样一个人才，您的君位才算坐得稳，这才是值得祝贺的。”

文公见这个人不是奉承阿谀之辈，他的话中一定含有深意，就让左右的人先退下去，详细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勃鞮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对文公讲了。

文公见事情紧急，当夜换上衣服，乘坐一辆车，跑到河口秦穆公那里去。他只嘱咐了狐偃几句话，连赵衰、魏犨等人都未来得及通知。

勃鞮怕吕饴甥、郤芮怀疑自己，就假装着来找郤芮商量事情，住在吕饴甥的家中。到了约好举事的时间，吕、郤、勃三人先在文公的住室外面埋伏下许多武士，准备放火焚烧文公的住室，趁着混乱，把晋文公杀掉。吕饴甥守住前门，郤芮守住后门，勃鞮领着人守住旁门，以阻止来救火的人。他们觉得，这样的安排，重耳就算插翅也难逃脱。

到了三更时候，宫门上起了大火，火势烧得非常猛烈。宫中的人喊的喊，跑的跑，乱作一团，火光中见有许多人带着武器东冲西撞，口中喊着：“不要放跑了重耳！”

吕饴甥手提宝剑，直闯到宫中寻找重耳，找来找去，连个人影也没找到。这时郤芮也提着宝剑寻来。碰在一起时，郤芮问吕饴甥：“大事完了吗？”吕饴甥只是摇头。两人又一起进去找了一番。这时听到外面传来呼喊声。勃鞮来报告说：“外面赵衰、魏犨等带领着人救火来了。过

一会儿天明了，我们就难脱身了。现在赶紧乘乱杀出城去吧。”吕、郤见没有杀掉重耳，心里发慌，只得招呼同党杀出朝门去。

吕、郤二人知道在晋国住不下去了，想到外国去，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去哪国好。勃鞮说：“你们两人和秦伯有些交情，他现在就驻扎在河口，很近，咱们到他那里去，就说重耳已经烧死了，再请他帮助立公子雍为国君。新君一立，重耳即使不死，也无能为力了。”吕、郤二人还有些狐疑，勃鞮说：“要不我先去探看一下秦君的态度，如果他允许的话，我再来通知你们一起去。如果他不允许，再想别的办法。”

勃鞮来到河口秦穆公的营盘，见了秦将公孙枝，说明情况。公孙枝转达了秦穆公的话：“把他们领来吧。”

勃鞮领着吕、郤二人见了秦穆公，行了礼，说明要迎立公子雍为晋君的事。秦穆公说：“你们来得正巧，公子正好在这里。”又回头说：“新君出来吧。”这时，只见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人从后面慢慢走了出来。吕、郤一看，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文公重耳。他们一时吓得目瞪口呆，赶紧跪下磕头，说：“该死，该死！”

文公指着吕、郤二人说：“我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杀我？要不是勃鞮将军，我早已化成灰了！”吕、郤二人这才知道上了勃鞮的当，就告发说：“勃鞮和我们是同伙，和我们一起设过誓！”文公说：“勃鞮不和你们一起设誓，我就破不了你们的阴谋了。”喝令武士推出吕、郤斩首。

晋文公斩了吕饴甥和郤芮，还是担心有人起来作乱，打算彻底清查，把一些有嫌疑的全部清理出来，该杀的杀，该逐的逐。赵衰说：“千万不能这么办！你没见当时夷吾和公子圉的做法吗？他们杀害了许多大臣，

把他们怀疑的人都杀了，弄得人心惶惶，失去了民心。主公应当宽宏大量，使那些一时有过失的人能有个改正的机会。”

晋文公听了赵衰的话，下了一道大赦的命令，说明过去的事一概不再追究。可是，还有不少的人将信将疑，心中像揣个小兔，放心不下。一些谣言还在暗地里乱传：“晋侯又要惩办什么人了……”人心不安定，什么事情都不好办。文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一天，一个小官吏头须来求见晋文公。

头须就是当年给重耳管财务的人员。当年从翟国逃奔齐国时，他把金库里的金银财物席卷一空，逃走了。他一逃走，使重耳和他的随从一路上几乎饿死。现在听说重耳当了国君，又出了告示，说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就又回来了。

文公这时刚解开发洗头，听说头须回来了，就有些窝火，说道：“他当年偷走了所有的金银，差一点儿把我饿死。我不再追究他以前的事也就算了，他还有脸来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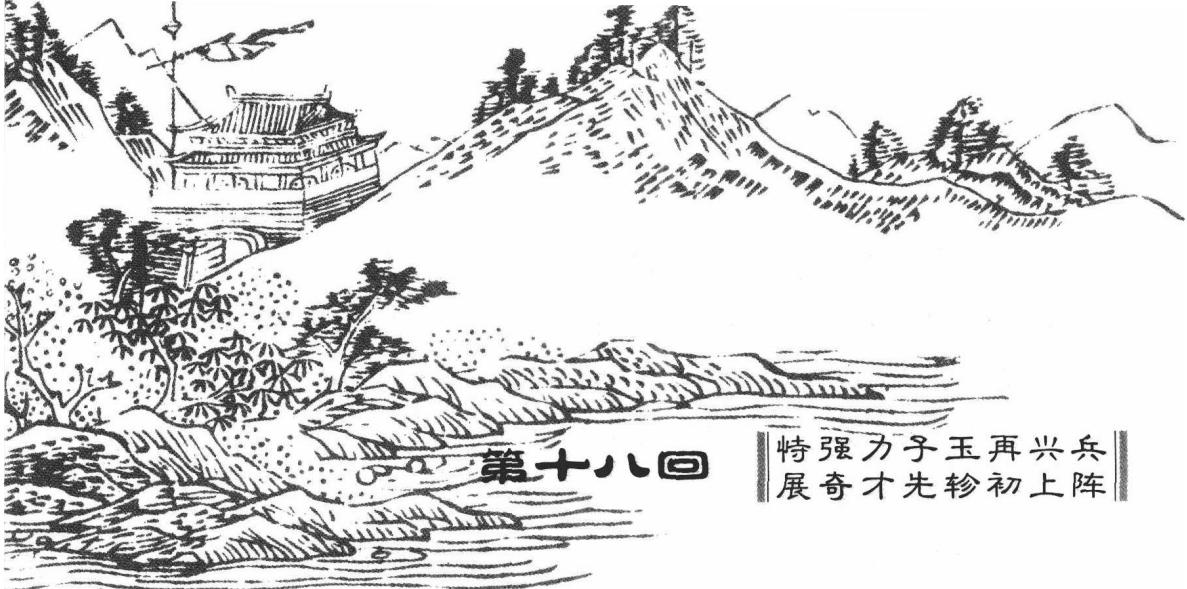
头须听说文公还是这么个态度，就传话对文公说：“主公在外十九年，还不知道人情世故吗？他宽容了勃鞮，免了一场大灾难，那是他的英明之处。我是个有罪的人，特来看看他对我的态度。如果肯重用我，还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安定的良策。”

文公听说，就向传话的人表示：“我错了。”他急急忙忙把头发绾起来，召见头须。头须行了礼，谢了罪，说道：“我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拐走了您的全部金银，几乎使您饿死，罪不容诛。这是人人皆知的。您如果给我官做。并让我给您驾车，走到哪里，人们都能看到。对您怀有恐惧心的人们都知道您是真正不记旧仇，这自然就会解除他们的疑心。”

文公说：“好。”仍用头须做管理财务的官，并让头须驾驭着车在全城来往行走。人们看到文公和头须同坐在一辆车上，有说有笑，都说：“新君真是宽宏大量，头须犯了那样重的罪，新君还是不记前仇，照样录用他，信任他。犯有某些小过失的人就更不用担心了。”

从此晋国国内更加安定了。

晋国正在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生产的时候，忽然接到宋国派人来告急，说宋国被楚军包围，危在旦夕，请晋君赶快发兵来解围。晋文公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宋国帮了我们的忙。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袖手不管啊！”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因宋国来向晋文公求救，这才又引起了晋、楚城濮大交兵。



第十八回

特强力子玉再兴兵
展奇才先轸初上阵

公元前 634 年（周襄王十八年），楚国大将成得臣率领大军围攻宋国缗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第二年冬天，又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包围了宋都。

宋国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告急求救。晋文公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宋国帮助过我们。现在宋国被困，应该去帮他们解围。可是楚国当年也是帮助过咱们的，该怎么办？”有的人主张出兵，有的人主张不出兵，议论纷纷，看法不一。

年轻的将领先轸站起来，说：“应该马上出兵，报答宋国对我们的恩惠，解救宋国被围的苦难。要想在诸侯中树立威信，奠定晋国的霸业，就在此一举了！”

晋文公同意先轸的看法，只是觉得和楚国交兵，有些对不住楚王。

狐偃说：“这好办。曹国新近才归附了楚国，卫国不但归附了楚国，还和楚国结成了儿女亲家。我们可以先不直接和楚国交锋，派大军去攻打曹国和卫国。曹卫必然向楚国告急，楚国一定会前来救援，这样宋国的围不就可以解除了吗？”

晋文公觉得这个办法好，就采用了狐偃的计策，派兵去攻伐曹卫以救宋。

楚将成得臣正率领大军攻打宋都睢阳（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正攻打得起劲儿的时候，突然接到楚成王的命令，要他立即分兵去救曹、卫。因为曹、卫两国接二连三地向楚成王告急，说晋军攻打得甚猛，如救兵稍迟，京都就难保了。

等到成得臣分兵赶到曹、卫的边境上时，曹、卫两国的都城已被晋军攻破了。

楚成王听说曹、卫的都城已被晋军攻破，就命令成得臣全部撤回围宋之兵来对付晋国的军队。并告诫他要小心谨慎，不可轻敌。

成得臣从来不把晋军放在眼里，也没把楚成王的话放在心上。他还直埋怨成王：“当初听我的话，把重耳宰了，哪里会有今天的麻烦？”他对传达楚王命令的信使说：“待我攻破宋城，再回头对付晋军不迟！”

楚成王见成得臣有些恃才轻敌，很不放心，请来已退休的老令尹子文来问计。子文说：“晋救宋，意在图霸。当前能与晋抗衡的，只有楚国。我们要是败于晋，霸权就会落入晋国之手。我们得想法与晋国相持一个阶段，让一些中立的国家不要都倒向晋国一边。不过得告诫子玉（成得臣的字），千万不要轻易和晋军开战。最好用讲和的形式，先保持南北对峙的局面，待我国实力更充足些，再图霸中原，就有把握了。”

楚成王觉得老令尹的话很对，就派人去通知成得臣：可和则和，不要轻易与晋军作战。

成得臣的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加紧攻宋，一部分去帮助曹国和卫国。成得臣听说晋军已经攻破了曹、卫二国，就气得暴跳如雷，发誓

说：“我不打败晋军，恢复曹、卫，宁死不回楚国！”

楚将宛春献计说：“晋军攻破曹、卫，实际上是为了救宋国。我们可对晋侯说，如果他们肯恢复曹、卫两国，我们也不再攻打宋国了，两国休兵罢战。”成得臣说：“就你聪明，这办法晋侯能答应吗？”宛春说：“你别急，我们先把这谈判条件告诉宋国。如果晋侯不答应的话，不仅曹、卫两国恨晋国，宋国也会转过来怨恨晋国了。”

成得臣高兴地拍着宛春的肩膀，说：“宛春，真有你的！这样，晋侯不管答应不答应，都没有他的好处；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三国都痛恨他；答应我们的条件，三国都会感激我们！好，就这么办！”

宛春单车来到晋营，见到晋文公，说：“楚国和曹、卫两国的关系，也如晋国和宋国的关系。晋国若恢复曹、卫两国，我们楚国也不再攻打宋国……”宛春的话还没说完，狐偃在一旁就憋不住了：“你们的成得臣想得倒好，放弃了一个没有攻下来的宋国，来换取我们两个已攻破的曹、卫，以这样的条件来讲和，有这么便宜的事吗？”狐偃的话还没说完，先轸急忙用脚尖点了一下狐偃的脚，示意他沉住气，狐偃不再往下说了。先轸对宛春说：“这事不必着急，宛大夫，您先到下榻处休息，我们先商量商量再答复您。”说完就派人把宛春送入馆舍。

狐偃急着来问先轸：“你不让我说话是什么意思，要答应他们的请求吗？”先轸说：“对他们的请求，不可答应，也不可不答应。”狐偃这老臣被年轻的先轸弄糊涂了。两军对峙，允许这样模棱两可的答复吗？

先轸说：“成得臣的奸计谁看不出？他想让这些国家都感激楚国而怨恨晋国。”接着他把成得臣的这个谈判条件的实质分析了一下：“我们答应楚国的请求，宋国会觉得这是楚国的好处，曹卫也认为是楚国的功

劳；不答应，宋国说我们不帮他的忙，曹卫抱怨我们断送了他们的国家。因此我说不可答应，不可不答应。”狐偃说：“这道理我明白，可我们到底该怎么答复？总不能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大家都觉得这次确实遇到难题了。

先轸说：“当今之计，不如我们暗中告诉曹卫，说明我们情愿恢复他们的国家，条件是让他们与楚国绝交。再把宛春扣留下来，以激怒成得臣。成得臣这人性如烈火，暴躁不堪，必然不顾一切地来找我们作战。这样，宋国的围不救而自解，宋国照样知道还是我们帮助他解的围，依然感激我们晋国。我们应当注意，万万不能让楚国和宋国讲和。若楚、宋讲和的话，我们就会失掉宋国。”

晋文公听了先轸的话，称赞说：“先轸的见解很高。可是，我当年在危难中，受到楚国的恩惠，现在扣留他们的使臣，总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先轸是后起之秀，不像随同文公出亡的那些老臣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就说：“楚国吞并小国，攻打大国，意在争霸中原。主公不打算称霸的话，任他胡行也就算了。要是有志做霸主的话，就不能只看到这点点小恩小惠。”这些话句句都能激起文公胸中取威定霸的波澜。

文公按照先轸的办法办了。

成得臣见晋文公扣留了他的使臣，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重耳不讲道理。正在发怒，又见曹国和卫国都派使者送来绝交信，心中更是燃起怒火，就骂曹、卫两国道：“我成得臣正千方百计地帮你们想办法，你们不识好歹，却和我国绝交！”他骂了一会儿曹国，骂了一会儿卫国，又回过头来骂晋侯：“这两封信定然是重耳老贼逼他们写的，老贼啊，老贼，

我今天不与你拼个死活，誓不为人！”

成得臣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实在不能再忍耐了，立即吩咐：“马上撤了围宋城的军队，单独寻找重耳老贼拼斗！”下完命令，像是对别人说，又像是对自己说：“待我打败这老贼，再回来收拾宋国！”

鬥越椒见元帅成得臣太冲动，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命令下得也太草率，就劝他说：“主公曾嘱咐我们‘不要轻敌’，元帅要立即寻晋军作战，是不是先禀告主公再定？”成得臣说：“和敌人作战，还要禀告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这样说不太妥当，就回头对鬥越椒说：“那就请你回去一趟吧。”

鬥越椒回去见了楚成王，报告了成得臣就要去和晋军决战的打算。楚成王着急地说：“我一再告诫子玉不要与晋人打仗，他强要出兵，是何道理？”鬥越椒只好给他打圆场，说：“元帅有言在先，如若不胜，甘受军法。”楚成王这才不再说什么。

成得臣性急如火，哪里等得鬥越椒回来？也不管楚成王同意不同意，只管督促军队日夜兼程，一直追到晋军驻地附近。

晋文公见楚军寻来，就召集众将领商议对策。先轸说：“我知道成得臣会这样的。我正要乘此机会挫败他。”众大臣也都同意，说道：“楚国这几年伐齐围宋，向中原扩张，他的军队已很疲劳。成得臣又十分傲慢，我们不可放过这次打击他的机会。”

狐偃不同意上面这些意见，说道：“主公昔日 在楚国时，曾对楚君许诺过，‘他日治兵中原，情愿退避三舍’，以报答楚王的恩惠。现在，立即迎战，就是失信。主公从来以信义为先，还是应当后退九十里为好。”

众军士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人说：“就该这么办！”有人说：“这可不行，我们主公是君，成得臣是臣，以君避臣，从来就没有这个理！”

狐偃又出来解释说：“不能这么看，成得臣虽然凶狠，可当年楚君的好处不能忘。再说我们这是报楚王的恩惠，并不是避成得臣个人。”

众人听了狐偃的解释，又提出新的疑问：“我们退避，敌人乘我们退军时猛追怎么办？”狐偃说：“这也不要紧。我们退军，若是楚国也退军，那两下里罢兵，也很好。我军退，楚军进，就会更加激起我军的士气。因为那时我们占了理，敌人不占理，这对我们作战是有利的。”

大家都同意狐偃的分析。

晋文公下令：大军后退九十里！

晋军退到三十里处，正好是一舍之地，有些士兵就要安营。文公说：“退得不够，还要后退！”军队又退了三十里，已经退了两舍之地了，士兵又要扎营。文公说：“说是退避三舍，一里也不能少！”晋军一直退了九十里，来到城濮地方（在今山东范县临濮集一带），这才下令安营扎寨。

这时宋国的围解了，宋成公也派兵来助战。

成得臣率领的楚军听说晋军拔营撤退，军士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说：“晋军撤回去了，我们也撤吧！”有的说：“不能，晋军胆怯，不堪一击，趁机给他点儿厉害看看。”鬥勃也建议说：“晋侯退避，我们有了脸面，趁此机会班师，虽然没有什么功劳，可也不会受到责备，军民也少受些苦。”

成得臣一心要战，对晋侯之怒仍然未息，哪里听得进鬥勃的话？说

道：“不可！晋军既然撤退，就证明他们是胆怯，应当穷追不舍！”于是传令：“速速进军追赶！”

楚军日夜追赶，追赶了九十里，远远望见晋军的营寨。成得臣察看了一下地势，命令军队依山傍水，扼守险要，扎下营寨。

晋军的探马把楚军扎营的情况报告给中军。有些将领说：“楚军占据了险要地势，我们向他进攻很困难，不如趁他们还没安好营寨，我们就发起进攻，把险要阵地夺过来。”先轸说：“不必，占据险要，便于固守。楚军远道来追赶我们，关键在于作战，而不在于固守。这样看来，他们虽占据了险地，也没有什么大用处。”

这是晋文公当国君以来第一次对楚用兵。这次用兵的成败对他霸主地位的确定有很大关系。楚兵的势力很强大，成得臣作战极其勇猛，这些，晋文公都有所了解。再说，他还时时想念着当年楚成王待他的恩惠，觉得这次用兵有些过意不去。这样一些顾虑，这么多的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对这次作战能不能取胜一直担着心。晋文公这几天吃不下饭，觉得坐卧都不安宁。

将领们也都知道，打仗，信心很重要。如果仗还未打就失去胜利的信心，上阵前先胆怯，这仗就没法打了。主帅的信心更重要。要是主帅先就没有信心，还怎么能带兵？而主帅的情绪往往直接影响着将领和士兵。晋文公的复杂心情，老臣狐偃最为了解。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文公的作战信心。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狐偃来到文公的中军帐内，问文公对这次作战的想法。文公说：“别的没有什么，就怕敌强我弱，打不赢。”狐偃说：“这倒不用顾虑。若打胜了，就可以得到各国诸侯的拥戴，取得威

望，定下霸主的地位；即使打不胜，我国外有黄河之险，内有太行之固，还怕什么呢！对国家的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栾枝也劝他说：“汉水流域的各姬姓国，几乎全被楚国吞灭了。主公不能只想着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掉了这些大的耻辱。应下定决心，和楚国战一场。”

文公说：“好，我下了作战的决心了。”

这天夜里，文公没睡好觉。半夜之后，刚合上眼睛不久，就大声惊叫着，从梦中醒来。赶紧着人去叫狐偃前来，说有急事相问。

原来这天夜里他一直心神不宁，开始时，因思考得过多，久久不能入睡，刚一合眼就梦见和楚成王在一起摔跤，他被楚成王摔倒在地，仰面朝天，而楚成王伏在他的身上，把他压得牢牢的。最后还用木棒敲击他的脑袋，吮吸他的脑浆。那情形可怕极了。他大叫一声，从梦中醒来，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脑袋似乎还有些发疼。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派人找狐偃来给他解梦。狐偃听文公一说，就揣知他的心理，连声说道：“好梦，好梦！大吉大利！”文公问：“所主何事？”狐偃说：“应在这次和楚人作战上，我军必然大获全胜。”文公问：“有何解说？”狐偃伸出两手比画着说：“这事很明白，主公仰面朝天，是得到天助；楚王趴在主公身上，脸向下，分明是在向主公请罪。”文公听了，这才放下心来，胆量也似乎觉得大了许多。

天刚亮，成得臣派人来向晋文公下战书。晋文公拆开看时，见上面写了这样的几句话：“请允许我和您的武士戏耍一番，您就站在车上，依靠在车的横木上看热闹吧！”

狐偃忘不了借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提高文公的作战信心，这次又一边读着这封信，一边带有评论性地解释说：“打仗，本来是很危险

的事，又是十分严肃的事，成得臣却把它看成儿戏，可见他的骄傲情绪已达到顶点了。以这样的态度来打仗，想不吃败仗，办得到吗？”

文公点了点头。让栾枝回去起草，给成得臣写了回信。回信的大意是说：“寡人没有忘记楚君的恩惠，并且恪守信用，退避三舍，不敢与大夫您对垒。大夫您实在愿意观兵的话，寡人怎敢不唯命是听！明天早晨，战场上相见吧！”

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春秋时期晋、楚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城濮之战就要打起来了。

晋文公打发走楚国派来下战书的使者，又让各将领抓紧时间作好战前准备。先轸是晋文公破格任命的年轻主帅，他这些天来一刻也没放松，直到现在他还在检阅队伍，检查兵车。晋军这次参战的有兵车七百辆，精兵五万人。另外还有宋国支援的部队，不在此数。先轸在演习布阵和进击时，晋文公登上高冈观看，见队伍井井有条，前后左右都符合规范。看到这些，心中才稍微有了些底。

整个大军分为上、中、下三军，统一由先轸总指挥。先轸请狐毛、狐偃统帅上军，对付楚国的左军，即由子西率领的申国、息国两国的军队。请栾枝、胥臣统帅下军，对付楚国的右军，即由子上率领的陈国、蔡国两国的军队。自己统领中军，指挥全局，并对付成得臣的中军。

先轸分拨完毕，又请文公在战前鼓舞军士们的士气。晋文公对武士们说：“我军纪律严明，协同一致，得到上天之助，是完全能够战胜楚军的。”军士们听了，都觉得心中热乎乎的，很带劲儿。

楚将成得臣下了战书，单等明天决战，他们只是向士兵们夸口说：“你们看着好了，我一定要叫晋军全军覆没！”

先轸分拨完上述三军之后，又暗中点拨一支精兵，悄悄地抄小道绕到敌军的背后埋伏好，单等楚军败退时，趁机夺取楚军的大寨。虎将魏犨自己请求要当先锋。先轸说：“有更要紧的去处请老将军一行。”于是请魏犨领兵到有莘的南面，空桑地方埋伏，专门截击楚国败兵的归路，擒拿楚国的兵将。魏犨领命，高高兴兴地去了。

先轸又去请舟之侨在南河准备好船只，在那里等待着，好装载缴获楚国的军械、粮草辎重。一一分拨完毕，又请赵衰等一班文武，保护着晋文公登上冓有莘山，远远地观战。

这时先轸派往楚军的侦探都已先后回来了。他们向先轸报告了楚军的情况。先轸又特别详细询问了楚军右师的情况：这支军队是由陈国、蔡国两下里临时凑集起来的，没上过战场，士卒都很怯阵。

先轸对栾枝和胥臣说：“楚军右师是他最弱的一支，应从这里先打开一个缺口，先击退了陈、蔡的军队，整个右师就垮了。你们应当用奇计击溃他们，说着又凑近他们的耳朵小声地授了密计。栾枝、胥臣得了密计，各自准备去了。

先轸把三军部署得非常周密，又到各军作了细致的检查，连作战时可能碰到的微小困难也都想到了。

成得臣只想着活捉重耳。他觉得晋军不值得一打，更有陈、蔡、申、息等国的帮助。他认为这些军队足可以抵得住晋、宋两国的军队。这几天他追赶了九十多里，明天战场上他要亲手擒拿重耳，方消心头之恨。整个战役，他想到的只是这一点，别的似乎什么也没想，好像用不着去多想，也用不着再去做什么部署，胜利就能唾手可得。

战幕揭开，战斗打响了。

晋军的下军和楚国的右军相遇，刀挥枪舞，车响马嘶，两军杀在一起。刚杀了几个回合，晋军就纷纷后退，仓皇逃跑。陈、蔡两国的军队没打过仗，本来很害怕，如今见不用费事就把晋军打跑了，觉得打仗也很容易，晋军实在是不堪一击，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追赶下来。



第九回

晋重耳城濮战楚军
秦穆公争霸袭郑国



城濮之战刚一开始，楚国的右军就与晋国的下军打了起来。刚杀了几个回合，晋军就招架不住，纷纷掉头逃跑。

楚国的右军由子上统帅，陈、蔡两国的军队在前，楚国的军队在后。陈、蔡的军队见晋军败退，都奋力向前追趕。正追趕间，就听得一声锣响，一队战车不知从哪里冲杀出来。马身上全都披着虎皮。陈、蔡军驾车的战马见一群猛虎冲了过来，全都惊吓得乱跑乱跳，四处溃逃。驾车的车右怎么也无法制止。那惊叫着的战马带着战车往回狂奔，反将楚将鬥勃的后队给冲垮了。

这批埋伏的虎马就是先轸凑近晉臣耳边密授的计策之一。古时军队本来照一般的规定，击鼓是进军，鸣锣是收军。先轸的伏军故意规定鸣锣为进军的信号，为的是给楚军制造混乱。晉臣见这批“猛虎”已将陈、蔡的军队冲垮，鬥勃的后军也乱了阵脚，就率领众将乘乱冲杀了过去。只杀得人倒车翻，尸横遍地。鬥勃也被射中面颊，带箭逃跑。整个楚军的右师全线崩溃。

晋将栾枝又派遣士卒，假扮成陈、蔡军的士兵，打着楚右军的旗号，

向三军主帅成得臣报告说：“我右军已击垮敌阵下军，大获全胜。”成得臣听到报告，高兴地说：“不出我之所料。”他又亲自登上瞭望车观望，果然远远望见晋军溃逃，一路上尘土滚滚，遮天蔽日。于是立即下令，左军火速进兵追击。

楚将鬥宜申见对面阵中有一面大旗高高挑起，料想是晋军的主将，于是抖擞精神，驱动战车冲杀过去。晋军中狐毛、狐偃赶紧上前接战。刚战了几个回合，见后面的军队乱哄哄地往回败走。狐偃、狐毛只好撇下鬥宜申，急忙回车便走，远远望见大旗也往后退。鬥宜申认为，晋军已全线溃败了，指挥军队尽力追赶。

鬥宜申正追赶得起劲儿，忽听一声锣响，四面喊声大起。晋军主帅先轸和大将郤溱各引着一队精兵拦腰杀来，把楚军截成数段。狐毛、狐偃又掉转车头杀了回来，三下里合力夹攻。申、息帮助楚国的军队，先自惊吓得四处溃逃。鬥宜申也被自己败逃的兵士冲得站不住脚，只得夺路逃跑。刚刚逃出重围，稍微松了一口气，又被一路伏兵截杀了一阵。鬥宜申把车杖、马匹、军械全部丢弃，混杂在步卒中，爬山逃跑了。

原来成得臣望到晋下军的败逃是先轸事先布置好的。先轸让栾枝的士卒砍下树枝，拴在战车的后面，打马来回飞跑，那树枝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骗得贪功冒进的楚军追赶。狐毛让士卒扛着假设的主帅旗往回撤，也是为了装扮成溃败的假象，引诱楚军上当深入。楚军完全按照先轸的设想，钻进张好的网里。先轸让祁瞞守住中军虚建的大旗，任凭楚军百般讨战，也不要出来应战。自己却率领精锐部队，偷偷地从后面出来，抄小路来阻击敌人的追军。当他从侧斜里突然冲杀出来时，楚军就全部乱了。

楚军的左右两军几乎全军覆没了，成得臣还不知道，对左右说：“估计此时晋军该全线溃败了。”他要最后出动，前去活捉重耳。于是举着胳膊，高声喊道：“今天要是让晋军活着跑掉一个，我也不再回楚国！”

正在他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时，先轸、郤溱的部队杀到了。两下里混战了多时，栾枝、胥臣、狐毛、狐偃的兵也杀到了。几路人马把成得臣团团围住。这时成得臣才知道他的左右两路军队全都溃败了。他再也无心恋战，急忙传令撤兵，无奈晋军围困得太紧，楚兵已被分割成十多块，首尾不能相顾，大部分士兵做了晋军的俘虏。

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才十五岁，有一身好武艺。这时他率领了五六百人，往来冲杀，左冲右突，以一当十，保护着他的父亲，杀开一条血路，逃了出去。小将杀出了重围，回头不见鬥越椒，又返回来杀入重围。那鬥越椒在万马军中不见主帅成得臣，又在阵中往来寻找，正急得没法，恰好遇见小将成大心。成大心告诉他：“父帅就在前面，将军不可恋战，速速随我杀出！”鬥越椒和小将合在一处，齐心奋力，杀出重围，保护着成得臣逃了回去。

晋文公在有莘山上观战，见晋军大获全胜，忙派人告诉先轸：“只把楚军赶走就行了，不要远追，也不要多杀伤！”他是想给楚王留点儿面子，以便日后好联合。先轸已揣知晋文公的心思，就约束军队，不再追趕。

晋军这一仗，缴获楚军战车二百多辆，活捉楚兵一千多人。此外，还缴获了大量辎重物资。

成得臣和儿子大心等逃回本寨，见营寨早已被先轸埋伏下的人袭取



了，营中的粮草、军械全都归晋国所有。成得臣无处可去，只好引败残军队从后山逃走。刚走到空桑地方，忽听锣鼓齐鸣，一路大军拦住去路。旗上大写着一个“魏”字。原来是先轸预先让魏犨埋伏在这里。在楚人的眼中，魏犨比老虎还要凶猛十倍，今天这些败兵残将来到这里，一听说他的名字，个个丧胆，望风而逃。可是魏犨的伏军尽起，把楚军退路堵得水泄不通，哪里逃得过去！楚军正在绝望的时候，晋文公派人来传达命令：“放楚兵楚将生还本国，以报当年楚王的恩德。”魏犨这才住了手，用刀一指，大声喝道：“既然主公有令，就饶你们去吧！”

随着魏犨的喊声，晋军分别走向两边，让出一条道路，成得臣等这才逃了过去。

成得臣引败残军回到连谷（约在今河南省西华县南），打发儿子成大心向楚成王请罪。楚王本来不愿意同晋军作战，成得臣自恃其勇，坚持与晋军决战，结果又打了大败仗，楚王为此很生气，说道：“我几次告诫他不要和晋人打仗，他偏不听，还立下了军令状。如今打了败仗，葬送了申、息两国的军队，还有什么脸面再见申、息的父老呢！”

成大心见楚王没有赦免父亲的意思，回到连谷把楚王的态度对父亲如实说了。成得臣长叹了一声，说道：“事已如此，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遂拔剑自刎而死。

楚大夫𫇭贾听说成得臣兵败，成王不肯赦免他，就跪到楚王面前给他讲情，说道：“子玉为人刚愎自用，又很骄横独断，不宜让他独当一面。但此人武艺高强，有不屈的性格，应当给他配备个智谋之士，他毕竟是一员猛将。”

楚成王觉得𫇭贾的话很有道理，立刻打发人去传达赦免的命令，可

惜已经晚了。

晋文公听说子玉自杀身死，高兴地说：“子玉一死，以后楚国再没有人能同我作对了。”

晋文公打败强大楚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中原各诸侯国。晋国的威望大大地提高了。各诸侯国都来向晋文公祝贺，周襄王也派王子虎带上礼物去慰劳晋文公。晋文公和王子虎商量好，约请众诸侯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在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订立盟约。届时，宋、齐、鲁、郑、陈、蔡、邾、莒等国全都出席会议。王子虎代替周襄王接受了晋文公敬献的战利品，慰劳了各路诸侯。会上正式称晋文公为盟主，大家歃血为盟。

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就这样正式确立了。

过了几年，晋国的大将魏犨去世了。老臣狐毛、狐偃也相继去世，晋文公非常伤心。胥臣说：“主公宽心，我向主公推荐一个人，可以辅佐主公，请主公考虑。”晋文公问道：“不知举荐何人？”

胥臣奏道：“我前次奉使外出，在郊外见到一个种地的农夫，夫妇相敬如宾。常言说，‘能敬者必有德’。我就去仔细察访，才知道他就是郤芮的儿子郤缺。据为臣所知，此人有德有才，主公如能重用他，他的能力不在狐偃之下。”文公想了想，说：“郤缺的父亲郤芮是有大罪的，我怎么好用他的儿子？”

胥臣耐心地解释说：“不能因为他父亲有罪就不用他的儿子。能不能用，主要是看他本事如何。从前，尧舜都是圣君，他们的儿子都不成才。禹王是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可他的父亲鲧却是那样的不贤。可见，贤与不肖，并非遗传，主公不应因受世俗之见的影响而失去有用的人

才。”

晋文公觉得胥臣的话很对。就让胥臣去把他找来。胥臣说：“应当郑重地派使臣去请，方见出主公是真正重视人才。”晋文公采纳了胥臣的建议，正式派使臣去把郤缺请来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拜他为下军副元帅。

从此，又有一批新的人才来到晋文公的跟前。人们都说，晋文公所以能称霸诸侯，这和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公元前628年（周襄王二十四年）冬，晋文公去世，世子驩继承了君位，这就是晋襄公，襄公正要扶文公的灵柩到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去殡葬。听人来报告说：秦穆公派兵来攻打郑国，要从晋国的境内经过。晋襄公就召集大臣商议如何对待。众大臣出了许多好主意。

秦穆公接到从前派往郑国驻扎的秦将杞子、逢孙、杨孙的密信，说郑国让他们把守郑国京城的北门。如果能偷偷地派兵来袭击郑都，我们开门出来迎接，郑国就很容易到我们秦国手中。

杞子、逢孙、杨孙是秦国的将领，怎么会替郑国戍守北门呢？

原来前几年秦穆公和晋文公一起去讨伐郑国。郑国派老臣烛之武到秦营去劝说秦穆公。烛之武以灭郑之后秦、晋强弱的利害关系说得秦穆公撤了兵，当时就把这三员大将留在郑国，帮助郑国戍守北部边界。此时，这三员秦将觉得是吞并郑国的好机会，就写了那封密信，派人给秦穆公送去。

秦穆公接到这封密信，就召集大臣们商量去攻打郑国的事。蹇叔和百里奚都不同意出兵。他们一起去向秦穆公进谏。百里奚说：“秦国离郑国千里之遥，中间还隔着晋国。这样远的路程，大军长途跋涉，谁不知道？郑国预先作了防备，我们兴师动众，劳而无功，是很不上算的。

再说，当年咱们让杞子、逢孙等三员将带领着兵留在郑国，本来是帮助人家守卫的，此时借这个机会去偷袭人家，这就失了信用。劳师袭远，成则利小，不成则害大，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去干这些不讲信用、又不理智的事，是不应该的！”

秦穆公哪里能听得这种话，他一心想吞并别国，扩大势力。就决心派兵去攻打郑国。

蹇叔见百里奚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穆公都不肯听，只好换了一种方式说：“即使要去伐郑，也要摸清底细。不如先派人到晋国吊丧，顺便探听一下对方的虚实，然后再作决定。”秦穆公很不耐烦地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打仗，兵贵神速，你是真不懂，还是老糊涂了？”

秦穆公对人们的劝谏一概不听，暗中派人去给杞子、逢孙、杨孙送信，约定明年二月上旬在郑国北门会师。

秦穆公让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带领三千多精兵，兵车三百多辆，浩浩荡荡地往郑国进发。

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是蹇叔的儿子，大军出发时，两位老人到东门外去送别，止不住扑簌簌老泪直流。白乙丙见父亲这样伤心，有些不想去了。蹇叔又劝他说：“去你还是该去，为国捐躯是大将的本分。”说完，又交给他一个封牢的竹简，说：“你就照我竹简中说的办吧。”

白乙丙接了竹简，带在腰间，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孟明视仗着自己勇猛力大，又急于立功，对这次进军没当回事，还觉得一定能马到成功。

大军走后，蹇叔对百里奚说：“我军这次必然要吃败仗，你悄悄地

告诉子桑，让他预备好船只，在黄河渡口等待。兵败后，万一有逃回来的，也好接应。”百里奚点点头：“我这就去。”

孟明视以为白乙丙的父亲给了他什么锦囊妙计，安下营寨就催促白乙丙打开看，白乙丙打开看时，见上面写了这样两行字：“这次出兵，郑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晋国。崤山地势险要，千万小心。不注意的话，我可就得到那里去收你的骸骨了。”孟明视看过，连声说：“晦气，晦气！”白乙丙也觉得，父亲的担心可以理解，但这话似乎说得严重了些。

秦国大军头一年 [公元前 628 年（周襄王二十四年）] 冬十二月出发，第二年 [公元前 627 年（周襄王二十五年）] 正月从周天子的京城北门经过。白乙丙说：“这是天子所在地，宜下车步行，表示对天子的尊敬。”前锋牙将褒蛮子骁勇无比，刚过都门，就平地一跳，超越登车。其他士兵见了，也都一个个蹦到车上。这时周襄王、王子虎和王孙满都在门楼上观看。王孙满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他见秦兵的举动，说：“秦兵必吃败仗，看他们那个轻狂的样儿！”

郑国有个商人名叫弦高，以贩牛为业。这一天正贩了好几百头牛到周地去卖。半道上听人说秦兵要来偷袭郑国，弦高吃了一惊，秦军很快就要到达郑国，郑国却全然不知，毫无准备。欲待回去报告吧，时间已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呢？弦高急得直跺脚。人们劝他，说：“你是个商人，天天在外经商，怕什么。你这次不去周地，绕道避开秦军就行了。你赶着牛走开，不会有什么损失。”

其实，人们不知道，弦高担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为自己的父母之邦着急。可光着急有什么用？事到如今，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吗？他正在苦思苦想，这时他的一个伙计来问：“不绕道走，我们这几百头牛该

怎么办？”

伙计的这一问，似乎把弦高提醒了。他高兴地说：“有了，我就这么办！”

弦高一面派人连夜回去报告郑国，作好迎敌的准备。一面从牛群中挑选了十二头肥牛带上，自己扮成郑国的使臣，乘坐一辆小车，前去迎见秦军。

秦国的先头部队到达滑国地界（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前面有人来报告说：“郑国的使臣来求见秦军主帅。”孟明视听到报告，吃了一惊。心想，我军昼夜不停地前进，一路的行动都很秘密，郑国如何得知？但他身为主帅，只好出来接见。

弦高见了秦军主将孟明视，行过礼，送上礼单，致辞道：“郑国听说三位将军率领大军光临，特让我先带上这点儿微薄的礼物来犒劳士兵。郑国是个小国，处在大国之间，外面时常有人来侵扰，所以日夜作好戒备。这点儿请将军谅解。”孟明视问：“可有国君的书信？”

作为使臣，应当有国君的书信或其他证件，这些弦高如何能有？他只好说：“贵国的军队去冬十二月出发，听说你们行军速度极快，等到修好国书再来，就不能在半道上犒劳士兵啦。所以我们主公口授旨意，让我来向将军转达。我想将军是能够谅解的。”

孟明视听说郑国已做好了准备，知道再去也徒劳无功。就对弦高说：“你们是误会了，我们不是到郑国去的。请回去上复郑公，多谢破费。”

孟明视送走了弦高，立即传令：“大军在滑地延津就地扎营，准备攻打滑国。”西乞术、白乙丙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孟明视向他们解释说：“我军已越过晋地，距我们秦国已有千里之遥。出兵时本以为郑国无备，

可以一举攻破。如今郑国有备，就不易攻打了。若旷日持久，粮草无继，难以取胜。滑国不会做什么准备，我们攻下滑国，也算没白白地出一趟兵，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这天夜里，秦军兵分三路，突然向滑城发起进攻。滑城弹丸之地，又没作任何准备，很快就被攻破了。秦军在城内大肆抢掠，城中为之一空。

郑穆公接到弦高的告急信还不相信。这时正是二月上旬，他暗中派人到北门和宾馆里去探看杞子、逢孙、杨孙的动静，果然见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单等秦兵到来好里应外合。

郑穆公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派烛之武去下逐客令。烛之武去见了杞子、逢孙、杨孙，说：“你们在郑国住得时间太长了。郑国是小国，供给你们困难。现在孟明视就在滑地等待你们，你们去吧。”杞子等三人一听，知道泄露了机密，在郑国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带领几十个亲随逃奔别国去了。杞子逃到齐国，逢孙、杨孙逃到宋国。

晋襄公在曲沃守丧，探马来报告，说：“秦国派大将孟明视去袭击郑国。”晋襄公立即召集大臣商量如何对待。先轸说：“趁他袭郑往回走的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秦国的野心也太大了！”栾枝说：“这样怕不大好。秦国对先君有恩惠，我们打击秦军，怕不符合先君的心意。”先轸说：“攻打秦军，这正是先君的心意。先君刚去世，他们不来吊唁，反而越过我们的国境去袭击郑国。过我们的国境，连个招呼也不打，太无礼了！”赵衰说：“秦国虽然该打，可是主公正在守孝期间，兴兵怕于礼有碍。”

先轸还是主张打击秦军，说道：“居丧兴兵于礼无碍。居丧守礼，是尽孝道；剪灭敌人，保卫社稷安宁是更大的孝道。”胥臣等多数人都赞

成先轸的看法。

晋襄公见大家都同意截击秦兵，就问先轸说：“你估计秦兵什么时候能返回来？”先轸屈指计算了一下，说：“秦军不可能攻破郑国，他的兵员和供应都跟不上，坚持不了多久，估计初夏季节就能返回到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

渑池是晋秦交界之处，地势十分复杂，东西二崤山横亘在通道上。东崤山与西崤山之间有三十五里的狭谷道路，山上树木丛杂，山石凸起，有几处地方大车不能行，必须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推着前进。如果在这里设下伏兵，秦兵到此，插翅也难飞越。先轸建议：“就在这里设下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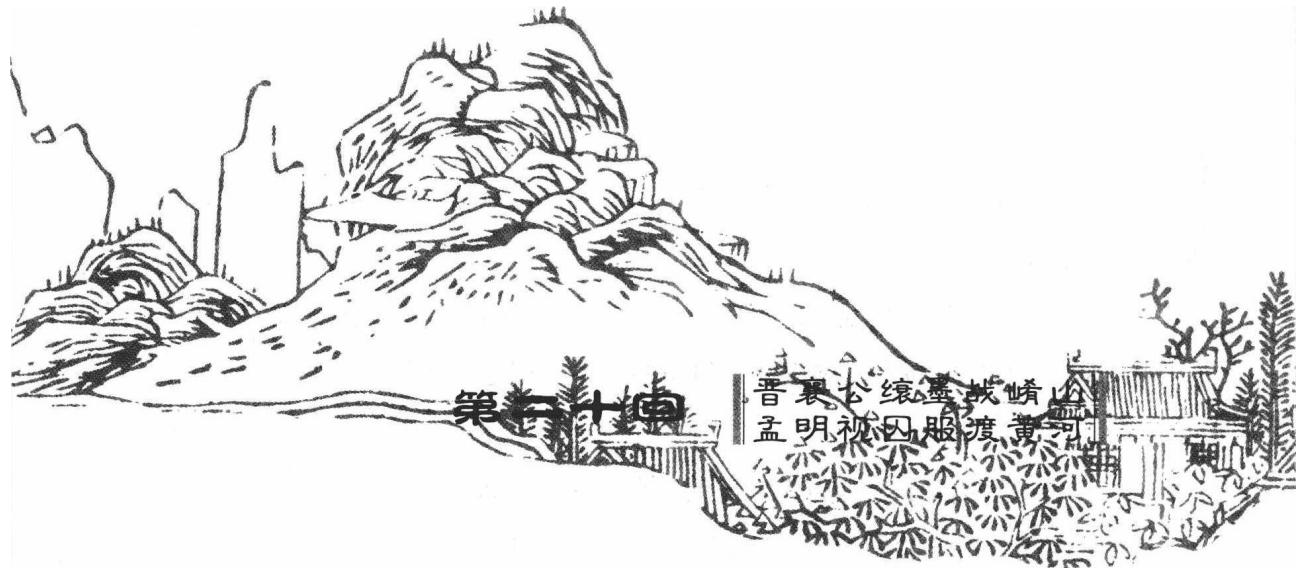
晋襄公点点头：“好，一切都由先轸统一指挥！”

晋襄公下了打击秦军的决心，一场激烈的战斗不可避免了。

先轸领了晋襄公的命令，点拨人马，前去埋伏：命梁弘等引五千兵埋伏于东崤山，秦军到时，一点儿不要惊动，待他们全部过完，再从后面追杀。命狐射姑领五千兵伏于西崤山，截住厮杀，另外再派五千兵，砍伐树木，堵塞往西去的要塞，断绝秦军的归路。命先且居引五千兵伏于崤山左面，胥婴引五千兵伏于崤山的右面，这左右两路伏军都要等秦军过其大半，从两侧拦腰袭击。

从先轸的埋伏可以看出，到时候全部把秦军装入崤山三十五里险道的大布袋之中，然后把布袋口扎紧。四面伏兵埋伏完毕，又让赵衰、栾枝、胥臣、阳处父等老臣全都跟随襄公离崤山二十里下寨，单等伏兵齐起之后，各引军队分头接应。前面的伏击战全让一伙小将去打。

一切安排停当，单等秦军到来。



公元前 627 年（周襄王二十五年）二月中旬，孟明视率领的秦军攻破滑城，抢掠了许多金帛器物，装载得满满的，往回运。他们心想，虽然未能袭郑，但攻破滑国也是个大胜利，一路上得胜的歌声此起彼伏。初夏四月，大军来到渑池地方。

白乙丙悄悄地提请孟明视注意：“我们前面就要到达渑池，一过渑池再往西走，就是崤山的险路了。出兵之时，我父亲嘱咐在这里要分外小心。”孟明视一向以勇敢大胆自居，加上新近攻破滑国，更加骄傲，哪里能听进这些话，就昂着头，说道：“我军长驱千里，无所畏惧，还怕什么崤山？一过崤山就是我们秦国境地，家乡就在眼前，还有什么可虑的！”西乞术也说：“主帅虽然勇猛，可小心点儿总没有错。要是那里真有晋国的伏兵，可也不是玩儿的！”孟明视不以为然地斥责他们：“你们就怕成这个样子！你们都害怕，我在前面开路，若有伏兵，我一个人去把他们杀退！”

白乙丙、西乞术不好再说什么。

孟明视吩咐：褒蛮子打着帅旗为第一队，孟明视自己为第二队，西

艺术为第三队，白乙丙为第四队，各队之间要相距一二里，有事时前后互有照应。

褒蛮子是一员猛将，使一柄八十斤的方天画戟，抡动起来左右旋转，风呼呼作响，就像一轮车盖罩满全身，往来行走，捷如飞鸟。人们都说，他的本领可以力敌万人。

当下褒蛮子一马当先，催促战车，过了渑池，继续西进。孟明视紧紧跟在褒蛮子的后面，与褒蛮子一起开路。走了好一会儿，一个人影也没见，孟明视放心了。笑着说：“白乙丙也太胆小了，他是让他父亲给他的那个竹简吓破胆了。”他见士兵一个个走得汗流浃背，就让他们脱下铠甲，轻装前进。士兵们连续几个月来，行军打仗，早已疲劳不堪，此时在这崎岖的路上行走，有的推着车，有的牵着马，拖着疲倦的步子，艰难地往前挪。听主帅说可以脱掉盔甲，一个个争着把铠甲脱下，扔在车上，扶着车前进。他们一进入东崤山，就觉得道路越来越难走，那些地名听起来就十分惊人，什么“上天梯”、“堕马崖”、“绝命岩”、“断魂涧”……一听这名字，就能想象出它的艰险。

孟明视的部队刚爬上“上天梯”的第一层险隘，就听到远处传来鼓角之声。不一会儿后面有人来报告：“晋兵从后面追杀上来了。”孟明视说：“后面的追兵不可怕，我们走路困难，敌军走路也不容易，只要前面没有伏兵堵截就行，只管快快前进就是了！”说完又吩咐白乙丙带领部队先走，自己在后面断后。

秦军过了“堕马崖”，再往前走就是“绝命岩”了。这时忽听前面的人呼喊着，吵嚷着，纷纷往后倒退。孟明视问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说：“前面的道路被乱木头全部塞断了，人马全都过不去。”

孟明视想，道路既被塞断，前面肯定有伏兵，只好自己前去看看，再作道理。他爬过山坡，见山崖上有一块石碑，石碑上记载着这是文王避风雨之处。离石碑不远，有一面旗，旗上绣了个“晋”字，旗下却是横七竖八的乱树木。孟明视为战士壮胆，说：“不要怕，这是敌人的疑兵计。”又说：“如今已来到这里，有进无退！”于是下令：“搬开路上的树木，开路前进！”

战士们去开路时，必得将那面大旗放倒。谁知这面大旗就是晋军设下的暗号。晋军就埋伏在两旁山谷之中，他们望见大旗动了，就知秦兵已到，一齐呐喊着冲了出来。

秦军正集中力量开路，听到一阵鼓响，见晋兵漫山遍坡拥来。睁眼看时，连山间的树木杂草都变成了晋兵，正不知有多少人马。孟明视命令军士赶紧披铠甲，拿武器迎战！可哪里还来得及？这时就听到一员晋将高声喊道：“你们的先锋褒蛮子已被擒捉，绑在这里，你们赶快投降吧！”有人认得这喊话的晋将是狐射姑。

原来褒蛮子自恃勇猛，不听他人劝告，一人当先，只是前进。走着走着，只听呼啦啦一声，有如天塌地陷一般，跌进了陷坑之中，被晋军伏兵擒获，绑上了囚车。

白乙丙听说先锋被捉，大吃一惊，派人去报告西乞术和孟明视，商议如何突破重围。

孟明视看了看地势，这里左边是陡岩绝壁，右边是一条万丈深溪，中间只有几尺宽的一条小路，知道这是到了“断魂涧”一带了。心想，在这里，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于是下令“后撤”！他想退到东崤山较为宽阔的地方去与晋军决一死战。

白乙丙得了将令，正引军后退。这时听到沿路伏兵一齐呐喊击鼓。白乙丙引军刚退回到“堕马崖”，就听到东路晋军呼喊着追杀了上来。这正是莱驹和梁弘从后面杀来的追军，向东撤的道路已完全被晋军堵住了。

秦兵过不了“堕马崖”，只好再掉转头来往西走。这时的秦兵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左旋右转，没有个可去的地方，也没有个可停的地方。

孟明视见前后都通不过，只好下令：“丢掉辎重，从左右两边爬山越溪，寻找出路，绕道西行！”这一来，秦兵完全乱了。两边山溪全被晋国的伏兵控制着。孟明视带领士卒费尽力气，好不容易爬上左面的山头。山上一员晋将高呼道：“大将先且居在此等候多时了！”与此同时，右面隔溪一声梆子响，接着鼓声大作，随着鼓声一面大旗竖起，旗上绣着胥婴的字号。

孟明视此时心急如焚。分头爬山越溪的兵士被晋军杀的杀，俘的俘。孟明视的两眼气得直冒火，见前进不得，又同西乞术、白乙丙返身杀回到“堕马崖”。谁知路上的树木乱草之中都夹杂着硫黄、皮硝等引火之物，晋军趁此放起火来。山风一吹，火势更猛。风趁火势，火助风威，整个“堕马崖”一带成了一片火山火海。这时孟明视有力使不上，只是叫苦不迭。再往前后左右看看，全是晋兵。孟明视至此，自知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对白乙丙说：“你父亲料事如神，悔不该当初没听他老人家的话。今天困于绝地，我只有一死。你们两人赶快换上衣服，杂在士卒中想法逃跑。万一有幸，你们有谁能回到秦国，也好报告主公，兴兵报此大仇！”

西乞术、白乙丙也都说：“主帅不要说这话，我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现在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聚在一起，奋力抵抗。”在四面围困的情

况下，就算三只猛虎，又能咬伤几人？何况他们转战多时，又饿又困，最终为晋军擒获。

先且居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及褒蛮子等解到晋襄公大寨，襄公身穿孝服点阅俘获的将领及兵士的名单。

晋襄公的后母，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改嫁给晋文公的怀嬴，听说秦将孟明视等被执，心中很为不安，就对襄公说：“秦晋世代为婚姻之国，甚为和睦。孟明视等贪图立功，强要去伐郑，弄得秦晋两家不和，秦君也一定恨他们。不如把他们放回，让秦君杀死他们，免得秦晋两国结下冤仇。”

襄公说：“这三个大将很有才干，捉之不易，放回去若被重用，于晋不利。”怀嬴说：“这你不用担心，各国都有规矩，打了败仗的将领都要处死。楚国的大将成得臣打了败仗，不照样没能活下来吗？秦国的军法更严！再说，当年秦国捉住晋惠公还放回来，咱们捉了他两员将领就要处死，也显得太没有气度了。”

晋襄公初时不肯放，架不住后母左说右说，也就答应了。

孟明视等三人听说被释放，连囚服都没顾上脱，就匆匆而去。

先轸正在家中吃饭，听说襄公把三员秦将释放了，一口饭吃到口中还没来得及下咽，又赶紧吐了出来，跑着来见襄公。襄公说：“母亲要求把他们放回本国就刑，我也就答应了。”先轸又气又急，说道：“呸！不懂事的小孩子也知道不该这么办！壮士千辛万苦，冒死把敌将捉住，妇人只说了一句话，就放了！今天放虎归山，以后懊悔可就晚了。”

襄公这才醒悟过来，说：“是我的过错，我这就派人去把他们追赶来。”

阳处父骑着马，抡着刀，带着一群将士飞也似的出了曲沃西门，去追赶已放走的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追了好一阵，也没见到人影。

孟明视等三人一出曲沃，就急急忙忙往黄河渡口跑。白乙丙说：“这条河是秦晋交界处，我们过了河才算脱离虎口。倘若晋君懊悔，再派人来追，我们还是跑不掉。”他们来到河边，只见河水滚滚流去，河上一只渡船也没有，可把他们三人急坏了。

正在焦急万分之时，见一渔翁驾一叶小舟从上游漂来。孟明视请求渔丈摆渡，渔翁说：“老翁只渡秦人，不渡晋人。”孟明视说：“我等正是秦人。”渔翁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番，问道：“你们是崤山失事的将领吧？”三人点头，说：“是！”渔翁说：“我奉公孙将军的命令，准备下船只，等待你们多日了。这只船小，载不下，你们赶快往前走，半里之遥，有一只大船在等你们。”

三位将领沿着渔翁指点的方向走去，不远处，果然有一只大船，这时那渔翁也已驾舟来到，招呼他们坐到船上。

孟明视等三人刚上得船，岸上阳处父引一队人马追赶来了。阳处父见被追的人已坐到船上，知道已无法用武力捉拿。就心生一计，高声叫道：“将军慢行，将军且住！”

阳处父一边叫着，一边解下驾车的骖马，装出十分恭敬的样子，说：“我们主公恐怕将军走路不便，特让我来赠送将军每人好马一匹，聊表相敬之意，万望将军各自收下！”

阳处父临时想出的这一着不可谓不高，可那孟明视等好容易逃了出来，哪里能上这个当？就站在船头上拱拱手，说：“蒙晋君不杀，要我们回国就刑，我们感激不尽，怎么好意思再接受赏赐？我们这次回去，

如果被杀，我们在地下感激晋君的恩惠，要是托贵君的福得以免死的话，三年之后再回来拜谢贵君的厚意吧。”

阳处父再要说话，船已经离开河岸好远了。阳处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无精打采地回来向晋襄公报告。襄公此时已懊悔至极。

秦穆公听说孟明视等三帅被晋人所执，很是着急，天天派人去打听。这天听人说被晋人释放回国，很是高兴。有人说：“孟明视等三人身为将帅，全军覆没，按律当斩。”秦穆公说：“这事不怨他们，当时我没听蹇叔和百里奚等大臣的劝告，让他们远道出师，很不应该，这全都是我的过错。”于是立即穿上素服，亲自带领大臣到东郊去迎接。不责备他们全军覆没的过失，照样信任他们，仍让他们任三军主帅之职。

此后，孟明视为报崤山之仇，又两次同晋国作战，都失败了。秦穆公觉得孟明视等很有志气，虽两次都失败了，两次都没责备他，一直信任他们，重用他们。

为雪崤山之耻，第四次与晋军作战，秦穆公亲自出征。这次共出动战车五百辆。凡参加这次作战的，家属都先作了妥善的安排，使战士无后顾之忧。战士们都非常踊跃，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家属也都鼓励自己的亲人，一定要努力杀敌，争取胜利。

三军的主帅仍然是孟明视，副帅也还是西乞术和白乙丙。大军从蒲关（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出发，渡过黄河，孟明视就下令，把所有的渡河船只尽皆焚毁。秦穆公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孟明视说：“兵以气盛，我们一连打过三次败仗，士气较弱。烧掉船只，是让士卒明白，不再留下退路，只能前进。如果我们打了胜仗，也就不愁没有渡船。”穆公暗暗觉得孟明视不仅有勇，也有见识。

孟明视自己兼任先锋，带领大军长驱直入，一连攻下晋国好几座城池。

晋襄公听说秦穆公亲自带领军队来报崤山之仇，就和群臣商议迎战策略。赵衰说：“秦人要报他们三次失败之仇，其锐气正盛，不如暂避其锋。我们的主力深沟高垒，只出动几支小部队和他们接触一下，让他们打几个小胜仗。这样，我们没有多大损失，他们也就回去了。”先且居也说：“困兽犹斗，何况一个大国？秦国前三次打仗都失了面子，不给他留个台阶下，他如何下得来？”多数人都同意赵衰的看法。晋襄公下令：“各宜坚守城池，不可与秦兵对阵。”

秦国土兵见晋兵坚守城池，不肯出战。问秦穆公如何对付。秦穆公说：“我军已打过几个胜仗，晋军害怕，不敢出战，我们可乘机到崤山去收取死亡将士的尸骨归葬。”战士们按照秦穆公的旨意来到崤山，秦穆公穿上丧服，亲自为阵亡的士卒祭奠，感动得战士们个个流泪。

秦穆公率领军队回国，全国上下更加团结一致。

西边的一些小部落听说秦穆公战胜中原的霸主，都争着向秦穆公来进贡，有十二个国家和部落都归附了秦穆公。秦国的土地又向西延伸了一千多里。

周襄王特别派人来向秦穆公祝贺，赏给秦国二十面金鼓，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秦穆公“称霸西戎”。这是公元前 624 年（周襄王二十八年）的事。

公元前 621 年（周襄王三十一年）秦穆公去世，他的儿子莹即位，这就是秦康公。秦穆公的葬礼沿用了西戎的习俗，用活人殉葬。随葬的人有一百七十多名。连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奄息、仲行、鍼虎等，也

被用来殉葬。引起人们的恐慌，激起百姓的不满。

正在秦国晋国互相攻来伐去、无暇他顾期间，南方的楚国一天天发展起来，势力越来越强大，决心和中原诸侯争夺霸主的地位。

楚国自成王时起，就是南方的强国。成王的长子商臣为争夺王位，派他的亲信去杀害成王。成王为了拖延时间，请求吃了熊掌再死。来人不同意，说熊掌难熟，硬逼着他立即自尽。

楚成王死后，商臣继位，这就是楚穆王。楚穆王期间吞并了几个小国，楚国的疆域更扩大了。

公元前 613 年（周顷王六年）楚穆王死去，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五霸之一的楚庄王。

楚庄王继位三年多，什么大事也没干，天天打猎，游玩，饮酒。还在朝门上贴了一道命令：“有敢来劝谏的，死无赦！”

国王叫谁死，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既然贴出告示不准劝谏，谁还去无故找死！三年多没有人去正面直谏的。

一天，大夫申无畏去求见，楚庄王这时正在宫中饮酒玩乐。庄王问申无畏：“大夫来见我，莫非想喝酒吗？也许是想来听宫女歌唱吧？”

申无畏行了个礼，说：“我倒不想喝酒，也不想听歌唱。只是有个隐语解不开，特来向大王求教，也算陪大王解个闷儿。”楚庄王很感兴趣地说：“好啊，这有意思。是什么隐语，大夫说出来我听听。”

申无畏说出他的隐语：“高高的山上有一只大鸟，五彩的羽毛，十分好看。三年多来，不见它飞，也不见它叫，不知这是只什么鸟？”

庄王猜透了他的用意，也不点破，只是笑了笑，说：“兴许不是只凡鸟。三年不动，是要看清方向。三年不飞，是在将息翅膀。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申无畏也似乎听出庄王话中的意思，他给庄王行了个礼，出去了。

过了好些日子，楚庄王还是饮酒玩乐如常，没见有什么新的变化。

一天，大夫苏从又去见楚庄王。庄王叫他进来。苏从走到庄王面前，跪下，放声大哭起来。庄王问道：“苏大夫，什么事使你哭得这样伤心？”苏从说：“我就要死了。”庄王有些不解地问：“你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死？”苏从说：“我要来劝谏大王，大王不听，必然杀我。”

楚庄王立时把脸沉下来，说道：“朝门上早就贴着命令，有来劝谏的，死无赦。你既然怕死，又要来劝谏，这不是愚蠢吗？”

苏从说：“大王您才是最愚蠢的人，您身为国王，耽于酒色，不理朝政，不用贤臣，这样下去，大国攻于外，大逆叛于内，快乐在目前，忧患在后头，还想做什么霸主！您想想，愚蠢不愚蠢！我倒不是哭别的，哭的是我死以后没有人敢再劝谏大王了。我要向您说的话，已经完了，请杀吧！”

楚庄王转怒为喜，起身双手搀扶起苏从，说道：“我们楚国有许多不怕死的大臣，霸业是有希望的。”他又安慰苏从，说：“大夫的话都很对，我听你的。”

从这以后，楚庄王振作起来，他提拔了一些有德有才的官吏，惩办了几个为非作歹的赃官，制定了新的法令，整顿了兵马，大臣们团结一致，国家一天天强盛起来。

一天，楚庄王召集众大臣来，说道：“全国上下一致，平定了叛乱。现在四海安宁，我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太平宴会。今天，不论文武，也不论官位高低，都来参加，要尽情欢乐一天，表示庆贺。”

盛大的宴席摆好了，厨师献上美酒名菜，乐班奏乐，大家开怀畅饮，一直欢饮到日落西山，大家的兴致还很高。

楚王命人掌上灯烛，继续饮酒，这天让大家尽情欢乐。又令自己最心爱的爱妃许姬出来给百官敬酒。许姬长得十分美丽，飘飘走来，如月中仙女下凡一般。许姬来回地给百官斟酒，这时忽然刮起一阵风，将宴会厅内的灯烛全都吹灭。席间有人暗中扯住许姬的衣袖，就要拉她的手。许姬的左袖被扯住，却用右手把那人的帽缨扯下来攥在手里。那人吓得赶快松了手。许姬拿着那个帽缨摸黑走到庄王跟前，悄悄地对他说：“我奉大王之命给百官敬酒，不想这里边有人无礼，乘灯烛熄灭的时候来拉我的衣袖，我已把他的帽缨扯下来了。帽缨就在这里，大王快叫管灯烛的人点上灯烛，看看是谁竟敢这样无礼！”

楚庄王听夫人说了这番话，立即下令：“大家听着……”





楚庄王举行绝缨宴
齐晏婴谈笑战群儒

楚庄王听许姬说了，就对大家说：“先不要忙着点灯，今晚咱们大家要喝个痛快，不必穿戴得那么整齐，都要把帽缨摘去，免得再受什么拘束！”大家遵照楚王的命令全都把帽缨摘去。庄王这才命人点灯，继续饮酒。

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拉扯许姬衣袖的人是谁。

席散回宫，许姬问庄王：“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古礼，君臣之间，更应该严格。大王让我去给百官敬酒，是表示对他们的尊敬。有人牵我的衣袖，大王不去追查，这符合古礼吗？”楚庄王笑着说：“不要计较这些小礼。再说古礼实行起来也要看具体情况。古礼规定，君臣一起喝酒，不能超过三杯。我们这是太平宴会，要大家心情欢乐，开怀畅饮，就不能受那些限制。酒喝得多些，酒后狂态，这是平常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为这点儿小事，兴师动众地追查，扫了大家的兴，伤了大家的心，有什么好处！”

许姬听了，非常佩服庄王的见解与宏量。

由于楚王知人善任，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如大臣虞邱、孙叔敖等，都真心实意地辅佐他。因此，楚国一天比一天强盛。公元前608年（周

匡王五年），即出兵打败宋国。公元前 606 年（周定王元年）打败了陆浑（在今河南省嵩县北部）的戎族。周定王见楚庄王的兵强马壮，为了向他表示亲善，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趁机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和轻重，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楚庄王“问鼎中原”。它说明楚庄王此时就有觊觎中原的野心。公元前 598 年（周定王九年），楚庄王趁陈国内乱的机会，派兵攻打陈国，陈国降顺了楚国。第二年，楚军又去攻打郑国。

陈国和郑国都是晋国的保护国，晋景公看到楚国降服了陈国，又攻打郑国，就派大将荀林父带兵去与楚军决战。楚、晋两国大军在邲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晋楚邲之战，结果楚国把晋国打得大败。晋国大将荀林父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跑。楚庄王率领楚军开进邲城。楚将请求乘胜追击晋军，楚庄王说：“楚国自从城濮之战，被晋军打得大败之后，就不敢再和晋国较量，这次胜利，报了城濮之战的仇，洗雪了耻辱，也就可以了。晋、楚两国都是大国，迟早总得讲和，何必多杀伤人呢？”

邲城之战以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霸占一方。他想向北发展，北方有晋国阻挡。几年来，他只好向东发展，兼并了许多小国。晋国在和楚国的争霸斗争中，晋国虽被打败了，但并不甘心失败。可一时又无力进攻楚国，只好暂时向北发展。这样，晋、楚两国虽各自发展，却始终各自盯紧对方，以便寻找机会击败对方。

楚国和晋国争霸的时候，楚国南方的一个属国——吴国强大起来，常常在楚国的边境上制造些小摩擦。楚国北上争霸的时候，总担心自己后方的安全。其他各国在长期兼并中也吃尽了战争之苦，都有减少战争

的希望。

公元前 546 年（周灵王二十六年），由宋国大夫向戌牵头，约会晋、楚两个大国，发起了一次弭兵大会。大会在晋、楚中间的宋国召开。此时，各国的实权大部分都转移到大夫的手中。这次弭兵会与以往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以往这类会议都是诸侯亲自去参加，而这次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国的大夫。参加这次弭兵会的共有十个国家：楚国出席的是屈建；晋国出席的是赵武；宋国参加会议的是向戌，他也是这次大会的发起人；鲁国出席的是叔孙豹；卫国出席的是石恶；郑国出席的是良宵。楚国一方有陈、蔡、许等国，晋国一方有鲁、卫、郑、曹等国。宋国是牵头国，齐国和秦国是与晋楚地位相等的独立大国，不属于任何一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国，经过协商，共同承认，晋、楚两国同为霸主。从签署盟约之日起，楚国的属国得向晋国朝贡，晋国的属国也得向楚国朝贡。大国讲和了，小国的负担却更加重了。

会上作出决议：十国共同签订盟约，谁要是违背盟约，大家就共同讨伐。

弭兵会议以后的十几年来，这十个国家之间没有大的交战。

楚、晋两国平分了霸权，楚国用不着成天和晋国打仗了，也就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来对付吴国和整理自己本国的内部了。

楚庄王死后，继位的是楚共王（前 590—560）。楚共王死后，继位的是楚康王（前 559—545）。楚康王死后，他的儿子郏敖继承了王位，任命自己的叔父公子围当令尹。公子围是个野心家，他杀了郏敖，自己当了国君。这就是楚灵王。

楚灵王是个不务政事，只知游山玩水，贪图享乐的昏君。他一上台

就建造了一座章华台，十分得意，可是中原诸侯来祝贺的却很少。他很恼火，就要兴兵讨伐中原。大夫伍举说：“大王如果用德义来号召诸侯，诸侯自会归顺。用大兴土木来夸耀于诸侯，诸侯是不会服从的。”楚灵王不听，说道：“我就要凭武力征服各国。”伍举说：“大王要用兵，就先征伐就近的小国，吞并他们的土地可以扩大楚国，不要越过一些国家去远征。”

楚王接受了伍举的意见，先后攻下了陈国和蔡国。南方的一些小国都来向楚国进贡，中原的大国也来和楚国修好。

一天，人们来报告说：“齐国派使者晏婴前来访问。”楚灵王问左右：“晏婴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居何职？”左右回答说：“晏婴字平仲，在齐国任上大夫之职。人倒是很有才能，就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

楚灵王说：“那好，等他来时，我非要笑他一番不可。”

大臣们都劝楚灵王不要这样，说道：“不要看晏婴身高不满五尺，在齐国威望却挺高，在中原诸侯中也有些名气。”

楚国的大臣们为了劝说灵王不要羞辱使臣，七嘴八舌地介绍了晏婴的许多事迹：

有一天，齐景公的一个大臣到晏婴的家中办事，正赶上晏婴在吃饭。晏婴就请客人一起用饭。晏婴每次做饭都有一定的数量，饭是按一个人做的，两个人来吃，自然是吃不饱。这位大臣回去告诉齐景公。齐景公说：“这是我的过错，我竟不知晏相国家中这样贫穷。”于是立即派人给晏婴送去粮食和黄金。可是晏婴一点儿也没收。齐景公以为他是在和自己赌气，就亲自去赔不是。可晏婴解释说：“我家并不缺少东西。一个大臣拿了朝廷的俸禄，是为百姓办事用的。为大家造福，那就是用到该

用的地方去。如果拿了这些东西，只是据为已有，仅仅是把它好好存放起来，那么，东西再多，不也只是和一只箱子一样吗？等你一死，财产又换了新主人。有头脑的人谁肯去干这种替别人管钱财的傻事呢？”

又一次，齐景公到晏婴家中来，正赶上晏婴在吃饭。碗里是糙米饭，桌子上只有两碟小菜，一碟是咸鸟肉，一碟是鸡蛋炒青菜。齐景公说：“你就吃这样简单的饭？是我关心不够啊！”晏婴说：“我吃得已经够好了。不用说和一般的老百姓比，就说士一级吧，他们每顿也只能吃粗饭，而吃不上菜。我比他们多一碟咸鸟肉，等于吃了两个士人的饭，再多这一碟鸡蛋炒青菜，等于吃了三个士人的饭。可我并没有特殊的德能，一顿吃三个士人的饭，已经够好的了。我们应当把更多的心思用在百姓身上。”齐景公听了，很受感动，对百姓也关心了。

齐景公的刑罚很重，犯罪的人有不少受到刖刑（砍掉脚），晏婴几次劝他不要用这种酷刑，景公总是不听。一次景公问晏婴：“你常到市场去，了解行情，现在什么东西最贵，什么东西最便宜？”晏婴说：“假脚最贵，鞋子最便宜。”因为被砍掉脚的人争着买假脚，而没有脚的人也用不着穿鞋。齐景公听了，很惭愧。从此不再滥用刖刑了。

有一年闹旱灾，地干得裂了缝。庄稼种不上，百姓愁得没办法。齐景公说：“我们征收点儿税，向泰山求雨吧。老百姓虽然困难，叫他们拿钱求雨，还是肯拿的。”

晏婴说：“求泰山有什么用。要是泰山也有知觉的话，山上的草木都枯焦了，石头都晒得滚烫，它受得了吗？它要是有本事下雨的话，雨也早下了；它要是没本事下雨的话，你求也没有用。”

齐景公说：“那么我们求河神吧。”晏婴说：“同样不顶用。河有灵

的话，水就该是它的国土，鱼、鳖就算它的百姓。天旱得这样，河都干了，鱼、鳖都死了。如果它有本领下雨的话，不用求，它也早该下了。”

齐景公问：“依你之见，该怎么办？”

晏婴说：“千万不要征收赋税，还要想法减轻百姓的负担。主公再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一些，救济灾民。有条件的，帮助他们打井挖泉，抓紧耕种，等到下了雨还会有收成。”

齐景公采纳了晏婴的建议，上下一致度过了灾荒，争取了好收成。齐国百姓都十分感激晏婴。

楚国的大臣们讲述了晏婴许多的政绩，希望楚灵王好好接待他。可是楚灵王仍然想要和晏婴开个小玩笑。

太宰薳启疆说：“晏婴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王要想难倒他，除非先作些安排。”他又凑到楚王的耳朵上，小声嘀咕了好一阵。楚灵王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楚王下令，在城门的旁边开一个五尺高的小洞，叫晏婴从这个洞里进城。

晏婴来到楚国的城门口，站在那里没动。城门上招待他的人指着这个小洞让晏婴进，说道：“您从这个洞里走也绰绰有余。”

晏婴说：“这是狗洞，不是门。到狗国里去，可以跟他们钻狗洞。到人国里去，应该走城门。烦您去问问你们大王，你们是什么国？”

接待的人只好去报告楚灵王。灵王听了，红着脸说：“打开城门吧。”

晏婴进城，见郢都内六街三市热闹而有秩序，心想，楚国果然治理得不错，只可惜楚灵王太骄傲，对人才重视得也不够。他想着想着，不

觉就来到朝门前。

朝门外有好几十位官员，一个个穿戴整齐，分列两旁，迎接晏婴入内。

晏婴知道周围都是楚国的知名人士，就向他们一一见礼，然后分宾主坐下。

坐中一位年轻人先开口向晏婴问候。晏婴抬头观看，认得他是鬥韦龟的儿子鬥成然，现任楚国郊尹。晏婴以前和他父亲打交道时见过他。鬥成然向晏婴说：“齐国本来是个大国，论实力和秦、楚不相上下；论物产，也还该算丰富。昔日齐桓公也曾称霸于诸侯，可后来就怎么一个一个只管篡权夺位，弄得每况愈下。到如今只有朝秦暮楚，君臣忙于奔走，就如同臣仆一般。看到这些，我也觉得替你们齐国脸红。论说，现在齐侯心高志大，想继桓公之业，人们也说您晏大夫有才能，想效管仲之所为。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却只顾服事大国，甘愿做臣仆呢？”

看这架势是要展开一场论战了，在这种情况下，论战的成败就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晏婴不能不接战。晏婴答道：“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雄，任何事情不能离开时势。自平王东迁之后，朝纲失统，五霸迭兴。齐晋称霸中原，秦国称霸西戎，楚国称霸南方，虽说人才代代出现，可也都是为时势所造就的。晋文公有雄才大略，后来也屡受挫折，逐渐衰微；秦穆公称雄于一时，后世也多受颠蹶；就拿贵国来说，楚庄王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晋国和吴国的欺侮。这些事，都是很平常的，各国都是如此。可我们齐国并不计较一时一事的成败，一直在按我们的计划前进。诸侯之间的交往是好事，它能促使各国的了解，帮助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完成统一大业。齐国今

天来楚国聘问，正是为此，怎么可以把庄严的国家间的交往说成是臣仆呢？您的祖上子文为令尹时，还是很识时务的，他主张各国友好往来，也曾为此而奔波努力，可惜，他的子孙后代却把这些看成为臣仆，而不能继承他的遗志，我为此深深地感到遗憾。”

鬥成然听了晏婴的这一番柔中有别的话，脸上直冒火，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阳匄见鬥成然难不倒晏婴，反而被晏婴驳得哑口无言，就抢上来说道：“晏大夫自己认为识时务，通机变，可是当年你们齐国崔抒、庆忌作乱时，杀了你们的国君，你们国的臣下，有许多人为此自杀身死，表示效忠于国君。陈文子虽然没自杀，但也弃官出奔。他们都以此表示忠臣不事二君主的气节。您也是齐国的臣子，上不能讨贼，中不能避位，下不能尽节，您是不是贪恋名位？”

晏婴听阳匄拿臣杀国君的道理来责备齐国，心中暗暗好笑。当今之世杀君篡位的事真是太多了。差不多没有哪个国家不发生几起的。就拿楚国来说，现在的楚灵王，原来叫公子围，他不就是勒死了国君，抢了君位，而楚国的众大臣都拥戴他为国君吗？这类事本来不值得提，更用不着责备。再说，君位世袭，长子继位，也不值得维护。有些无能的人当了国君，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还不如让有本领的人去治理为好。对此，晏婴早就有自己的看法，如今阳匄拿了这些作为口实来责备齐国，晏婴怎不心中暗笑？

阳匄的话一说完，晏婴就说：“人要讲究节操，可节操有大小之分。有大志的人，注重大节，不怎么计较那些细微末节。有远虑的人，就不只是看到眼前的一点儿微小利益。国君为了社稷和人民而死，臣子应当

效死。不用讳言，我们庄公的死，不是为了社稷和人民。跟着他效死的也有，但多数是他宠幸和亲昵的人。这些人，虽和国君同死，但并不值得称赞。因此，我晏婴不去图那空名。再说，在国家多难之秋，为人臣的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危局。试想，一遇危难，都去以死表明气节，都以逃走表明自己清高，那么残局让谁去收拾？国家靠谁去治理？”说到这里，他扫视了一下楚国在座的大臣，又继续说，“诸位想想，杀君篡位的，哪国没发生？难道就我们齐国有过？楚国发生过没有？在座的诸公都是在朝的大臣，当那事件发生时，在座的每个人可都是讨贼的能臣，还是跟着效死的烈士？”

大家都听得出晏婴是在点楚灵王杀君夺位的事。这一军将得可不轻，阳匄被噎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太宰薳启疆见阳匄被驳得无话可说，只好把话接过来，说道：“大丈夫在世，遇到贤明的君主，可以实现治世报国的宏愿。有大志的人，应当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今天晏大夫作为使臣，这身穿戴也未免太寒碜了些。不知齐国是太穷呢，还是你个人太吝啬？”

右尹郑丹也接上来，含讥带讽地说：“齐国太穷这话我不好说，晏大夫太吝惜，好像大家都在传说。听说您一件皮袄穿了三十多年，祭祀祖宗神灵的祭品也很简单。这样看来也悭吝得太过头了。”

晏婴听他们一唱一和地讥诮齐国贫，只好笑笑，说：“看任何事情都该从大处着眼。我们齐国虽然不富，但近几十年来，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灾荒，百姓没有逃难的。我们做官的穿的衣服都不华美，百姓没有冻死的。做官的吃饭都很简单，百姓没有挨饿的。祭祀本来在于诚心，不在于祭品的如何丰盛。我本人吃饭穿衣不怎么讲究，却努力想法让百姓

穿得好一些，吃得饱一些，这正是不拘小节而从大处着眼。我们齐国是努力用百姓的饱食暖衣、安居乐业来显示国家治理的成败，并不以做官的食则鱼肉、出则高车来表明国家的富足。这一点也许就是我们和贵国的根本不同之处！”

楚国的一大帮名臣都被晏婴驳斥得灰溜溜的，再也没有辩论的勇气了。

正在他们感到十分尴尬的时候，幸好外面传报说君王升殿，这才解了他们的围。

楚灵王一见晏婴，头一句话就问道：“你们齐国没有人了吗？”

晏婴一听，心想，又来了。群臣失败了，君王亲自上阵，这个战我得应，就说道：“大王这话从哪里说起？齐国人很多，真可以说呵气成云，挥汗成雨，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灵王说：“既然人很多，怎么单派你来做使臣呢？”晏婴一听，不禁哈哈大笑，说道：“大王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那就请恕我对您实说吧，我们齐国派使臣有个规定：出使上等国家的，派上等使臣去；出使中等国家的，派中等使臣去；出使下等国家的，派下等使臣去。我晏婴是最次不过的，只好派到贵国这儿来。”

楚灵王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再想说什么话，也想不起来了。

这时有三四个武士绑缚了一个犯人，从殿下经过。楚灵王故意高声问道：“逮捕的是什么人？犯的是什么罪？”下面武士高声回答：“逮捕的是齐国人，犯的是偷窃罪。”楚灵王回头问晏婴：“齐国人都喜欢偷盗吗？”

晏婴也不正面回答，说道：“我听说，江南的橘树，结的橘子个大味道又美。移栽到江北，结的橘子个小又苦涩，据说这是水土不同。齐

国人在齐国都很廉洁，到了楚国就要偷盗，道理是一样的。不知是因为水土不同，还是沾染了贵国的习气？”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楚灵王也只好陪着笑了笑。然后又赔不是说：“我只是开个玩笑，没有别的意思，请大夫不要介意。”

大家很佩服晏婴的才能，都加倍地尊敬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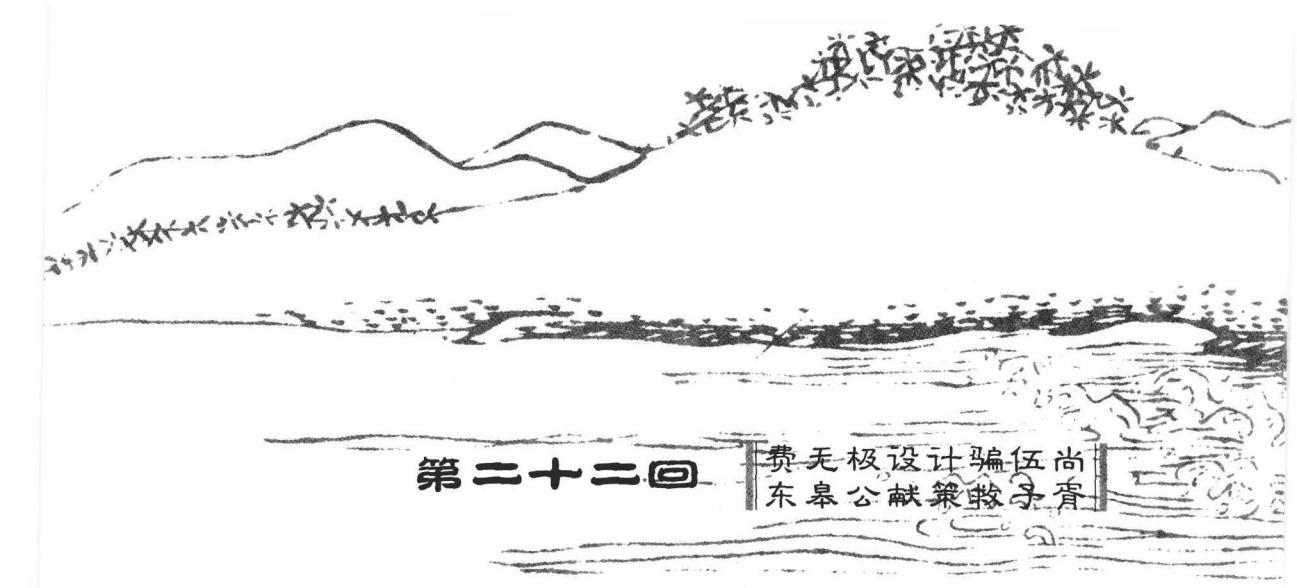
晏婴从楚国回到齐国，向齐王汇报说：“楚国城墙坚固，兵马也不少，可是楚王骄傲自大，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人才，只要我们爱护百姓，提拔有才能的人，我们就不用怕楚国。”

楚灵王只知寻欢作乐，并不关心楚国的危亡。他看到跳舞的女子把腰勒得细细的，挺好看，为了寻开心，就下令宫中男女，一律把腰扎得细细的。女的不把腰扎细，不能出入后宫。男的不把腰扎细，不能上朝。楚灵王不仅在宫中胡作非为，还常到外地游山玩水。他到哪里去都得带上宫女、大臣、管事的官吏等，前呼后拥，吵吵嚷嚷，闹得沿途鸡犬不宁。

公子弃疾看到灵王天天声色犬马，十分眼馋，就想取而代之。一次灵王到乾溪(在今安徽省亳县)游玩，正玩得开心时，公子弃疾在都城登位做了国君。大臣们听说，纷纷离开楚灵王。楚灵王见大势已去，再也不能当国君胡闹了，就上吊自杀身死，

公元前528年(周景王十七年)，公子弃疾夺了楚灵王的王位，当了国君，这就是楚平王。楚平王本来是羡慕吃喝玩乐才篡位夺权的。他一上台，就变着法儿胡闹。他不仅生活上更加糜烂，而且忠奸不分。

楚平王宠信奸臣费无极。费无极品德极坏，天天给平王出坏主意，办坏事。闹得满朝上下苦不堪言，楚国从此就一天一天地走下坡路了。



第二十二回

费无极设计骗伍尚
东皋公献策救子胥

楚平王上台后，天天想法寻欢作乐，奸臣费无极常常帮着他出坏主意，干坏事，因此，楚平王对费无极十分宠信。

一天，费无极领了楚平王的命令到秦国去替太子建迎接新娘。费无极看到新娘长得漂亮，就偷偷地用了个掉包计，把一个陪嫁的丫头给太子建充当了新娘。却把新娘子留下来，送给了楚平王，以博取楚平王的欢心。

楚平王看到这儿媳妇实在漂亮，打心眼里高兴，就听从费无极的安排，把儿媳妇当成自己的小老婆。因此对费无极更加宠信。

过了一年，楚平王的这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楚平王因喜欢这个小老婆，就百般想法讨她的欢心，决定要把原来已立的太子建废掉，另立这个小老婆生的儿子为太子。为了废掉太子建，就捏造了个罪名，说太子建私通外国，图谋造反。太子建的老师名叫伍奢，一直跟随太子建住在外面。平王就暗中下了一道命令，先把伍奢调回京城，逼着伍奢回去偷偷地害死太子建。伍奢是个正直的人，觉得平王娶了太子建的媳妇就很不应该，又要让他害死太子建，更觉得于心不忍，就劝平王不要这么

干。平王见伍奢不听命令，一生气，就把他囚禁了起来。威逼他说：“你要执行命令，照样给你官做；要是不执行命令，就要处死。”伍奢坚决不肯干这种昧良心的事，楚平王决定要杀死他。奸臣费无极说：“伍奢是太子的师傅，太子造反，是他教的，应当处死！不过只是处死伍奢还不行，伍奢还有两个儿子呢，大儿叫伍尚，小儿叫伍员(又名子胥)，必须把他们抓来一起杀了，才能斩草除根。”楚平王说：“你就快带领人马去抓吧。”费无极说：“来硬的不行，伍尚、伍子胥和太子手里还有不少的兵，不好对付。让伍奢写封信，把他两个儿子骗来杀了，剩下太子建一个人就好对付了。”

楚平王立即着人从牢狱中把伍奢提出来，对他说：“你为太子的师傅，教太子谋反，本来应当斩首示众。考虑到你祖上立过功劳，对你从宽处理。你可写封信，给你两个儿子，叫伍尚、伍子胥立刻回来。我改封他们的官职，赦免你的罪过。”说着，就让人给了他纸笔。

伍奢一听，就明白了楚平王的真正用心。想到这是楚王的命令，又不得不写。只好忍着心痛，含着眼泪提笔写道：“我因为违误了君王的旨意，被关在监牢里。如今大王怜念我们祖辈上为朝廷立过功劳，免我一死，还要你们来，改封你们的官职。你们兄弟二人见信，要赶快前来；若要不来，大王还要治罪。”

伍奢把信写好，交左右呈给楚平王看过，封好了，着人到城父(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给伍尚、伍子胥送去。伍奢又被押回牢狱。

送信的来到城父，见了伍尚，把信交他看了。伍尚看到是父亲的亲笔信，就拿着信去找到弟弟伍子胥，说：“父亲来信，说君王已赦免了父亲的死罪，咱们两人都要封官，使者就在外面等着咱们。”伍子胥说：

“哥哥不可轻信，父亲能免死，就算万幸了，咱们两人没有任何功劳，怎么会封官呢？这是要引诱我们回去。我们不回去，父亲还能多活几天。要是都回去，就会一起被杀死。”伍尚说：“父亲的亲笔信，还能是假的？”伍子胥说：“父亲忠于君主的思想很坚定，他知道我们不回去，以后必定和君主作对，所以要我们回去，一起以死表示忠心。其实对于这种君王，这样的忠是不必要的。”

伍尚和伍子胥是一母同胞，但性格很不一样。伍尚跟父亲时间长，受父亲忠君思想影响深，且性格较为柔弱。伍子胥性格刚烈，从小读兵书，学剑术，疾恶如仇，和侠义的武士交往多，受愚忠愚孝的思想影响较少。伍尚听弟弟说出这番话来，就带有责备的口气说：“这都是弟弟自己的揣测！万一父亲信中说的是真情，我们不回去，不是不忠不孝吗？”

伍子胥说：“事情很明显，楚王怕我们兄弟在外，还不敢马上杀死父亲。咱们兄弟一起回去，等于加快了父亲的死期。”伍尚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仰头叹了口气，说：“这有什么办法！为了尽孝，能见上父亲一面，死了也甘心！”

伍子胥不同意哥哥的看法，说道：“我们兄弟一起去一块死，这于事情有什么好处？哥哥一定要回去的话，我只好和哥哥分手了，我一定要想办法为父亲报仇的。”伍尚说：“弟弟的想法也对，我以服从父亲的命令，和父亲一起赴死为孝；弟弟以为父亲复仇为孝，目的是一样的。但不知弟弟要到哪里去？”伍子胥说：“现在没有定，谁能帮我报这个大仇，我就去跟着他，别的事情我都不能考虑。”

兄弟二人告别时，伍子胥给哥哥磕了个头，就走了。

送信人带着伍尚回来，交给楚平王。平王叫费无极把他和伍奢押在一起，问伍子胥怎么不来，送信人说伍子胥已经跑了。

伍奢见大儿子伍尚一个人来了，很为伤心，也有些高兴。说道：“我知道员儿是不会来的。”伍尚说：“弟弟早就告诉我那封信是他们逼迫父亲写的，弟弟劝我不要来，可是我情愿和父亲死在一块儿。弟弟不肯，他要去报仇，已经跑了。”

费无极对楚平王说：“留着伍子胥是个祸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捉到。想来他现在也跑不远。大王可下命令，一面派人领兵追赶，一面下令各关口严禁出入。并要各处张贴告示，画影图形，悬赏捉拿。”

楚国城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伍子胥犯有欺君之罪，现在画影图形悬赏捉拿。有捉住伍子胥来献的，赏粮五万石，封为大夫；有知其下落来报告的，赏黄金千两；有窝藏伍子胥或知而不报的，一经查出，全家处死！”告示的旁边还张挂着伍员的画像。许多人都围着告示在看，还小声说：“城的四门上都贴着告示，从昨天夜里就说把好了各路关口，不准自由出入。”有的人说：“老百姓又倒霉了，不准出入，卖柴籴米可怎么办？吃什么？”还有人不解地说：“伍子胥一家三代忠良，干嘛要捉拿他？”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偷偷地用胳膊拐了那人一下，那人赶紧住了口。

楚平王的命令一下，楚国就像开了锅一样，闹闹嚷嚷，沸腾起来：有的人去通知地方，有的人去张贴告示。费无极又领了平王的命令，派大将武城黑带领二百多精兵去追捕伍子胥。

伍子胥刚离开家走了半天，武城黑率领的追兵就赶到了。他们围了伍子胥的住宅，搜捕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武城黑兵分四路，自己领着

人马往东追赶。

伍子胥背上包裹，带上弓箭，手提宝剑，急急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到后面人喊马叫之声。伍子胥知道有人追来，他此时跑不迭，躲不及，只好放下包裹，张弓搭箭，站在路旁等着。等到武城黑的车追到百步远近，伍员开弓放箭，只一箭就把驾车的射死。正要再放箭射武城黑，武城黑吓得跳下战车就要逃跑。伍子胥高声说道：“我本该一箭射死你，现在留你一条性命去向昏王报个信。你回去对他说，要想楚国安定，他自己多活几天，就不要杀我父亲和我哥哥。不然的话，我要灭了楚国，亲手砍下昏王的头！”

武城黑逃跑回来，不敢学伍子胥的话，只说：“伍子胥已经逃跑了。”

楚平王一听，十分恼怒，命令费无极立即把伍奢、伍尚押赴市曹斩首。临行刑时，伍尚大骂费无极：“你这个小人，欺骗君王，杀害忠良，你这祸国殃民的奸贼，看你还能横行到几时！”伍奢说：“骂他干什么，是非自有后人评论。我倒不担心别的，就怕员儿以后替我们报仇，会连累楚国百姓跟着吃苦。”

刽子手忍痛执行命令，把伍奢父子杀死。场外的老百姓看了，无不偷偷地流泪。

楚平王杀了伍奢、伍尚，又命令费无极知会各路关隘，仔细盘查来往行人，务必不要放跑伍子胥。

平王正在布置人们加紧盘查过往行人，另一拨追捕伍子胥的人来回报：“只在江边找到伍子胥的鞋和衣服，其人去向不明。”

原来伍子胥来到江边，见后面的追兵眼看就追到了，他就把自己身

穿的白袍挂在江边的一棵柳树上，把脚上穿的一双鞋扔在江边，又换了一双草鞋穿上，顺江而下。追赶的人见了他的衣服和鞋，都说他已投江了，就拿着他的袍和鞋子去向楚王交令。伍子胥利用这段时间又跑了一程。

伍子胥一心想投奔吴国，他顺着长江跑了一阵，知道路太远，沿途把守得一定很严，一时过不去。又一想，太子建不是已经跑到宋国去了吗？就又折回头来往睢阳走。正走着，见前面来了一队人马，他想这一定是楚王派兵到前面去堵截的，就赶紧拐到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躲起来偷偷地察看。过了一会儿，才看清了，原来是他的结拜兄弟申包胥，就出来相见。申包胥问：“贤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伍子胥流着泪把自己的父兄被平王杀死，楚王又派兵来追捕的事说了一遍。并发誓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去借兵，活捉昏君，咬他几口，才解我心头之恨。”

申包胥奉命出使刚回来，国中的事一时也不清楚，只是劝伍子胥忍耐些。并说：“君王虽坏，为臣子的反抗就为不忠，你家三代于楚有功，若这样一来，岂不和君王结了仇？”伍子胥说：“忠于君王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君王。桀纣无道，他的臣下成汤和武王把他杀了，人们都称赞汤、武是大圣人。楚王无道，听信小人的谗言，杀害忠良大臣，把楚国弄得乱七八糟。我要为楚国扫除这堆粪土，这也是我的责任，何况还有杀父之仇呢！”

申包胥知道此时伍子胥听不进他的劝告，就说：“这话也很难说清楚。我要是教你报仇，就是不忠。我要是教你不报仇，就是害你不孝。这事我什么也不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看在友谊的份上，你的事我不

对任何人说。不过，我是楚臣，你要灭楚，我一定要救楚。”

伍子胥到了宋国，见了太子建，各诉说了自己的冤屈，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过了几天，伍子胥听说宋国正闹内乱，有一伙人向楚国借兵去了。就对太子建说：“这儿不能再住下去了，赶快另找出路。”他们商量了一番，说郑国离这儿不远，决定先到郑国去看看。

郑国是个小国，摇摆于晋、楚之间，有时依附楚国，有时依附晋国。这时见楚太子来投奔，就让他去见晋侯。

晋国虽是个大国，但此时晋顷公只是个挂名的国君，全国的势力多数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家族手里，他们想借此机会灭掉郑国，要太子建做内应。

太子建回来把晋国的打算对伍子胥说了。伍子胥坚决不同意这么干。太子建没听伍子胥劝告，带着二十几个人去了。后来因事机不密，被郑定公发觉了，太子建连同他带去的人都被杀死。

伍子胥听说太子建被杀，立即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离郑国。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日藏夜行，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陈国。陈国也是个小国，现在成了楚国的属国。伍子胥不敢声张，仍是昼夜夜出，慌慌张张地继续往东跑。他要到吴国去，只有走昭关这一条路。

昭关是一座形势十分险要的关口，它位于小岘山的西面(在今安徽省含山县西北)，两座大山陡直地插入云霄，它就是这两座山中间的一个缺口，关城正好修在并峙的两山中间，只要城门一关，飞鸟也难以越过。这是去吴国的必经之路。出了这个关再往前走，就是大江。过了大江，就有去吴国的通路。

这昭关平时就有人把守，近来因为捉拿伍子胥，特别派了右司马薳越带领大军驻扎在关城，盘查得极为仔细。关城门上挂着伍子胥的画像，往来行人不能随便出入，关城内外的百姓及往来行人感到十分不便，都叫苦连天。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来到离昭关不太远的地方，才知道昭关把守得极严密，要想偷渡，十分困难。他和公子胜躲进路旁的一个小树林子里，思考着怎样偷渡昭关的事。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办法，急得他在小林中走来走去。这时突然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向这边走来。伍子胥上前作个揖，请老人坐下聊聊。那老人走到跟前，打量了他一眼，说道：“这不是伍将军吗？你要到哪儿去？”

伍子胥吓得打了个寒噤。心想，坏了，在这昭关附近被人发现，可有些麻烦。他赶紧使自己镇定下来，客气地说：“老人家，我不姓伍。”

老人且不和他争论是不是认错人，却亲切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东皋公，跟扁鹊学过医，到各处给人治病算是治了一辈子。现在年老了，干不了这一行了。可我有治病救人之愿，却没有无故杀人之心。前天昭关上薳将军有小病，要我去诊治。进城时，我见关上挂着伍子胥的图像，认出你来，您要是不见外的话，我还有话和您商量。”

伍子胥不能再隐瞒了，问道：“老先生有何见教？”东皋公说：“您的相貌很有特点，容易被人认出。您想这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将军信得过我，不妨跟我到舍下去慢慢商量，敝舍就在山的后面，不远。”

伍子胥见这老人说话实在，心眼好，就领着公子胜跟着他走。约莫走了三四里，来到一座不大的庄院。伍子胥走进门，见里面草房不大，

却很清静幽雅，豆棚瓜架，翠绿可爱。老人又领他们往里走。绕过一带竹篱笆，穿过一个小竹园，见竹园的后面有一间小屋。屋内有书桌、竹床、茶几等，陈设简单而整齐。东皋公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了杯茶，就推心置腹地谈起话来。伍子胥说：“您是老前辈，我不该向您隐瞒，实在是没有办法。”接着他又把楚平王怎样娶了儿媳妇，赶走太子建，听信小人的谗言，杀害他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的事，前前后后全向东皋公说了。

东皋公听说，叹息了一阵子，又劝慰了一番，说道：“我这里僻静，没有人来，您只管放心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好好休息休息，待我想出妥善的办法，再送你们两人过关。”伍子胥感激不尽。

东皋公每天以好酒好饭款待伍子胥和公子胜。伍子胥在这里住了七八天，急得难耐，可是东皋公一直不提过关的事。

这一天老人又给他们送酒饭来，伍子胥跪下，对东皋公说：“老人家，我有大仇未报，过一刻比过一年还难熬。在这里虽然天天吃好的，可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万望老人家体谅我的心情，早帮助我过关。”

东皋公说：“我这些日子，想了个办法，正在物色个帮手。等我把那个帮手找来，就送你过关。”

伍子胥也不知老人说的是真话，还是暂时安慰他。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待在这里等着，真怕日子待多了走漏风声。要想自己闯出关去，明知也闯不过去。他愁得一连几夜都睡不着觉，心中就像有几百根针同时在乱扎一般。他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坐又坐不住，只好在室内乱转。夜是多么漫长啊，他最怕熬这难眠之夜，可是每夜只能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地熬。

过了几天，东皋公带着一个朋友回来。他一见伍子胥，吓了一跳，说道：“才几天，你怎么变得这样！脸也瘦了，胡须和两鬓的头发也白了，该不是病了吧！”伍子胥对着镜子照了照，忍不住哭了出来，说道：“老天爷，仇还没报，就已经这般衰老了！”

东皋公是名医，给他诊了诊脉，检查了一番，放心了。说道：“您没病，也不是衰老，您这是愁的，没关系，不但无碍，倒还有些好处。”伍子胥擦擦眼泪，问道：“须发皆白了，还有什么好处？”东皋公说：“将军的状貌雄伟，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这样一变，倒可以混过俗眼，使他们一时难于辨识。”

他们又一起详细地商量过关的办法。

第二天，东皋公向伍子胥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皇甫，名讷。他的个头和长相都和将军有些相似。让他打扮成您的样子，您打扮成普通的百姓。过关之时，乘他们逮捕皇甫先生的时候，您混在人群中抢过关去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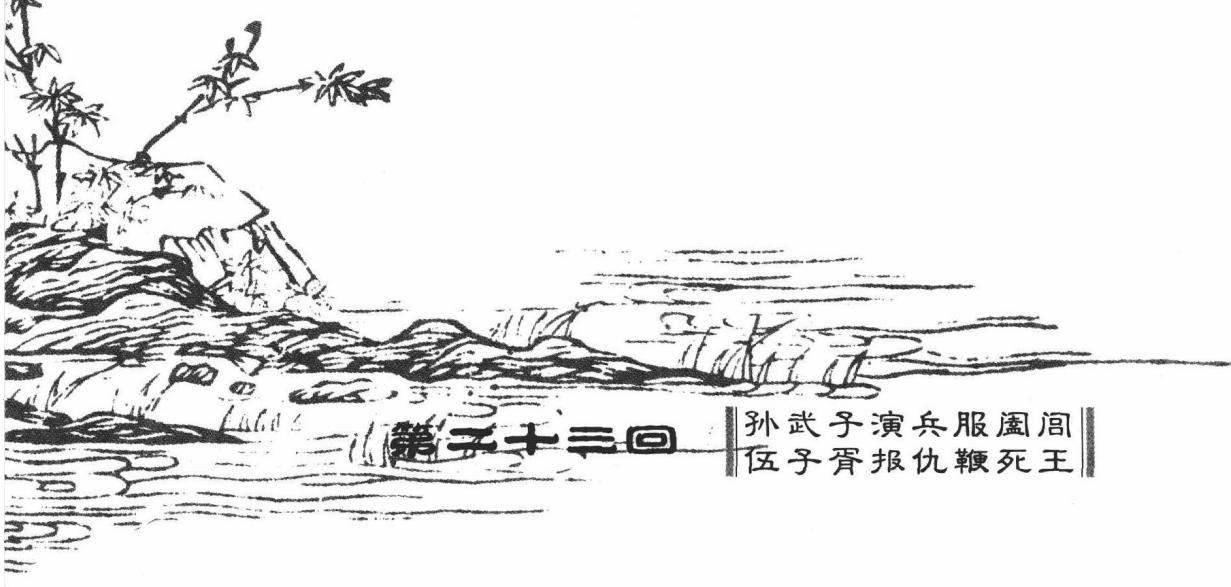
伍员听了，十分感激，说道：“这条计好是好，就是连累您这位朋友吃苦，我很不忍心。”东皋公说：“这不妨事，我有办法救他。我们早商量好了，我这位朋友是个慷慨之士，他早已答应了。”

商量好，就抓紧时间乔装打扮。伍子胥把自己的素服换给皇甫讷穿上，又用东皋公给的药水洗了脸，肤色也变了，穿上当地百姓的衣服，真像一个田夫。公子胜也打扮成本地的村童。打扮完毕，连夜往昭关而去。走到关上，正好天明，刚好要开关。

把守昭关的士兵对每个人都要详细盘查：验看了证明，还要一个个地和画的图像对照。关门内外聚了好多人，等待检查出关进关，闹闹嚷

嚷，拥拥挤挤。这时见一个人慌里慌张、躲躲闪闪地挤着想往外溜。

守关的士兵一看来的这个人就有些怀疑。再与图像对照一下，看他的身材，看他那穿着打扮，守门的士兵认定他就是伍子胥。立即向前一把将他拽住，喝道：“伍子胥，你往哪里逃！”拉着就去见他们的守关将军薳越。这时就听有人一声呼喊：“抓住伍子胥了，抓住伍子胥了！”过关的人有的围上来看这个抓了这么久才抓到的逃犯，有的闹哄哄地挤着出关，嘴中还说道：“以后可不受这检查的罪了！”士兵们为逮住伍子胥，以后不再在这里起早睡晚地盘查而高兴。守关大将薳越立即下令：“把他绑起来，打入囚车，明天解往郢都，报功请赏！”



第三十三回

孙武子演兵服阖闾
伍子胥报仇鞭死王

士兵们只顾擒捉伍子胥，谁还顾得再把关？再说，伍子胥都已捉到了，还把关干什么？乘着大家混乱的工夫，伍子胥领着公子胜随着人流，拥拥挤挤地混出昭关。

守关大将薳越见士卒捉住伍子胥，让士兵带来，亲自审问。那人不承认是逃犯，反问道：“我是龙洞山下的隐士，今天约朋友出关游玩，又没犯法，为什么捆绑我？”

薳越也有点儿犯嘀咕：长相差不了多少，只是口音不像。叫士兵先押起来，待审问明白了再行起解。

将近中午，东皋公拄着拐杖，来到关前求见薳越将军，说：“听说将军捉住逃犯伍子胥，立了大功，老夫特来给将军道喜。”薳越说：“士兵捉住一人，样子很像，只是口音有些不对，他本人也还未招认。”东皋公说：“本人不承认不碍，对照着画像，对清楚了，不怕他抵赖。”薳越说：“我也有些疑惑，伍子胥目如闪电，声如洪钟。这个人细声细气，像个妇人，莫不是这些日子东逃西躲，身体有病？”

东皋公说：“前几年老夫去城父给太子治病时，见过他一面，让老

夫瞧瞧，再对照一下图像，料想也能认出他来。”薳越命士兵把囚犯带来。那囚犯老远望见东皋公就叫道：“您老先生怎么才来？我在关前等您，被他们莫名其妙地抓来，还硬要我承认什么‘乌子须’，真是可气！”东皋公哈哈大笑，说道：“薳将军，错啦。他是我的朋友皇甫讷。我们说好了今天一块儿去玩玩，约定关前聚齐。”说着，他又对皇甫讷说：“我没想到你早就来了，我在关前找你好一阵子，你却躲在这里。”

薳越一看逮错了，连忙赔不是，说：“士兵们一时弄错了，请二位原谅。”东皋公说：“误会，误会，您也是尽心公务。”

薳越又下令：“继续盘查过往行人。”

伍子胥混出昭关，有如鳌鱼脱掉金钩，急急忙忙往前跑。跑着跑着，前面一大江拦住去路。遥望大江，水天浩渺，波涛万顷。景色虽好，伍子胥却无心观看。他多么希望有一只渡船啊！可是江面上平平静静，什么也没有。伍子胥想，好不容易逃出关来，跑到这里，如今前有大江阻路，后面若有楚兵追赶，还是逃不掉。为了安全，他带着公子胜，钻到苇丛中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打鱼的老翁驾着一叶小舟，摇摇荡荡地漂了过来。伍子胥高兴地说：“天无绝人之路。”赶快招呼说：“老人家，渡我们过去吧。”

老渔翁听到呼喊声，打量了他们一阵，不声不响地把小船划了过来。伍子胥领着公子胜上了小船。那老渔翁把篙轻轻向岸上一点，小船漂漂而去。老人不停地摇桨，好像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对岸。

老渔翁扶着他们下船时，问道：“将军可是伍子胥，听说楚王派人各处捉您，人们都为您担心，各处都贴有您的画像，今天您过了江，我



们也放心了。”伍子胥听老人这一番热情的话，感动得直流泪。老人问：“你们饿了吧，在这里等等，我去拿点儿饭，你们吃了再走。”

老渔翁将小船拴在一棵柳树下，朝着一个村庄走去了。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回来。伍子胥对公子胜说：“这样长的时间还没回来，该不是到村里去招呼人捉我们吧？人心隔肚皮，也很难说。咱们还是到芦苇荡中去躲躲吧。”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公子胜又钻到芦苇深处。

过了一会儿，渔翁拿了饭来，却找不到他们，就高声呼唤道：“芦中人，芦中人，快出来吃饭吧！”伍子胥这时才应声出来，老翁说：“我去给你们取饭，回来不见你们了，在江这边安全多了。”伍子胥说：“全靠老丈相救，身在难中，不得不小心。”

伍子胥和公子胜饱饱地吃了一顿，临走时，伍子胥解下所佩宝剑赠送给老丈。说：“感谢老人家的厚恩！没有别的报答，这口宝剑是先王赐我祖父的，能值百金，送给您，聊表心意。”老渔翁笑笑，说：“楚王的五百石粮和大夫的爵位我都不要，哪里就贪图您这价值百金的剑？这剑对您是不可缺少的，对我却没有用处。您带上走吧。”伍子胥又问老人尊姓大名，老人说：“还问姓名做什么，今天就算您逃脱了楚难，我放走了楚犯。以后，有朝一日还能再见面的话，我叫您‘芦中人’，您叫我‘渔丈人’，这就行了。”

伍子胥拜别了渔丈人，走了几天，进入吴界，在吴国境内结识了勇士专诸。这是公元前 522 年(周景王二十三年)的事。专诸劝他先去见公子光。伍子胥为了引起吴国人对他的注意，他就在街上吹箫要饭。后来，终于给吴王的哥哥公子光请去了。

经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又去请来勇士专诸。伍子胥和专诸一起，

于公元前 515 年(周敬王五年)设计刺死吴王僚，帮助公子光继承了吴国的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闾。伍子胥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阖闾身上。

一天，伍子胥又请求吴王阖闾发兵攻打楚国，阖闾说：“不是我不想发兵，现在实在是兵微将寡。此时要去和兵多将广的楚国打仗，胜利还没有把握。”伍子胥说：“大王只是这点儿顾虑，好说。臣荐举一人，让他带兵，一定能打胜仗。”阖闾问道：“您推荐的是哪一位？他的才能怎么样？”伍子胥说：“他叫孙武，原籍齐国，是个大军事家。他精通战略战术，对各种作战方法都有深刻的研究，还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兵法十三篇。他自己不愿意做官，就在南方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若是能把他请来，拜他为大将，吴国准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强国。不仅能打败楚国，还能帮助主公成为中原的霸主呢！”阖闾听了，十分高兴，就说：“好好，您赶快去给我召来。”伍子胥说：“像这样著名的军事家，他又不肯轻易出来做官，宣召恐怕不行。应当备好礼物，郑重其事地去请才行。”阖闾说：“好，好，正该这样。”就叫人取来黄金白璧等礼物，预备了一辆四匹马驾的车，让伍子胥到罗浮山去聘请孙武。

伍子胥来到孙武隐居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孙武请来。阖闾从朝堂上跑下来迎接，请孙武坐在上座，和他一起谈论当前的天下大势，向他请教用兵打仗的方法。孙武谈了他对整个时局的看法，又把自己所著兵法十三篇按先后次序一篇一篇递给阖闾。阖闾看完一篇就称赞一番。这十三篇从战略到战术，有进攻有防御，各个方面都讲得又扼要又精当。

阖闾看完十三篇兵法，称赞了一番，慨叹了一番，又表示十分惋惜。说道：“这兵法虽好，可惜我们用不上。我们是个小国，没有那么多的兵，怎么能实现得了？”孙武说：“这就看大王有没有决心啦。我的兵法

不光适用于男丁，也适用于妇女。不论男女，只要听我的军令，按我的兵法加以训练，都可以上阵打仗。”

阖闾一听，哈哈大笑：“先生真是会开玩笑。九州四海，走遍天下，只有男子打仗，谁见有女子操戈上战场的？”孙武可不开玩笑，他一本正经地说：“一般说来，没见过的事情，不容易相信。大王若是不信，可以当场试验。这也并不费事，只将后宫中的宫女召集来，我当场教她们操练就行。如果不练得和士兵一样，我甘愿领受欺君之罪。”

阖闾觉得这事情很新鲜，想看看他说的灵不灵，就召集来三百宫女，让孙武去操练。孙武说：“雁无头不飞，还要请大王把您最心爱的两位妃子找来，让她们两人当队长。”阖闾也同意让他两名宠姬参加演习。但一再嘱咐，这是他最心爱的两个妃子，训练时看在他脸面上，要多多关照。孙武又说：“虽然是做试验练习，也要和军队一样，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有赏有罚。请大王派一个执法官，掌管军事法纪。再派两个军官，掌管传达军事号令方面的事。还要派两名值班的，掌管击鼓鸣金之事。还须派几名武士，穿上铠甲，带上武器，排列在坛上，也好有个军容战阵的气势。”阖闾一一答应，准许孙武从军队中选拔使用。

三百名宫女都按时到操场上集合，孙武吩咐宫女排成两队，由两名队长作为领队。孙武首先向她们颁布军令：第一，不许乱了行列；第二，不许闹闹嚷嚷；第三，不许故意违背军令。发布完军令，又通知：明日五更起床，全都披挂整齐，按时前往校场集合，不得有误。通知完了，宣布解散，让各宫女回去休息，作好准备。

宫女们也觉得挺新鲜，嘻嘻哈哈地回去了。

第二天五更起床，三百宫女分为两队，全都来到校军场，一个个身

披铠甲，头戴顶盔，右手持剑，左手握盾。两位队长顶盔束甲，充当军官，分列两边，排列得十分严整，等待孙武升帐。

孙武来到校军场，亲自划分队列的区域，布成阵势。派两名传谕官将两面黄旗授予两名队长，传谕：两名队长手执黄旗作为前导，其余宫女各按次序跟随在队长后面。每五人为一组，称为一伍，每十人编为一总。一伍接一伍，一总跟一总，都要随着鼓点，左右回旋，寸步不乱。传谕官向全军传谕完毕，又让两名队长听令。两名队长走上前面，军令说：“听到第一通鼓，两队齐起；听到第二通鼓，左队向右旋转，右队向左旋转；听到第三通鼓，各挺剑作出打仗的姿势。听到锣响，退回本队。”

号令传达完了，就要实地操练。

鼓吏击罢一通鼓，宫女们有的哧哧嬉笑，有的起，有的停，队列散乱不齐。孙武站起来，说：“命令宣布得不清楚，是为将的过错。”又让传谕官重申了已经发布的命令。传谕官又严肃地宣布了一次。鼓吏又击了一通鼓，宫女还像刚才那样，嬉嬉笑笑，一点儿也不严肃。孙武生气了，他自己上前，拿起鼓槌亲手击鼓，一通鼓敲过，宫女们都以为是闹着玩的，嘻嘻哈哈，笑作一团，她们没拿着军令当回事儿。

孙武传达了三回命令，她们还是老样子。这时孙武站起来高声喊道：“执法官！”执法官连忙答应：“在！”孙武说：“命令已传达，并且已三令五申，士兵仍不听从，按照军法应当怎么处罚？”执法官说：“按军令应当斩首！”孙武说：“罪在队长，先把队长推出斩首示众！”两旁武士答应一声，把两名队长拿下绑了。两队的宫女们吓得一声也不敢出。

阖闾在远处的观兵台上观看孙武操练，忽然望到绑缚他的两名心爱

的妃子，就使人拿着君王的节杖来救她们，说道：“我已经知道您用兵的本领了。这两个妃子是我心爱的，她们伺候我很合我的心意，我没有这两个妃子，吃饭就没有滋味，请将军看在我面上，饶了她们吧！”

孙武听来人传达了吴王的命令，就对传达命令的那个人说：“军中无戏言，军令必得认真执行。我现在已经受了大王的命令做了将军，要我管理好军队。大将在军中管理军务，只能按军队的规定行事，在这方面不能接受君王的命令。这就是通常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是没有军法，说了不算，还怎么指挥军队？”说完，喝令推出斩了。宫女们见孙武的命令极严，又不肯容情，都吓得不敢抬头。

孙武又从女队中挑了两名队长，继续进行操练，又让传谕官重新申明命令，让鼓吏击鼓，这时队伍的起立进退、左右旋转、出击防守都很合乎要求了。

训练完毕，派执法官去报告吴王说：“兵已练好，请大王检阅。她们可以随时听候命令，即使让她们赴汤蹈火，她们也不会退避的。”

阖闾一心想着他的两个爱姬。他曾亲自求情，都没求下来，爱姬最终被孙武斩了。因此，阖闾很不满意，有不愿意用孙武的意思。伍子胥劝他说：“大王您打算征服楚国，称霸诸侯，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没有孙武这样的大将是不行的。您疼爱自己的美姬，这也可以理解，但应当从大处着眼。要知道，美色易得，良将难求。要是为两个妃子却失掉一位贤能的大将，那不就像锄地，只留着莠草而锄掉庄稼苗吗？”

经伍子胥这一说，阖闾才醒悟过来，就封孙武为上将军，尊称军师，并让他计划伐楚的事。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留太子波守卫本国，拜孙武

为大将，伍子胥和伯嚭为副将，让自己的兄弟公子夫概为先锋，起六万大军去攻打楚国。这时楚平王去世，楚昭王继位。

吴军出发之时是从水路进发，渡过淮水，直达蔡国。蔡国几年来为楚兵攻打，深受其苦，见吴王兵到，也和吴兵一起去攻打楚国，不久，唐侯也率军前来助吴作战。

吴兵从淮水出发，孙武忽然下令：“战舰全部留在淮水的港湾里面，军队沿旱路前进！”伍子胥不理解孙武的意图，偷偷地问道：“丢掉战舰，旱路行军是什么意思？”孙武也小声地对他说：“我们去楚国是逆水行舟，速度太慢，这就有可能给敌人留出时间，让他们作了准备。那样的话，楚国就不易攻破了。”伍子胥十分佩服孙武的高见。

楚军守将囊瓦，贪污勒索，失掉人心，人们不听他指挥。楚昭王又派沈尹戌来帮助囊瓦，他们又各怀异心。

吴国大军从江北陆路进发，经过章山，直达汉阳，行动极快。楚军屯于汉水之南，囊瓦就怕吴军过河，听说他们把船只都留在淮水，心中稍微放心。沈尹戌奉楚昭王的命令率领一万五千部队前来协同囊瓦作战。沈尹戌来到汉阳，问囊瓦：“吴兵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快？”囊瓦告诉他是从陆路来的。沈尹戌说：“人们都说孙武用兵如神，从这点上看，他真是把打仗看成儿戏！”囊瓦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沈尹戌轻蔑地说：“吴军长于水战，如今他把船都抛弃了，光图行军速度快，若是打了败仗的话，连逃跑的路也绝了，怎不叫人发笑？”沈尹戌又对囊瓦说：“我分五千人给你，你把守好江南沿岸，不要让他渡江过来。我带领军队从后面抄到淮水去烧掉他们的船只，然后再回来两下里夹攻，就能打败吴军。”囊瓦很高兴。

沈尹戌走后，武城黑对囊瓦说：“您身为令尹，打了几仗都打败了。现在沈尹戌又要立头功，回去之后，您在朝廷上还站得住脚吗？”囊瓦说：“那该怎么办？”武城黑给他出主意说：“吴人弃舟陆战是弃其所长，用其所短。他们又是新来，不识地理。你派兵渡江，来个突然袭击，能够把孙武的兵打败，头功就是你的。”囊瓦觉得这样做于自己有利，就立即下令：“三军都要渡过汉水，去江边的山下列成阵势。”

孙武见楚军渡江，趁着他们刚渡江还没列阵，就令先锋夫概去迎战。大概挑选了三百名勇士冲了过去。楚军措手不及，被吴兵打败了一阵。

囊瓦十分窝火。大将史皇建议说：“吴王的大寨就在前面的山下，今夜出其不意，去劫夺他的大寨，可以建立大功。”囊瓦同意。

孙武听说夫概初战得胜，前去祝贺，并对他说：“囊瓦是个势利小人，好贪图侥幸之功。今天我们打了个胜仗，但他的军队并没有什么大的亏损。估计他今天晚间必定来袭劫我们的大寨，应当作好防备。”就吩咐夫概、专毅各自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要道的两侧，敌人过来也不要惊动，只听到号角的响声，再杀出来。又派伍子胥领五千兵从山的后面包抄过去，反劫囊瓦的营寨。又派公子山保护着吴王，暂时移屯到汉阴山，以避免打仗时的冲突。大寨只是点着灯，虚插着旌旗，等待他们来劫。

约莫三更时分，囊瓦领着精兵从山后抄了过来，见大寨并无准备，就领着人马呐喊着冲了进去。冲进去一看，是一座空营，找不见吴王。他怕有埋伏，赶紧退出。这时听得号角齐鸣，专毅、夫概两军从左右杀出，两面夹攻，囊瓦又惊吓又着急，几乎被擒。幸亏武城黑领兵杀来，救了他的性命，一起往本寨而逃。刚逃出几里路，前面有人报告说：“本营已被吴将伍子胥劫夺。”囊瓦一听，心胆俱裂。仰天长叹了一声，

说：“孙武用兵果然厉害，我斗不过他，逃走吧。”偏将史皇劝他说：“在国家危难之时，临阵脱逃，回去也是死罪。不如拼一场，死在战场上也留个美名。”囊瓦想了一会儿，就领着残兵败将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一带)布下阵势。

吴王阖闾让夫概率领五千人直冲囊瓦军营，把囊瓦军营冲散了。囊瓦见军队都跑了，自己不敢再回郢都，就逃往郑国去了。

沈尹戌到下游去烧吴国的战船，刚走到半道里，就听到囊瓦溃败的消息，赶紧往回走，碰到囊瓦的败军，便把这些败退的士兵收集在一起，向南撤退。楚军退到清发(今湖北安陆南)，前面一条大河拦住去路。楚军急切想渡河逃命，但又怕吴军追赶，就在河岸上排成阵势。阖闾率大军赶到，就要让夫概前去攻打。夫概说：“现在不能进攻。试想，困兽犹斗，何况于人？如果急攻，楚军前无逃生之路，一定要拼死决战，我们很难取胜。如果我们让他渡河，待他们半渡而击，先逃过河的感到幸免，未渡河的争相渡河，他们只顾逃生，就没有斗志了。”

孙武听了，极力称赞夫概很有见识，就说服阖闾采纳了夫概的建议。就这样，一举消灭了楚国迎战的军队。

吴军势如破竹，不几天就打到楚国的郢都。年轻的楚昭王吓慌了手脚，他什么也不顾了，丢了郢都逃跑了。

伍子胥劝吴王拆除楚国的宗庙，孙武不赞成这种做法。伍子胥一心要报杀父之仇，阖闾又贪图楚国这块地盘，就拆毁了楚国的宗庙。伍子胥曾发誓要亲自杀死楚平王，可此时楚平王早已死了。他为解却心头之恨，找到楚平王的坟墓，掘开，见楚平王的尸首是用水银炮制过的，并未腐烂。他就拿起钢鞭，一气抽打了三百鞭，又将钢鞭插入平王尸体的

眼眶中，骂道：“你生前有眼无珠，不识好歹，不辨忠奸，听信小人的谗言，杀害忠臣良将，我不亲手杀死你，难解我心头之恨……”骂着骂着，抄起大刀，把僵尸的头砍掉了。

伍子胥鞭了楚平王的尸还不解恨，说必须杀掉楚昭王，才算灭了楚国，他扔掉死尸，又去寻找楚昭王。

伍子胥决心要杀死楚昭王，可是打听不到楚昭王的下落。听说楚国的囊瓦跑到郑国，以为楚昭王也可能躲藏在郑国，就去攻打郑国。囊瓦被逼得自杀了，楚王逃到随国，伍子胥自然没找到，便带领吴军回到楚国。

一天，伍子胥接到他的老朋友申包胥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您是楚国人，为了报父仇，打败了楚国，鞭打了楚王的尸，气也出了，您也该带领吴国的兵回去了。您当还记得我和您说的话——您灭了楚国，我一定要恢复楚国。”伍子胥对送信人说：“请您带个口信给申大夫，就说我们伍子胥积的仇恨太深，做得是有些不近人情，但这是那昏君逼的，不得不如此。”

申包胥见吴兵仍驻在楚国不走，就跑到秦国哭着请秦王发兵救楚，他在秦廷上一连哭了七日七夜，感动了秦王，答应发兵。后来申包胥请来的秦兵和伍子胥请来的吴兵打了几仗，吴军因轻敌，接连吃了几次败仗。吴王阖闾见秦军出来帮助楚国，知道难于取胜，又担心国内发生变故，就下令撤兵回国。

吴王阖闾回到吴国，论功行赏，给孙武记了第一大功，封他为相国。孙武不愿做官，仍回乡下隐居，伍子胥努力挽留，他终于不肯。孙武劝伍子胥也离开这里，免得以后受人的气。伍子胥这时正干得起劲儿，不肯走。最后伍子胥留在吴国，孙武徜徉而去。



第二十四回

吴夫差沽名释勾践
鲁孔丘发愤著春秋

公元前 496 年(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听说越王允常死去，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就想趁越国丧乱之际攻打过去。伍子胥劝道：“乘其丧乱，去攻伐其国，名声不好。”阖闾不听，说道：“你不同意的话，就留下和夫差守国，我和专毅、伯嚭等带领三万人去。”

越王勾践听说吴国乘丧乱之际来攻，就亲自领兵前往迎敌。越国士兵个个都恨吴国不讲道理，打仗时一个顶十个，勇往直前，一仗把阖闾打得大败。阖闾身受重伤，在回军的半道上就死了。不久专毅也死了。

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夫差因他父亲被越国人杀伤而死，一心想要报仇，叫人每天早晚都提醒他一句：“夫差，你忘了越国杀死你父亲的仇吗？”他应声回答：“没有，不敢忘。”

就这样，夫差天天叫人提醒着，天天作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和伯嚭在太湖操练水军，自己亲自操练步兵和车兵。一直准备了两年多。

公元前 494 年(周敬王二十六年)，吴王夫差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就亲自统率大军，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出兵攻打越国。

越国大夫范蠡听说吴国派大兵打来，就劝越王说：“吴国为报其丧

君之仇，已准备了将近三年。现在正在气头上，锐不可当，应当坚守城池，避其锋芒。”文种也说：“那年打仗，我们射死他的国君，他们认为是奇耻大辱，我们向他们赔个不是，两国讲和为好。”勾践不听，说道：“吴国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仇敌，来打我们，我们还讲和，那不是叫人瞧不起吗？”没有听范蠡和文种两位大夫的劝告，把全国的三万多兵召集起来去迎战。

两军在太湖的椒山之下（在今太湖一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

战斗刚一开始，越军把吴军的一小股部队击败。后面夫差亲自率领吴国的大军赶到，两下里在湖面上摆开阵势。吴王夫差立在战船的船上，亲自拿起鼓槌击鼓。将士们看到国王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正好北风刮得又猛，吴军的舰船顺风直下，船上的将士们借着风势一齐向越军放箭。越兵顶着风，船开不动，箭又射不远，无法抵挡，大败而逃。吴兵乘势追杀，越国的水军几乎全部覆没。勾践狼狈地逃到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县南）去了。

吴军见越王勾践逃到会稽山，派大军把越军围了好几层，截断了越军汲水的道路，夫差说：“围困十天，渴也把他渴死了。”

勾践跑到会稽山，检点人数，三万人仅剩下五千，勾践流着眼泪，说：“越国从先君到现在，三十多年来，还没有这样惨败过，悔不该不听范蠡、文种两位大夫的劝告。”

吴兵攻打得越来越紧急，大夫文种说：“主公，不能再迟疑了，赶快去和吴王讲和，还能保住我们的宗庙。”勾践说：“事到如今怕他们不会答应了。”文种说：“还可以想办法。吴国的大将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他和伍子胥矛盾挺大。伍子胥办事极严格，吴王敬重他，但是却

有点儿怕他，伯嚭事事投合吴王所好，得到吴王的宠信。我们到伯嚭的营盘里去，送些礼，买通伯嚭。只要伯嚭肯替咱们说话，伍子胥一个人就拦挡不住了。”

越王勾践想了想，也只有走这条路。问道：“不知该用什么礼物？”文种说：“拣伯嚭最喜欢的。”

文种带上八名美女，二十双白玉和大量黄金，夜间来到伯嚭的营中求见。开始伯嚭不想接见，听说带来许多礼物，就让文种进来了。

伯嚭端着架子装模作样地坐在上面，文种一进来，就跪下，说：“我们国君年幼无知，得罪了上国，现在懊悔无及。愿意率领我们全国服侍上国，怕吴王不答应，所以派我来请求您。您在吴国功德盖世，是吴王最得力的大臣，您的话吴王没有不听的，所以想借重您的声望，在大王面前替我们说句方便的话。这点儿薄礼，不成敬意，聊表寸心，以后还要不断地给您送些来。”说着呈上礼单。

伯嚭越听心里越舒服，看到礼品单上礼物很贵重，还有八名美女，心中已是答应了请求，可他还装腔作势地说：“越国眼看就完蛋了，还想拿这点儿东西来收买我？都城一破，全越国不都是我们的吗？”文种看透了伯嚭的心理，就说道：“越国虽然打了一次败仗，但会稽城还有五千精锐部队，能够背城一战。就算最后再打败，我们把仓库一烧，跑到外国去再组织力量，越国也不见得就安安稳稳地为吴国所有。退一万步说，就算越国全部都为吴国所有，财物大部分都入了王宫，能到您太宰手里多少？您要是肯答应讲和的话，我们主公要进献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进献给您太宰府了，贵重物品都为您所有。这样岂不更好？我们主公之所以不去求伍相国，也不去求别人，就是觉得您心肠好，比别人都贤明。

这只是我们的想法。太宰觉得怎么合适，还请您多多考虑。”

“怎么合适？想来想去，他还是按文种说的这样办最合适。就笑着说：“我这个人就是心软，大家也知道我没有害人的坏心肠，所以都信得过我。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去见吴王，当面再定。”就把礼物收下，并安排文种在营中休息。

第二天，伯嚭先见了吴王，说越王勾践派文种来求和的意思。吴王夫差一听，就拉下脸来不答应。伯嚭说：“这事我考虑过，他来讲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只是名声好听些。越国的东西全归咱们支派，连越王也愿意给主公当臣仆，只要求保留他们的宗庙。我们这样同意他讲和，得利最实惠。赦免了他的罪，还得了好名声。实际上是名利双收。这样做，对我们吴国称霸的事业很有好处。反过来，拒绝他们求和的话，他们没有别的路，就率领五千人和我们死拼。就算我们必胜，也会有伤亡。他们要是把宫殿和仓库一烧，这里就成了一片废墟。与其杀勾践一个人，不如得他一个国。”经这一说，夫差也点头答应了。问道：“文种在哪儿？”伯嚭说：“我派人去把他领来。”

文种一见吴王，行了礼，说明请求讲和的意思。吴王问道：“你说越王愿意当我的臣下，他肯随我到吴国去吗？”文种说：“全凭大王吩咐。”就这样，夫差答应了。

伍子胥听说越国派人来求和，赶紧跑到中军来见吴王夫差。一进来，见文种和伯嚭站立在吴王两侧，知道事情不好，就气冲冲地问夫差道：“大王已经答应他讲和了？”夫差说：“啊，我……答应了。”伍子胥瞪着眼，大声吼道：“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吓得文种倒退了几步，心中扑通扑通地直跳。

吴王对伯嚭的话为什么肯信，而对伍子胥的话就不肯听信呢？

原来伯嚭和伍子胥都是楚国人，都因要报仇而投奔吴国的。伍子胥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帮助吴国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吴国富强起来，给吴王立下了汗马之功，吴王封他为相国。吴王对伍子胥十分敬重，可又有些畏惧。因为他是父王阖闾时的大臣，功劳大，有本领，所以不能不尊敬。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缺点却不肯相容，不管在人前人后，照样指责，有时使他下不来台。吴王虽然十分不高兴，可是过后细想起来，他的指责都是很对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心里不怎么舒服。因此，吴王对伍子胥长期以来存有一种矛盾心理：想用他，可又有点儿厌他，更主要的是对他有种畏惧情绪。对太宰伯嚭可就不同了。

太宰伯嚭没有什么治国兴邦的本领，可吴王觉得没有本领倒可以使他放心。伯嚭从来不指责他，而且每次要说的话，都好像是他自己要说而没说出的一样。他想要办什么事情，还没说，伯嚭早已给他办来了。他想要什么好玩的，刚一寻思，伯嚭又给他送来了。伯嚭有时也批评吴王，即使这批评，吴王听了也感到特别舒服：“大王，您就不知道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知道您的身体多重要吗？哪个国王宫中没有几百宫女？您就不知道宫中该多放几个美女伺候伺候您！”吴王觉得这种指责很舒服，完全不像伍子胥那样，这也不准，那也不行，比老师管学生还严。有时在大臣面前还给自己难堪。

就这样，久而久之，他从心里爱伯嚭，不知不觉地就对伍子胥敬而远之。

这次，吴王刚答应了文种关于讲和的请求，伍子胥就来追问，心中有些不快。心想，我是君王，干吗事事都得听你的？我这次偏要……

还没等吴王开口，就听伍子胥连声说道：“吴国和越国是势不两立的，吴国不灭掉越国，越国必定灭掉吴国。您天天让人提醒您，不要忘了报大仇，不要忘了报大仇！今天越国旦夕可破，您怎么能答应和他们讲和呢？您不灭越国，对得起您的良心吗？”夫差被质问得无话可答。

太宰伯嚭见吴王夫差答不上话来，生怕已答应的事情吹了。要吹了的话，他个人的私利也就没了，就赶紧上前，说道：“相国，您这话说得不对。什么叫报仇？我们大王亲自率领大军打败了越国，越王情愿做我们吴国的臣下，难道说这还不算报仇吗？您怎么能指责大王不讲良心呢？”伯嚭有意挑起吴王对伍子胥的不满，故意歪曲伍子胥的意思，还把“良心”二字故意说得很重。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吴王脸上的反应，心中似乎更有底了。继续说道：“要说报仇，相国您自己和楚国的仇可不算小吧？当时您报了仇，怎么也答应和楚国讲和了？您倒为此博得个忠厚君子的名声。如今咱们大王也报了仇，你反倒叫大王不可这样，不可那样，这不是有意让大王背个‘为人刻薄、不讲仁义’的恶名吗？真正的忠臣，可不会这样办吧！”

吴王夫差倒还认为伍子胥是有意陷他于不仁不义，可他很感激伯嚭给他解了围。就说道：“这也有理，这也有理，相国先回去休息，等越国以后送来贡品，我一定分赠给您。”伍子胥气得脸色铁青，倒好像他是来争进贡的物品似的。他退了出来，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用不到二十年，吴国非被越国灭掉不可！”

文种回来，向越王勾践报告了求和的经过。勾践召集众大臣来托付国内的事情：让文种总管国家大事，其他人各任其职，自己带着夫人和大臣范蠡到吴国去服役。送行时，大臣们都哭着保证在国内百倍努力，

想法恢复越国。

勾践到了吴国，夫差有意羞辱他，让他到阖闾的坟上去给看坟喂马。范蠡也跟着去当仆役。他们住在一个小石屋里，生活苦极了。夫差还故意在人前羞辱勾践，出门时让他牵马，回来时让他脱鞋，甚至连去厕所也要勾践去服侍。群臣还常常拿勾践来取笑。勾践小心地伺候着吴王，百依百顺，比吴王手下任何使唤的人都驯服。

有一天，吴王夫差单独把范蠡找去，对范蠡说：“勾践来给我当奴仆，你还跟着他干什么？俗话说，‘聪明的妇女不嫁给败亡的人家，明哲的臣子不跟随亡国的国君’，你要是抛弃勾践归顺我，我免除你的苦役，给你做大官。对你来说，不当奴隶，立时大富大贵，可真是一步登天。”

范蠡跪下给吴王磕了个头，说：“感谢大王的好意。俗话说，‘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我没有辅助好越王，得罪了您，是我没尽好职责。蒙您不杀，还让我跟着旧主来给您服役，这是您仁德宽厚。我很感激。现在已经很好，我不敢再想望富贵。”

吴王见范蠡志向坚定，不可动摇，知道不能勉强，就说：“你既然不愿意，我绝不相强，你还回去跟你旧主人一块儿服苦役吧。”

勾践在吴国忍苦忍辱，一直给吴王服了三年苦役。这期间，文种在本国除了按时去给吴王进贡，还时常暗中打发人去给伯嚭送礼，买得伯嚭老在吴王面前替勾践说好话。吴王也觉得勾践待他实在不错，就决定把勾践放回国去。

伍子胥听说夫差要放勾践回国，又跑来劝阻。吴王夫差不仅没听他的劝告，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道：“勾践已经认罪，并已改过自新。

这些年来，服侍我十分尽心。我有病时，更是伺候得极其周到。你可倒好，连看我一趟都不来。这回又跑来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您现在也老了，以后就少操点儿心吧！”伍子胥知道再劝说也没有用，就退了出去。

就这样，夫差又把勾践夫妇和范蠡一同放回越国。

勾践回到越国，文种率领守国大臣们来到浙水迎接，君臣见面，悲喜交集，勾践对来迎接的大臣们说：“我踏上越国的国土，看到庄稼长得这样好，百姓的情绪这样高，就知道我们越国会强盛起来的。”大臣们都说：“这是大王的洪福。只要不忘记受辱的日子，总有一天能够报仇。”勾践说：“我一定记住，决不让众位失望！”

勾践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没有贪图享受，还是过着清贫的生活。睡觉的时候不铺褥子，只铺些乱柴草；怕忘记石室受辱之苦，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抬头就能看见。每顿饭前都要尝尝苦胆的味道。他自己吃饭也不吃肉鱼，穿衣服也不加修饰，让大臣们想法帮助百姓解除疾苦。他把国家的管理之事交给文种，把练兵打仗的事交给范蠡，自己常常拿起农具，跟老百姓一起下田耕种。他的妻子也带领妇女养蚕织布。由于连年打仗，越国人口减少，他和大臣们一起商量了奖励生育的办法。由于君臣一心，全国努力，越国很快恢复了生机，国力渐渐强盛起来。

一天，勾践对文种说：“我们的国家是有了些根基，可怎么能想法快些报仇才好，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文种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粗粗归纳起来，有七条，说给你看看行不行。”勾践着急地说：“你快快说来。”文种说：“第一，多给吴国送贿赂，不叫他对我们起疑心；第二，想法收购吴国的粮食，把我们的军粮储备足，把他的粮库弄空；



第三，施用美人计，从内部瓦解他；第四，送些木料给他，促使他大盖宫殿，使他劳民伤财；第五，派各种密探去探听他的各种消息；第六，散布谣言，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让他们忌恨，杀害忠臣；第七，积草屯粮，操练兵马，等待时机。”文种说一条，勾践称赞一番。等到文种说完了，勾践不住声地说：“好，好，就这么办！”

听说吴王正要建造姑苏台，勾践就派人给运去最大的木材，夸说是神木。吴王夫差说：“不可屈了神木的材料。”姑苏台建筑得比原计划扩大了好几倍，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

勾践又叫文种和范蠡去研究施行美人计。文种说：“一般美人容易找，有才华的美人不易求。”范蠡说：“我有个很要好的女子，名叫西施，有貌有才，堪当此任。”文种听说是范蠡的女友，不忍心派她去。范蠡说：“文大夫，不要顾忌这些了。咱们亡了国，还能讲什么恩爱吗？这个女子深明大义，我和她说好，她自己也愿意为国献身。”

吴王夫差得了西施、郑旦等美女，就像见了天仙一般，早已神魂颠倒。尤其是西施，不仅美貌天下无比，那才智、谈吐、识见，更是压倒群芳。他对西施又宠爱，又敬重。

伍子胥听说越国又送来许多美女给吴王夫差和太宰伯嚭，知道越国施的是美人计。就跑来对吴王劝谏说：“昔日夏桀亡于妹喜，殷纣亡于妲己……越国送来的美女可不能收留啊，大王千万不要上当。”还没等吴王开口，伯嚭说道：“相国的话越来越悖谬了。哪个王宫里没有几个美女伺候，偏我们大王就不配？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府里不也是有丫头伺候？对我们大王再不满意，也不能比作夏桀和殷纣呀！”伯嚭只要一有机会就借端攻击伍子胥，他恨的是，伍子胥不死，他当不了相国，西施听

了伍子胥的话，也暗暗吃惊。心想，不想法除掉伍子胥，我们越国的计划难以顺利实现。这些人心中想的什么，吴王夫差哪里知道！吴王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上了年纪，回去休息吧。我早就对您说过，这些小事您以后少管些吧。”

西施可不是一般的美人，她对吴王的“疼爱”不仅仅是铺床叠被，端茶倒水，她见夫差天天形影不离地陪着她，反倒嗔怪地说道：“大王，你不要天天只顾陪着我。应该有当霸主的雄心，干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你要是当了中原的霸主，我们也风光。”吴王听了，十分舒服，又十分佩服。天底下哪里去找有这样远大眼光的美人？西施又劝他说：“大王要称霸中原，可不要错过这个好时机，眼下楚国尚未恢复元气；晋国已经衰落；齐国晏婴一死，后继无人；鲁国三个大夫争权夺利。现在只有吴国最强，大王，您应该趁这个机会去北伐齐国，会合诸侯，不要只顾陪着我们！您这样天天陪伴着我们，知道的，说大王是疼爱我们；不知道的，还骂我们是消磨了大王的志气呢。”吴王夫差十分高兴。他想，不用说一个宫中的女子，就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上大夫，也未必能发出这样一篇高论。

吴王夫差决定向北方用兵，伍子胥不同意，吴王没听他的劝谏，发兵北上。吴兵来到鲁国边境上，鲁国派人给吴国送礼，夫差说：“我们要去齐国。”鲁国也派了一支军队参战。可巧打了一个胜仗。夫差从中原回来，对西施更加佩服，把她当成最高的军师。不论什么国家大事，西施不给他出主意，他自己简直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有一天，吴王夫差退朝回宫，就对西施说：“今天越国打发文种来借粮食，说国内收成不好。大臣们有的主张借，有人主张不借。吵嚷了

好一阵也定不下来。”西施问道：“那相国和太宰是什么意思？”夫差说：“太宰伯嚭劝我借给越国，可相国伍子胥坚决不同意，两人为这事又吵了一架。”西施说：“这点儿小事也值得吵架。大王您是极英明的，说句话还不就定了！越国是大王的属国，臣民是大王的臣民，大王能忍心让自己的臣民饿死？再说中原的霸主齐桓公、秦穆公还都拿粮食去救济敌国的难民，大王比哪个霸主都英明，怎么能连自己的臣民都不管呢？”夫差连声说：“不错，我明天就答应文大夫的请求。”

伯嚭为了除掉伍子胥，自己好当相国，就造出谣言说：伍子胥对吴王不满，要去投降齐国，还说他和齐国暗中早有勾结。

夫差听说伍子胥有二心，就很生气，说：“我说上次我要发兵去打齐国，他怎么会不同意。原来他和齐国有勾结！”他把伍子胥找来，说：“看在先王面上，我不处分你，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见我了。”也不让伍子胥解释，就让人把他轰了出去。第二天夫差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属镂”宝剑，并让这人看着伍子胥自杀后回来汇报。伍子胥接过宝剑，仰天长叹一声，说：“我伍子胥帮助先王阖闾，东征西讨，奠定了吴国的基业。先王曾经要分吴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要，没想到今天大王却听信谣言要杀我。我这把年纪，死不足惜，吴国的江山可就难保了！”他看了看这把“属镂”剑，要往脖子上放的时候，说：“我死之后，请你们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上，我要瞧着越国的人马怎么攻进城来！”说完，就自刎而死。

夫差杀了伍子胥，让伯嚭当了相国。为了让吴国消耗势力，西施老劝吴王去争夺中原霸主。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为了进攻齐国，夫差动用大量的人工挖掘了一条大运河，这就是著名的邗沟，是中

国第一条大运河，它贯通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公元前 485 年（周敬王三十五年），吴、鲁联军伐齐，从海道进军。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海军作战。

公元前 482 年（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同鲁哀公、卫出公一起，约请晋定公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会盟。周敬王赐给夫差一张大弓和一块祭肉，表示承认他为霸主。

吴王霸主的称号刚刚到手，往回走的半道上，就听人报告说，越王勾践派范蠡为大将，亲自带领越国的大军攻打吴国，太子友已经阵亡，军队死伤极多。士兵们知道国内打了败仗，很为恐惧。又加上连年征战在外，已疲劳不堪，都无心打仗。吴王夫差这一下可真没办法啦。这时他才想起出师伐齐时，太子友的劝谏。

原来太子友见父王杀了伍子胥，只是听信伯嚭的谗言，要兴兵伐齐，没有一个敢出来劝谏的。他自己又怕直言劝谏，惹得父亲生气，就借用了讽谏的形式来感悟父亲。

这一天，他穿了一身湿衣服来见父亲，父亲责怪他说：“友儿，穿了一身湿衣服来见我，是何道理？”太子友说：“孩儿在后园游玩，听到秋蝉在树上鸣叫，仔细看来，见它迎风长吟，十分得意的样子。它正自以为得意，不知螳螂在后面，挥动长臂要捕捉它；螳螂正集中注意力去捕蝉，不知后面有一只黄雀正要啄食它；孩儿看到黄雀只顾啄食螳螂，就从怀中掏出弹弓来打黄雀，孩儿只管注意黄雀，没看到旁边有一个水坑，失足落在水中，衣服都湿了，惹父亲生气。”吴王听了，说：“孩儿，你只贪眼前的小利，不顾后患，实在太愚蠢了。”太子友说：“孩儿愚，有些诸侯的做法更愚，试想，齐国无故伐鲁，以为鲁国是他的了，

没想到吴国又伐齐国。吴国伐齐，却不知后面越国将出兵攻我吴国，毁我吴宫，仔细想来，这道理不是一样吗？”

吴王一听太子友用讽刺的形式来劝自己，阻止伐齐，立时大怒，说道：“你这是拾了伍子胥的余唾，这话我早已听烦了，你再说这种话，就不是我的儿子！”太子友再也不敢说了。

此时，吴王夫差懊悔当时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懊悔没有听太子友的话，可是，此时说什么也晚了。他回头对伯嚭说：“我真没想到越国竟会背叛吴国！你看现在该怎么办？”伯嚭说：“没有办法，让我带上礼物去越国求和吧。”

伯嚭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越国军营，跪在越王面前，百般哀求，说道：“只要答应讲和，怎么都行。”

范蠡对越王说：“吴国一下子还灭不了，不如送个人情，答应讲和。”勾践同意，下令退兵。从此，越王不再向吴国称臣，也不再进贡了。后来越国终于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身死，越王勾践也做了霸主。这已经是进入战国时期的事了，这里暂且不谈。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春秋》的作者孔丘去世了，《春秋》是记载这期间诸侯纷争的一部重要的史书。

孔丘，字仲尼，后人尊称他为孔子。他的父亲是个大力士，名叫纥，字叔梁，在孔丘三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母亲颜征在把孔丘拉扯大。孔丘从小学习刻苦，跟着大人进入太庙举行祭礼时，见到不明白的事，就要问个明白。有人讥笑他，他也不怕。他的知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孔丘很注重敬师访友。他听说老子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当时在洛阳

任守藏室之史（管理图书典籍的官），他就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到洛阳去向他求教。他跟老子学了一些礼、乐方面的知识，读了一些珍贵的文献典籍。临别时，老子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有钱的人送行，赠送钱财；有道德的人送行，就送几句话。我没有钱送你，就送你几句话吧：第一，你读了不少古籍，要吸收其有用的东西，可不要拘泥于古人的话。第二，应当记住，会做生意的，不把货物全摆在外面；道德修养高的人，从不炫耀自己。第三，要追求知识，不要热心于追求地位和享受。”孔丘一直记着老子的话。

孔丘回到鲁国，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巧正赶上“三桓”执政，到后来，孟孙、季孙、叔孙三家联合起来，与鲁昭公兵戎相见，把鲁昭公赶跑了。孔丘见国家闹内乱，就离开鲁国，到了齐国。

他要求齐景公用“仁”来衡量一切，用“礼”来治天下，并要求他先“正名”，即君王要像个君王的样子，臣下要像个臣下的样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他认为，各人都按自己的名分办事，国家就会安定。他的这套主张，齐景公并不欣赏，相国晏婴也反对。孔丘见他的主张在齐国实行不了，就回到鲁国开馆教书。

当时的学校都是贵族的官学，只收贵族子弟入学，不收平民的子弟。孔丘办的学校，贵族和平民的学生都收，他主张有教无类。他认为人人都有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权利。他说：“跟我学习的不受贫富的限制，也不用为交不起学费而发愁，有人提一束干肉来跟我学习，我也一样教导他。”孔丘的学生很多，传说有三千多弟子，他的得意门生颜渊家中就极贫穷，他对颜渊的教育特别用心。他主要以文、行、忠、信来教育学生。他很重视品德教育，注意发挥学生的特长。他的学生中德行好的有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语言方面突出的有宰我、子贡等；能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等；精通文学、熟悉古典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从孔丘兴办私学开始，贵族独占文化的教育局面被打破了。传说他三千多弟子中，有七十二位贤人。

孔丘五十岁以后，在鲁国做了中都宰，后来升为司空、大司寇。就在他做大司寇的时候，跟随鲁定公到夹谷（在今山东省莱芜县）参加与齐国的和约会议。

齐国和鲁国是邻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矛盾，边界上常发生摩擦，两国人民都不希望战争。

一天，鲁定公接到齐景公的信，约请他到夹谷开会，签订友好盟约，鲁定公就要带上几个人去，并要孔丘去作相礼。孔丘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有哪些人？”鲁定公说：“这是一次和平会议，两国谈友谊、讲友好，齐国什么人参加我们不管，我们只去文官就行。”孔丘说：“讲文事必须有武力作后备，没有武力作后盾，讲和是讲不成的。再说，大会上可能发生某些变故，也得事前考虑周到。以前许多国家的这类会议有很多教训，当年宋襄公也曾吃过没有武备的亏。”鲁定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让孔丘去准备。孔丘建议让申句须和乐颀为大将，各带五百辆兵车跟随，此外再派人领三百辆兵车，离会议地址十里安营下寨。

开会的日期到了。会场全是由齐侯布置的。

鲁定公进入会场时，齐景公起身以礼相迎。

齐景公的一个宠臣名叫黎弥，很坏。这次黎弥担任会场上总的安排工作。开会之前他就给齐景公出坏点子，说道：“齐、鲁两国之仇，年久日深。如今孔丘来做大会的相礼，孔丘这人有学问，有威望。他在鲁

国任大司寇，如果鲁国治理好了，对我们齐国没有好处。鲁国强了，齐国就相对地弱了。我了解孔丘的特点，他只懂文，不懂武；只懂礼，不懂兵。他对历代典籍很精通，对打仗的事却一窍不通。我们可借着这次会议把孔丘收拾了，把鲁定公控制起来，那时鲁国就得听我们的，这比战场上杀伐攻战容易得多了。”齐景公还有些犹豫，要和相国晏婴商量，黎弥说：“这事用不着和相国商量，您就全交给我办就行了。”因此，会议的布置全由黎弥一手包办。黎弥暗中约了西夷的兵，又调拨本国的五百辆兵车驻在会议地址近处。

孔丘见齐国带来的兵很多，就嘱咐申句须和乐颀两员大将不离鲁定公左右，加强对鲁定公的保护。齐国的相礼是晏婴，鲁国的相礼是孔丘。登坛之后，行过礼，交换了礼物，签署了盟约。会议结束时，齐国带来了舞班乐队，让他们表演，以表示庆贺。这一切也都是由黎弥安排的。

一会儿，黎弥宣布要奏“四方之乐”，接着就有西夷三百多人，有的打着旗，有的拿着雉翎；有的提着刀，有的操着戈，一窝蜂地跑了进来。击鼓声，军号声，口哨声混杂在一起。他们抡刀舞剑，意在定公。鲁定公吓得脸上没有血色。孔丘站起身来，走到齐景公面前，举起袖子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开会，修好订盟，应当行中原之礼，怎么弄了些夷人来舞戈弄剑？赶快叫他们下去！”

晏婴不知道这是黎弥暗中施的阴谋诡计，也觉得这乐舞不雅，就说：“孔司寇说得对，应该用中原的乐舞。”经晏婴一说，齐景公只好将手一挥，让这些跳舞的退了下去。黎弥还布置了一些伏兵在外面，本来想，等待戈舞蹈的人在里面动起手来，外面的伏兵一齐杀人。此时见他的计划不能实现，很为生气。听景公说要奏中原的雅乐，他就故意选了一首

描写鲁国文姜淫乱的诗，叫一些侏儒来唱。这些唱曲的都穿上奇装异服，打扮得妖冶异常，口唱淫词，动作轻佻，意在借此羞辱鲁国。

孔丘见此情形，挺身上前，手握剑柄，眼瞅着齐景公，喝道：“匹夫羞辱诸侯，其罪当斩，请齐国国君下令，让司马执法！”齐景公不说话，齐国的司马不动手，唱小曲的优人照样在取闹。孔丘说：“两国既已通好，订了条约，就如兄弟一般，鲁国的司马和齐国的司马一样！”接着他就举起袖子向鲁国的司马挥了一下，说：“鲁国的司马申句须上来执法！”申句须和乐颀应声跑了上来，把男女队中领班的各拿下一人，按法处治。其余唱曲的都不敢再胡闹了。齐景公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孔丘扶持着鲁定公走出宴会厅，黎弥本想带人堵截，看到孔丘有勇有谋，不仅懂礼，而且懂得防卫，又有申句须、乐颀在护卫，不远处就驻扎着鲁国的大军，因此，终于没敢动手。

孔丘维护了鲁国的声誉，对鲁定公有功，得到鲁国人们的尊重。但鲁定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不能运用孔丘的学说。孔丘就领着一批学生，周游其他国家，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孔丘在国外周游了十四年，往来奔波于宋、卫、陈、蔡、楚等国之间。各国都不肯实行他的主张，他最后又回到鲁国。孔丘晚年大部分时间用于删诗书正礼乐，据说《易》《礼》《乐》《尚书》《诗经》等，他都整理和修订过。这些古代典籍得以流传，有他的一份功劳。孔丘的言行，经人们整理，编为《论语》，共有二十篇。他写的《春秋》是一本编年体的春秋史，起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前481年，文字简练，寓有褒贬之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从前，人们把历史上春秋的起讫年代按这部《春秋》的起讫年代计算。今天，按通常的说法是，春秋

起于周平王东迁，即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元年），到公元前 476 年（周敬王四十四年）。这样，孔丘死后三年，就进入七雄纷争的战国了。战国的开始年代，一般是从“三家分晋”开始的。下面我们紧接着讲“三家分晋”的斗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春秋逐鹿

作者=赵俄著

页数=303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403

DX号=000008046325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25&d=97968FE4561C6ABE6CA0934329647728&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B4%BA%C7%EF%D6%F0%C2%B9